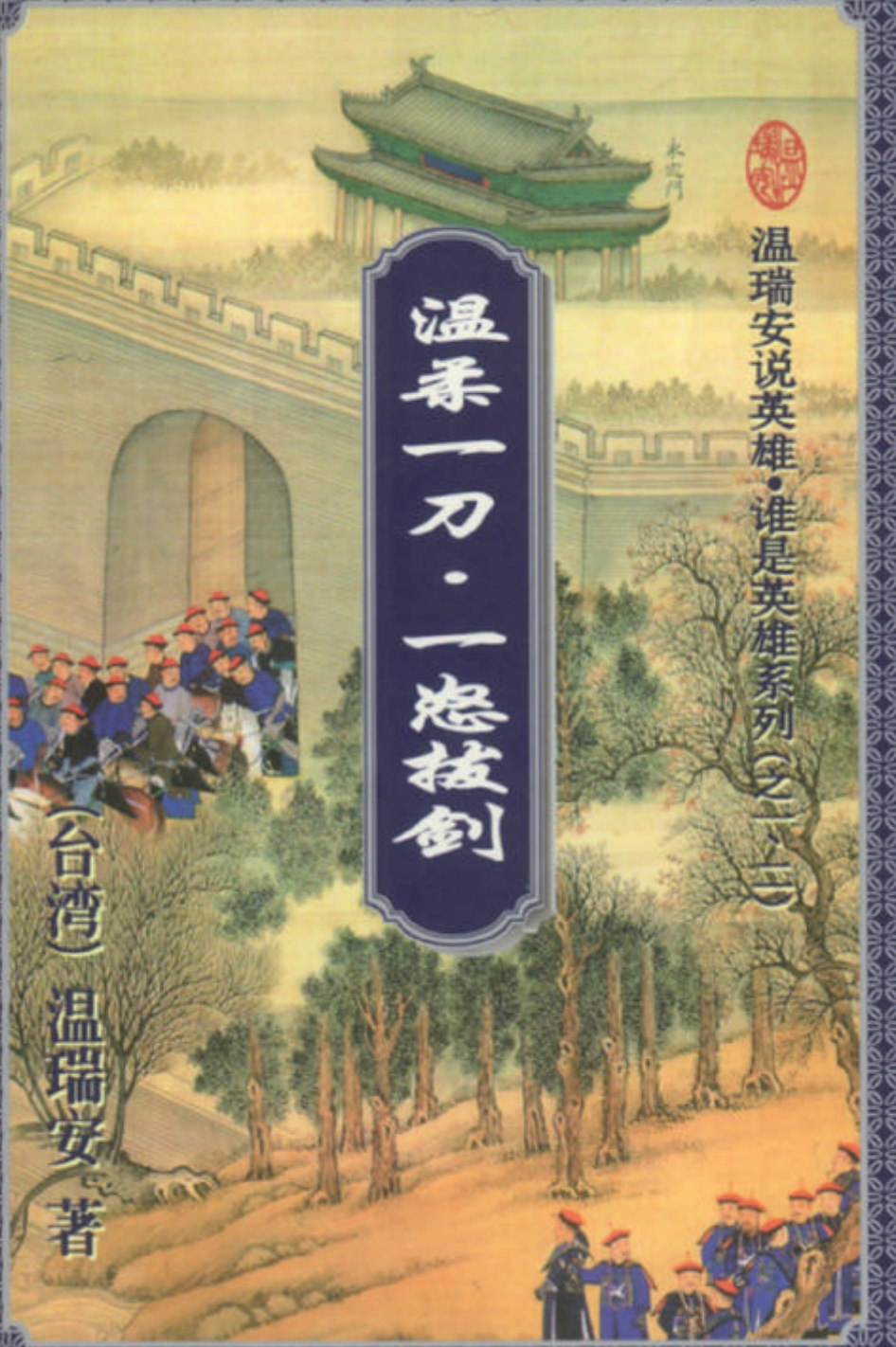




温瑞安说英雄·谁是英雄系列(之一)(二)

温柔一刀·一怒拔剑

(台湾) 温瑞安 著



三十三 救命

四剑齐断。

看来是同一刹那间被切断的，其实不是，邓苍生一共出了四掌，四掌都是四指骈伸，及时而准确地在离剑尖三寸处一啄，剑立断。

在剑招递刺之时，离剑尖三寸的所在，正是剑身最脆弱的地方，就像蛇的七寸一般，邓苍生的手就切在那儿。

他的手似比剑还要锋利。

然后他径自走向雷纯。

唐宝牛发足逼近。

他似是要从后面对邓苍生发动攻击。

邓苍生依然往前走。

他在等唐宝牛的攻击。

不料，唐宝牛直冲近他背后三尺之遥，猛然站住，他奔行的时候，楼为之摇，木板吱格作响，他陡然骤止，大楼似更吃不消，几乎被他踩出个大洞来，偌大的木板楼吱吱格格一阵摇晃。

可是就是没有发动攻击。

邓苍生本来提高警觉、暗自蓄力，是抵挡唐宝牛之一击，但对方却凝而不发，倒使他真气莫可宣泄，等了半晌，怒吼一声，霍然回身，还未发话，唐宝牛已道：“你输了。”

邓苍生又是一怔。

“你输得好惨，”唐宝牛摇首啧啧地道：“惨得让我不忍向你出手。”

邓苍生本就不善于言词，更不喜说话，听了也忍不住厉声道：“你说什么！”

“完了！”唐宝牛惋惜地道：“你还声音沙哑哩！”

邓苍生挣红了脸，怒道：“你——”双掌一进，立要动手。

唐宝牛忙道：“对了，对了，你练的是‘苍生刺’，任鬼神的成名绝技是‘鬼神劈’，对不对？”

邓苍生愣了一愣，点了点头，心中怀疑：因为他们所练的掌法，都是专门绝学，江湖上知道的人决不算多！唐宝牛即叹道：“便是这两门杀伤力奇大、威力无匹、举世难得一见的奇门掌法！”又问：“你可知因何世间不乏练武奇才，为何都练不成‘鬼神劈’和‘苍生刺’？”

邓苍生本来不想应答下去，但唐宝牛这一番话却甚为动听，形容得极为贴心，所以忍不住问了一句：“为什么？”

“便是了，你不懂，便错在这里了。”唐宝牛拍腿，“你的‘苍生刺’甚难功成，先将足少阳肾经和手少阳三焦经打通，这是何其艰难的事，没有练武天分、资质极佳、禀赋上乘者，不但双筋两脉不能并流，一个失误，还会导致走火入魔，轻则前功尽废，重则成了失心疯，严重的还会丧失性命，君不见当年老龙头陀，‘失魂刀’习笑风、‘笑面虎’张笙苍，这些一等好手，都是这样疯掉成了白痴！”

邓苍生自幼就嗜武，对武学一点一滴都珍若拱璧，遇有自己未有所见未有所闻者，更为留意，生怕错失学习良机，唐宝牛这一番话，说的头头是道、丝丝入扣，明虽未褒，但暗里却赞得他飘飘欲仙，听得饶有兴味，忽闻唐宝牛举出这三个例子，好像有点似是而非。石柱关的老龙头陀的确是练“苍生

刺”不成而疯的，“习笑风好像不是这样疯的吧？”邓苍生忍不住又问：“笑面虎张笙苍又是谁？怎么我没听说过？”

唐宝牛望了在激战中的张炭一眼，又看了邓苍生一眼，叹了一口气道：“张笙苍？你没听说过，那是你的孤陋寡闻。”

邓苍生咆哮了一声。

唐宝牛忙不迭的道：“你别吼，一吼，就露出了弱点了。”

邓苍生呆了一呆，果真不吼了，眼里充满了疑问。

“你近来可觉得每逢天阴湿雨，商曲、大赫、幽门、神封这回处穴道，运气时可都有些滞塞，偶尔还会有些隐痛，而且容易上痰升火，还会咳出血块来？”唐宝牛盯住邓苍生问。

“有啊！”邓苍生叫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就对了！”唐宝牛得意洋洋的说，“那么你的或中、中极、扶突、天鼎诸穴也一定有点欠妥，搞不好，还会痛入心脾、痛得死去活来，可能还会——”

“你胡说八道！”邓苍生怒道，“我或中、中极二穴根本就没有事！扶突和天鼎二穴则属于手阳明大肠经，又关着什么事了！”

“对对对，你说对了，我背错了！”唐宝牛用手叩了叩额顶，忙道，“我一不小心，说错了，嘻嘻，你刚才不是承认商曲、大赫、幽门、神封四穴有些欠妥吗？”

“大赫和神封穴倒没啥事，”邓苍生咕味道，“幽门和商曲确有刺痛，且痰中带血，这是怎么回事？”

“大事，大事！”唐宝牛道：“你还敢跟我动手，可谓危之甚矣！”

这时，只听还在跟张炭交手的任鬼神叫道：“老大，你别听那小子乱讹人！快收拾了他过来帮忙！”

张炭却也叫道：“哈！哈哈！哈哈！”他笑了三声，看来也想说几句讥刺的话，可是任鬼神攻势陡紧，他一时说不下去，好半晌才断断续续的接道：“你，请救救救……救兵……啦，哈，哈！”又没了声响。

可见任鬼神攻势劲急，张炭真个想多说几句也力不从心。

邓苍生右手五指又并在一起，就像一块钢铲，双目射出暴光，盯住唐宝牛，吼道：“你敢耍我？”

唐宝牛退了一步，摇头摆手的道：“你听我说，我不是骗你，你现一运真力，腹中通谷处是不是有些翻腾作痛？”

邓苍生又怔了一怔，“是。”

唐宝牛道：“那还憋着真气干什么？忙着内伤呀？”

邓苍生连忙把真力泄了。

唐宝牛暗里舒了一口气，悠然道：“你可知道原因？”

邓苍生果真问：“什么原因？”

唐宝牛道，“那是因为你练岔了！”

邓苍生又吼了起来：“什么？！”

唐宝牛不慌不忙的道：“如果你没有练岔内力，凭你精修混元一气神功的内力，已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空前绝后、目空一切、绝代断后的地步，怎应还会在运使时，引起隐痛？以你勇于求知、敢于改过、一代宗师、武术名家的精神，断无可能讳病忌医、自欺欺人的任由错弊下去吧？”

邓苍生怔了半晌。

那任鬼神又叫道：“老大！你还听那些废话作甚？！快杀了那小子过来抓人啊！”

邓苍生这次不睬他，向唐宝牛问：“我是怎么练错了？”

唐宝牛慢条斯理的道：“你练的是以足少阴肾经来配合手太阴肺经发力，先由然谷、水泉借力，由阴谷交接，然后力自丹田起，先经关元，注入四满、中注、盲俞、再流入石关、阴都、步廊、神封、灵墟、神藏诸穴，再借俞府通过中府，转入云门，自天府、侠白而下，力发尺泽，流向孔最、列缺、至经渠、太渊、鱼际，然后五指聚力，即可力如锐刀利剑，断金碎石，易如反掌，这便是手太阴肺经配合发力之威，是也不是？”

邓苍生诧道：“是啊！”

唐宝牛又道：“你练的是小周天连功通脉法，任督等奇经八脉都得要畅顺，才能炼精化气，进而至炼气化神的大周天玄功——”

邓苍生急道：“可是，我已练到炼神还虚的地步，怎还会出事？”

唐宝牛脸色一变，好一会才转过神色来，一阵又一阵的笑道：“嘿，居然能练到炼神还虚的地步！嘿嘿，你可知道，你内力发源起自手少阳三焦经，还需头部和背部的穴脉，其中包括丝竹空、和髎、角孙、颊息、耳门、瘰脉、翳风、天牖，还有背部的大椎、肩井、天髎、乘风……”

邓苍生大汗涔涔而下，道：“等等，慢点，我是以足少阴肾经和手少阳三焦经运气聚力，以手太阴肺经为辅，但力自丹田起，发于指掌间，与背肩要穴尚可说声息相关，但与头部要穴，又有什么牵扯？”

唐宝牛拍腿骂道：“你这就有所不知，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要练好‘苍生刺’，就要得靠这几个你以为用不上的穴脉。”

邓苍生一听，这完全跟平日武学大异，愣了半晌，神色也迷惚起来，结结巴巴的道：“……你说真的……？”

唐宝牛道：“我当然是说真的。还不止这几个穴道呢！”

迷于习武的人就似痴于恋爱的人一般，稍得甜头，一定穷追不舍，决不肯及时抽手，也像嗜酒的人，不肯浅尝即止，更何况邓苍生苦习“苍生刺”整整一十六年，甚至干脆连名字都改了，而今听唐宝牛这番似是而非的道理一说，似通非通，顿忘了一切，只知要听个明白，否则难以甘休，立即便问：“还有穴道？什么穴？”

唐宝牛道：“还有童子髎、颧髎……”

任鬼神却在那儿怪叫道：“老大，你别再受这厮的愚弄——”

邓苍生暴喝了一声：“住口！”截断了任鬼神的话，急着向唐宝牛问道：“你说，还有什么穴道？”

唐宝牛好整以暇的说：“什么穴道？你这是什么态度？”

邓苍生一怔道：“我什么态度？”

“也没什么态度，”唐宝牛双眼望天、双手负背，悠悠的道，“只是倒有点像是我向你阁下请教而已。”

邓苍生马上毕恭毕敬的道：“请阁下指点，以启茅塞。”

唐宝牛哼哼嘿嘿的道：“我阁下，你可知我阁下姓甚名谁？”

邓苍生忙道：“正要请教。”

唐宝牛鼻又朝天的道：“我的名号稍微长一些，我就摘较重要的几个，跟你说一说吧。”

邓苍生谦卑的道：“是，是。”

唐宝牛昂然道：“我就叫做神勇无敌天下第一寂寞第一聪明第一威武刀枪不入唯我独尊上天入地继往开来玉面郎君唐公宝牛前辈是也，”他补充道：“外加勇者无惧仁者无敌八个字。”

邓苍生又愣了半天，喃喃半晌，才抓得准他那一轮匪弩连环箭般的语言，难涩地叫了声：“唐……大侠。”

唐宝牛道：“错了。”

邓苍生吓了一跳：“你不姓唐？”

唐宝牛道：“你应该称我为唐巨侠，”他分析道：“巨侠是大侠中的大侠的意思，这世上的大侠大多了，你称我唐巨侠，比较名副其实。”

邓苍生不禁对眼前这“唐巨侠”，有点将信将疑起来，陈斩槐忍不住道：“三圣，我看这小子的话信不过，不如由属下来打发如何？”

邓苍生叱道：“滚开一边去。”

陈斩槐不敢抗令，自过一旁。邓苍生沉住了气，问：“唐巨侠，你说我练功出岔，请问是岔在哪里呢？”

“我一看你的出手，再听你的声音便知，”唐宝牛煞有其事的道，“所以我才不跟你动手，要是我看准你的弱点下手，你想想看后果将是如何？”

邓苍生天性鲁直，急得掀开脸具，露出一张狮鼻海口罗汉眉的脸几乎就要说“多谢手下留情”了，但忍不住还是要问：“你刚才说，要把头部的和鉉、丝竹空、颅息、耳门、天牖、角孙、翳风、瘕脉以及颧鉉、瞳子鉉都要练成气畅神合，可是该怎么练？”

唐宝牛心中也暗暗敬佩邓苍生的记忆力奇强，他只是把穴道匆匆说过一遍，而且还是十分含混的说，情况又十分混乱，邓苍生居然已能把前后二次随口说的六个穴位记得一清二楚。唐宝牛遂不敢正面去回答他的问题，只装着不耐烦地道：“你记少了。”

邓苍生想了想，再仰天想了想，又低首想了想，还是想不出来，用手敲敲脑后，涩声道：“我记心不好，还请唐巨侠指点。”

唐宝牛没好气的道：“在你是个学武的人，足少阳胆经还有上关、凭厘、颧厌诸穴……”后面几个字，说得像嚼糯米似的，非常含糊。

邓苍生听不清楚，只好问：“什么？”

唐宝牛又说了一遍，邓苍生只勉强听到凭厘一穴，其余仍是没听清楚，眼神十分惑然。

唐宝牛气得跺足道：“哎呀，你怎么这么笨。”用手往邓苍生耳上边地的部位一指，道：“就是这个穴啊。”

邓苍生这才恍悟，哦然道：“是颧厌。”

唐宝牛又用手往他的耳旁眼下一指，邓苍生奇道：“命门？”

唐宝牛气冲冲的用手指点着他的颊部，骂道：“哪是命门？是上关穴！上关穴都不懂，羞死道上同源了——”

话说到这里，乍然易指为拳，一拳击在邓苍生的脸门上！

邓苍生反应再快，也不及闪躲，随着鼻骨碎裂的声音，飞了出去，跌出窗外，唐宝牛哈哈大笑道：“别说我趁你不提防，巨侠我只用了二成力，要你躺两三个月，决不要了你的老命！”

他的话未说完，只觉一阵劲风袭来，邓苍生又出现在唐宝牛身前。

他的鼻子爆了，颧骨也裂了，可是他并没有摔下楼去。

他挨了一拳，居然在跌到一半的当儿，已能提气跃上来。

他现在的样子，要比一头震怒的雄狮还要可怕，一头狮子至多不过是把人吃了，看邓苍生现在的样子，像要把唐宝牛连皮带骨的吃下去，又吐出来，然后又吃一次，至少要吃上一百一十一次，才会甘心的样子。

唐宝牛立即后悔了。

他后悔为什么只用二成力。

早知如此，早知道这家伙这样挨得起揍，他倒是应该施六分力，只留四分力。

现在后悔已来不及了。

邓苍生向他吼道：“你骗我——”他一开口，血就从他的鼻子、耳孔、嘴巴淌了出来。

唐宝牛忙摇手道：“邓苍鬼，不，邓老头几、邓老前辈，你听我说，我——”

这次邓苍生已不等他说完。

他的“苍生刺”已然发动。

唐宝牛只好挥拳。

他那比海碗还大的拳头，就砸在对方的指头上，就像铁锤敲在栓子上一般。

可是结果是唐宝牛跳了起来。

痛得跳了起来。

他觉得自己血肉构成的手就像敲在一口钉子上。

不止一口，而是四口钉子。

邓苍生已向他发出了第二刺。

唐宝牛想闪、想躲、想避，都已经来不及了。

他怪叫一声，往襟内一探，抽手一扬，大喝道：“你再过来，我就要他奶奶的扔出我们蜀中唐门的‘烟雨濛濛’了！”

“烟雨濛濛”是四川唐门的独门暗器，十分难以应付，而唐宝牛确也是姓唐的，长相又十分有气派，武林中人除非万不得已，否则都不愿跟擅使暗器、防不胜防的唐门子弟为敌，当下出手慢了一慢，唐宝牛已一个鱼跃龙门，锦鲤穿波，纵了出去，不料方才站定，嗖的一声，手上的事物已被人夺去。

只见他身旁不知何时，已站了一个头顶上压了个马连坡的大草帽的人，手上已夺去他的钱囊，冷哼一声道：“这是什么唐门！”

那邓苍生一见来人，喜形于色，道：“二圣，你也来了。”

那草帽遮脸的人冷冷地道：“今天连七圣主都将莅临，老夫焉能不至。”他仿佛很不满意：“你 and 老四，连两个小混混都收拾不了，当圣主的颜面怎么说？”

邓苍生惭然道：“是。”又盯着唐宝牛，双目发出凶光。

唐宝牛一听，禁不住大声抗议道：“什么小混混，我是字内奇侠第一高手天下无敌唐宝牛。”这次他看情势不对，自我介绍得较为短省精简。

那戴草帽的人道：“好，我就先杀了你！”一说完，一只手已飞到唐宝牛咽喉上。

唐宝牛虽然早有准备，但这一下委实是太快了，唐宝牛只好用左臂一格。

就在唐宝牛左手一动的时候，那人的手已在唐宝牛左肩上一搭。

唐宝牛的左半身立时像麻痹了似的。

他连忙用右臂去搪。

不过右臂才刚抬起，那人的手又在他右膊搭了一搭，唐宝牛的手又软了下来。

然后那人的手仍直扣唐宝牛的咽喉。

那人一直都是使用这只手。

右手。

仿佛他就没有左手似的。

又像他根本不需要用到左手。

因为他单凭一只右手，已经太快了，快到无法抵御，而且还仿似带着磁电似的，搭上哪里，那里就被摧毁。

但那只是一只软若无骨的手。

现在这只手正认准了唐宝牛的咽喉。

眼看唐宝牛这次无论如何，都避不开去了。

原本唐宝牛见张炭能敌住任鬼神，心里很不服气，他的武功虽无过人之处，但天生样子极有气派，好玩喜乐，对武功不肯下死功夫，但对天下各家各派的武学，博知强记，过目不忘，一见邓苍生练的是“苍生刺”，必须要经脉互通，耗气太盛，而又见他目露凶光，声音沙哑，即推揣出他火盛心燥，易生痰血，必因练功太急而致，神封等穴定常有刺痛，故意用话试探，果尔一说便中，他便借此来作弄邓苍生一番，没料却只能伤之，不能制止，而今忽又杀出个陌生人，眼看这一只软绵绵的手，就要攫了他的命！他几乎想要叫：“救命。”没想到却有人比他先喊了出来：“救命。”

三十四 只是因为肚饿

张炭没有选择。他不得不喊救命。他开始迎战任鬼神的时候，还充满了信心，但当任鬼神劈了一掌，再劈一掌，劈到第三掌的时候，张炭已失去了信心。俟任鬼神劈到了第五掌，张炭的信心已被粉碎。他失去了信心，不等于他放弃。有些人，常常因运气、环境和一些无法抗拒的因素，因而信心动摇，可是，他们只要歇上一歇，又会从头来过。任何人都有信心动摇的时候，尤其是在不断的挫折与逆境中。信心受挫，不代表他们永远失去了信心。信心就像蜡烛，遇上大风就会熄灭，但有火苗就能重燃。有些事，纵然没有信心，也是要干的。张炭就是这种人。他常常干这种事。他硬接了任鬼神五掌，踉跄身退，脸色惨白，难得的是他一向黑黝黝的脸上，这次终于换了颜色。任鬼神两颗深嵌的眼睛绽出讥诮的神色，再不理张炭，仿佛他再已不屑一顾，飘步行向雷纯。张炭大口大口的喘了两口气，喝道：“停步！”任鬼神冷哼一声，不理他，径自走去。张炭怒叱：“还不停步！”任鬼神冷消的道：“手下败将，敢叫老子留步！”张炭道：“手下败将，老子不许你多走一步！”

任鬼神霍然转身，连头上的竹笠也被带得一阵子摇晃，厉声道：“你说什么？！”

张炭扬扬手上的一件竹符，道：“这是不是你的？”

任鬼神一看，竹符上雕神蝠、下刻獬豸，符里精雕的是斗牛、飞鱼、蟒的组合的图样，正是“迷天七圣”组织内圣主的令牌！任鬼神伸手往襟里一掏，半天抽不回手来，张炭想尽办法挤出了一个他自认为最好险的笑容，挑衅地问：“怎么样，这是老子‘神偷八法’之一，叫做‘空手白刃摸’，大爷要摸的是你的命根子，你就得把老命赔上！”

任鬼神开始并没把张炭瞧在眼里，可是，几下交手换招间，自己两次失利，一次给他扯下了铜钮扣，一次竟连身上令牌都给他扒了，自己仍浑然不觉，心中捏了一把汗，道：“好小子，我倒小看你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张，”张炭嘻嘻笑道：“你可以叫我做张大巨侠。”他大概是近墨者黑，跟唐宝牛一番交往后，竟也自称“巨侠”，甚至在“巨侠”之上又加一“大”字。

任鬼神却也不温怒，只道：“你能在我身上摸走一粒钮扣，一面竹符，足令在下佩服，竹符是我之物，请奉还，这儿的事你就别插手，我决不加一指于阁下。”

张炭见任鬼神这番话说得不卑不亢，只恐这场架打不成了，便道：“东西在你身上，我拿得走，你要就自己凭本领过来取，铜扣子我不要，还你！”说着双指一弹，“哧”的一声，激射向任鬼神笠下的眼孔！

这一下攻其无备，张炭也不望能伤着任鬼神，却望任鬼神急于闪躲之际，“神偷八法”齐出动，要撷下这人脸上的竹笠，立意要看看他的尊容。

不料却“波”的一响，眼看铜扣到了任鬼神眼前半尺，突然一震，激射向左斜方，夺的直嵌入柱子里。

张炭隐约只见竹笠子的下颌动了动，露出了一个尖削烧青的下

只听任鬼神道：“你还是不还？”

张炭的“神偷八法”本待乘虚而入，但对方一点破绽也没有，只好噓声道：“不愧是任鬼神！刚才那一招，就叫‘鬼吹气’吧……”

任鬼神厉声道：“你再不还来，我可要不客气了。”

张炭满不以为然的道：“这下可叫‘发神经’了！我能摸得了你的令牌，自然就能摸得下你的瓢子，你尽管不客气好了。”

任鬼神冷峭地道：“你这分明是外行话，能在我手底下偷偷摸摸，只不过是鬼域伎俩，要真的拼，你姓张的要捨着命走！”

张炭的颜脸是可以黑而不可以红的。这面子可丢不得，气虎虎的道，“大爷我的‘神偷八法’刚才只是稍显颜色，八大江湖，金、批、彩、卦、风、火、雀、耍，姓张的无有不精，无有不懂，你要硬摘硬拿，尽管放手招呼，爷儿我有一身豹子胆，向来在刀尖上堆名叠声，准候着你，教你见识！”

任鬼神突然笑了起来：“你今年贵庚？这就充老江湖了？莫非知道准死在老子掌下，鬼拍脑勺子说出这话来！”

张炭什么都能输，嘴皮子可从来不吃亏半句：“鬼倒是有一个，就在眼前，不过只配拍马屁股，拍不上张大爷我的顶上人头！”

任鬼神目中杀机大现：“好，老子有心保住你，你倒以为可以恃着横行了，不管慑不慑你，你真以为姓任的随便可欺。”倏然之间，一步抢进中宫欺洪门，左手一伸，已抓住令牌竹符。

任鬼神的左手一直垂而不动，而今一腾手，已扣住了竹牌。

张炭本早有防备。

纵是他全神防备，也断没料到任鬼神的出手竟是这般快，飘忽如神，倏诡若鬼，当真似蛟龙变异，鬼神莫测。

任鬼神虽一把抓住竹牌，可是张炭绝不放手。

他在那一霎间，已向任鬼神攻出十一招。

这十一招一气呵成，回环并施，连王小石一见，也禁不住叫了一声：“好！”这十一招包含了“金豹掌”的“斜单鞭”，八卦游身掌的“狮子摇头”，少林伏虎拳中的“猛虎伏桩”，少林嫡系峨嵋旁枝“少林十八罗汉手”中的杀着“铁牛耕地”，脚踏“连枝步”，足踢“子母鸳鸯腿”，双时连封“铁门闩”，身走“倒栽柳”以指作剑取“举火烧天”式，进手式“凤凰单展翅”，同时抽招换式，连施泰山派“抽梁换柱”、五行拳的“金镇擒蛟”，再翻身甩起，退守外环，脚站子午桩，抛拳荡臂，转“流星赶月”式。

如果这十一招由十一个人手里使出来，并不出奇，这十一招本是十一个门派的十一种基本招式。

可是这十一招是同在一个人手上使出来的，而且，这人是一口气同时使出这十一招，每一招使得像是在那一门那一派至少浸淫了十六七年一般。

使招的人，只不过是二十来岁。

张炭就仅凭他这一出手，就可知他所学所习精博繁杂。

能够一口气把十一招使得这般天衣无缝，无暇可袭的，已经可叹，更可惊的是，他是以一只手使出这些招式的。

他的另一只手，还抓着竹符。

他和任鬼神，谁都不愿意先放手。

任鬼神一只手仍扣着竹符，要破这十一招，就越发不可能了。

但任鬼神却仍是破了。

他发掌。

一掌劈出。

这一掌看似平平无奇，但拿捏之准、发劲之锐，掌风之烈、掌力之猛、掌势之强、掌功之厚，使得这一掌甫发，便连破张炭使出的十一招。

那就好像滂沱大雨而下，但一撑伞就可遮护住不被雨水打湿。

又像满空密云，仍拦不住一记越苍穹而出的电闪。

张炭的十一招立即无效。

不过他没有气馁。

他也不能气馁。

他必需要在对手再发出另一劈之前，先把对方击倒。

对方不倒，倒的便是自己。

世上的事，也往往如此，如果你发动攻击，对方不倒，自己便未必能站得住阵脚，所以没有必胜的把握，便宁可不动攻势。

其实攻击别人这般危险，为何世人却往往乐此不疲、行险抢攻呢？

谁知道。

张炭一向不知道什么叫做不成功、便成仁。

他只知一击不成便退。

只要缓得一口气，他会再行抢攻。

所以他揉身又上！

他用力一拗竹符，似立意要把竹符崩断，一人各取一半，任鬼神当然不想竹符裂开，只好放手，张炭立即全力抢攻。

这下连白愁飞也忍不住脱口说：“第一……”便住口不说了。

他要说的话本来是：“‘第一擒拿手’项家之七十二路大擒拿法三十二路小擒拿手中的十二路进步短手，”这一句甚长，所以他只说了两个字，就不说下去了。

他虽然没说下去，但张炭已把这十二路短手的擒拿法精髓，空手入白刃，巧攻暗取，动灵转滑，变化不测，见招破招，见式破式，借式进招，神充、气足、身轻、手快，刹那间在窜、纵、跳、跃、闪、展、腾、挪、挨、帮、挤、靠、速、小、绵、软、巧中完成了擒拿绝技。

“第一擒拿手”项家的擒拿术，名震天下，张炭却不知怎么，竟得五分真传，只见起、落、进、退、窜、纵、跳、跃、粘、合、闪、避、吐、撤、放、拿、扣、按、压、扳、弹、切、折、旋、崩，身形倏忽，不过，合当遇上任鬼神。

任鬼神以不变应万变。

一待他挨近，就劈出一掌。

每劈出一掌，张炭的攻势就要全毁。

无论张炭使出怎样辣手的擒拿术，对方的“鬼神劈”一出，他的攻势就全被瓦解。

张炭心里叫苦连天。

他自知惹上了个极难惹之人。

正当他要退身之时，任鬼神一出手，又扣住了竹符。

两人又形成相峙不下之局。

任鬼神心中纵不叫苦，但也叫急。

因为他听见唐宝牛正对师兄胡言乱语，把几个经脉强扯在一起来说，偏是他最清楚邓苍生的脾性：邓苍生自幼读书不多，艰苦自学武术有成，却对一切有关武术学理似通非通、似解非解，但坏就坏在他既一知半解，又求知若渴，凡遇有武学理论，定必趋之若狂，如痴如醉，任鬼神一听唐宝牛那似是而非的经道脉理，就知道是强辞之理，但对长期摸索对自己所练的“苍生

刺”仍未自满的邓苍生而言，便是极大的诱惑。

于是，任鬼神马上扬声向邓苍生示警。

起初邓苍生还“听得进耳”，但仍对唐宝牛的“高见”相当迷醉。

张炭见任鬼神居然能在自己的全力攻击下，还能对战团外的事瞭如指掌，即是给自己丢脸，在唐宝牛面前可输不起，想说几句豪气的话，但都上气不接下气，这下，他就发动了“反反神功”。

任鬼神一掌劈去，满以为足可轻易逼开张炭，不料，一种相反的功力把自己的掌力引了开去，消解融化，然后连同合并了对方的攻势，排山倒海似的攻了过来。

最奇的是，对方的掌力，是由两种不同，而且绝对相反的功力所构成的。

这两种遇然不同的功力，又在互相排斥、对消、瓦解、冲激，然后合一，形成一股怪异莫名的掌力，结合了自己攻出去的力量，再反噬过来。

这道理可作一个譬喻：负负得正，如果某人维护自然的“人性”，其实跟“反对反人性”是一样的意思，也就是说，“反反”即是“不反”，张炭的“反反神功问心堂”就是根据这个道理苦修而成的。

任鬼神这下可不敢轻敌。

他的“鬼神劈”迎虚蹈空，双臂一挫，双贯手往这股怪异的掌力劈了回去！

“砰”的一声，任鬼神等于是一掌接下张炭本身两股怪劲所合成的“反反神功”，外加刚才自己所劈出去的掌力。

饶是任鬼神功力深厚，也禁不住一阵踉跄。

张炭哪肯容让，施展“反反神功”，一招“问心无愧”，又攻了过去！

任鬼神每劈出一掌，等于是跟自己先前发出去的掌力和敌人的内力对抗，发掌越重，回挫愈强，纵是他“鬼神劈”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但接下了七、八掌之后，也被震得血气翻腾、金星直冒。

最令他气苦的是，他在百忙和危急中仍耳听八方，向邓苍生发出警告，可是邓苍生就是不听他的！

张炭乘胜追击，自是一招比一招紧。

不过一过十招，便一招比一招松。

其实只要再打下去，张炭每一招都挟上一掌的余力反攻，任鬼神每出重手，都等于举起大石头来砸自己的脚，他是没理由不输的。

张炭的攻势怎么反而会弱了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肚饿。

三十五 滚，或者，死

张炭的“反反神功”，是一种极其诡异的功力，每出一击，所消耗的精气力，是“大刀金刚手”这类极耗元气的掌功之三十倍以上。

所以张炭一天要吃许多碗饭。

他一向认为吃饭比吃一切飞禽走兽来得正气。

他的“反反神功”，力量就源自于饭。

他今天已经吃了许多碗饭。

但打到了第十招，他的“反反神功”便不够力气了。

接着下来，化解便出现疏漏。

化解对方掌力越少，而自己的掌力又渐弱，相比之下，任鬼神的“鬼神劈”反而愈战愈勇，随时，似都可以把张炭一掌劈杀。

张炭情形危急，连手上的竹符，都给任鬼神夺了回去。

这时候正是邓苍生被唐宝牛所赚，脸谱被毁、脸上着了唐宝牛一记重拳之际，张炭见唐宝牛大捷，自己则着着失利，骤然停手，大叫：“等一等。”

任鬼神冷笑道：“你要交代遗言？”

张炭道：“非也。”他趁机大口大口的喘了几口气，只觉腹肌更甚，忙道：“你既留了一手，我也替你留了余地，咱们并无夺妻杀子、不共戴天之仇，不如各让一步，就此算数！”

任鬼神哈哈笑道：“你少来花言巧语，认输的就叩首叫三声爷爷，不然就要你血溅三合楼。”

张炭摇首皱眉道：“不划算，不划算，你太不划算了。”

无论张炭说什么，任鬼神都不会理他，但说：“不划算”，反而令他一怔，当下问：“什么不划算？”

张炭笑嘻嘻的道：“叫三声爷爷，叫了又怎样？头点地的对着空气开三次口，又不留个什么，这样就算罚，未免大利人不益己了。”

任鬼神奇道：“那你想怎样？”

张炭手掌一翻道：“还是我实惠些。”只见掌上有一个小钱囊，里面大概还有几块碎银。

任鬼神虎吼一声。

原来他虽夺回了竹符，但钱囊却又给张炭趁虚“牵”，去了。

张炭得意洋洋的道：“是不是？要不是我不想多造杀孽，留下你一条活路，取你狗命，岂不如探囊取物？现在跟你两下算和，还不是便宜你了？你再不知好歹，我可不依了。”

其实他精擅“神偷八法”，更精“八大江湖”，要取任鬼神身上事物，不算难事，但偷是一回事，打是一回事，要胜任鬼神，要伤任鬼神，决不是他能力所及的事。

他的用意，也只不过是耍一耍任鬼神，好教他不再动手，不料任鬼神的性子向烈，三番四次遭张炭戏弄，本有爱才之心，早被怒火煎成了杀意，大吼一声，这回是全力出手，每一掌劈出，足可惊神骇鬼。

张炭没料到弄巧反拙。

他接了两三劈，已知不妙，再接两劈，见情形不对路，想往后开溜，不意忽从窗里掠人一个头罩竹笠的人，双手一展，已封死了张炭的一切退路，而且还封锁住张炭的一切攻势。

张炭眼见任鬼神又一掌劈到，心惊神骇之余，大叫：“救命！”
这正是头戴马莲坡大草帽遮脸的人，一出手便要诛杀唐宝牛之时！
任鬼神并不想杀死这个看来不怕死的年轻人。

因为这个看来不怕死的年轻人原来怕死。

一个人要是不怕死，才不喊救命。

一个人连死都不怕了，哪还需要别人去救他的命？

他只不过要震伤这个一再耍弄自己的年轻人，要他好好在床上躺两三个月罢了。

他这一掌虽不是要杀人，但杀伤力一样甚巨。

他想不通这人是怎么接得下来的。

这人也是个年轻人。

一个穿锦衣华服的年轻人。

这年轻人说来要比张炭还年长一些，但在眉宇间所露出来的傲气，绝对要比张炭还盛上十倍八倍！

通常，一个人越是傲慢的时候，便是他越年轻之际。人年纪大了，便知道自己纵有绝世才华，也不过普天下的一个蜉蝣，沧海一粟，在世间中仅占了方寸之地，就骄傲不起来了。

以这个人的神态看来，他要比张炭还“年轻”十倍。

这人不但傲慢，还冷漠，而且可怕。

傲慢是他的样子，冷漠是他的神态，至于可怕，是他的杀气。

但最惊人的是他的出手。

他竟用一只手，接下了任鬼神的“鬼神劈”，而且还致使任鬼神立即收掌。

因为如果不收掌，任鬼神这一手掌便要指戳穿了。

这年轻傲慢可怕的人当然就是白愁飞。

白愁飞一指逼退了任鬼神。

张炭笑嘻嘻的道：“谢谢。”

白愁飞冷冷地道：“我不喜欢你。”

张炭居然一问：“为什么？”

白愁飞道：“因为你没有种，江湖上尊敬的是有胆色的好汉，不是怕死贪生之徒！”

“错了错了！”张炭率然道，“谁不怕死？谁不贪生？死有重于泰山、轻若鸿毛。假如是为国为民，成仁取义，谁不踔厉敢死？只是现在我莫名其妙的就死在这种人手上，死在不该死之时，死在不该死之地，能不怕死？既怕，为何不敢叫破？一个人怕死，不承认，那才是充汉子！一个人动不动就拍胸膛敢死，那是莽汉子，称不上够胆色，充不上真豪杰！我不想死，我怕死，所以要人救命，要人救命便叫救命，有何不对？难道闷不吭声，任人宰割，才算有种？这样的种儿，你要，我可敬谢不敏。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谁不爱惜？人未到死的时候，不是该死的时候，便毫不顾惜的去死，这才是该死！我怕死，就叫救命；怕痛，就叫痛；伤心，就流泪；此乃人之常情有何不该？叫救命不就是我向人讨饶、求苟全残生而出卖良知，我叫归叫，哭归哭，死不肯死，但教我做不该为之事，张大爷一般有种，不干就不干，死也不干！”

他总结道：“你看错我张饭王了！”

白愁飞没想到一句话引出他一大番理论来，被他一阵数落，怔了一怔，愣了一愣，居然道：“有道理。看来，我看错你了。”

张炭展颜笑道：“不要紧，我原谅你了。”

那刚掠人头戴竹笋的人道：“不管谁对谁错，你们都只有一个选择。”

他加强语气重复了一次，“最后的选择。”

他的语气本就阴森可怖，仿佛他每说出去的一句话，就是等于在生死簿上圈了个名字一般，一个人要不是久掌生杀大权，绝对没有可能在语言间能透出这样莫大的杀气来的。

张炭果然问：“什么选择？”

那头戴竹笋的人道：“滚，或者，死。”

张炭试探着问：“我可不可以不选？”

那人的竹笋在摇动着。

张炭只好转头问白愁飞：“你呢？你选那样。”

“我不选，他选。”白愁飞盯住竹笋里的眼睛，跟对方的语气一模一样：“滚，或者，死。”

唐宝牛正想叫救命，却听别人先叫了出来，自己倒一时忘了，那只“软绵绵”的手已到了他的咽喉。

然后那只软绵绵的手突然僵住。

就像忽然被冻结了，成了一只冰雕般的手。

那只手既没有再伸前一寸，扣住唐宝牛的喉咙，也没收回拢入自己的袖里。

那戴马连坡大草帽的人，眼睛本来透过草帽的缝隙，毒蛇般盯住唐宝牛的咽喉，现在已缩了回来，盯在王小石的手上。

王小石的手搭在剑柄上。

他的剑柄是刀。

弯弯、小小、巧巧的刀。

不知从何时起，王小石已站到唐宝牛身边，唐宝牛浑然未觉。

他所站的地方，他所持的姿势，使那戴马连坡大草帽的“二圣”相信，只要他的手像毒蛇般叮上唐宝牛咽喉之际，这把刀，或这把剑，也会立时把自己的手砍掉。

他可不愿冒这个险。

所以他硬生生顿住。

唐宝牛的大眼睛往左右一溜，缩着脖子、支着腰板、仰着身子，一分一分的把自己的咽喉从对方的虎口中缩了回来，然后又重新站得挺挺的，用大手摸着发麻的脖子道：“好险，好险，幸好我够镇定。”

王小石搭剑的手慢慢松了开来。

那只僵着的手也慢慢缩了回去。

很缓慢的、很小心的、很有防备的缩回去。

大草帽里毒蛇一般的眼睛，已转到王小石的身上，奇怪的是这双眼睛很狠、很毒、但却给人一种美艳的感觉。

王小石笑道：“对，幸亏你够镇定。”他说，“如果你不够镇定，我也着慌，一慌，有时候想拔刀，会拔错了剑；有时想拔剑，却拔错了刀。”

唐宝牛咋舌道：“那未说，如果你想砍他的手，会不会一着慌，便砍掉了我的头？”

王小石道：“幸好我没砍下去。”

唐宝牛道：“幸好我的头缩得快。”

王小石忍笑道：“你知不知道世上什么东西的头缩得特别快？”

“我的头。”唐宝牛爽快地答道：“不用问了，一定是我的头。”

那戴着大草帽的二圣突然道：“你们还想不想保住自己的头？”

王小石和唐宝牛都一齐答：“想。”

二圣道：“要头的，就请动脚，自己滚下楼去。”他说话的语调很轻、很低、很微。

王小石居然问：“不要头的呢？”

二圣道：“不要头的，就请动手。”他附加了一句，“待七圣主驾临时，你们可能没有了头，也保不住一对脚了。”

王小石不免觉得有些奇怪。通常部属在外，替主人、领袖歌功颂德、出力办事，在所多有，可是，如果是心怀叵测、别有图谋的属下，在外假借主人头领之名行利己之事，在外对自己上级一味谀词，或把恶事往上司身上推，自己却占尽便宜、做尽好人，这岂不是比密谋叛变还要可怕？

杀一个人，不过是杀一个人，用语言恶意中伤一个人，伤的不止是一个人，至少有被伤者、说者与听者，如果听者有无敌人，为祸就更大了。

王小石忽然感觉到“用人”的可怕：要比“信人”、“容人”还甚。

容人已然不易，要容纳异己，容忍与自己意见不一、甚至比自己优秀的人，更是不易。

信人更难。谁不愿有人可信？谁不想信人？信人不疑、疑人不信。但信人常常没有依凭也无基准，绝对信任一个人，很可能使自己无人可信、信错了人。

用人则更艰难。

要用有用的人，但有用的人往往不听用；若用无用的人，无用的人常常用不上。像六分半堂，用了些不能用之人，使得六分半堂在江湖上得罪的人越来越多、造的孽越来越重；如迷天七圣，说不定问题就出在所用之人上，使他们一直不能与六分半堂和金风细雨楼并驾齐驱、分庭抗礼。

——金风细雨楼呢？

——怎么这干迷天七圣的重要人物，老把好事往自己身上堆，恶事往“七圣主”身上推？

王小石因想起这些，于是生了一个警惕。

连他也不知道，这一个无意间的警惕，日后对他有甚巨的影响，多大的作用。

人生里许多重大的事情，都是在刹那间改变的，或在不经意的一刻、不着意的事件决定下来的。

人生里有许多体味，也是在无意间和不经意中，顿悟出来的。

唐宝牛却没有这些感触。

其实，一个人能少些感触、少些感觉，也是好事，至少可以少受些情绪的困扰。所以唐宝牛反问：“为什么你们迷天七圣人人都故作神秘，用那些锅呀盖呀罩住脸孔，是你们没有脸见人不成？”

这句话说得够惹是生非。

二圣居然不气。

“你们还有一个选择。”他说。

唐宝牛乐亮了眼，“那最好，因为我既想保住头，又想留住脚，但又不想走。”

“你不走可以，”二圣说，“我们带走雷小姐，你们不插手干涉便是了。”

他补充道：“你打伤三圣的事，我们也可暂不追究。”

唐宝牛沉吟道：“这……”

二圣见他动意，忙问：“怎么样？”

唐宝牛苦思道：“我……”

二圣劝道：“你且不管别人怎么决定，你若不插手，站到一边去便是。”

唐宝牛迟疑地道：“我想说……”

二圣奇道：“你说呀。”

唐宝牛讪讪地道：“真的可以说？”

二圣道：“尽管说！”

唐宝牛道：“我……我爱你！”

这句话一说，不但把二圣吓了一跳，不禁退了一大步，连王小石也唬了一声，甚至连被打得怒火冲霄的邓苍生也愣住了，还有雷纯、温柔、四剑婢一齐傻了。

然后唐宝牛笑得前俯后合，站也不是、蹲也不是，捧腹狂笑，上气不接下气地道：“我……哈……笑死……我了……我，我……每次都在……绝不可能的……场合……绝不可能的气……氛里，绝不可能的……情形下说……说……哈哈……这句话……都把人给吓坏……哈……真好玩……真……笑死我了……”

王小石也忍俊不住。

他觉得唐宝牛和张炭，都是很好玩的人物，而且绝顶可爱。

可惜他看不到二圣现在的表情。

但是他可以想像。

——二圣的鼻子一定是气歪了。

三十六 梦里花落朱小腰

二圣的鼻子有没有气歪，王小石不知道。

可是他的声音变了。

“好，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会为这句话付出代价的。”他的声调突然变得很尖锐、薄得像刀锋画在细弦上。

然后他的语音才转为低沉，咳了一声，才说：“你们既然部不想活了……老夫就成全你们吧！”他特别强调“老夫”二字。

可是他偏偏撞上唐宝牛。

唐宝牛的个性，一开起玩笑来，永远一发不能收，所以他顺水推舟加一句：“老夫人，您就请成全吧。”

这一句甫一出口，唐宝牛就死了十二次。

假如王小石不在他身边的话。

二圣的身子碎然弹了起来。

他双指急取唐宝牛的眼珠。

可是他却不要挖唐宝牛的眼珠，而是要以双指刺入唐宝牛的眼球，直自脑后刺穿出来。

看那指甲绽出刀锋一般的锐光、听那锐利的指风，就可知二圣对唐宝牛之怨之毒之愤之恨。

——为什么他会那么怨？

——为什么他竟那么毒？

——为什么他要那么愤？

——什么事使他这般恨？王小石也觉得唐宝牛的玩笑有些过分，但也不值得这般忿恨。他已无暇多想。他长身拦在唐宝牛身前。二圣三次取唐宝牛一对眼珠，王小石三次截住了他。到了第四次，连王小石也有些截不住了。二圣的攻势着实太凌厉了。凌厉得竟只求杀敌，不顾自身。唐宝牛双眼开始有了一点惧色，但他还是睁着一双大眼，好奇的看个不休。这越发使二圣恨不得把他的一对招子活生生挖了出来才能甘心、才可泄忿。王小石又拦身挡了一次，“哧”的一声，肩膀上的衣衫竟给画了一道口子。二圣第五次扑上来，口里低叱道：“滚开，不干你事！”王小石叹了一口气。随叹息而出刀。刀光像一首动人的诗。刀像梦。梦。梦里花落。梦里花落知多少？——“梦里花落”就是这一刀的名称。大草帽裂开，自帽沿裂出两半。帽里，有一张幽灵若梦的脸容，一张艳美如花的容颜。但一双眼神，却怨毒得像一个暗算。王小石只斩开了草帽，并没有伤及这张娇容。王小石一招得手，却怔住了。

也明白了。

——明白了这“二圣”为何对唐宝牛的话这般忿忿。

唐宝牛也呆住了，大叫一声，原来打了一个喷嚏。

那女子苍白着脸，尖匀如鹅蛋的秀颊抽搐着，她咬住下唇，不让自己发出声来，就在这时候，唐宝牛竟忍不住发出一声赞叹：“哎呀，你这么美，就不要用帽子来罩着头啦，暴残天物啊！”说着又打了一个仰天喷嚏。

唐宝牛这句话说的人人一呆，但随即大都心有同感。

那女子想哭，听到这句话，脸上竟浮现了一种“几乎要”破涕为笑的神情。

这种神情极难捕捉，但又极美。

少女最美的时候，往往就是这种如白驹过隙难以捉摸的神情。

大概是因为少女情怀总是诗，而诗一样的情怀，是最难用语言捕捉的，所以诗是语言中最珍贵的血液，大概即是由此之故吧。

少女本正想哭，听到一句赞美，转成了轻嗔，但又不敢笑出来，这从怨毒转成薄怒，薄怒转为轻嗔，直把唐宝牛看傻了。

他一见到美丽女子，在心理上立即自作多情，在生理上马上打喷嚏。

忽闻雷纯道：“原来‘迷天七圣’中的二圣，就是‘意中无人’朱小腰。”

众人都吃了一惊。温柔尤甚。

她到中原来，其中有一个她极想一见的人，就是朱小腰。

因为她听说朱小腰有“四很”：很美、很狠、很傲、腰很细。

现在温柔是看见她了。

她是很美。

出手也很狠。

样子也很做。

可是整个人套在一件大袍子里，看不出她的腰身，也显不出她的身材。

所以温柔很为她抱屈，便道：“你就是朱小腰啊？干啥穿这样难看的袍子，快换一件风裳折裙，我要看看你的腰。”

那头上套着竹笋的人道：“好眼力，雷姑娘，那你又能看出老朽是谁？”雷纯沉吟。

白愁飞也看不出来，因为迷天七圣来的四圣中，就只有这人还未曾出过手。

“我猜得出来，”忽听张炭举手道：“你就是‘不老神仙’！”

他就像小孩子第一次把风筝放上了天般的欢呼道：“你是不老洞主颜鹤发，对不对？一定对！你还是大圣哩！”

那戴竹笋的人全身一震，喃喃地道：“你是怎……样知道的？”

这次连白愁飞都觉得有些佩服起他来了。

颜鹤发徐徐除下了竹笋，白发白须白胡子，但两道眉毛却是又黑又浓，脸上皮肤光致致的，就像个孩童！他清澈的双眼还充满了疑问：“我又还没出手……你是如何得知的？！”

张炭取出两方古印在手上一扬，笑嘻嘻的道：“你袖里有两颗印，一颗‘迷天首圣’，另一颗‘不老神仙颜鹤发’，你若不是颜鹤发，谁才是颜鹤发？”

颜鹤发情知怀中古印，一失神间又被张炭偷去，怒不可遏，骂道，“你这个小偷，你——我杀了你。”

白愁飞上前一步，长吸一口气道：“很好。”右手五指，轻轻的在左手手背上弹动起来。

王小石一见他的样子，便知道他要发出“惊神指”了。

如果是白愁飞动手，只怕伤亡就免不了，所以他忙道：“你们是非请雷小姐移驾不可？”

“除此之外，”邓苍生指着唐宝牛嘎声道：“我还要杀了他！”

颜鹤发也向张炭怒道：“我也要杀了这小偷。”张炭却更正道：“我是大偷，不是小偷。我岂止小偷而已！”

他们都在二人手上吃过亏，非杀张炭和唐宝牛不能泄恨，连任鬼神也大有此意，朱小腰倒不说话了。

王小石道：“好，你们要杀人、要抓人，全先得问过我。这事我揽上了。”

颜鹤发道：“那是你找死。”

“我们无怨无仇，何必一动手就见血，”王小石道：“不如我们找一个好一点的办法，大家照样比武，可是不闹人命。”

颜鹤发道：“你要害怕，赶早夹着尾巴站到一边去。”

王小石道：“我是怕，怕我刀剑无眼，一不小心，把你们给杀了，那我会良心不安，抱憾终生的。”

四大圣主一齐勃然大怒，王小石却道：“不如这样吧，你们选一个方式，一齐上来，我一人拜会四位高招，万一侥幸讨了便宜，只请四位放过一马、罢手算了，如果栽了，死在四位名满江湖的高人手下，也没有可怨的。”

这四大圣主见王小石居然这样卖狂，想以一敌四，心中都不约而同，浮起两个想法：一是这年轻人一出剑就断开二圣主朱小腰的草帽，自有过人之能，只怕在这三合楼上，是最缠的一人；以一敌一，未必能胜，若以四人合敌，倒可一齐毁了他，不过自己都是位高名重的人，四人联手对付一个尚名不见经传的人，日后‘难免遭人话柄，而今随着他自己张狂自召，正可趁此毁掉一名强敌！

颜鹤发道：“小子，这是你自己找死，怨不得人。”

王小石道：“这只是我活腻了，没打算怨人。”

颜鹤发倒怕他反悔，忙道：“你要担不起，赶快把说话当放屁，咱们也就不追究了。”

王小石笑道：“就算我说话是放……放那个气，你们也不是那个气，任由我说放就放，不认帐死不认帐！”

这一下，四人可全都恼怒了。邓苍生沉声道：“小子，你要怎么个比法？”

王小石心知总算把四人都激得朝自己发作了，总比白愁飞一动手就见死活的好，面对这四大高手，自己着实也无把握，但事情已揽上了，自是义无反顾，微微一笑道：“随诸位的便吧。”

邓苍生为人一向老实，只知京城里来了一个少年高手，腰畔的武器，“非刀非剑，既刀又剑”，十分辣手，知道王小石是以此为绝学，便道：“我们有四个人，你就一个人，你要高兴大可挥刀动剑，我们就以肉掌奉陪。”

王小石道：“你们四位，一位精于‘苍生刺’，十尺内锐风足可撕心裂膛；一位长于‘鬼神劈’，丈内可把人劈杀于掌下。”他向朱小腰及颜鹤发笑道：“至于你们两位，一擅‘阴柔绵掌’，阴劲绵长、柔力及远，据说能百步外揉灭烛焰；另一位是当年‘鹰爪王’后最有声望的鹰爪名家，自创‘不老洞’的好手，隔空制穴，易如反掌。我这点微末功夫，向四位讨教，原不值方家一笑，自取其辱，不过又想拜领四位独门绝技，免失良机……”

他这几句话说得在场四圣，不管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心头都一阵飘然，王小石再接着话锋说道：“以四位精长的武艺，隔空发放，等闲事尔，同样可各尽所长，各展所学，我们不如就在此地，各离七尺发掌出拳，隔空比试，一来可教我长些见识，二来在下怕死，拳脚无眼，隔得远些，纵然受些折伤，也可减轻图存，腆颜偷生，也可保双方并无宿仇深怨，不必即要分个存亡生死。如果得四位慨允，在下亦以一双空手，螳臂挡车，献丑领教。”

王小石这番话一说，可以说是过人的谦虚，也可以说是惊人的狂妄，四名圣主脸上都显了颜色：这小子真是猪油蒙了心，竟敢徒手一敌四，单挑四人所擅绝学？！

任鬼神怒笑道：“我呸！不如你们一伙儿并肩子上，我一个人来收拾你们好了。”

王小石摇头道：“不行。”

任鬼神道：“为什么？”

王小石道：“因为你应付不来。”

任鬼神怒道：“拔你的剑！”王小石摇摇头。任鬼神厉声道：“拔你的刀还是剑，老子要教训你。”王小石突然不再摇头。他眼中绽放出锐气。比剑还锋利的锐气。任鬼神怔了一怔，仍强韧地道：“拔刀呀，望着我干么！”王小石一字一句地道：“你错了。”任鬼神似被他锐气所慑，禁不住问了一句：“为什么？”王小石道：“第一，你不是我老子，第二，你不配让我拔刀。”任鬼神退了半步，怪笑道：“我不配，我还操——”话说到这里，忽见王小石的手已搭在剑柄上。任鬼神立即发动。他准备先出手、看准对方攻势、准备、闪躲、招架、退后……可是这些意念如电驰星飞，在脑中飞掠而过，眼前已然一亮。他脸上倒罩着的竹笠顶端已断落。是被削断的。王小石已出了手。而且也得了手。他拔出了剑柄。他的剑柄是刀。他的刀削下了竹笠，又回到了剑柄中。——现在谁都看得出来，如果他那一刀要砍下任鬼神的脑袋，是轻而易举的事。没有人敢再轻视这个年轻人。没有人敢再不重视他的话。正如跟许多事一样，任何人想要出头，就得要做出点成绩、拿出点实力来。年轻人也一样。

王小石这一刀，只是一刀，但这一刀包含了多少岁月的苦练，多少名师指导的机缘，还有他所具有的多少人所难得一见的天分。

人能在同一树荫下纳凉、同一块石头上坐，也是七百年的修业，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一刀能成，谁又知道已耗尽多少心血？

王小石的这一刀，立即获得了重视。

颜鹤发于咳一声，道：“我们能胜得了你又怎样？能杀了你又如何？”

“刚才我已说过，你们能拾得了在下，我不管这事，他也不插手这件事情；”王小石指一指站在他身旁的白愁飞，“你们若赢不了，咱家算是印证所学，后会有期。”

颜鹤发切齿地道：“好，假若我们四人都摆平不了你，也只有认败服输了。”

王小石微微一笑道：“颜圣主言重了。”

白愁飞知道王小石所长是刀剑，决非隔空发劲，而这四人各有来头，以一敌四，只怕讨不了便宜，不禁有些为王小石担心起来了。悄声道：“你行不行？不然，此阵由我来接也一样，我的‘三指弹天’，正好合这把式。”

王小石这次跟“迷天七圣”中的四圣朝了相，发现并不是如想像里那样残忍暴戾，不想妄下杀手，自己这番出场，便是不想白愁飞多造杀戮，忙道：“我这儿还行，要真丢人现眼，还劳二哥把我抛出城外喂狗，省得让大哥看了眼冤。”

白愁飞啐道：“不讨吉利！胡说！”心里仍是有些担心。

这时迷天四圣已分四边站好，任鬼神自是恨得牙嘶嘶的，自在那儿把一双手掌舞得霍霍有声，就像两面钢铲在发出破空锐响一般，朱小腰挽手用绳丝束起了后发，那姿势特别撩人，双手一起，腰袍顿紧，迷人的腰身便显出来了。颜鹤发却捋起袖子，一张脸渐渐涨得紫红。也不知他血气旺盛，还是默运玄功。邓苍生见两人嘀咕个没完没休，便不耐烦地道：“怎么？送死的

还不下场子领死？”

王小石飞身入场，就站在四人包围的中间，各隔七尺，四人所守的是乾、坤、坎、离四面，王小石昂然居中，拱手笑道：“请了。”

三十七 手刀掌剑

邓苍生第一个就按捺不住。

这些人中，他所吃的亏也最大，他巴不得早些收拾了这小子，好去杀了唐宝牛泄恨。

他双掌一合，一上一下，擦掌倏分，破空尖啸之声陡起，掌劲在啸声之前已攻到王小石左肩，但任鬼神的“鬼神劈”却在“苍生刺”内力攻到之前，遥劈王小石右肩，其中夹着颜鹤发一声清叱：“接招了！”

王小石看准来势，猛一沉身。

他这一沉身，沉得恰是时候。

“苍生刺”、“鬼神劈”都击了个空，两股刚猛的内力，交撞在一起，“砰”的一声，任鬼神、邓苍生全被对方内力震得一晃。

但就在王小石沉身的时候，一股柔力已无声无息的涌至。

柔力就发自朱小腰的皓腕与指尖。

武林中，能以腕底及指尖隔空发劲的掌力，本就不多，能使“阴柔绵掌”的人，更是少见，把“阴柔绵掌”练得可自指尖、手腕发劲的，就只有朱小腰一个。

朱小腰这一招似有还无的攻到，但却要比任鬼神和邓苍生那两记猛攻还要可怕。

王小石忽然双手一挂。

他的两片袖子，忽往天空一卷，再撒下来。

他的身子仍然半沉，马步平贴，这一招看来诡极，朱小腰的“阴柔绵掌”已当胸攻到，他既不躲避，也不硬接，却突然举袖，难道是投降不成？

朱小腰这一出招，站在战局之外的唐宝牛已顿感寒意，张炭不由自主悄悄的退了几步，以避寒锋，唐宝牛咬牙苦挺，也暗里打了冷颤。

而今两人一见王小石摆出这种姿态，大为诧异，两人身影一晃，想要加入战局臂助，不料分别觉得肩上一沉，双脚寸步难移，回首一望，原来是白愁飞，双手各伸出一指，搭在两人肩膀上。

可是这一只手指相加，却仿似有千钧之力，张炭与唐宝牛休想移动半步。

张炭与唐宝牛心中均是一粟：要是这家伙是敌人，自己这条性命岂不就像他指下的蚂蚁？

却见白愁飞眼中发着光。

他看着王小石的招式，就心头发热，脸上发热，眼光也发热。

“好招式！”他心里喝道。

“砰”的一声，朱小腰小小的腰身一挫，令人心疼一折，像要折断似的，几乎飞出了窗外，但她随即又徐徐的站了起来。

腰身美好如昔，并没有折，也没有断。

就像猛烈的强风吹袭，柳枝飘曳，但却不折。

不过，刚才那一阵岂是强风？

王小石趁“鬼神劈”与“苍生刺”对击之际，以巧妙把两股内劲转送了过来，跟她的“阴柔绵掌”对击。

“阴柔绵掌”虽擅于消解内家罡气，但一下子要面对已经因对击而爆炸开来的“鬼神劈”与“苍生刺”厉劲，就像一个本来食量极好的人忽然要他吞食五十粒蛋，恐怕也吃不消。

唐宝牛这才明白王小石的用意。

也了解白愁飞为何制止他们前去。

他也想起了张炭的饭量，所以问：“如果我先让你吃下五十粒蛋，你还能扒下几碗饭？”

张炭被他突如其来的一问，摸不着脑袋，只好答：“对不起，王八蛋送来的蛋，我一向不吃。”

要不是白愁飞的手指仍按着他俩，要不是颜鹤发这时已发动了攻击，两人这会儿恐怕又要动起手来了。

“擒拿手”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近身。

如果不能贴身近搏，“擒拿手”根本失去了效用。

事实上，擒拿手在近身搏战中，一直都是最有用和最有效的武功之一。

可是颜鹤发的“鹰爪手”却完全突破了 this 个制限。

他一发招，就是“金蛟剪”，虽然是隔空发出，可是等于在半空里有一对无形的铁手，左扣咽喉右锁肋，急攻向王小石。

王小石在方寸之地，急翻疾腾，“横驾铁门闩”步眼陡换，“云龙抖甲”破解这一招隔空擒拿。

颜鹤发的“隔空鹰爪”，却一招紧过一招，“韦陀捧杵式”，跟着卷扫而至，招未用老，“沉雷泄地”、“铁羽凌风”，上攻下取，掌力凌空，真快真劲，不容登空，便已变招撤掌易招换式，势子快若电光石火。

这简直比与人近身肉搏施展擒拿手术，还更多了一层方便，更增一倍猛烈。

颜鹤发这一出手，王小石便叹了一口气。

白愁飞也“噫”了一声。他知道现刻若换作自己，“惊神指”也得要出手了。

——却不知王小石如何应付？

王小石长叹一声，出刀。

他并没有拔刀，如何出刀？

他只是以掌为刀。

刀划空，刀势破空，刀劲越空。

刀气在颜鹤发每一招刚刚施出之际，已划断了他的后劲。

故此，就算颜鹤发的“隔空鹰爪”施加在他的身上，也等于完全失去了效用。

颜鹤发每攻一招，王小石就发隔空刀气，切断了他的劲力。

对方每攻一招，他即随手破去。

颜鹤发身形急走，这人童颜鹤发，激战时眉发激扬，面容又俊秀异常，但攻出了三四十招、依然打空之后，他的一张脸，也越涨越红了起来，也难免开始有点气喘咻咻了。

王小石好整以暇，只看准来势，对方招式一发，他才发刀。

——这是什么刀？

白愁飞在这时突然想起了两个人。

一个是当年“权力帮”麾下的“八大刀王”之一：“刀王”兆秋息，兆秋息一身是刀，一生精研刀法，可是他最为人称绝的一把刀，还是他人刀合一的“手刀”。

另外一个是何不乐。何不乐是“试剑山庄”的副庄主，外号“一刀断魂”。

就连当年威震天下的“铁拳”屈雷，也是死在他的“手刀”之下。

这两人的武功家数，全然不同，但拿手绝学，都是“手刀”。

可是王小石所使用的，还不止于“手刀”。

“手刀”尚不能隔空发劲。

王小石以手为刀，挥洒自如，使来宛如手中握有一把丈七长刀，无坚不摧，无固不破，无攻不克，这简直可媲当年萧秋水纵控自如、似刀非刀、意在刀先、刀随心到的“心刀”。

萧秋水便曾用“心刀”掌败了“刀王”兆秋息的“手刀”。

王小石的出手，更像“心刀”。

王小石每划出一刀，颜鹤发便得手忙脚乱了一会。

王小石并没有反攻。

他只是破招。

他的刀越使越快，越来越凌厉，三合楼上，全被森寒的刀气所笼罩。

不过他的敌手，却不只是颜鹤发一人。

朱小腰、任鬼神、邓苍生也全力出手。

“阴柔绵掌”、“鬼神劈”、“苍生刺”和颜鹤发的“鹰爪手”隔空交织成猛劲柔力的气流，纵横交错，攻杀王小石。同时间，四人方位疾变，乾、坤、坎、离、艮、震、巽、兑。四大方位急移，兼走休、生、伤、杜、景、死、惊、开，一时斜月三星式，一时渔父撒网式，手底下绵延回环，四人鼻注鬓角都见了汗，每招击虚攻隙，闪翻攫扑，这下才算是激出了四人的看家本领、一身功力。

一向胆大的唐宝牛，也为之目眩神驰。

本来戏谑的张炭，也为之目定神呆。

王小石的刀势渐弱。

张炭忽问：“你想你的朋友死？”

白愁飞本来正在注视场中，眼中发出狂热的光芒，闻言一怔，“什么？”

张炭道：“你再不拿开你的手指，张大爷就不能去帮你的朋友，你的朋友就要死了。”

白愁飞一笑道：“你放心，我这个朋友，可不怎么容易死；能制他死命的，依我看，开封府里，只有几个人有资格，但就算他们出手，也说不定反死在他的手上……”

唐宝牛眼里不放过这么精彩的剧战场面，耳里又不放过张炭和白愁飞的对话，口里更接问道：“他们是谁？有没有我唐巨侠？”

白愁飞双眼也盯着场中，就像看一件稀世奇珍，喃喃地道：“雷损、苏梦枕、我、关七、狄飞惊、雷动天……”

蓦地，场中剑光掠起。

王小石发出了破空剑。

他右手发刀，左手出剑。

刀剑仍在鞘中。

但他以子使刀作剑，无疑要比真刀真剑更凌厉。

白愁飞见剑光，语音一顿，夫声道：“不行，雷动天还不行！”

他一说完这句话，场中局势大变！

任鬼神突然发现他的“鬼神劈”劲力被切断、内力反挫，他正竭力卸去自己所发出的内劲，王小石已向他凌空发出一剑。

任鬼神仓促间硬接了一剑。

他横飞出了窗外，然后扎手扎脚的掉了下去。

——那是因为他应付这一剑已尽了他全力，连腾身轻功也无法兼顾。

他掉下楼去的时候，正好是邓苍生破墙而出之际。

邓苍生要应付王小石的凌空一刀，奋力接下，但被自己所发出的“苍生刺”回挫，硬挨一记，撞破木板，往楼下落去。

朱小腰在刀风和“阴柔绵掌”狂风骤雨般的回挫之下，腰以柳条，游转飘荡，一忽儿飘上屋梁，一忽儿飞上柱椽，就像一叶轻舟，在雷行电闪与惊涛骇浪中起伏浮沉，但始终没被吞灭。

虽然卡被吞噬，但毕竟也失去了方向。

颜鹤发始终以铁牛耕地式强撑，十指卜卜作响，每攻一招，这种卜卜之声更加沉响，刀光闪动，剑气纵横，王小石的一双空手，竟比真刀真剑还可怕。

颜鹤发的眉愈白，须愈白，发愈白，但脸色更是涨红。

他突然大叫一声，冲天而起，一手在朱小腰腰身一揽。

朱小腰水蛇般的腰身，像被突然灌注了元气一般，陡地弹起，与颜鹤发一齐掠出窗外，唐宝牛大奇，脱口道：“打不过，溜啦？”话来说完，颜鹤发、朱小腰、任鬼神、邓苍生已一齐掠了进来。

原来颜鹤发自知困战下去，仍得败于王小石的凌空刀、隔空剑下，于是骤然放弃，以内力灌注朱小腰，助她却开挫力，两人再一齐抢出窗外，截救了身形直往下坠的任鬼神与邓苍生，再度掠回三合楼来。

王小石一见他们又上了来，分别站在东南西北四面，微微叹了一口气。

他五指本已放松，现在又紧拢了起来。

左剑右刀。

白愁飞在王小石发出“隔空相思刀”的时候，已经想起了昔日名动江湖的两个人：何不乐与兆秋息，王小石一发出“凌空销魂剑”的时候，他又想起另外两个名动天下的人物。

冷血与方中平。

“四大名捕”中的冷血，平生与人搏战，只进不退，只攻不守，绝学四十九剑，无一式回剑自守，听说他的第四十八剑，是以断剑作招，后来义创出第四十九剑，以剑锔为招，而还有第五十剑——最后一剑。

“剑掌”！

很少人能逃得过冷血的“剑掌”攻势下，就算武功比他高的人，也不例外。

武林传说之中，以掌作剑成名的，却不是冷血，而是“袖中剑”方中平。

方中平是“长笑帮”中总堂主，他的绝招是“剑掌”。

“掌剑”虽名闻天下，直至后来为何不乐的“手刀”所破，但在真正的掌剑修为上，冷血的“掌剑”虽不怎么为人所知，但肯定要远胜方中平的“掌剑”。

冷血的“剑掌”并不出名，因为那是他的杀手锏。

一个人的杀手锏，越是少人知道，越能达到杀手锏的效果。

同理，让人知道得太多的杀手锏，就未必能算是杀手锏了。

不过方中平的“掌剑”，是以掌作剑，把掌功练得可以发挥剑的威力，冷血则更进一步，把掌和剑合而为一，掌就是剑，剑就是掌，剑在人在，剑

亡人亡。

王小石的“凌空销魂剑”则不一样。

既没有掌，也没有剑。

他使的可以是掌，也可以是剑，忽掌忽剑，不掌不剑，但跟右手刀配合之下，他的左手便赫然是剑，发挥了剑的威力，而且还发挥剑所发挥不到的威力。

故此，王小石左手剑的威力，可以说是被右手刀逼发的，而他右手刀的威力，也是给左手剑引发的。

这种威力，令人叹为观止。

令人咋舌。令白愁飞只有一个想法：

——不知自己的“三指弹天”在王小石的“隔空相思刀”、“凌空销魂剑”一战，究竟谁胜谁负？

——若自己不能与这绝世奇刀、罕世奇剑一战，可以说是天大憾事！

王小石也一脸憾色。

“再打下去，我可不行了；”他拱手道，“四位就此停手，咱们无仇无怨，何必非分死活不可？”

四人互望一眼。

颜鹤发沉着脸色道：“错了。”

王小石知道四人必不肯干休。在世间里，有多少人勇于接战而又肯承认失败呢？他只有道：“那么……”

颜鹤发断然道，“我们不打了。”

王小石一怔，忙道：“承让，承让。”

颜鹤发截道：“什么承让，我们根本没有让，已尽了全力，但还是打不过你。”

他顿了一顿，才道：“我们绝对打不过你。我们输了。”

王小石反而大吃一惊，心中震佩：这四名圣手，不愧为成名人物，竟然眼输，当众承认战败。

颜鹤发接道：“不过，我们也很遗憾。”

王小石奇道：“为什么？”

颜鹤发微喟道：“因为我们保不住你了。”

王小石不明所指。

颜鹤发道：“因为七圣主已经来了。”他补充道：“刚才我们踏下去的时候，看见七圣主和五圣、六圣，已到了楼下。”

白愁飞暗吃一惊，有三人到了三合楼下，居然连自己也一无所觉！

只见邓苍生、任鬼神、朱小腰脸上都出现很奇特的神色。

有的像是惋惜，有的像在庆幸，有的简直是在幸灾乐祸，总而言之，他们的眼光都似在看几个临死的人最后一面。

王小石顿感不服气，哼声道：“迷天七圣主是什么人物，我早想拜会拜会。”

只听楼下一人稚嫩的声音道：“想见我，就滚下来吧。”

王小石笑嘻嘻的道：“我想见你，你滚上来吧。”

他这句话一说出口，眼前脚下，就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十八 空洞的人

突然间，他们所站立之处，轰然下坠！

他们就算想纵起、跳避、找落脚处，也完全没有用。

因为整块三合楼二楼的地板，一齐往下坠去，仿佛这二楼木板原本就架在虚无飘渺的地方，现在顿失所倚。

一时之间，所有的事物，连人带桌椅，包括四名剑婢和四名圣主，身子一齐往下沉。

尘烟四扬，那一大片木板轰然坠地！

白愁飞依然站立，飘然尘埃不沾。

他已闪到雷纯和温柔身后。

就是因为他的两只手指，温柔和雷纯才并没有扑倒。

四剑婢则跌跌撞撞，陈斩槐更摔了个仰八叉，四名圣主早有准备，所以并不狼狈。

唐宝牛则麻烦了。

他的块头特别大，在往下坠时，一时冲向前面，一时落到后面，拼命想把稳桩子，偏生马步又不争气，踉踉跄跄，几乎跌个饿狗抢屎。

张炭轻功较佳。

可是他更忙。

他忙着去抢救那五十七只碗。

五十七只空碗。

那是他吃饭的家伙，决不能打破。

这一干人随着木板，落到楼下，楼下已没有人，没有桌椅，仿佛都给人神不知、鬼不觉的移开了，只剩下一个空空的店子。

有两个人，都蒙着脸，正迅速飞掠到三合楼门前一人的身边。

这两个蒙脸人在弹指间便折下一切支撑着二楼地板的事物，然后即往七圣主身边倚立。

众人落地，惊魂甫定，只见朱小腰、邓苍生、颜鹤发、任鬼神都向门前坐着的那人恭声道：“属下叩见七圣主、关七爷。”

一时间，众人的注意力，全都在“七圣主”的身上。

“七圣主”——迷天关七，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

他们没有看到关七。

他们只看到一个空洞的人。

这个人并没有蒙面，也没有戴上头笠之类的东西。

你一看这个人，便知道他是一个完全“空洞”——这“空洞”，系指他的思想、感情、过去、现在、未来，甚至一切。

他的表情似在苦思，眉峰、鬓发上也似盖了雪花，但他却有一张孩子脸。

这张孩子脸与颜鹤发全然不同。

颜鹤发是保养很好，童颜鹤发。

这人却似长大到一个地步，就完全停顿了下来，他眼神的茫然，已经达到了空洞的地步，甚至他的五官和表情，都只让人有一种空洞的感觉。

这个人，是坐在一张能够推动的黑色椅子上。

这张椅子——与其说是“椅子”，倒是更似囚车——四面都是黑色的铁，像个铁箱子，人坐在里面，只露出个头来，就像是押解要犯一般。

不过，铁箱子只闭上了三面，有一面是打开来。那是正面。

因而，在场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这空洞的人，双腕之间，被一条斑褐色的锁链扣着，钢箍就在腕上，铁链长仅二尺，双踝之间，也有钢箍，扣着三尺不到的斑灰色锁链。

这个人，就像监犯一样。

众人见到了这人，只是他白皙得不可思议，想必是终年累月见不着阳光，心中都为他感到怜悯起来。

尤其是张炭。

他健康肤色与那人一相映照，更加对比强烈，他只看了那人一眼，就觉得很不舒服，更为刚才差点摔了一大交而不快，于是喝问道：“谁是七圣主？我们已下来了，还不滚出来！”

他这句话一说完，那空洞的人陡然抬头。

那人一抬头，张炭就吓了一跳，忍不住退了一步。

他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可怕的目光。

那么刚烈的目光，那么可怕与凌厉的目光，居然是从一对完全空洞的眼里发出来的。

厉光一闪而没。

张炭已一时说不出话来。

他心头有很奇怪的感觉。

他一向不想死。他活得十分愉快，也十分充实。他跟雷纯相知，因为曾经答应过她一句话，受过她一次恩，便誓要维护到她出嫁为止，跟这样一位红粉知音在一起，他的心情自然是十分愉快；何况他天天吃饭，这是他最大的兴趣，如果死了，便吃不到饭了，所以他从来就没想过死。

而且他还十分怕死。

能不死时，他尽量不死。

为了不死，他不惜哭，也不惜喊救命。

他从不希望结束自己的性命。

可是他只被那人看了一眼，忽然间，心头就似压了一块铅铁，几乎有点想去死。

死是一种万念俱灰的决定，不过那也只是个决定，跟决定生、决定喜欢一个人、决定使自己开心起来一样，都只是个决定。

不过，当“不如一死”这个念头生起来的时候，也同时是决定不再决定其他任何事情的时候——所以才有所谓：“求死是不能解决任何事情”之说。

张炭只被那人看了一眼，突然就闪过：“生不如死”这样的念头。

天昏黯灰沉，风卷云涌。

风是逆风。

烈风吹得众人几睁不开眼。

颜鹤发沉声道：“七圣主关七爷已经来了，休得无礼！”

众人心中都是一凛。

——这形同白痴般、囚犯一样、空洞的人，竟然就是名慑天下、神秘莫测、武功高绝、号令黑道的关七！

众人还是惊疑不定，忽听头顶上有人说道：“他是关七？还有没有关八？”

众人猛抬头，只见王小石一手攀住屋梁，往下注视，笑嘻嘻的看着下面

的人。

关七也抬起头来，眼神茫然。

王小石笑道：“可不是吗？还是你抬头看我在先。”说着飘然而下。刚才他听到外面有人喝令他滚下来，楼板立塌，他立即飞跃而起，攀住横梁，依然坚持让关七先抬目看他，他才肯下来，飘然落到关七面前。

关七也不生气，只迷迷惘惘的道：“关八，谁是关八？”脸上露出苦苦思索的神情，可是这一来，更显空洞。

站立在关七身旁，一左一右有两个人。

两个人都蒙着脸，像两尊铜铸的巨俑；右边的人，穿着宽袍肥袖，指掌全拢在袖里；左边的人，戴着鹿皮手套，看去手指比一般人几乎要长出一半来，谁都没有忘记这两人就是刚才把整栋楼像切豆腐一般拆下来的人。

长指的人忽趋近关七耳边，细声细气的说：“七爷，请下令。”

关七茫然道：“下令？下什么令？”

蒙面长指人道：“他们有辱圣主的威名，该下决杀令。”

关七眼中迷茫之色更甚，“他们胆敢辱我的威名？他们为什么要辱我的威名？”

蒙面高个子的氏指人道：“他们不仅褻读圣主威名，还阻拦圣主迎娶雷姑娘的事。”

关七脸上仍是一片惘然，“我迎娶雷姑娘？”

宽袍肥袖的人短小精悍，结实得像一记沉雷，干咳了一声，道：“雷姑娘就是‘六分半堂’雷总堂主的独生女儿。”

蒙面长指人不单是指长，身形也很修长。“圣主要娶雷姑娘，雷姑娘就是圣主夫人，圣主夫人就是你的夫人，可是，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却来阻拦。”

关七脸上已出现懊怒的神色，“谁是雷姑娘？”

修长个子用中指向雷纯遥相一指，道，“便是她。”关七看了一眼，忍不住看第二眼，看了第二眼，又禁不住看第三眼，越看，眼里的茫然之色逐渐消灭，取而代之的是温柔之色。

可是，这时候，场中已起了极大的变化！

原来那修长个子向雷纯遥指，白愁飞已横行一步，准备万一对方出袭，他可以及时出手。

他已经看得分明：这一高一矮一修长一精壮的五、六圣主，身分只怕要比前面四名堂主来得更高，而且武功也更莫测。

但他还是意想不到。

修长个子中指向雷纯一指，尾指也同时翘起；向雷纯那一指什么事也没发生，但尾指朝向处，一股劲风，陡然飞袭，一名蓝衣剑婢哀呼一声，额上溅出血丝，仰天就倒。

修长个子阴笑一声，令人不寒而栗。

三剑婢惊呼，见同伴印堂穴汨汨流出鲜血，又惊又怒，仗剑向修长个子冲去。

白愁飞知道这些人决非这修长个子之敌，急叱：“停步。”

那三剑婢因伤愤于同伴之死，不管一切，仗剑要冲去拼命，唐宝牛不忍见她们去送死，连冲几步，双手一探，抓住两名剑婢肩膊，道：“别去！”

那两名剑婢都是年轻女子，而今被唐宝牛一对大手，搭在肩上，正是寸

步难移，心中羞愤，同时返身，一左一右，啪啪两掌，掴在唐宝牛脸上。

唐宝牛哗哗大叫：“你们怎么打人！？”抚脸呼痛不已。

菊衣婢女气呼呼的道：“谁叫你不规矩，教你知道厉害！”

张炭见唐宝牛抓住两名剑婢，他也长身拦住另一名梅衣剑婢，忽瞥见一旁的唐宝牛吃上耳光，果尔梅衣剑婢也一掌括来，他连退两步，闪躲得快，嘻嘻笑道：“前车可鉴，万幸万幸！”不料，得意中一脚趾踩在温柔脚上。

温柔见那修长个子一出手便施暗算，杀了蓝衣剑婢，温柔自是大为震怒，她正要冲出，却被唐宝牛庞大身形拦住。她的轻功甚佳，一闪而过，不料刚好给张炭陡退之时，踩了一脚，痛得入心入肺。

温柔这下心头火起，抬腿就给张炭臀部一脚：“死东西！敢踩本姑娘的脚趾！”

张炭忽然踩着温柔，乍然返首，只见一张脸轻嗔薄怒，美得忘了形，心中不知怎的同时忽然想到两个本来实在不相干的句子：“阿弥陀佛”和“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忙不迭想道歉，岂料“对不起”尚未出口，温柔已一脚踹来。

饶是他躲得快，不致屁股挨踢，但腿肚子也给温柔蹴了一下，踉跄了几步，怪叫道：“你这算什么……！”

这一来，梅、竹、菊三剑婢都无人相拦，又持剑冲向修长个子。

白愁飞眉心一皱，向雷纯道：“快喝止她们！”

雷纯不徐不疾的叫道：“不要去。”

梅、菊、竹三剑婢陡然止步，竹剑跺足抗声道：“小姐，兰姐她不能白死……”

雷纯眼中也含怒愤之色，但平静地道：“白公子和王少侠会为我们讨回个公道的。”王小石早已一步跳出来，向修长个子戟指喝道：“你为什么动手杀人？”修长个子阴声道：“既然动手，便应杀人；不杀人又何必动手？”王小石怒道：“好！你可以随便杀人，我可以随时杀了你。”修长个子似乎在垂目端详自己的手指，“一个人如果有本事随时杀人，他就有权随时把人杀死，只可惜你没有这种本领，所以你能作一个被杀的人。”王小石怒笑道：“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杀人的本领？”修长个子傲道：“因为你遇到我。因为京城里没有你这号人物。”他阴恻恻的道：“你自废一臂一腿，滚出京城去，我们‘迷天七圣’或可饶你小命！”王小石忽然笑了起来。怒笑。白愁飞也在笑。傲笑。从来没有一个人笑起来的时候，会像他那么傲慢。唐宝牛看在眼里，也很想笑上一笑，在旁的张炭就问道：“喂，你傻笑什么？”唐宝牛为之气结。修长个子也为之气结。因为他听到王小石跟白愁飞的对话。“你有没有听见他说什么？”王小石问白愁飞。“他在交代遗言。”白愁飞说。“他错了。”“他错得很厉害。”“本来，我们来这里，是保护雷姑娘，无论哪一方胜，哪一方败，都不必杀人拼命。”“本来是是的。”“可是，这个人一来，就杀了一个全不相干的女孩子。”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白愁飞冷峻地道：“欠人性命，还人一命，这是江湖上千古不易的道理。”

“对，他既然杀了人，就得准备被人杀；”王小石道，“所以，这交手已跟先前的不一样。”

“刚才是比试，现在是定生死。”

“既然如此，这儿一切，就请二哥料理照顾。”王小石拱手道，“我先

上一阵。”“对不起，这人一命，该我来取，你来照应大局。”白愁飞长飞拦在王小石面前，坚定地道。

“这……”

“刚才你已上了一阵，这阵该轮到我来。”白愁飞双眼一直盯着修长个的手指，“何况，他这一指，揉合了‘落凤掌’、‘卧龙爪’两门绝学，已失传多年，我算是看走了眼，他在我面前杀人，这事理应由我揽上。”

“二哥……”

“就算你对我没有信心，也应该相信我的‘惊神指’，”白愁飞道：“你放心，今天来的高手，还多着呢。”

两人谈话间，简直是把修长个子当作一个死定了的人，只在讨论由谁下手而已。

气恼之外，更令修长个子心惊的是：自己揉合两大绝学“卧龙爪”和“落凤掌”所创的“落凤爪”，竟给这倨傲的青年一眼看穿！

修长个子突然有一种特异的感觉。

他必须要杀死这一个人。

否则，总有一天，他会被这人所杀。

忽然之间，两个人的命运就像交织在一起，谁必须杀死谁，其中一个必死在对方的手上。

三十九 三指弹天

白愁飞洒然行了出来，顿感觉到风势强劲。

“你是谁？”白愁飞傲慢地追，“我手下一向不杀无名之辈。”

“你又是谁？六圣主手下一向不杀无名小卒。”修长个子说，但他立即发现，他的话已不知不觉的“模仿”了眼前这个做岸的年轻人。

“原来是六圣主，”白愁飞冷峭地一笑道，“那你不算是无名之徒，只不过是见不得人的东西。”

六圣主怒极，但他很快的就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你知道我们‘迷天七圣’这次总共来了多少人吗？”

白愁飞只见大街小巷，连一个人也没有，只有狂风卷沙，吹得一些木门家具吱嘎作响。

“这趟来了两百一十七人，都是我们的精兵，”六圣主得意地道：“何况，还有七圣主亲临。”

然后，他下结论：“你胆敢说出这种话，你是死定了。”

白愁飞突然笑了起来。

“你真可怜，”他道。

六圣主的怒意又陡升起来。

这次，他几乎压制不住自己。

“你为了威吓我，不惜抬出带来的一班乌合之众，又怕得罪关七，慌忙抬出他来压阵，诚惶诚恐，既怕风大又想起浪，我真为你感到丢脸，”白愁飞的语言如尖刃，“究竟你是没有信心，还是想找帮手？”

六圣主尖啸一声。

他从来没有感到那么愤怒过。

他的身形一晃，可是，在他身旁那名短小精悍那五圣主，却突然“弹”了出去。

说他“弹”了出去，他真的似在极强力的机簧上“弹”了出去的。要不然，任何腾动，都没有这种声势。

甚至还发出剧烈的破空之声。

他第一个掠过的人便是王小石。

他的手已自衣袖里“拔”了出来，就像拔出了什么利器，隔空发出一掌。

他的手掌又短、又粗、又肥、又厚，而且手指奇短，短得几乎只有常人的第一指节。

王小石双掌一挫，硬接一掌，正要揉身而上，拦截他的来势，陡然，发现这一掌有三重可怕的威力，同时逼发。

第一层是掌力，波分浪裂的掌力。

第二层是阴劲，惊涛骇浪的阴劲。

第三层是毒力，排山倒海的毒力。

接掌的人，就算能抵得住掌力，也会被他掌力所蕴含的阴劲而分筋错穴，就算也能抵挡得住他的阴劲，也会为他掌力阴劲所带出的毒力所制。

王小石连忙敛住心脉，飞退。

五圣主已到了唐宝牛和张炭头上。

唐宝牛长空掠起，作势一拦。

他块头大，这一拦可说是飞鸟难度。

可是他们人才腾起，左脚已被任鬼神一把握住，往地上拖。

唐宝牛天生神力，任鬼神这一拖不下，反被他往上空扯，双脚离地。

邓苍生这时也及时掠了过来，一把抓住唐宝牛的右脚，两人一齐合力把唐宝牛往地上扯，但唐宝牛力大无穷，竟把二人一齐扯到半空。

三合楼只有两层楼，二楼已塌，他们纵了上来，唐宝牛为了跟这两人比力气，施出了蛮劲，竟窜上了老半天，撞破屋顶而出，然后才落了下來。

但他已忘了，自己为了什么窜上来的。

张炭跺足冷哼，他知道该由自己拦住五圣主了。

他的五十七个空碗，忽尔合而为一，变成一条碗柱，像棍子一般飞扫五圣主。

五圣主掠势急变，但张炭的碗柱也急变。

五圣主纵到哪里，他的碗就拦到那里。

可是他的碗往上攻，胸腹之间，几乎被颜鹤发的一双铁爪，抓成了千疮百孔。

颜鹤发已然欺近，张炭顾不得拦阻五圣主，五十七只空碗一分为二，便成了两条碗鞭似的，远攻近守，封截颜鹤发的攻势。

五圣主已到了温柔身前。

温柔等着有出手的机会，已等了好久了。

她一跳就跳了出来，沉马、甩发、扬刀，娇叱道：“呔——本小姐——”倏地，纤细的人影一晃，朱小腰一掌拍来，刁、拿、扣、弹，已夺去了她的刀。

温柔气极了。

朱小腰一招得手，冷笑疾退，但人影倏闪，急攻她的咽喉。

朱小腰一怔，忙回刀封切，温柔变招急切朱小腰的手腕。

朱小腰一笑道：“还你又如何？”弃刀反击，掌攻温柔腰肋。

温柔的身形，像鹅毛遇急风一般，陡然飞退，又扬刀霍霍，舞了几个刀花，叱道：“鼠辈！胆敢暗算本小姐！来吧！”

朱小腰倒是心中自惕：这小妞武功稀松平常，但刀法倒是俐落，如果肯痛下苦功，这套刀法决不可小觑；更须提防的是她的轻功，仿佛就是“天山派”的“瞬息千里”身法，自己夺刀后旋又被对方所夺，就是没料到对方的轻功如此快而无声，险些失着。温柔失刀，面上大大无光，幸仗着小巧身法，及时夺回兵器，只想跟朱小腰一拼，浑忘了拦截五圣主的事。梅、菊、竹三剑婢，同时出剑，刺向五圣主。这一剑九式，只要一剑既成，三剑回旋，即成阵势，就算是武功比她们三人合起来都高的人，也得为剑阵的威力所制。可惜她们少了一人。兰剑已歿。五圣主一掌就把三人扫了出去。他已到雷纯身前，本想一把揪住她。可是雷纯很定。定得很美。美得很灵。灵得很定。大敌当前，危机四伏，她一点也没有慌张，一双幽灵若梦的眼，正凝向五圣主。五圣主一呆。连他这样凶戾的人，一时也不敢生冒渎之心。五圣主当下一揖道：“得罪。”化掌为指，想点倒雷纯。可是他的手才一动，忽听背后有人说道：“小心了，从现在起，你只有退，一直退到你原来的地方为止。”这句话一起，他就看见剑光。听见剑风。发现剑气。以手发出来的剑光、剑风、剑气。这句话说着的时候，他就开始在退。无论他招架、闪躲、逃避、反击，都没有用。如要保命，只有退。这句话说完的时候，他已退到原来的地方——关七的身边。然后他才能喘一口气，看见向他出剑的人，正是王小

石。

笑嘻嘻、无所谓、无可无不可的王小石。

他现在完全相信，如果刚才王小石要杀他，决非难事。

如果王小石还加上“相思手刀”，要杀他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

他发现身边还有一个人。

那是六圣主。

可是六圣主已完全换了个样子。

他几乎认不出是他了：因为六圣主的一身衣衫，破烂零碎，已跟行乞了二十年的叫化子没什么两样。

也许所不同的是：六圣主的衣衫，只破烂，而不脏。

其实，六圣主在尖啸的时候就动手。

他一晃身就到了白愁飞的身前，但这一晃身的功夫，他已隔空攻出六指。

六指破空，如剑气般飞袭白愁飞。

两人距离愈近，指劲越是厉烈。

白愁飞笑了。

他捋袖。

举起左手。

伸出尾指。

然后反击。

他每一扬指，就有二震，在他第一震的时候，六圣主已攻到第六指。

六圣主压根儿没有攻出第七指。

因为他攻不出。

白愁飞一出指，破空四射，六圣主只有闪躲。

用尽一切办法闪避。

白愁飞一轮急攻，尾指再加上无名指，六圣主退得越远，却感觉到对方指风，越是剧烈。六圣主衣衫已被指劲切碎割开，狼狈异常。六圣主一面疾退，一面闪躲，但全力往关七的铁椅那儿靠拢。白愁飞明白他的意思。六圣主是向关七求救。白愁飞也不知是无意抑或是特意，其中一指，破空攻向关七。关七一脸茫然，然后他的手像捧起一杯茶送进嘴边似的，这动作做得不徐不疾，不速不变，只是一个极平常的动作。可是白愁飞立即感觉到自己这一指宛似泥牛入海，指劲不但一点效用也没有，而且像在突然间消失了。白愁飞心头一震，收指，不再追击。关七脸色依然惘然。眼神却不那么空洞了。他一直望着雷纯，脸上竟出现温柔的神色来。他化解了白愁飞那一指，自己似乎也并不知道。这时候，大家都停了手。六圣主死里逃生，十分凶险，气喘呼呼的向白愁飞怒指道“你这是……什么指法？！”“‘惊神指’。”白愁飞调侃似的说，但全心戒备着关七，“‘惊神指’里的‘三指弹天’，我用的只是尾指，威力最小的手指。”六圣主厉声道：“江南霹雳堂的雷卷，是你什么人！”白愁飞道：“你不配问。”“我可不可以问你们一件事情？”这声音很细、很嫩，甚至很幼稚，问得也很客气、很得体、很婉转，甚至很空洞、很没有信心的样子。这却是关七向他们问的话。白愁飞呆了一呆，道：“请说。”王小石也过来，站在白愁飞身边：“请问。”“雷姑娘是我的夫人，你们为什么要拆散我们？”关七这样问。堂堂“迷天七圣”的领袖居然问出这样的话来，一时间，白愁飞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王小石忙道：“因为雷姑娘不答应。”

关七惘然道：“是雷姑娘不答应吗？”他远望着雷纯，轻轻地问。

雷纯在远处坚定地道：“我不答应。”

关七道：“为什么？”

白愁飞冷笑道：“你知不知道，你想要知道的答案，会令你很难堪？”

关七道：“我不管。我要知道答案。”

白愁飞扬声道：“好——”正要说几句伤人的话。

王小石忙截道：“因为雷姑娘已订了亲。”

关七迷茫地道：“谁要雷姑娘订亲的？”

张炭抢着道：“是雷总堂主。”

关七茫然道：“雷总堂主？”

六圣主忙俯身道：“就是‘六分半堂’的首领雷损。”

关七仿佛在苦思些什么，然后又问：“雷姑娘限谁订亲？”

王小石和白愁飞对眼前这个苍白的人，都诧异起来，忙着观察，反而没有答话。

唐宝牛见张炭开了口，他也大声地道：“是苏梦枕！”

关七恍恍惚惚地道：“苏……梦……枕……”仿佛这个名字很熟悉，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是什么人。

五圣主也压低声音道：“是‘金风细雨楼’的楼主苏梦枕。”

“哦，是他。”关七向雷纯摇摇的说：“雷姑娘，你不必为难，你既然已订了亲，我也不会怪你——”

然后他轻描淡写的加了一句：“我会叫雷损改变主意，命苏梦枕主动退婚，这不就得了！”

这句话一说，一众皆惊。

“你来。”关七居然还向雷纯招手，“我现在就带你走，带你回去。”

白愁飞的脸色变了。

变得更白。

他越怒，脸色越白；酒喝得越多，脸色越白；人杀得越多，脸色也越是白。他肤色白皙，给人一种干净、逸雅、出尘的感觉，跟关七的白，并不一样。关七的白，是不健康的，仿佛失去了生命、失却了血气。可是也有一些相同。两人的白，都令人感觉到一股杀气。凌厉的杀气。白愁飞的脸色开始变白，手指也变白，使得手背上的青筋更显分明，突露的指节更加修长。“你这句话，只有两种人才说得出来，”白愁飞道，“疯子或白痴！”关七的眼光突然盯住白愁飞，陡然尖声道：“你说我是疯子？！”白愁飞跟他对望了一眼，突然生起了一个奇异的感觉：死！

四十 惊蛰

死，对白愁飞这种人而言，几乎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他一向遇强愈强，遇挫愈猛，他的生命力顽强得几乎可拒绝死亡。可是他现在却感觉到了。只是因为他望了关七一眼。一种强烈的空洞感觉，使他想到死。他倏然出手。扬手一指。中指。锐风破空而出。他必须杀人。——以别人的“死”，来制止自己的“死”意。指风比快还疾。比刀还锐。比暗器还暗器。比可怕还可怕。“凉神指”带起一点指劲，但就凭这一缕指风，就足可穿山裂石。指风急取关七的印堂。关七咬牙切齿，喃喃自语，似没看见这惊神活鬼的一指。陡然，指风急折。指风飞袭六圣主。六圣主不虞此着，大叫一声，避，来不及，闪，来不及，躲，来不及，招架，更来不及，陡地，关七的双手一展，砰地的一声，在他身侧的两块铁皮，飞震而出，撞在左边六圣主、右边五圣主身上，两人都飞跃出数步。

“哧”的一声，白愁飞激射向六圣主那一指，只擦过他的右臂，不致丧命当堂。

五圣主跃出数步之际，才觉耳际一疼。

原来白愁飞向六圣主发指之际，尾指又发出一指，无声无息的攻向自己。这毫无征兆的一指，要比锐不可当的一指还可怕。

要不是关七及时把他震开，五圣主的脸上只怕就得多出了一个窟窿。

五圣主惊魂未定，犹有余悸。

六圣主痛得闷哼一声，抚臂踉跄。

白愁飞见关七看似痴呆，但扬手间破去自己的攻势，心中一凛。

他杀不着五、六圣主，那一股“死志”，便消解不去，心中飘忽忽、沉甸甸的，很不舒畅。

关七却仍在问：“你敢说我是疯子？！”

“我不敢。”白愁飞有意要激怒这个人，并且要激他出手，“你岂止是疯子？简直白痴！”他想试一试他的实力，也想试一试自己的实力。

关七尖叫起来。

像女人遇到极恐怖的事尖叫起来一般。

他一叫，人人的耳膜都似被尖刃划过，掩耳不迭，关七霍然而起，厉声戟指道：“你说什么？！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白愁飞见他一指，以为他要出手，忙一闪身，却发现对方指不带劲，一时间，脸上很是挂不住了一阵子，只冷笑道：“你杀得了，尽管杀，只怕你杀不了，为我所杀！”

没料关七听了这几句话，脸上又呈现一片茫然，喃喃地道：“我杀得了人，人就为我所杀；我杀不了人，我就被人所杀。”他仰首望天，惨笑道：“我控制得了人，人就为我所控制；我控制不了人，我就为人所控制……”他一面语无伦次的说着，手脚镣链，扯动得轧轧作响。

白愁飞再不打话，立意要一试关七的功力，四指一屈，中指一突，哧地射出一指，弹向关七眉心。

关七仍在道：“我胜得了人，人就为我所败，我若胜不了人，我就得为人所败。”他说着，不慌不忙，举起双手，一前一后，食中二指，各在脸前、脑后一夹，白愁飞攻出去的指风，就似冰块遇上铁钳似的，突然粉碎于无形。

原来白愁飞那一指，表面上是攻敌手正面，但指风中分两缕，另一道暗

取敌手后脑，这一指只做“大寒”，至于先前的一指，左攻六圣主，暗带另一指劲暗取五圣主，则名为“小寒”，都是“惊神指”中的廿四绝招之一。

不过，关七看来迟钝，但举手立破，而且嘴里还喃喃有词：“我欺得了人，人就为我所欺；我欺不了人，我就为人所欺……”白愁飞已到了他身前，突然发动攻击。

王小石这才知道自己错估了白愁飞。

他一直以为白愁飞指法厉害、轻功一流，却不知道他的武功之博之杂、之精之奇，已到这等匪夷所思的地步。博杂精奇还不是最巧妙的，张炭就可以轻易做到，但白愁飞在每一招中，更加上了他自己的演绎与创意，也就是说，每一招每一式在他手上使来，要比前人更具威力，更无瑕可袭。

白愁飞一到了关七身前，就仿佛变成了四个白愁飞。

四个白愁飞，在关七身前身后、身左身右出袭，忽前忽后，修东倏西，每一招攻出，都是某一门派的绝学，他攻了三十七招，但无一招重复，无一门派相同。

关七开始嘴里还说着话：“我骗得了人，人就为我所骗；我若骗不了人……”至此忽止。

因为他要拆封白愁飞的攻势。

封架到第十八招，关七忽然做了一件极为惊人的事。

他突然整个人倒转了过来。

他的人仍在“铁箱子”里，只是头下脚上，双手仍铐着铁链，双脚也是锁着铁链，更惊人的是：他以手立着，以脚拆招。

也就是说，他以足代手，以手代足。

他用脚封架，用手飞“踢”，数招间，白愁飞已感吃不消。

三十七招一过，白愁飞脸色全白，仍在力战，王小石蓦然发现一件事情。

——不是白愁飞要打下去。

——而是白愁飞退不下来！

关七拳脚调转，逆施倒行，出招交车间全不合常理，完全无法预料，形成了一种极可怕的招数，虽然大失武林宗主的身分，但却比很多好看的招式都可怕、实用、绝妙得多！

绝妙得连白愁飞也应付不过来。

他脸色已越来越白，比纸还白，比雪还白，比白更“白”。

王小石正要上前帮助，白愁飞已长啸一声，再度攻出了他的“惊神指”。

天雷忽起。

大地浮沉。

天上雷鸣电闪，一道道强光，裂苍穹而出，震苍生而鸣。

地上狂飚忽起，仿佛潜伏地底的怒龙，裂土而起，上七重天、升九万里，势所无匹！

“惊蛰”！

“惊蛰”一出，关七的人整个都变了。

变成一个狂热、狂喜、狂炽的人。

他仿佛全身都在燃烧。

被一种阴寒的冰火所燃烧。

他仍然头下脚上，迎上惊神指之“惊蛰”。

几乎是大、二、三、四、五、六圣主，一齐大叫一声：“七圣主！”

关七整个人飞了出去。

白愁飞破空而起，紧蹶而上，锦衣在乌云密布中飘飞若舞，煞是好看！他指上使的“惊蛰”，要趁此急取关七。

就在这时候，关七又炮弹般弹了回来，迎上了他。

关七苍白的脸，黑沉的衣，突然发亮。

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奇异的力量。

不是煞气，煞气没有那么勇猛。

不是罡气，罡气没有那么精进。

不是元气，元气没有那么锐烈。

不是邪气，邪气没有那么刚正。

不是正气，正气没有那么张狂。

不是杀气，杀气没有那么充沛。

这似是剑气，也似是真气，来自关七体内，发自关七手中，直攻白愁飞。

关七这一出手，神情立变。

他脸上近痴近呆的神色又变了，变得像云端里的一方神祇。

他又回复了神态，以脚立足，以手攻防，他这道无形真气一出，白愁飞脸色苍白，左右双手，尾、中、拇三指，同时射出锐劲，指风破空，漫天锐射，要划破关七的气墙。

王小石啊了一声。

唐宝牛看出情势不对劲，忙问：“这是什么指法？”王小石涩声道：“指法再好也没用，因为关七竟会……”一时说不下去。

张炭目不瞬睛的道：“难道是……‘破体无形剑’？！”

他本以为白愁飞使出各家各派的武功，而偏又能自创一格，加上他自己的诠释，使得每一招更加完美，他早觉望尘莫及，但见白愁巨和关七拼下去的招式，更是目瞪口呆。

王小石长吁一口气，道：“是‘破体无形剑’。”

张炭倒吸一口气，赫然道：“真的是‘破体无形剑’？！”

王小石肃容道：“而且还练成了‘破体无形剑气，！”

唐宝牛骇然道：“破体无形剑气？！”正要再问，忽听到拔剑的清吟。

可是他手上没有剑。

张炭也没有。

王小石也并没有拔剑，但拔剑的声响却从他身上发出来，就在他的左手自袖子里抽出来的时候。

这时候，也正是白愁飞左手三指，攻出“小雪”，右手三指弹出“初晴”之际。

“小雪”、“初晴”，是“惊神指”中的两招杀着。

白愁飞出道以来，把这两记杀着用作对敌，这还只算是第一次。

关七的“破体无形剑气”，遽尔遇上“小雪”、“初晴”的指劲，接了一接，也无声响，忽然间，两人都住了手，关七回到“铁箱子”里，兀然一掌拍在自己的天灵盖上，白愁飞退了十七八步，反手点了自己身上几处穴道。

然后，关七耳际淌下两行鲜血。

血红肤白，分外分明。

温柔喜得柑掌欢呼道：“大白菜，你赢了！”她不知从何时起已替白愁飞取了这样一个外号。

可是她话未说完，已换作惊呼。

因为白愁飞鼻端淌下两行鲜红。

而且他身上至少有七处地方，正慢慢渗出了血迹。

王小石上前一步，低声道：“二哥……”

白愁飞脸上傲气更盛，冷哼一声，冲天而起。

他的身法，竟比未受伤前更剽悍、轻灵。

他双手急弹，从“立春”、“雨水”、“春分”、“清明”、“立夏”、“小满”、“芒种”、“夏至”一路急弹过去，身形过处，惨叫立起。

这街上的檐角、围墙、草房、院落、屋面、脊头、瓦坡、仓室、总门，全掉落下来，每人中了一指在眉心穴上，全都活不成了。“迷天七圣”在大街小巷里里外外，真不知埋伏了多少人手！

白愁飞这一轮急指，一口气连杀十三人，杀意大盛，心头“死志”急消，精神抖擞，神威陡发，再振神功，双手合指，以“冬至”正面攻向关七。

“冬至”一起，全场的人，只觉寒风刺骨，如下了一场至寒的雪。

关七双目陡睁。

关七双目一开，射在白愁飞脸上，白愁飞宛如着了暗器，猛地一个大仰身，关七双手一合，“破体无形剑气”，比先前更加猛烈，已截断“惊神指”的“冬至”指劲，飞斩白愁飞人头。

白愁飞知道这是生死关头，只好全力以赴，发出了“三指弹天”。

原来“三指弹天”，是白愁飞惊神指法里的三记绝招，也是绝招中的绝招。

这三道绝招，有三个不同的名字：

“破煞”。

“惊梦”。

“天敌”。

白愁飞轻易不用这三指。

因为这三记指法，每用一记，真气便要消减一分，而且，在别种武功上，真气的耗损，只要有适当的运气调息，便可补充，“三指弹天”则不然，纵然能杀敌，也必自伤，所耗损的真力，永远无法填补。

所以非不到不得已，白愁飞决不使这三指绝招。

现在他已没有选择。

他要施出“破煞”。

白愁飞脸色更白，半身微塌——“三指弹天”施展时，竟与当年的天下第一大帮主桑书云的“长空神指”出招时，颇为神似。

至少，“长空神指”和“三指弹天”，都是极消耗体力真元的内家指劲。岂料白愁飞指未弹出，忽觉金风扑面！兵刃破空而至。却不是攻向他。而是攻向关七。划风而至的兵器是剑。但这剑不是剑。而是手。王小石的手。左手。这便是他的“凌空销魂剑”。他以这一把不是剑的剑，轻易败退四大圣主，而今却是硬碰关七的“破体无形剑气”！关七的剑，也不是剑，王小石的剑，更不是剑，可是，只怕世上任何的宝剑名剑，都发不出这样的剑气、这般的剑风！“破体无形剑气”与“左手凌空销魂剑”比拼的结果是怎样？这一场的结果，不但武林中人都想知道，连同不是武林中人，也一样想知道。——到底结果是怎样呢？结果是一连几个变化。快，而且不容思虑、喘息。甚至只要你一眨眼，你就什么都瞧不见。王小石的掌剑，劈在“破体无形剑

气”上，他的右手也立即砍下，“右手隔空相思刀”同时发出！可是他仍抵御不住。几乎在同一刹那间，他已拔刀。弯弯秀刀如深深的眼、清清的眉。他一刀挥出，像一道岁月的梦痕。

这一刀，是真刀。

刀砍在“无形剑气”上，竟然发出清澈的长吟。

“破体无形剑气”依然割体逼进。

王小石丝毫没有犹豫。

也不能犹豫。

他拔出了剑。

那一柄带着三分惊艳、三分潇洒、三分惆怅和一分不可一世的剑，和使出那种惊艳、潇洒、惆怅以及不可一世的剑法。

剑光迎向剑气。

“嚓”地一声，剑气中分，又回到关七手上、身上。

就在这时，关七双手发出了一阵清脆的碎裂声响。

原来，他双臂自接了白愁飞的一指“冬至”后，已结了一层几近透明的薄冰，经王小石“手刀”、“掌剑”和相思刀、销魂剑一震，才告碎裂。

关七耳际的血痕，已越来越浓，并滑过面颜，凝聚在颌尖，有的还淌到颈上，与他出奇白皙的肌肤，映成强烈的对照。

关七突然咳嗽起来。

剧烈的咳嗽起来。

他一面呛咳着，“破体无形剑气”，第三度运聚推进，而且，要比前两次更强更盛更霸道。

王小石怔住了。

对方只一招、就逼得他刀剑齐出、手刀掌剑齐施。

可是对方仿佛全无损伤。

“破体无形剑气”当头砸下，人影一闪，只见一道令人顿生洒然之感的身影，仗着洒然出尘的身法，迎上了剑气。

这人当然就是白愁飞。

他拇指一捺，尾指一挑，中指急弹，使出了“三指弹天”中的：

“破煞”。——煞，是不是可以破得了？——剑气，何时才可以消？——仇恨，究竟有没有了结？——人世间的斗争，几时才可停息？这些问题，谁都会问，谁都在问，谁都能问，但问的人一样在恨，一样在斗争。因为斗争和恨，是亘古以来人的特性。这点特性，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一样存在。幸好，人间也还有和谐与爱。温情和义气。所以王小石为白愁飞接下无形剑气。白愁飞也为王小石硬拼破体无形剑。

四十一 相思的刀·销魂的剑·惊梦的指

白愁飞的“破煞”一出，关七突然不见了。

只见黑影一闪，已越过众人的头顶。

白愁飞脸色陡地全然煞白。

白得几近透明。

他所发出的指劲，在空中响起一阵如同巨木轰然而倒、马车急转险弯的厉啸。

“破煞”的指劲，陡地拐了一个大弯，仍追袭关七的背后。

关七却到了雷纯的身前。

唐宝牛和张炭都要阻拦，但被一股寒莫能御的劲气震开，不但唐宝牛和张炭被震退，连在一旁的颜鹤发、邓苍生、任鬼神也全被震出数步。

关七已到了雷纯身前，说：“你不要怕，我来接你回去。”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十分的温和，本来满布全身的先天无形剑气，忽然消散无踪。

雷纯没有感觉到害怕。

她清灵的眼眸里，并无恐惧之色。

她也不知道，她并不害怕，是因为她胆大，还是她从他眼里，看到的不是“死志”，而是“爱意”。

温柔在这时际倏然抢了近来。

她一刀就砍向关七。

白愁飞大叫一声，硬生生把发出的指劲收回！

因为雷纯在、温柔也在。

就算这一指能毁了关七，可是温柔和雷纯也必受祸殃。

“三指弹天”的威力，决不可虚耗。

白愁飞只有硬生生地把指劲硬生生的收回。

王小石眼见白愁飞如受重击。

他鼻下的两行血迹更为深浓。

王小石也不能顾应白愁飞，因以关七的功力，要杀温柔，只怕易如反掌。他得要马上阻止。

关七这时正说向雷纯：“你跟我走。”并伸出了苍白、修长、颤抖着的手。

雷纯坚定的道：“不。”

关七一震，温柔已一刀砍了下来。

不知道关七是没有闪，还是闪不开，这一刀砍个正中，身上立即冒血。

温柔手上的“星星刀”，与雷损的“不应刀”，并称武林，正好可以克制关七的护身罡气，何况关七一见雷纯，就忘了以罡气护身。

关七闷哼了一声，目光忽然变了。

他瞪了温柔一眼，温柔一刀命中，正在得意非凡，猛地与他目光一触，心中一惊，关七已劈手抓住她手上的刀。

雷纯急叫道：“你不要伤她。”

关七一听，不由自主的放开了手。

温柔正在用力抽刀，关七陡然放手，她一连退了七、八步才站得稳步子。这时王小石已到了关七身前，拦在温柔与雷纯之间，倏地出刀。

他仍然没有拔刀、只发手刀。

他并不觉得应该要杀死眼前这个似疯半癫的人。

他一共发了六刀。

六刀的方向都不同，角度也不一，这六刀叫做“踏破贺兰山缺”，六刀齐出发，就算是六十个敌人在前面，也一样为得他所逼退。

关七半步不退。

他的伤兀自在冒血。

他的人依然神不守舍。

可是王小石手刀攻到哪里，他手腕间的钢链就拦到那里，王小石每一刀砍下去，都砍在他的链镣上。

这链镣也不知是用什么精铁制成的，王小石砍了几刀以后，手就开始发麻了。

雷纯叫道：“小心，不要替他砍断链子！”

王小石这才猛然省起，出手一顿，关七怒吼一声，一掌向他劈来。

王小石想闪，可是竟然闪不开会。

他惟有硬接。

这一接之下，一股无形而无匹的罡气，直把他推动，王小石飞退，退得太快，连双脚也离了地，可是两人的手掌，仍然连接在一起。

只要王小石背后撞上了实物，关七掌中的“无形剑气”，就会全然尽吐。

王小石很清楚如果对方内力尽吐，以自己的内力修为，只怕很难能够接得下来。

就在这时候，朱小腰和颜鹤发一嫩一老两个声音同时叫了起来：“七圣主，小心！”

白愁飞已飘到了关七的后面。

他的“破煞”一式，已向关七的背门攻了出去。

关七霍然返身。

他的身子本在向前疾掠，但却要停就停；他的手掌跟王小石的手刀粘在一起，但要撒手就马上撒手。王小石不想撒手，换气运劲，巧打急攻，刀封剑拦，就是不许关七抽手。

关七霍然回身，单掌一招，封住了白愁飞的三只手指。

然后两人都停住了，震住了，僵住了。

白愁飞的脸色白得更悽厉。

关七的脸上渐渐发青。

谁都看得出来，关七以左手轻描淡写的化解王小石的“相思手刀”，这是动的、瞬息千变的；但是与白愁飞的“三指弹天”比拼内力，这是静的、最耗损内力的。

这种比拼，一方败了，只怕不死也得落个重伤，甚至功力尽废、生不如死。

王小石一连急攻十一招，但关七头也不回，便已拆解，他心里发狠，左手已运起剑掌，一时也不知发好、还是不发。

雷纯清叱道：“王少侠，不可妇人之仁！”王小石闻言一醒，心里暗叹，一剑向关七背后肩膊发了出去。

奇怪的是，其他六圣，只聚精会神的观战，并不过来相帮。

王小石当然明白。

以颜鹤发、未小腰、任鬼神、邓苍生以及五、六圣主的功力，要冲过来围攻他和白愁飞，只怕唐主牛、张炭和温柔及三剑婢是绝对拦阻不了的。

——以二敌一，胜之不武。

所以王小石那一掌只用了五成功力。

这一记“剑掌”，就劈在关七的背胛上。

这一掌砍下去，关七的那一条胳膊，肯定是废定了的。

不料，变化遽然而生。

关七受了这一掌，淬然尖啸起来。

他的声音高昂悽厉，只见他脸上青筋贲突，掌力一吐，白愁飞全身一震，闷哼一声，蓦地吐了一口鲜血。

王小石的右手刀也觉得有一股极大的潜力摄来，赫然是他所发出的剑掌之力！

关七的“破体无形剑气”，竟已到了将敌人打击在他身上的内劲，化成了他本身的内力，反击敌人。

王小石砍关七那一掌，等于把自己的剑掌内劲，注入关七的无形剑气内，齐攻向白愁飞！

这无疑百上加斤。

幸好王小石不想毁掉关七，只用上五成内力，而其中一成，回环反袭他自己，王小石一时也应付不来。

这次他知道是生死关头，不再容情。

他立即拔刀。

那一柄小小的弯弯的相思的刀。

真刀。

好刀。

宝刀。

他一刀就向关七的肩膊砍去。

他砍的仍是肩膊。

他仍不想杀人。

关七抵住白愁飞三只手指的右掌，突然收了回来，白愁飞脸色惨白，形同虚脱，全身一阵轻颤，退了一步，再退两步，摇晃一阵，又退了一步。

关七的双掌一合，已扳住了相思刀。

对付相思刀，他可是不敢以肉体硬接。

看到相思刀，关七眼中可燃烧着一种难以形容的狂喜、说不出来的狂热，就像乍见多年不见而丰采依旧的情人。

王小石空有绝世刀法，竟挣不开关七双掌合夹之下。

王小石只有拔剑。

销魂剑。

剑挑起三分惊艳，掠起三分惆怅，亮起三分潇洒，激起一分不可一世，攻向关七。

除了对付雷动天，王小石在京城里还未同时拔刀出剑。

刀剑齐出，关七脸上苍寒可怖。

他双手急弹，拉远距离，进一步，发数剑，他发的是“先天破体无形剑气”，发到第七、八剑，两人距离已有十步，王小石脸色愈来愈红，关七却几近惨青。

王小石只能招架，没有反击。

但最可怕的是，关七自己知道，不能让对方反击。

对方只要一有机会反击，就会击碎自己的先天剑气，所以一定要在对方完全没有法子施展他的手中刀、掌中剑，甚至连一招也不让对方有施展的机会。

就在这时，白愁飞长吟似的说了一句：“惊梦”。

他在发出“破煞”一招时，是暗算，并未事先示警，可是他发出了这“三指弹天”第二式之前，却先道破，然后出招。

出招徐徐。

徐徐出招。

他似是一点也不急，就像是在经营一个午后漫长而香甜的梦。

——这是因为他对这一招有极大的信心，还是这一招原只是一梦，梦总是要醒？

关七知道自己接不下这一招。

因为他只看了一眼，就如坠入一场梦中。

梦醒总是成空。

他就算应付这虚空、失落的梦指，也敌不住真实而残酷的刀和剑。

相思的刀，比任何刀更无情。

销魂的剑，比所有剑更断魂。

关七只有发动了“先天破体无形剑气大法”，这一句看来很长的名字，但正式的招式，却一点也没有花巧。

王小石的刀和剑，变成攻向白愁飞。

白愁飞“惊梦指”，变成攻向王小石。

关七用沛莫能御的罡气，致使这两大敌手的绝招，竟拼在一起。

相思的刀、销魂的剑、跟惊梦的指，拼在一起，结果会是如何？

——生？

——死？

——玉石俱焚？

不能拼。

如果相思刀、销魂剑与三指弹天硬拼，一定两败俱伤。

可是如果猛然收招，一定自伤。

惟一的方法，就是对方收招，自己继续攻击，杀了对方，便可以一死一安然。

这样的局面，古往今来，都常常会遇到，便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样的困境。

——对方死了，自己无恙，这岂非最佳选择？

——可是当双方都是这样想时，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

现今正是王小石和白愁飞要解决这个场面：

王小石右刀架左剑，交加一起，当地星火四溅。

白愁飞立即撤掌。

两人都被自己攻势所回挫，震得血气翻腾，胸中都似被对方击了一掌。

如果双方都不是心意合一，同时收招，只要有一方收得稍迟一点，对方就得惨死当场。

关七却并不迫击。

他有点愣愣的看着两人，忽竖起大拇指喝道：“好！”这两名大敌武功高强，并不令他动容，但两人心意相通、互相维护对方的安全，这才是举世难求，比绝世武功更难得的。

然后他才发动攻势。

这才是真正的“破体无形剑气”，剑气纵横捭阖，大开大合，吞吐如意，断金碎石，王小石和白愁飞在气息紊乱中匆匆迎战，一时左支右绌。

就在这个时刻里，白愁飞忽然感到一种熟悉的感受，王小石忽然觉得一种亲切感觉。

然后他们就听到一种声音。

咳嗽声。

接着他们就看见一件事物：刀影。他们看见刀影，却看不见刀。因为刀太快了，除他们之外，观战的人，只怕连刀影都看不见。美丽的刀影，如情人的倩影；刀掠起时，带着微微的香气与呻吟，刀弯处像处子的柔肩，刀落时还带着些许美丽的风华。刀清艳。那么惊艳的刀，看来，谁都愿意为这一刀死、为这一刀生，为这一刀而不顾生死。连王小石手中的相思刀，也不住的呻吟。——也许好刀遇上宝刀，就像英雄才子遇上绝代佳人一般震动。除了红袖刀，除了“梦枕红袖第一刀”的红袖刀，天下有哪一刀，有着这般风情？一个悽落的人影。一把惊艳的刀。这就是苏梦枕。以及他的红袖刀。

四十二 棺材

战斗骤止。众人静止。静得连针落地的声音都清晰可闻。那把刀，就斜架在关七的颈肩上。关七没有动。他连眼皮都没有眨。他看着那把刀。一个瘦削的人影，背向王小石和白愁飞。就是这个人，他的刀就搁在关七的肩颈之间，才一现身，关七的命就在他手上。这人没有回头。可是王小石和白愁飞都知道他是谁。从咳嗽入耳、刀光入眼开始，他们已知道来的是什么人，根本不必待看到背影，已脱口叫道：“大哥。”刀就在关七的脖子上。关七很平静。他眼里没有惧意，甚至也没有死、没有生，仿佛这条命不是他，他比在场任何人都还客观、冷静。他冷冷的望着苏梦枕，眼里似乎有一点不屑，一点轻蔑，又仿佛什么也没有。苏梦枕忽道：“我不能这样杀你。”

说罢他的刀就神奇地不见了。

回到袖子里。

他竟收了刀。

他本可一刀把关七杀了，可是他竟收了刀！

就在这时候，远远的地方，像是街口，又像是更远的地方，传来一声阴沉的呼啸：“不可以——”

可是苏梦枕已经收了刀。

关七的眼里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神情：“你就是苏梦枕？”

苏梦枕道：“不是苏梦枕，能一刀制得住你？”

关七道：“你为什么要收刀？”

苏梦枕道：“因为那一刀是暗算才能得手。”

关七缓缓地摇首，用一种寒冰一般的语调道：“暗算也是交手，人与人交手，本来就包括了暗算，在这世上，动刀子杀人的人已算是君子，大多数人都是杀人不动刀、不见血，甚至不必自己动手的。”

苏梦枕冷笑道：“难道你也暗算你的敌手？”

“我不做这样的事，是因为我不屑，但我的手下会照做不误。”关七目若冰火，既寒且烈：“我要是真的够强，就不必去暗算人。我要是真的够强，别人也暗算不到我。”

他顿了顿，道：“我现在被你暗算得手，我没有二话可说。”

王小石震讶。

白愁飞诧异。

他们都没想到看来半疯不癫的关七，竟就应敌上，说出这样一番道理来！

苏梦枕沉默了一下道：“毕竟，我们人多。”

“你知道万人敌是什么意思？”关七忽然问了这样一句话。

“万人敌就是可以一敌万人。”

“如果有十个千人敌来战他，他不能抵挡第十一个，他还算不算得上是万人敌？”苏梦枕没料有此一问，一时答不上来，关七已经把答案说了出来：“当然不算。真正的万人敌，不论是什么高手，多少人来，他还是无敌的。”

苏梦枕心中折服于他的气魄，但却不全意会：“你说的不是人，而是神。”

关七道：“其实人就是神。没有人，哪有神？”

苏梦枕不由一怔。

关七一字一句的道：“刚才你不杀我，我不领情。”

苏梦枕傲然道：“我不杀你，不是要你领情。我平生做事，不须要人领

情。”

“好”，关七向雷纯一指道：“那我还是要带她走。”

“那我还是一样不许，”苏梦枕道，“而且，我还是一样要杀你。”

关七道：“所以刚才你只是不想在那种情形下杀我而已？”

苏梦枕道：“这样杀了你，对你而言，不公平，对我而言，是无耻无趣的事。”

他好像笑了笑：“我一向心狠，但决不无耻。”

“那你就再杀我一次吧，”关七道，“不然，我就杀了你。”

他一说完，就出了手。

他疾掠向雷纯。

苏梦枕拦住了他。

用他的人，还有他的刀。

他咳一声，发一刀。

咳嗽声突然片片碎裂，声声不成声。

因为剑风。

因为剑气。

因为比剑风剑气都可怕的“破体无形剑”，就发自关七的双手。

他的剑芒极盛，刚才力斗王小石与白愁飞两大高手，他的气力不但似没有耗损，反而更加充沛。

连他本身整个躯体，都洋溢、充斥、澎湃着无形剑气。

苏梦枕的红袖刀却不再是惊艳不再只见风情，而且也不是一味悍霸。

他每次都能闪到有利的位置，才出刀。

一出刀，就攻其所必救、必败、必死。

对方纵能接下他一刀，架住他一刀，也非得要心胆俱丧、狼狈万分不可。

关七的攻势果然弱了。

如果说从照面伊始，苏梦枕每攻出三刀，关七就攻七剑的话，现在，局面已变成了：苏梦枕每攻出六刀，关七才能使出四剑。

苏梦枕心头刚有点喜意，就发现了一件事：

原来王小石和白愁飞，都已加入了战团，牵制住关七的破体无形剑！

王小石和白愁飞本来都想加入战团，助苏梦枕以一臂之力。

可是他们都没有出手。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苏梦枕高不高兴、愿不愿意，况且，他们都有自己的隐衷。

王小石本来就不大想杀伤关七，白愁飞则太骄傲，本不屑于联手。

只是现在他们已不得不联手。

不但是两人联手，而且还是三人协力。

因为关七一面奋战苏梦枕，无形剑气却已潜攻向白愁飞。

白愁飞发觉时，剑气已逼近眉睫，他只有使出“小满”指法反击。

白愁飞才发了六、七指，在一旁的王小石，又觉得剑气劈面而来。

剑气已侵近了他，他只有应战。

这样一来，等于是苏梦枕、王小石、白愁飞三人合战关七。

关七面对像苏梦枕这样可怕对手，竟然还似意犹未尽，主动发出攻击，把在一旁的白愁飞和王小石也逼得非出手不可。

到这个地步，他们已没有选择。

关七也没有了选择。

他的“破体无形剑气”，剑气纵横，决战红袖刀、三指弹天，还有隔空相思刀以及凌空销魂剑。

刀风逼人。

剑气横空。

其中还有指劲，喧啸而来、喧啸而去，像商船上的海盗。

就在这时候，关七突然一交跌倒。

“ ”的一声，红袖刀一刀砍落，关七双腿一分，那一刀就砍在他的脚链上。

这脚链竟然砍不断！

苏梦枕马上收刀！

他不是吃惊那钢链不断，因为他早已看出那钢链决非凡品，而是心疼他那把刀。

关七一弹而起。

白愁飞的“寒食”也裂空而至。

关七双臂一分，“玎”地一声，指劲射在钢链上，白愁飞只觉指尖一颤，心头一寒，不由自主的退了两步。

这霎间，王小石已至。

左刀右剑。

他本来是右刀左剑的。

他双手刀剑，运转自如。

但当刀剑攻向关七时，一股怪异的剑气反卷而来，使他的刀，攻向自己的剑，自己的剑，反刺自己的刀。

星花四溅。

关七在这瞬息间，又扑向雷纯！

——是不是他在众敌强围之下，仍想把雷纯带走不成？！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且不管他为了的是什么，苏梦枕都不能允许。这种事，决不能在他眼里发生。

他飞掠而过，关七的左手正搭住雷纯的肩膊，苏梦枕就一刀砍了下去。

苏梦枕这一刀，旨在救雷纯，而忘了自己的安危，而且他已算准，关七一定先救自己的手，只要他动意缩手，再要攻袭自己，他的刀法也就展开了，决不让对方得逞。

不料，关七的左手一震，已离开了雷纯的柔肩，一把抓住苏梦枕的刀口。

苏梦枕不及细想，刀势一拖一捺，血光涌现，关七一只手，已齐腕断了下来。

苏梦枕一刀得手，回刀已慢了一步，关七早有预谋，右手如电，剑气已凝在苏梦枕的咽喉。

苏梦枕不动。

他不能再动。

他的命已在关七手上。

虽然关七只有一只手。

王小石也不能动，他不敢动。

白愁飞也震住了，他亦不敢妄动。

整个局面又僵了下来，只有关七那只断手，吧地掉落在雷纯身前的声响，还有关七左腕在滴血落地的声音。

雷纯很想哭出来。

——这么多的血！

——这么可怕的场面！

可是她也不敢动。

她怕一叫，就触怒了关七，关七就会杀了苏梦枕。

可惜她强忍不叫，却有一人替她尖叫了出来。

“哎呀！”温柔掩脸尖呼：“不好了！”

——女人为什么总是在生死边缘、重大关头的时候，做出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来呢？

白愁飞实在不明白。

王小石一颗心几乎随温柔的尖呼跳了出来。

他仿佛看见关七手背上的青筋也突了突。

苏梦枕额上的青筋也现了现。

不过，关七的手仍然没有插下去。

“我说过，”关七笑了，他牙龈里冒着血，白森森的牙齿也沾着红彤彤的血：“我不领你的情。”

然后他忽然收手，也即是收剑。

“我现在就还了你的情；”他说，“我这次不杀你，咱们从现在起，两不相欠。”

他竟就这样放过了苏梦枕。

这些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想杀死苏梦枕！

因为杀死苏梦枕，就等于摧毁金风细雨楼，也足可称霸开封府。

可是关七竟垂手放过了他。

而且他还为了制住他，不惜牺牲了自己的一只手！

苏梦枕没有说什么。

他只用他那只没有握刀的手，摸摸自己的咽喉，两只眼睛，仍像森寒的鬼火一般，无喜、无悲，只有无明的流露着无热的火。

关七一面用右手摸着左臂几个穴道，一面向雷纯道：“今天，我只剩下一只手，接不走你了，你就势必为人所接……”他没有再说下去，突然尖啸一声，道：“不过，我改天一定来接你，你等我。”话一说完，竟又向苏梦枕发动了攻击。

他只有一只手，但攻势依然疯狂。

苏梦枕对他的攻势，似早已料到，腾身躲过。

白愁飞和王小石立即夹击相护。

关七陡地掠起。

白愁飞和王小石都恐他又狙击他人，一左一右，在半空中刀剑指同时夹击。

关七仍然飞掠，单手剑气、只强不弱，三人空中交击，关七忽然头下脚上，攻势怪异，王小石和白愁飞一时不知如何应付是好，只好身形一挪，同时落地，发现已到了街口。

关七在半空中三个斤斗、七次翻身，纵起急掠，窜出而伏，本正可趁此射入街角，身形却陡然一顿，落了下来。

因为一个人就坐在街角。

一个坐在很舒适的藤椅，一个很舒服的白衣人。

白衣人垂着头，谁也看不清楚他的脸。

白衣人身前七尺，放置着一口棺材。

一口涂了黑漆的，看得出来已经陈旧了的，比普通寿木略大一点的棺材！

可是，关七此时的脸色是青得发寒。

他的神情也有惧意。

他怕的似乎不是藤椅上的垂首者。

而是这口棺材！

这到底是口怎样的棺材，为何能令断臂尚能不动容的关七为之色变！？

王小石看着白愁飞。

白愁飞望向苏梦枕。

他们都知道那白衣垂头的人，就是六分半堂的狄飞惊，但却不知道这棺材有什么可怕处？

他们看见苏梦枕的神情，心中更加暗惊。

——就在刚才，苏梦枕受制于关七，脸上依然泰然自若，可是现在他看那口棺材的眼色，似乎也忧心忡忡。

不但是他，王小石和白愁飞还发觉，连同在椅上坐着的狄飞惊，对身前那副棺木，也特别恭敬。这只是副棺槨。他们全无理由对没有生命的棺材，感到害怕与尊敬，除非是……——难道是棺材里有令他们敬畏的东西！？——可是能令这一干天不怕、地不怕的武林人物，居然也为之动容的，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四十三 临兵斗者皆阵裂在前

关七猛一跺足，往左横出两步半。在激战中，他步步进逼、寸步不退，就算是逃也是往前杀出重围，而今，为了这口棺材，他竟移走了两步半。——不过只是打横移了三尺，依然没有退却。然后他尖啸一声，破体无形剑气贯全身，避过棺椁，要直掠出街口。但街口依然有一个人。文质彬彬的狄飞惊。

垂着头的狄飞惊。坐着的狄飞惊。苍白的狄飞惊。然而就在关七正要长身越过他头顶的霎间，文质彬彬的垂着头的、坐着的、苍白的狄飞惊，突然，疾抬起头来！电闪在天外。关七的眼，正跟他打了一个照面。关七掠出的方向，猝然变了。他不再直取狄飞惊。他全身化作一道剑气，冲入街角的石墙。石墙粉碎，轰然而倒，剑气幻成剑光，眼看要冲出街角。突然之间，灰影一闪，本已昏黯的天色更是昏黯，雨，跟着雷声隐隐而至！这灰影一出现，半空截住关七，以关七的无形而且无敌的剑气，竟然冲不破那灰衣老者的双手忽快忽慢的招诀。

王小石诧异，凝目一看，只见厚厚重重的雨网中，截住关七去路的，正是六分半堂的总堂主：雷损。

他正想凝神看雷损的出手，忽见白愁飞扶额摇晃，王小石忙一把扶住他，只听白愁飞长吸一口气，道：“好利害的九字印诀！我只看了一阵，便觉昏眩……”

王小石说道：“九字印诀，你说的是密宗九字印？”再凝神看去，只见雷损出手，忽快忽慢，但仿佛将雨丝凝合成一张天罗地网，把关七锋莫能撻的剑芒，困裹其中。

雷损每发一招，就大喝一声。

谁都难以想像，像他那么一个枯瘦的老人，竟能发出那么巨大的吆喝声来。

他每喝一声，整个天地的雨声似都为然一顿——因在喝声的同时，他几乎听不到任何其他的声音。

王小石只看了一会，只见雷损手指交叉变换，口唇蠕动，时快时慢，忽尔大喝一声，但看了半晌，竟也觉晕晕欲睡。

这是雷损的“快慢九字诀法”，施行这密宗九字诀法和手印之时，能将强大的念力、真气与技法，三者合而为一，在瞬息间一动指头，就能发挥倒转乾坤之力，斩神灭鬼。

这“九字诀法”的“九字”，系指：“临兵斗者皆阵裂在前”九个字，语出自于抱朴子，原文：“临兵斗者，皆阵裂前行”，每个字都可化成独特的密宗手印。

其中第一字是“临”：双手指向掌心弯曲，两手指头关节交错，竖起食指，指尖相接，这是密宗大手印中的“独钻印”。

第二字是“兵”字诀：手指结合法同前，两手大拇指并拢，中指反扣，缠绕食指，这是密宗的“大金钢轮印”。

第三字是“斗”字诀：双手合掌，左右手指指头互抵，以中指回缠食指，平伏扣压，同时将拇指、无名指、尾指竖立，左右相合，即是“外狮子印”。

第四字“者”字诀是：先用中指左右交叉的把无名指缠住，并竖起拇指、食指、尾指左右应合，这叫“内狮子印”。

第五字诀“皆”字：将左右手十指互交错一起，指尖突出于外侧，交互组合，右手指在交叉的置于外侧，这是“外缚印”。

第六字诀“阵”：十指向掌心弯曲，左右手指交错一起，右手拇指放在左手拇指上面，这叫“内缚印”。

第七字诀“裂”：除了左手食指向上竖立伸直外，余指往掌心弯曲，拇指搁在外侧，右手食指弯曲成“字”形，其余手指皆向掌心屈，扣住左手食指，此乃“智拳印”。

第八字诀是“在”：左右手十指张开成扇形，双手指尖相触，掌心俱向外，中间围成圆形，便叫“日轮印”。

第九字诀“前”：左手轻握成拳，右手拇指轻扣在左手食指关节上，这是“隐形印”。

这是慢九字诀，快九字可在紧急时运用，雷损亦可单手而施，先将右手拇指弯曲，然后把无名、小指及拇指的指尖撮触，并把中指和食指直伸，全神贯注，若写“临”字，则由左向右横比，如写“兵”字，则由上而下纵比，“斗”字则再横比，依次序纵横交错，仿似在写“三”和“川”字，并把“三”与“川”交叠，在空中比划，有一定的规律，摒除妄想邪念，聚精会神，尽吐浑浊之气，变成蓬勃的真元，这是“密宗快慢九字诀”的奥要。

雷损的左手，本来只剩下了中指与拇指，可是，他现在却套上了三只“手指”。

木制的“手指”。

不过，这木制的手指，仿佛要比有血有的手指要来得更加灵活。

连王小石这样的修为与功力，只远看了一阵，也感浑浑噩噩，更何况是身受重伤、与他贴身交战的关七！

雷损这九记手印，施展开来，居然佛光满脸，谁都没有想到这满手血腥、一身杀戮的雷损，他的武功竟透着禅机、夹着佛法，以念力把大宇宙、大自然、大天地间生克制化的力量，与本身与生俱来的力量结合为一。

他的手势时而莲花时而剑，慢时极快快时慢，以神佛之力与自身之力融合无间，在印契曲直伸合间作出“临兵斗者皆阵裂在前”的杀力。

如果关七还有两只手，那么，也许是可以抵挡。

但关七已是强弩之末。

王小石不禁为关七担心起来。

就在这时候，他就听到一种声音。

一种近乎呢喃般的语音。

“我治得了人，人就为我所治；我若治不了人，我就会为人所治，”这语音当然是来自关七：“我若能降得了魔，魔就为我所降；我若降不了魔，就得为魔所侵……”

王小石乍听，心中一动，心头一震。

他惊震的是关七在此时此境，竟还对那一番迷离恍惚的话，自言自语个不休；他动容的是因此想到：关七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喃喃自语，也就是表明了一点：

——关七并没有败！

——他甚至全无败象！

——人要是遇险，谁还能分心出神的絮语不休！？

王小石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忽听一声大吼，两条人影，在雨中疾分开来！

雷损扶着胸，脸孔扭曲着，耸肩曲背的退了七、八步，直退至棺材之前，忽又似陡然获得了什么力量般的，挺立了起来。

关七的“无形剑气”更盛。

苏梦枕却已疾扑了过去，叱道：“看刀！”

雨中刀影丽。

关七猛然返身，“破体无形剑气”漾起一道银龙般的剑芒，反逼向刀光。

苏梦枕大叫一声，身子晃了晃，剧烈的咳嗽起来。

关七断臂的血，已被雨水冲淡。

他右臂上的剑芒，却在雨中更厉。

他尖笑道：“我要冲出去，就一定能冲出去……”

白愁飞三指一弹，又攻了过去，关七厉笑挥剑，白愁飞指风被剑气切断，只好且战且退，退至棺椁旁，关七陡然止步，王小石这时又挥刀剑攻上，苏梦枕和雷损重又包抄上来。

关七却尖声厉笑道：“上天入地，我无敌……”

突然间，天边轰的一声，一道厉光在黑漆涌卷的天空，枪尖般刺向关七眼前。

关七大吼。

“先天无形剑气”大盛。

“ ”的一声，天地全亮，苍白透明。

关七全身一颤，反击一剑，天色又回复黯黑。

悽厉的黑暗。

“天敌……”关七怖然嘶叫道：“上天无敌……”在电劈入长街之时，他竟向天还了一剑，但仍被雷电殛中。“天亡我啊……”关七悽声道。

雷损悄悄地腾身而上，快九字急取关七身上死穴。

他的手诀一动，忽见刀剑。

王小石的刀。

还有他的剑。

他只有把印契转为慢九字，化解刀势，卸去剑招。

然而关七已经走了。

他在雨里已经不见了。

雨里弥漫着一种奇异的雾，就在前面街头转角处。

“他伤得很重……”在雨里，苏梦枕以手捂住淌血的唇，低沉地道：“他不敌于天，为电所殛，只怕要全废了……但我们还是拦他不住！好个关七！”

白愁飞也禁不住吐出心头上的惊悸：“好一个关七！”

雷损对王小石怒道：“你为什么拦阻我杀他？！”

王小石道：“因为不公平！”

“什么不公平！？”

“我们人多，他一个；”王小石坦然道，“他遭了雷殛，这时候杀他，不算英雄好汉！”

雷损怒极反笑：“好！好！你充英雄，认好汉！他日他返转过来，一一格杀我们，可没几个死英雄、死命好汉！”

他转头跟苏梦枕道：“你的这位好兄弟，可毁了我们辛苦布置要杀关七、一举消灭迷天七圣的计划！”

苏梦枕冷冷地道：“我的兄弟所做的事，就是我做的事，一样，完全一

样。”

雷损气得直喷气，只道：“好，好，你们既然要放关七，我也没话可说，反正，他的手不是我砍的。”

苏梦枕冷冷沉沉地道：“你也不必担心，关七神智不清，连受数记重击，而后又因剑芒太盛，遭致雷劈，纵然不死，他的功力，已绝无可能复原。”

白愁飞忽道：“要斩草除根，我们何不现在立刻就追？”

苏梦枕道：“不行。”

白愁飞道：“为什么？”

苏梦枕道：“你没看见这雾雨……”这时，雨势渐小，但前方还有一团雾雨，似凝结不动。

白愁飞耸然道：“这……莫非是……‘烟雨濛濛’……”他说“烟雨濛濛”这四个字的时候，就像在说到什么恐怖事物一般的语音。

“就是‘烟雨濛濛’，”苏梦枕沉重地道：“有人请来了蜀中唐门的高手，为他断路。”

雷损忽道：“这有些不像关七的作为。”

苏梦枕道：“关七是从来都不准备后路。”

雷损道：“关七从来不逃。”

“所以一定还有人接应他，”在远处的狄飞惊忽然插口：“迷天七圣背后还有人，一如我们所料，如果这股势力不早日根除，这才是开封府里最大的毒瘤。”

雷损道：“幸好我们已铲除了他。”

狄飞惊想了想，审慎地道：“虽然还没有连根拔去，但他们要图恢复，也决非易事。”

雷损笑道：“没想到，金风细雨楼和六分半堂，首次携手合作，就做成了这一件大事。”

他这句话，颇有自贬而讨好苏梦枕之意。

可是苏梦枕不答腔，只说：“还有一大堆后事料理。”

他转身过去的时候，只见六名圣主，只剩下了四名：颜鹤发、朱小腰、任鬼神、邓苍生。

至于五圣主和六圣主，已趁关七和苏梦枕剧战时，一早溜得无影无踪。

狄飞惊忽扬声道：“迷天七圣埋伏在这儿的朋友，你们没有选择，因为这儿早已被三百四十五位金风细雨楼的高手和三百三十七名六分半堂的子弟堵死了一切出路，你们只有投降，或就把命丧在这儿。”

“投降者，可凭你们的意愿，加入金风细雨楼或六分半堂。”一间石屋里，木门忽然依呀打开，走出了一人，正是杨无邪，他侃侃地道：“当然，你们要为迷天七圣效死也无不可，不过，就算你们圣主，也晓得识时务者为俊杰……”

颜鹤发忽自袖里掣出一管铁笛，他撮唇吹了一下，立即惊出一缕尖锐的啸音。

朱小腰看了看，想了想，也自小袖口里摸出一支竹笛，吹了一声，顿了顿，又吹了一声。

任鬼神和邓苍生面面相觑，然后各在腰间取出一根粗笛和长笛，两人各吹了三声。

埋伏在街上各处“迷天七圣”的人，全都亮身走了出来，虽然在这全面

挨打的情况下，这些人依然衣不带风。神情勇悍，身手敏捷，一点人数，约有两百多人。

颜鹤发干咳了一声，道：“我是你们的大圣主。关七圣刚才已重伤败亡——”

苏梦枕忽道：“他是伤了，并没有败，也没有死。”

“可是，”颜鹤发顿了顿，接着道：“七圣主已经不在，‘迷天七圣’也自然瓦解，我本来就是‘金凤细雨楼’的人，后来受命于苏公子，加入‘迷天七圣’，当卧底，苏公子与雷总堂主今次议定先灭‘迷天七圣’，然后才放手一拼或言和共处，故此，我们今天便以争夺雷姑娘为借口，引关七来此，一举歼灭。”

朱小腰笑了笑。她这个笑意很倦慵，又仿佛有点不屑。可是她的不屑，又仿似对自己多于对别人，她指了指颜鹤发，道：“我受过他的恩，欠下他的情，他做的事情，我支持，所以，我也是金凤细雨楼的人。”

任鬼神与邓苍生又狠狠地对望了一眼。

任鬼神涩声道：“我原是六分半堂的人。”

邓苍生大声道：“我们现在背叛迷天七圣！”

任鬼神向雷纯道：“小姐，刚才得罪了，我们受命于狄大堂主，不如此，就不能显出我们确是武功不如人，五、六圣主就不会请动关七出来，关七不上阵，一切计划便无法进行了！”

邓苍生直截了当的说：“我现在回复身分，是六分半堂的左右使，你们谁想对六分半堂效忠，赶快加入！”

王小石和白愁飞两人肩靠肩的站在一起。

刚才那一战虽然剧烈，适才那一役虽使他们受伤，但依然飞扬、激越、动魄、惊心。

而今却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甚至带有点荒谬的感觉。

他们到现在才有些明白：这一系列的行动，只是整个大计划中的一部分，连同一切变化也计算在其中，不但他们两人被蒙在鼓里，看来在场大部分的人也身不由己、作不得主。

他们两人，只不过是这个周密计划中的两着棋子！

四十四 傲慢与忍辱

邓苍生、任鬼神、朱小腰、颜鹤发这一轮话下来，那一干迷天七圣的手下，自然都徬徨无主、不知如何是好，忽听“喀吐”的一声。

邓、任、朱、鹤一齐扭头望去，只见陈斩槐往地上啐了一口痰，凶狠狠的道：“呸！这算什么？！七圣主还活生生的，咱们就谋叛了！趁风转舵谁不会！兄弟们有义胆忠心的，今儿就是掏出来的时候！”

他这样一说，一众“迷天七圣”的人，脸上都出现惭色，连邓苍生和朱小腰也垂下了头。颜鹤发怒叱道：“陈舵主，你活腻啦！”

陈斩槐昂然道：“说句实话，颜大圣主，这年头，产丰食饱的，谁有活腻了抹脖子这回子事！只不过，陈某走暗盘子，却心往光明道，有些事，却宁死不活！”然后大声向迷天七圣的人道：“有血气的，还是关七圣的血性子弟，请往我陈某这儿站，咱们一起挨刀口，一块儿给迷天七圣的招牌揩光！”

他这一番号召，真有十数名忠心耿耿的子弟，往他那儿站去。

任鬼神怒道：“陈斩槐，你真不自量力！”

陈斩槐冷笑道：“我是不自量力，却不卖主求荣！”

任鬼神怒不可遏：“你——”

颜鹤发扬声道：“要弃暗投明，加入金风细雨楼的人，我们无任欢迎，请靠我这边站过来。”

任鬼神本想先对付陈斩槐，见颜鹤发正招兵买马，自己不想落后，遭雷损、狄飞惊见责，忙道：“六分半堂，广开门庭，惟才是用，不记前嫌。欲展身手，不负所学，就跟我这边来。”

这一来，两百名“迷天七圣”的徒众，近一百过了任鬼神那边，近百名站到颜鹤发这儿。

其实，早在此役之前，“迷天七圣”里已分成三个派系，大圣主颜鹤发和二圣主朱小腰自是一派，三圣主任鬼神和四圣主邓苍生又自成一系、俯首听命，而真正对关七尽死忠心的，为数恐怕不到一成。

关七当年组织“七圣盟”，声势浩大，“六分半堂”瞠乎其后，声势不可与之相提并论，直至雷损执掌大权，大事整顿，并与关七之胞妹昭弟联婚，“六分半堂”势力后来居上，渐渐成了“迷天七圣”的心腹之患，却偏偏在这时候，关七神智不清，终日自囚，说话语无伦次，行事逆行倒施，而且喜怒无常，疏于政事，动辄大事杀戮，连原来忠心耿耿的旧部，二圣主“金面兽”闯进、五圣主“开心神仙”吕破军、六圣主“毒手摩什”张纷燕，全遭了他的毒手，这样，才又引进了现在的朱小腰，以及无人知其身分的五、六圣主。

“六分半堂”势力日益强大，“迷天七圣”日渐萎缩、溃不成军，此消彼长下，“七圣盟”在七八年前已转入地下，变成神秘帮会，“六分半堂”乘胜追击，本待一举消灭“迷天七圣”，但苏梦秋主持的“金风细雨楼”，势力又日益强大，更有驷然青出于蓝犹胜于蓝之势。

这一来，“六分半堂”转移目标，全力对抗“金风细雨楼”。

“迷天七圣”因而得以苟延，却不图振作，关七仍旧不闻不问，昵近五圣六圣，大小事务，乃由五、六二圣代为料理，因此，“迷天七圣”的部下多沦落为江湖宵小，恃势凌人，无恶不作，像在汉水上，“七煞”者老大等

人奉命捉拿雷纯，居然色心大起，不惜犯戒，便属一例。

不过，近日来，“迷天七圣”在京城中的实力，突然大增，有不少神秘高手加入，而且各路子弟，纷纷往京城调集，“六分半堂”与“金风细雨楼”表面上当然已闹得你死我活，实际上也不能并存，但雷损和苏梦枕，都是不世人杰：

他们并不忽略“迷天七圣”的存在。

而且，他们更深知七圣主关七的武功。

“在武功上，我不怕雷损，但怕他那口棺材，”苏梦枕曾对郭东神说道，“要不是这几年来关七似已疯了，他才是最可怕的敌手。”

“实际上，狄飞惊的身分和武功更令人讳莫如深；”郭东神道，“但关七背后的势力，更令人寝食难安。”

所以苏梦枕决意要先除“迷天七圣”。

——只有在扫除“迷天七圣”的势力后，才可以放心放手与“六分半堂”决一死战！

这跟雷损的心思不谋而合。

“我们若要跟金风细雨楼决战之前，一定要铲除关七的实力；”狄飞惊也跟雷损这样说过，“无论是什么样的势力，只要老大和老二相争，一定会争取老三，所以得利的会是老三；老三一旦得利，就会变成老二，我们要是胜了，老三也会威胁到我们，我们那时候已元气大伤，不一定能收拾得了他，他便成为祸患；要是我们输了，已筋疲力倦，而我们当年曾夺去关七在城里的地位，你看他还会放过咱们吗？”

“可是关七已经疯了。”雷损故意这样说，他似乎比较温厚、比较念旧、比较不想开杀戒，而有些事，有些话，总该由别人来做、别人来说，才较妥当。雷损深知这一套。狄飞惊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一个懂得说，一个则懂得不说。

“疯子不等于死了。”狄飞惊道：“有时候，疯了就像一个人败了一样；既然败了可以东山再起，为什么疯了就不可以神智复原？”

故此，雷损与苏梦枕都有一个默契。

他们的默契就是：先灭“迷天七圣”，杀关七！

这一点他们做得非常彻底。

邓苍生和任鬼神是关七当年的亲信，对于关七的颠三倒四、信重外人，自然瞧不顺眼，心里不服气，邓苍生是死心眼儿，不易打动，任鬼神则心中早已不忿，较易收买，而邓苍生又向以任鬼神的马首是瞻；于是，雷损早已派狄飞惊暗底里跟任鬼神、邓苍生取得联系。

任鬼神眼见关七已完全信赖五圣六圣，自己师兄弟二人，正是动辄得咎，朝不保夕，处此局面，不如一叛了之，自然接受雷损的笼络，至于邓苍生对任鬼神，则一向言听计从。

苏梦枕则派扬无邪去分化“迷天七圣”的人，扬无邪却看准了颜鹤发。

——颜鹤发虽贵为“迷天七圣”的大圣主，眼见日渐失势，地位日益动摇，心怀不忿，自是最为不甘！

——颜鹤发想必是个聪明人，他要不是个聪明人，断无理由二圣主闯进、五圣主吕破军、六圣主张纷燕全部遭了残害，他依然能屹立不倒。

——一个聪明人，自然知道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事。

——聪明人比较怕死。

——因为聪明人比较知道怎么活着才比较享受。

——一个比较注重享受的人，就有贪念、必有所图！

扬无邪认定这一点，技巧地进行收买颜鹤发。

而且，他更看出颜鹤发与新进的二圣主朱小腰是一伙的，只要收服得了颜鹤发，也就等于拉拢到朱小腰，无形中省了不少力气、时间。

扬无邪果然看得极准。

颜鹤发与朱小腰，都成了金风细雨楼的优秀七圣盟中的内应。

所以才会有“三合楼事件”。

——他们以一个雷纯，引起了较小型的格斗，引出了关七，才引发全面的恶战，要一举歼灭关七！

不过关七依然逃出重围。

虽然他已受了重伤。

然而，在这场“两虎相争，意在关七”的计划里，金风细雨楼与六分半堂这两大实力，也彼此虎视眈眈，互为抗衡。

苏梦枕却遽增了王小石白愁飞这两名强助。

他趁这个行动，把金风细雨楼的实力，跟六分半堂互相抵制，而令白愁飞与王小石、借此要胁雷滚、杀掉雷恨。

他自己则和金风细雨楼的主力，先是固守天泉山，与雷损的势力各按兵不动，直至关七现身争夺雷纯，他们再拔队掩扑三合楼，完成了突袭与围剿行动。

现在只剩下了善后与招揽。

——杀戮只是不得已的手段，那是一种破坏。

——结合新的力量是必要的，这才是建设。

眼下的情势，“迷天七圣”主要的部队，有四成过了“金风细雨楼”那边，四成过了“六分半堂”这儿，实则，颜鹤发与任鬼神等人，早已在招收徒众、暗中巩固自己的实力，如果关七不是太过昏昧无能，只须稍加留心，必然会发现“七圣盟”早已人心思散、溃不成军。

现在只剩下两成不到的徒众，一成到了陈斩槐那边，愿为关七效死，一成仍举棋不定，拼又不是，逃又不成，既不想叛，又不想死，不知如何是好。

苏梦枕忽对杨无邪道：“你知不知道我最讨厌一种人？”

杨无邪额上的黑痣似乎在发着亮：“公子一向不喜欢一脚踩两船、墙头草、两方讨好、朝秦暮楚的人。”

“对了，”苏梦枕道：“忠就忠，奸就奸，好就好，坏就坏，没啥大不了的。生就是生，死就是死，人活着，总要做决断，选错了，也不过是错了，拣对了，只不过是对了，一刀子下去，砍的不是魔，那就是神，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最不愉快的便是前山怕虎、后山怕狼，张惶四顾、畏首缩尾，想面面俱圆，但又不敢轻试，伸了脚趾缩脚跟，这算啥？！不如杀了了事！”

杨无邪似乎连脸上的暗疮也发亮：“公子说的对！”

苏梦枕这几句话一说，又有不少人，往金风细雨楼那儿靠拢。

雷损干咳了一声，道：“苏公子，久违了。”

苏梦枕忽道：“你感冒了？”

雷损一愣，道：“托公子洪福，老夫一向少病无虑。”

苏梦枕又问：“你有肺癆？”

这句话由苏梦枕口中间出来，无疑对雷损十分讽刺，几近侮辱。

雷损居然也没有生气，还居然回道：“没有。”

苏梦枕傲慢地道：“那你说话前，为啥先要咳嗽一声？”

雷损没料有此一问，一时竟答不出话来。

狄飞惊忽然答腔，他说话有气无力、垂头丧气，但在斜风细雨里依然清晰入耳：“总堂主先咳一声，是要你注意，他正在跟你说话。”

“他说话，我自然听得到，我又不是聋子，何必要咳这一声？”苏梦枕道：“莫不是在我面前，他对自己没有信心？”

“那么说，”狄飞惊淡淡地道：“苏公子昨午与我在三合楼上会面，一共咳了十七声，那又表示了什么？”

狄飞惊这句话一出口，六分半堂和金风细雨楼的子弟，莫不暗摸兵器、捏一把汗！

——这种话一旦出口，只要苏梦枕一动手，这两帮人马，就得血洒长街，决一存亡！

苏梦枕居然没有生气。

他还轻描淡写的回答了这句话：“因为我有病，所以不得不咳。”

他指着雷损又说：“他既然没有病，咳来做什么？”

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才说下去：“除非，他是向我挑衅，见我咳嗽，便故意咳上几声，来讽刺我！”

这时，谁都可以看得出来，苏梦枕是故意向雷损找碴子。

一个堂堂领袖，向另一名一方领袖找晦气，自然有千万个理由，可是苏梦枕居然挑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找麻烦，分明是吃定了雷损，并且全没把他瞧在眼里。

雷损仍是没有动气。

“我咳那一声，是向你示好，想与公子多接近接近，”雷损仍然沉得住气，本来他的脸色就像这两天一般灰沉，此际居然有了个笑容：“我全无恶意，还请公子见谅。”

他这句一出口，“迷天七圣”剩下的几十个人，立即有十几人到了金风细雨楼那儿去。

苏梦枕乜顾全场，悠然道：“你讨好我也没有用，那件事，你还是得给我答复。”

雷损竟然陪笑道：“我知道，不过，你给了我三天限期，现在才过了一天。”

苏梦枕似没听清楚：“什么？”

雷损只好又说了一遍：“公子给了我三天的限期，两天后，我一定答复。”

这时，不但犹豫不决的徒众大都过去金风细雨楼那儿，连本来站在六分半堂阵线上的“迷天七圣”子弟，也有人悄悄地溜到金风细雨楼的阵地去了。

苏梦枕侧首想了想，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我给了你三天时间么？”

雷损道：“是。”

苏梦枕这才似恍悟似的道：“啊？”然后即不耐烦的道：“三天？时间太长了，现在关七已完了，我要你明天就给我答复！”

“明天？”雷损有点犹疑：“这……不太快了些吗？”

苏梦枕冷峻地道：“你嫌太快？”当即沉下了脸：“你要更快都可以。”

雷损即忙不迭的道：“不快，不快，明天正好，正好。”

这一番话对答下来，在场的六分半堂弟子几乎都抬不起头来；金风细雨

楼的人却斗志昂扬。

苏梦枕却还不放过：“你知道要答复我什么？狄先生有没有告诉你？”他语气中，对狄飞惊似乎比对雷损更看重。

雷损只道：“有的。”

苏梦枕却还是说了出来：“我是要你投降：只要你投降，六分半堂还可以归附金风细雨楼，但不必灭亡；如果你们要斗下去，那么我告诉你：那是自寻死路。”

这几句话一出，六分半堂的人都几乎按捺不住，恨不得雷总堂主、狄大堂主一声令下，立即去拼个你死我亡。

但狄飞惊似乎没有听见什么。

雷损也不动声色，脸不改容的道：“我知道。”

“很好。”苏梦枕这才似乎有点满意，“明天，正午，地点改在金风细雨楼。”

“什么！？”这次雷损终于忍不住。

“哦？”苏梦枕斜眼看他道：“你不答应？”

雷损欲言又止。

“不可以，绝对不可以，”这次是狄飞惊在说话，他大声的说：“就算总堂主答应，我也不答应！”

四十五 第一无耻鬼见愁

苏梦枕斜睨了狄飞惊一眼，他的脸色阴寒深沉，两眼如鬼火一般：阴、寒，与深沉，谁也看不出他有没有动怒。

“哦？你不同意？”他淡淡地反问。

“如果去金凤细雨楼谈判，那我们无疑是身入虎穴，身陷重围，那是自投罗网的事，”狄飞惊道，“这种事我们从来不做！”

“是么？”苏梦枕一笑道，“这次可能要破例了。”

“为什么？”

“因为是我叫你去做。”苏梦枕道。

这次狄飞惊沉思了良久，才开口。

“还是不行，”狄飞惊沉重地道，“与其明天必败，不如今天一拼！”

苏梦枕缓缓的吸了一口气，左手四指在右手掌中屈伸着，这是王小石和白愁飞平常用来消除紧张的方法，他现在不自觉的用上了。

“你不敢？”他盯着狄飞惊。

“要是在我们六分半堂的总堂会面，你敢不敢？”狄飞惊反问道。

“好，”苏梦枕一言出口，像一刀削竹，绝无转圜余地，“我们就去六分半堂！”

此语一出，不管六分半堂的子弟，还是金凤细雨楼的人，莫不大惊失色。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可是身入虎穴的人，往往要付出代价。

——身入腹地、敌暗我明，为智者所不取，更何况是面对六分半堂这样的敌手，莫非苏梦枕疯了不成？！

苏梦枕说出这一句话来，师无愧行进一步，显然想说话，莫北神忽也不知从那里，冒了出来，走向苏梦枕。

苏梦枕根本不俟他们开口，已说：“你们敢是不敢？”

雷损的眼神亮了，立即笑道：“苏梦枕肯光临敝堂，当必恭候大驾，倒展相迎。”

狄飞惊却道：“不行。”

苏梦枕望望那副棺木，眼神出现一种很怪异的神色，冷冷道：“没想到狄大堂主，忒也胆小。”

狄飞惊不怒不愠：“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而是信用的问题。”

“信用？”

“苏公子说过要三天后才作答复，以当今金凤细雨楼楼主说的话，定必算数，出尔反尔，就算能击败对方，也必为天下好汉所不耻；”狄飞惊道，“苏公子要做大干、成大事，断断不会在这种小事上失信于人，在这关节上先予人诟病。”

苏梦枕眼里已露出激赏之色，“你到底想怎样？”

“按照苏公子第一次的约定，仍在后天午时，”狄飞惊低着头说话，谁也看不清楚他的脸色神情，“至于地点，苏公子勇者无惧，金凤细雨楼的朋友胆色过人，就改在六分半堂，要是六分半堂罩不住、接不下，此后，六分半堂也没颜面再在不动瀑布呆下去了。”

莫北神接口道：“狄大堂主，你这如意算盘，可真打得响，这样一来，六分半堂岂不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了？”

狄飞惊忽然看看自己膝上的掌心，悠闲地道：“那就要看金风细雨楼敢不敢闯龙潭、捣黄龙了。”

师无愧怒道：“狄飞惊，你——”

苏梦枕忽道：“好，我答应了。”

众人又吓了一跳。

狄飞惊道：“君子一言，”

苏梦枕正待说话，白愁飞已截道：“定不算数。”

狄飞惊语气里充满了讥诮，“苏公子，现在金风细雨楼里，到底有几人可以发号施令？”

白愁飞道：“我是新任副楼主。我不同意。送羊入虎口的事，我不干，楼主也不该做。要谈判，就该在三合楼，不然，如果大家都真够胆色，在禁宫里也无不可！”

“就算你是副楼主，”杨无邪插口道，“这事也只有公子能够定夺！”

“我是金风细雨楼的人，”白愁飞昂然道，“为了金风细雨楼的利益，我应该据理力争！”

“苏公子，”狄飞惊似很有耐心的道，“你们金风细雨楼的领袖们，要不要私下商议过，再给予我们一个肯定的答复？”

“不必了。”苏梦枕断然道：“我答应你。”

狄飞惊眉毛一扬，再次的道：“君子一言？”

苏梦枕道：“快马一鞭。”他补充一句：“除非是你们不讲信用在先。”

狄飞惊道：“好，两天后，咱们就恭候大驾，不见不散。”

白愁飞跌足道：“放关七逃生，已万万不该；放弃明天会战，不求速战速决，已是大错特错；拔队孤军深入六分半堂，更属全无必要！”

“你不会明白的，”苏梦枕的神色已看得出来很有些不悦，“我要六分半堂的人输得心服口服！”

白愁飞顽强地道：“兵家之争，只在胜，不在服，成王败寇，一个失败的人也等于失去了人心，你没听过宋襄公等散兵渡河才出击的故事吗？！”

师无愧陡然叱道：“放肆！”

狄飞惊笑道：“看来，现在金风细雨楼想拿主意的人，确不止一个。”

杨无邪忽道：“对极了。看来六分半堂，都是狄大堂主在说话，雷总堂主倒像是贻养天年、不问世事了。”

雷损微微一笑：“狄大堂主一向能替我拿主意，大小事务，都由他操心。”

狄飞惊马上道：“全仗总堂主的信任与海涵。”

白愁飞不屑地道：“阿谀逢迎的话，谁不会说？要是明知道是错还不道破，那不过是一群为虎作伥、狐群狗党之辈，成不了大事！”

狄飞惊笑着道：“六分半堂一向广纳忠言，以白兄大才，何愁没个用处？”

“狄大堂主忒小觑我这位二哥了，”王小石忽然接道，“我们是苏大哥的好兄弟，一旦金风，一朝细雨，便永不沾六分半的阳光。倒是对阁下的才干，一向钦佩，不妨考虑到金风细雨楼来，大哥定必礼待。”

狄飞惊惟有一叹道，“好，那是你们间的风风雨雨，我管不得，但苏公子已答允了我们，咱们后天在六分半堂见。”

白愁飞望定苏梦枕道，“大哥，你还不收回成命？”

苏梦枕道：“我说出去的话，就像我砍出去的刀，”

白愁飞大声道：“但是，如果错了，就应予尽快改正。”

苏梦枕冷然道：“我没有错，不必改正。”

白愁飞怒道：“你——”

王小石暗里扯了扯他的衣袖，压低声音道：“二哥，这些事，不如我们私下跟大哥再说——”

白愁飞一甩手，忿然道：“那时候再说？早就大势已定，无法挽回了！”

“可是在这大庭广众，驳斥大哥，总是不当；”王小石坚持道，“大哥主掌大局多年，所下的决定，定已深思熟虑，自有分数。”

白愁飞脸也气白了，这才肯压低声音哼着道：“这算啥？！大家都不说，都不敢说，对大家可是好事？！”

这时，“七圣盟”的子弟听说金风细雨楼要出兵直驱六分半堂，有好些人又偷偷的溜回六分半堂那一边去了。

鲁三箭是率领包围三合楼前前后后、大街暗巷的人之一，现在

向雷损请示道：“总堂主，这干人该怎么处理？”

雷损尚未答话，默不作声了一段时间的张炭忽漫声道：“这干人，一时倾这，一时倒那，墙头草，风里浮萍，收容了也不见得能效死，他们只为保住性命，才不会为你们效命，不如全赶散算了。”

那一干“迷天七圣”的子弟，忙七嘴八舌的表示效忠“六分半堂”或“金风细雨楼”，白愁飞忽道：“杀了！”

这句话一出口，大家都静了下来。

“这些人今天叛‘迷天七圣’，难保明天不叛‘金风细雨楼’、不逆‘六分半堂’，这种人还留着干什么？不如杀了，一了百了！”这是有两百多人，白愁飞一句“杀”字说来，当真是轻描淡写，全不当一回事。

“杀？倒不必。既然留着祸患，”王小石听白愁飞这般说，给唬了一下，忙不迭的说，“不如把他们放了，至多逐出开封府，再也不许在道上混，不就得了？”

白愁飞冷哼低语道：“你倒良善，可惜江湖上你虞我诈、斗狠斗绝，没有人跟你比仁慈！”

王小石笑着说：“二哥不要生气，我没打算与谁比。”

雷损像有点拿不定主意，向狄飞惊问道：“你打算怎么办？”

狄飞惊皱了皱眉，道：“我们就算不信任他们，也得信任‘高山堂’任堂主和‘流水堂’邓堂主，假如他们不尽忠效命，再杀未迟。”

狄飞惊这样一说，“七圣盟”里投靠“六分半堂”的人都如蒙皇恩大赦，称颂称祷，各慷慨陈词，以表忠心，狄飞惊冷笑道：“不怕你们表里不一，我自有治你们的法子。”

这么一来，金风细雨楼那儿也把来投的“迷天七圣”徒众尽数收录，由杨无邪及师无愧主事，苏梦枕则和莫北神跟雷损和狄飞惊谈一些后天会面的细节。这时雾雨多已散去，天色转晴，场中反而有一种被雨水洗涤过的清爽。陈斩槐一干誓死忠于“七圣盟”的“死士”，反而一时不知何所适从。

白愁飞脸冷冷的站在那儿，一副不想过问、十分傲岸的样子。

王小石知他不悦，拉拉他的手说：“大哥自有他的道理，你若有话，留待回楼再说便是。”

“匹夫之勇，妇人之仁，意气用事，刚愎自用。”白愁飞傲岸的道：“这样怎能君临天下，纵控大局！”

王小石听得倒急了，怕给别人听去，顿足道：“哎呀你——”

白愁飞冷峭地道：“没想到你也是胆小怕事的人！”

王小石也气了：“随便你怎么说，我也是为了——”

忽听一个莺莺啾啾的声音，说出了一句令他啼笑皆非的话，这句话是拍着手“唱”出来的：

“第一无耻鬼见愁，”这句话居然还有下句，“天下最蠢小石头。”

王小石一听。头都大了。

他知道唱的人是温柔。

他只好问：“小石头是谁？”

温柔笑着眯着眼凑着脸道：“是你啊。”

他只好指着自己的鼻子：“我蠢？”

“其实你还不算太蠢，”温柔良心发现似的叹道，“只不过比起本姑娘来，实在多了几样东西。”

王小石奇道：“什么东西？”

温柔笑嘻嘻的道：“一个春天，两条虫。”

王小石为之气结，只好又问：“你唱的鬼见愁，难道是他？”他说到“他”时，故意指向白愁飞。天地间有许多事情，多拉一人作伴，心理总会平衡一些，尤其是被人说了“蠢”字之后——更何况是温柔温女侠柔小姐骂他“蠢”！

温柔一见白愁飞，立即寒起脸孔。

“不是他，是谁！”她恨恨地道：“世间还有谁比他更无耻？！”

“有。”

说“有”的人是唐宝牛。

“谁？”

“就是他，”唐宝牛大声道：“‘饭桶’张炭先生。”

唐宝牛一向开口得罪人多、称呼人少，这次难得尊称张炭为“先生”，但在他外号上却改了一个字。

一个重要的字眼。

一个严重的字。

张炭也走了过来，他脸上仍笑嘻嘻的，这一点倒是跟温柔天生一对，两人都是嘻笑着脸，不过温柔一张俏脸，柔滑得像蛋黄一样，张炭一张脸却长满了豆豆，黑肤红疮，对映分明；再说温柔那张笑脸，是晴时多云偶阵雨，又似川中的闪脸术，眨眼前还是笑，眨了眼后已成了嗔，再眨一次眼，只怕便变成怒了，这点是张炭所万万赶不上的；温柔的情绪，变得就像张炭的偷窃术一样不测。

王小石见张炭和唐宝牛这两个人都十分好玩，便故意的问：“为什么？”

“他偷了我的手绢！”唐宝牛仍深仇巨恨似的道，“君子不夺人所好，你说他是不是最卑鄙无耻下流贱格……”

张炭的碗早已放在地上，蛮有意思的道：“哦，还有什么？”

“当然还有，”唐宝牛一见他满不在乎的样子，心头更加冒火，“恶毒阴险冷血无情……”

张炭笑道：“咦？冷血无情？岂不是把我喻为四大名捕了？”

“我呸！你配？！”唐宝牛越骂越大，“奸诈狡猾丧德败行……”

张炭问：“还有呢？”

唐宝牛气冲冲的道：“小气大意丑陋怪诞……”

张炭依然笑容满脸，歪着头问：“这回没有了吧？”

王小石听唐宝牛骂了那么多，只怕张炭这辈子加起来都没有人骂过他那么多的“罪名”，难免恚怒，赶忙替唐宝牛答道：“没有了，没有了。”

唐宝牛搜尽枯肠，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些什么骂人的话了，俗语有谓：拳头不打笑脸人，对方没有回嘴，骂粗话则未免有点那个，只好借机下台：“今天一时想不出来，下次方恨少来，我叫他再骂过。”

张炭道：“你终于骂完了吧？”

唐宝牛以为对方要回骂，摆定架式，挑衅似的道：“怎么样？”

张炭却问：“你为什么要骂我？”

唐宝牛一呆，想了老半天，才记起原由来：“你偷了我的手绢啊！”

“手绢？”张炭怪笑道，“手绢不是在你右襟里吗？”

“明明是你拿去了，还想要……”唐宝牛话未说完，却真的摸到了一件柔软软的事物，掏出来一看，果真是那条丝绢。当下脸上一红，讷讷地道：“这……那……我……那……这……嘻嘻……这……”

张炭不耐烦地道：“别这呀那呀的了，你错骂我了，还不向我赔罪？”

“我为什么要向你赔不是？”唐宝牛抗声，但已不像刚才骂人那样嚷得彻响，“你刚才的确是摸去了我的手帕嘛，不知几时，又偷偷的放回来了，”

说到这里，忍不住加了一句：“贼就是贼！”

张炭刚才是有意作弄他，所以唐宝牛骂他什么，也没在意，这一句倒可真的光火了，骂道：“你这个出口伤人的东西，你——”

雷纯忽悠悠的叹道：“得饶人处且饶人，张五哥，我看大家就少一句吧。”

“好，”张炭强忍一口怒气，悻悻然的道：“看在小姐的面上，我不怪他，俗语有云：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遇上这种动物，好坏不知，是非不分，我才不跟他一般见识……”

这次轮到唐宝牛冲动了起来，吼道：“你说什么？！”却见张炭身形一闪，以为他要向自己动手，忍不住一拳就挥了过去。

按照常理，以张炭的身手，断没有理由躲不开这一拳的，不料这一拳却结结实实打在张炭左肩上，张炭闷哼一声，只晃了一晃，却一脸关怀之情，疾闪向雷纯那儿。

只见雷纯一双清灵的眸子，正挂下两行晶泪，唐宝牛一呆，脱口说道：“对不住，我打错他了，我不打他就是了。”

张炭却掠到雷纯身边，已无暇跟唐宝牛斗嘴，只焦切的说：“雷姑娘，我不打架，你别哭了。”

四十六 天下最蠢小石头

雷纯别过脸去，只听她幽幽的声音道：“五哥，你对我很好，这……不关你的事，我没事。”

张炭平时口快舌滑、伶牙俐齿，但一见雷纯流泪，全慌了手脚，不知如何劝慰是好。

王小石和白愁飞也不知道该怎么相劝。

“她哭了。”王小石低声道。

“我知道。”白愁飞沉声道。

“我也有点想哭。”王小石苦笑道，“所以我了解雷姑娘的心情。”

“今天雷纯在这里，是一种安排，一种设计，而且这种安排与设计，雷损是知道的，苏大哥也知道，这是他们一手编排的毂，让关七掉进去；”白愁飞说，“偏偏只有雷纯不知道，所以我们只是棋子，而她比棋子还不如，只是饵。”

“至少更身不由己。”王小石说，“偏生一个是她的爸爸，一个是她即将嫁过去的丈夫……说来，不久后要唤她作大嫂啦。”

王小石感觉到白愁飞的脸色变了、变得更是煞白。“雷纯一天未嫁，还说不准是谁的夫人。”白愁飞的话又把王小石吓了一跳，一大跳。“雷姑娘未必是为雷损和苏梦枕利用她为饵，诱杀关七的事而哭。”

王小石不禁问：“那却是为了什么？”

白愁飞道：“雷姑娘不一定就同意这头婚事。”

“可是雷损的确希望借雷姑娘和苏大哥结为连理，来使金风细雨楼和六分半堂化干戈为玉帛，结合为一，免伤和气，这不好吗？”

“这只是雷损的如意算盘，不见得雷纯会答应得心甘情愿。”

“不过苏大哥也是真的喜欢雷姑娘。”

“苏楼主是一厢情愿，雷姑娘可不一定喜欢他。”

“我明白了。”王小石恍然道。

“你明白了什么？”这次倒是白愁飞诧异。

“我明白了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什么问题？”

“问题不在雷损，也不在苏大哥，可能也不在雷姑娘，而是你；”王小石亮着眼睛小声地道，“无论雷姑娘嫁给谁，你都不会高兴。”

“对，”白愁飞直认不讳，“除非她嫁给我。在汉水上我见她第一眼，我心里便立了这个誓：她是我的！”

“这样，你会惹上许多麻烦的，”王小石摇首微叹道：“这问题变成在你的心里。世上本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当问题是出在你心里的时候，除非是你自己去解开它，否则，任何人都解之不开。”

“你年纪比我轻，”白愁飞痛苦地道，“你不懂的。”

“谁说我不懂！你又怎知道我心里真正的感受如何！”王小石抗声道，“我只是不想你和大哥为了雷姑娘，闹出不快的事来！”

“什么事？”温柔只听到一截、听不到一截，后二句倒是听得清楚，忙问：“有什么事解决不了的？你们告诉本姑娘，让本姑娘来解决！”

王小石和白愁飞异口同声地道：“你？！”两人只有相觑苦笑。

温柔叉腰瞪着眼睛：“怎么？要论解决大小问题，这儿舍我其谁？”

“对极了，”白愁飞喃喃地道：“你有一句话，说得对极了。”

温柔见白愁飞也夸赞她，得意洋洋的道：“本小姐说的话，一向真理与哲理并重，道理与学理兼具。本小姐说的话大都很有理，很多可以流传千古，不知你指的是哪一句？”

“是是是，”白愁飞一副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样子，“恭聆温女侠教益，三生有幸，茅塞顿开，足慰平生，老怀畅甚，大彻大悟，死去活来。不过我最欣赏的一句，还是你封赐给王小石的七字真言。”

温柔呆了呆：“七字真言？”

“七字真言，可圈可点，温姑娘贵人事忙，可能自己都记不得了，”白愁飞道，“那就是：‘天下最蠢小石头’七字！”

王小石怒道：“你——”

温柔倒听不出他的讥刺，犹兴高采烈地道：“还有下一句，下一句是——”

白愁飞忙截道：“下一句我倒改动了几个字。”

温柔偏了偏头问：“哪几个字？”

白愁飞冷冷道：“‘天生一对成温柔’。”

温柔初没听懂，喃喃的念：“天下最蠢小石头，天生一对成温柔……”忽然脸上飞红了起来。

王小石挣红了脸道：“白老二，你这算什么意思？！”

白愁飞笑道：“没意思，”他指指王小石，指指温柔，“你们俩，智慧相等，天造地设而已！”

温柔这次倒听出来了，嗔道：“你是说我跟他——”娇靥上这次倒真逼出了煞气，“一般蠢？！”

王小石想骂白愁飞，可是听温柔这般大声说破，气得直顿脚，一时倒说不出话来了。

白愁飞忽笑道：“如果你不蠢，这时候为啥有要务不做，跑来偷听两个男人说话？”

“鬼才偷听你们的无耻话语！”温柔又气又忿，但仍忘不了好奇本色，“要务？你说我该做啥要务？”

“这你都不懂？”

“你说说看。”

“雷姑娘是不是你的朋友？”

“是啊。”

“她哭了，你还不过去劝劝她，你这算哪一门子的朋友？”

温柔“啊”了一声，凶狠狠地瞪了白愁飞一眼，便走过去雷纯那儿，还向白愁飞抛下一句凶狠狠的话：“让我劝了纯姊，再来跟你算帐！”掠过之际，嫌王小石碍路，一肘撞了过去，王小石狼狈闪开，“哇”的一声，唐宝牛无缘无故的被她踩了一脚。

只听温柔还悻悻然的道：“你们都不是好东西！”

唐宝牛平白无辜的给她踩了一脚，真要叫起撞天屈来，指着自己的大鼻子气呼呼的道：“这又关我的事？！”

忽听雷纯很柔和好听的声道：“劝我作甚？我没事啊！”

只见她已回过身来，脸容又恢复那清灵若梦，一点戚容都没有，泪痕早已全消。

温柔诧异地道：“暖，你没事了？”

雷纯柔美地笑道：“我没事呢。你们一现身，就把我救了，哪会有事。”

“对极了。”温柔高兴地道：“我都说你没事的了，鬼见愁，你叫我劝慰纯姊，这次可认栽了吧？”

白愁飞忽然高声说：“我认为，一个也不必留！”

他这句话不是向温柔说的。

当然也不是向雷纯或王小石说的。

他是向场中说的。

原来场中事情已逐一了结。“六分半堂”和“金风细雨楼”在这里一带埋伏的明桩、暗桩，都已回报，关七和五、六圣主都已被一批身分不明但武功极高的人物救走，邓苍生、任鬼神和颜鹤发、朱小腰各为“六分半堂”及“金风细雨楼”收编自“迷天七圣”加入的部属，苏梦枕、杨无邪则与雷损、狄飞惊商讨两天后会谈的情形与细节，大致已有了一定的协议，然后再议定剩下的二、三十名由陈斩槐带领那群对“七圣盟”誓死效忠的人，该作如何处理。

众说纷异。

雷损主张杀了，免留后患。

苏梦枕认为放了，谅他们也不成大痛。

狄飞惊则认为把这些人抓起来，看他们能硬得多久！

白愁飞突然发言，还是他一贯作风，力主“斩草除根”，“留下他们，是替自己增添敌人，制造障碍，与其日后也必杀他们，仇是结深了，梁子是挑定了，何不现在杀了干净？”

白愁飞这番话刚好就等于在驳斥苏梦枕的意见，苏梦枕只好道：“这儿毕竟是天子脚下，不能说杀就杀，如果是两方厮拼，为求保命，死伤难免，可是仅是为了铲除异己，便施辣手，了结数十条人命，未免说不过去。”

白愁飞昂然道：“其实那又有什么分别？左也是杀人，右也是杀人，说到头来是为争权夺利，瞎子都看得出来，又掩饰个什么？现在简捷了当，多杀几个敌人，省得日后多添麻烦，多丧几个自己的弟兄——真要做事，管它说不说得过去！”杨无邪只好挺身出来维护苏梦枕的意见：“为了达到和睦的目的，有时候，难免要先付出代价，说不得总以暴易暴、杀人拼命，但我们是皇城一大楼、京师第一堂，总不能赶尽杀绝，连降俘也不放过！”

陈斩槐大声道：“我们不是战俘，要放，咱们青山不改，后会有期，心领情不领；要杀，咱们也拼一个是一个，拼一双是一双！”

白愁飞冷笑道：“听到了吧？这种人硬骨头得很，放了，示好不成，反成了妇人之仁，噬脐莫及！”

雷损却在这时支持苏梦枕的话：“我倒认为苏公子的话有理。咱们敌对，各有所谋，战斗下各凭本领功夫，死伤各安天命，但这回子事以众击寡，杀几个不肯屈伏的汉子，却反倒折辱了我们的名头！”

“真爱名头，讲究清誉，雷总堂主大可不必来设计围袭关七；”白愁飞不屑地道，“可笑的是人要称英雄、充好汉，居然便抢着干善举、建庙堂，我倒说句诸位不爱听的话：大家手上所沾的血，今生今世，就念一次佛便算超度一次，只怕念一辈子也洗不了这手血腥，又何必再假惺惺！”

狄飞惊本来一直都很沉默，除了在他初现截击关七的霎间外，他垂着头，坐在棺椁之后，似在守候，又像对着那副棺材也默祷什么，此刻忽道：“看

来，金风细雨楼作主的人，的确不像是一位……”

杨无邪怒道：“姓狄的，你少来挑拨离间！”

王小石大声道：“我赞成苏大哥的话！”

白愁飞冷哼道：“小石头，咱们就事论事，不是妄言泛语，当戏子给人寻乐子，这次放了他们，不啻是替关七日后复出铺路，你要真爱护金风细雨楼，就不会服从这种馊主意！”

“如果凡是你的敌人就杀，你还有几个朋友？”王小石反问，“你一生中能杀几个敌人？不是朋友的敌人就杀，到头来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把所有的朋友都杀成了敌人！”

白愁飞冷笑道：“你以为放了他们，就会成为我们的朋友？那未免太异想天开了。”

“这不是放，而是谁都有活下去的权利，谁都没有权利去杀谁；我们不杀人，天经地义，也没索取什么报答，有什么可异想天开的？”王小石凜然道，“我们捺死一只蚂蚁，可能是因为它螫了我们一口、侵占我们的食粮；如果它不犯我，我又何需捺去它的性命？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如果犯得并不该死，也不一定要杀人。我们头上也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如果无缘无故就要杀人，只要一捺，化作天灾奇祸，我们早已不存于这世上了。”

“如果你指的是上天，上天根本就天道无亲，视万物为刍狗；天地不仁，常与善人。我们不杀人，自有人杀人，为了自己不给人杀，不如自己多杀点人；”白愁飞自施“三指弹天”后，脸色一直都是出奇地白着，未能恢复，“哪个干大事的人不杀人？杀人不是件什么大不了的事！哪个人活在世上不曾杀人？只是他可能不用刀，不是血，而用思想、用计谋、用他自己的方式，‘杀’得别人变成有利于他，而他又被别人‘杀’得有益于他们。”

王小石反问：“你今天说这种话，是因为你有本领杀人，如果，你失去了这种本事，大家都来杀你，你又会怎么说？”

白愁飞坚定的道：“没有本领的人，都该死；没有本事的人，如果不趁早学些本事，被人杀了，也不应有怨言。人活着，本就杀着人，或被人所杀。”

王小石道：“你这几句话，本该是半痴近狂的关七才说的。”

白愁飞道：“关七口里重复几遍的话，本就是我一语点醒的；我那一句话，比一剑刺中他要害还要命。”

王小石道：“看来，你比关七还要狂。”

“他何上像关七一般狂？”雷纯忽然插口说：“他也像关七一样疯！”

白愁飞双眉一轩，还未说话，雷纯已加了一句：“而且，他比关七还笨！”——笨！

这个字要是出自温柔口中，他还可以容忍，因为世上有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常常喜欢说人愚笨；而真正聪明的人，决不让太多的人知道他的聪明，宁可让人以为他笨。所以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决不会让人知道他聪明；只有一个不甚聪明的人，才处处让人知道他聪明绝顶。

可是，雷纯却在当众斥他“笨”！

白愁飞苍白的脸色第一次涌上了血色。

“关七身怀绝技，至少，他要惊动开封府里二大帮派、五大高手，才伤得了他，但仍制他不住，他才说出这种‘人不杀我，我就杀人’的豪语；”雷纯款款的道，“白公子却似乎还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实力，就说这样的话，也不怕杀不着人，便先给人杀了！”

白愁飞脸上更红了，正待说话，雷纯又道：“如果没有维持和平的力量，便妄论维护和平，主持正义，那只是个笑话；如果没有保护自己的力量，便要保护他人，那是不切实际的；”她语音柔和，可是语锋直比苏梦枕的刀还锐利；“一个人要量才、适性，不近自己性情的事，是做不来的，就算做得来，也会做得不舒服、不适合；可是一个人不自重，就会做出许多傻事、说出许多傻话，你说，这不是笨，还算什么？”

四十七 量才适性

“像你现在，可能忿忿难平，可能对我的话一点也不服气，可是那有什么用？”雷纯道，“如果不与女斗，你不能跟我斗口，而又不能一指把我杀了，你也只有徒自气愤而已！所以说，如果不自量力，妄自尊大，逼人于绝，不留余地，只是自取其辱而已。”

王小石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雷纯那一番话，当然不是针对他的，可是他可以想像得出，一向傲慢的白愁飞，被雷纯当众斥责，会有怎么样的反应！

可是白愁飞的反应，完全出乎王小石意料之外。

他深深地呼吸。

然后吐出了一口气。

接着他缓步前行，走向雷纯。

他这一个举措，使得场中四大高手，都留意了起来。

也担心了起来。

——如果白愁飞对纯儿出手，自己决不可能袖手旁观，可是，这样一来，说不定就要与苏梦枕决战当堂。

雷损这样想。

——假如白愁飞向雷姑娘出手，自己没有理由不加以阻止，但这一阻拦，很可能就与白愁飞发生争执，白愁飞这人自负，执拗得很，一旦冲突起来，恐怕不易化解！

苏梦枕暗忖。

——假若白愁飞竟向雷小姐施辣手，雷总堂主可能要被逼出手，所以自己一定要先总堂主而制止白愁飞，但此举可能致使“六分半堂”与“金风细雨楼”就要在此地决一胜负！

狄飞惊也是这样思忖着。

——白愁飞不能出手！对这样一个弱女子下手，实在太不像话了，无论如何，自己说什么都得要拦住他，白愁飞一旦决定了的事，是决不让人阻挠的，只怕……

王小石心里比谁都急。

张炭已拦在雷纯身前。

他已见识过白愁飞的武功。

他明知自己不是对方的敌手。

可是，任何人都不得伤害雷纯，只要有他在的一日，他决不让任何人加一指于雷姑娘！

白愁飞走过去，冷冷地看了张炭一眼，那一眼，只有一句话可以形容：

——目中无人。

然后他转睛去看地上的死人。

蓝衣剑婢。

“她死得太可惜了，”白愁飞道，“你的主人真要有本领，就该为你报仇，而少在这儿嚼舌根。”

白愁飞这句话，当然还是带着讥刺，可是他这样一说，在场的几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全都放下心头的一块大石，全部卸下暗中提起的一口真气。

可是，只有王小石的心里，换过了一个问题。

一个奇异的问题。

电光石火般的换过。

——要是白愁飞对雷纯出了手，金风细雨楼和六分半堂的高手，甚至是自己，也都会全力相护，这样说来，雷纯的身分，岂不是非常的微妙，甚至在某种层次上，要比在场的一众高手，还要有分量得多了？

不过这意念只是一闪而灭。

人生有很多意念都如是。

——如果你不去刻意捕捉它，或马上记下来，它就不会在世间存在，也不会在你脑海留下痕迹。

只是，世间许多扭转乾坤，影响深远的大事，都是由刹那间意念所形成的。

“我们就在后天午时，六分半堂总堂候驾。”

“一言为定。”

“后会有期。”

通常，“一言为定”和“后会有期”，都是定约盟、临分手时所说的话语。

可是雷损和苏梦枕都不是这个意思。

说的人神色凝重，听的人也脸色沉重。

因为他们都知道，那是两个人的名字。

一个是“六分半堂”的供奉，一个是“金风细雨楼”的长老。

苏梦枕自己是个心高气傲的人。能被他奉为长老的人，自是非同小可的人物。在楼子里人人都知道，就算对苏梦枕略为失敬，还未必遭重罚，但若对“一言为定”有丝毫失态，随时会遭杀身之祸。

这是个老人，曾在朝廷任职制定经筵仪注、论辩政事，曾任“侍读学士”官衔，失势之后，退任金风细雨楼的长老，因顾念当年声誉，不便以真名示人，江湖中人，都以“一言为定”称之。此人说话一言九鼎，当年，在皇帝面前讲经明义、进谏辩政，连天子都得听他几分的话，在武林中，他的地位更加特别，说出来的话，更有权威。

“一言为定”说出来的话，就像囚犯在监牢接到了判决。

“后会有期”则刚好相反。

当他对人说这句话的时候，一个好端端的人迟早都会变成囚犯，与他在狱中“后会有期”。

因为“后会有期”掌管的是刑部，由留县小捕快一路升到知审刑院评议，后掌大理狱员外郎，眼看要升到尚书侍郎，却因脾气太坏杀戮过重而被御史及部下朱月明弹劾，被撤职查办，摇身一变，在“六分半堂”里贵为供奉。

一个人能够在久经变乱的六分半堂任职供奉，达廿年之久，而他本身又非姓雷，自有过人之能。

“后会有期”绝对是能干、干练的人。

一个真正能干的人，不会什么事都由他去干；正如一个说话有分量的人，不会什么话都交由他说一般。

而今，在苏梦枕和雷损的对话里，已明明白白的显示了：

后天正午六分半总堂之会，不但“一言为定”要出现，“后会有期”也要登场。

——如果不是生死之决、存亡之会，又怎会惊动这两位本是朝廷大老，

现今是两派元老的人物？！

“一言为定”。

“后会有期”。

这两个人的名字，绝对能够镇压场面。

同时还有另一个好处。

那就是可以当作分手前的话语。

苏梦枕和雷损说完了，就各自走各自的路。

他们一走，他们的部下也就跟着撤走。

苏梦枕步伐一动，整个金风细雨楼旗下的高手，也簇拥而去，阵势依然有条不紊，王小石和白愁飞心里忽然生起了一种感受：

——苏梦枕是“金风细雨楼”的苏梦枕，当一大群人拥护着他的时候，他是君临天下而又名动天下更是独步天下的苏公了，跟昨天和他俩联袂上三合楼，仿佛是迥然不同的两个人！

——这是“红袖梦枕第一刀”的气派？

——还是他们三人间本来就存在着的距离？

王小石不知道答案。

只不过，王小石微微感觉到，苏梦枕转身而去的时候，好像跟白愁飞交换了眼色。这眼色就像交换了一个秘密似的。

白愁飞似已有了自己的答案。

王小石虽然并不明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人越多，高手越强，斗争越剧烈，一向看来病恹恹的苏梦枕，却逼现了更强烈更无匹的气魄与气派。

也许，只有一个时候，只有一个人，曾在顷刻间攫夺了他的锋芒，虽然时间极短，也确只有一次。

那就在刚才。

那就是关七。

关七不但攫去苏梦枕的锋芒，震退雷损，也镇住王小石和白愁飞。

他只被一件事物所慑住。

——那就是这口棺材！

一口棺材，到底有什么可怕的？

关七为什么要怕一副棺材？

这时候，王小石和白愁飞跟随苏梦枕一伙撤走，颜鹤发和朱小腰率部众随后而去，邓苍生和任鬼神则跟雷损的队伍撤离，陈斩槐等一干“七圣盟”的忠心部下，垂头丧气的另走他道，雷纯本也要走，却见场中剩下温柔、唐宝牛和张炭，各有点惶惶然，也有点黯然。

雷纯奇道：“你们不走？”

“走？”张炭苦笑道：“走去什么地方？”

“回六分半堂啊，”雷纯虽然盛意拳拳，但谁都可以看得出她正愁眉莫展，“好不容易才盼得五哥你来京城，你才这么不留到半个月，就要走了么？”

“雷小姐，”张炭忽然客气了起来，“我们结义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你就是‘六分半堂’总堂主的掌上明珠，对不对？”

“对。”

“当初，你在庐山救了我的时候，我很感激，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你就是雷损的独女，是不是？”

“是。”

“虽然，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我仍然很感谢你救了我。”

“如果说谢，五哥一路上对我的照顾和保护，那又怎么谢得完呢？”

“可惜，你是‘六分半堂’雷总堂主的女儿。”

“可是，这跟咱们的交情，完全没有关系呀。”

“有关系的，”张炭沉重地道：“先前我不知道，所以才敢与你结为兄妹的。”

“现在是我雷纯与张哥哥结为兄妹，这跟什么人都扯不上关系，咱们一路上也没怕什么人误解，怎么到这儿反而要计较起来？”雷纯道：“五哥，我不明白。”

“你是六分半堂的……总之，我高攀不上！”张炭道，“坦白说，这一个月来，我因你而加入六分半堂，我……我也觉得跟他们……格格不入！”

“张哥哥光明磊落，任侠尚义，对六分半堂的所作所为，自然会有些看不过眼，我晓得，要不是五哥为了小妹，准就拂袖而去了，”雷纯婉然的道，“可是，五哥就算不在六分半堂，也可以多来相伴小妹呀，人各有志，小妹不敢用六分半堂留住五哥，爹爹也不会相强，只不过……”

说到这儿，雷纯委婉的道：“也许……也许张哥哥早就讨厌与小妹在一起了，怪不得总是称我雷姑娘，那……我也就不敢相留了。”

“快别那样说，”张炭一听，倒是急了，“我决不是那个意思。咱们在‘愁予亭’结义的时候，我也不敢称你为妹妹，心里虽是那样看待，但总觉得自己不配……”

“这话怎说！有啥配不配的？”雷纯无法接受张炭口里道出的意思，“自长安到汉水，这一路上，要不是有五哥护着我，只怕，我早已没命返京了。”

“那算什么？我除了会几下三脚猫的功夫之外，啥也不懂，七妹子就凭天生聪慧，一见面就救了我一回，说来惭愧哩。”张炭颓然道，“只是，我来到开封府后，发现不管六分半堂还是金风细雨楼里的高手，比我高明的，在所多有，刚才令尊露了一手，足教我练一辈子都赶不上。那位狄大堂主虽未曾出手，但看来也是顶尖儿好手，就算七妹子日后嫁到金风细雨楼去，苏公子还有刚才那什么大小石头的两人，都是一流高手，我来京师，别无他意，只想匡护七妹，不让他人沾及我妹子的一片衣衫，而今，你看，这算什么了！真是丢脸丢到了家，”张炭搔着头皮道：“趁我还没把脸掉到袜里去之前，还是早些向七妹子告辞，总比日后七妹子只记得我这个貽笑大方的窝囊废的好。”

雷纯听他已不自觉地唤自己为“七妹子”，心里正欣喜间，忽又听他提及六分半堂与金风细雨楼，又觉一阵惆怅：“六分半堂，高手如云，金风细雨楼，高手遍布，跟我又有啥关系？我只是一个身不由己的人，爹爹要我嫁给苏公子，我就成了金风细雨楼的人，他们拿我当饵，把关七引来，我就成了饵，我既身不由己，他们也没把我拿当什么看待。”

“雷老总这种做法，未免太过分了！”张炭忿忿地道，“苏梦枕也不像话！”

温柔在旁，听了一会，还摸不着脑袋，此际忽然想起这后一句话，与她可大有关系，忙瞪眼叱道：“你骂我师哥？！”

“对，对。”唐宝牛忽插口道：“你说对了！”

温柔没想到唐宝牛居然会在这个时候扯她的后腿，一时气得说不出话

来。

唐宝牛向张炭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连说两声‘对’？”

他当自己的话像圣旨一样，张炭此时可没心情理会他，谁知唐宝牛见他不问，他径自说下去：“第二声对，是你骂对了。第一声对呢？”

天底下大凡爱说话的人，总有把话说下去的“本领”。唐宝牛实行自问自答：“是赞同你刚才骂自己的功夫只有三脚猫几下，也说对了！”

雷纯诚不愿张炭跟唐宝牛发生冲突，岔开话题道：“你记得吗？初初认识你的时候，我还叫你小张，到现在，还是改不了口。其实你是我的五哥啦，你看小妹子多没规矩。”

张炭忙道：“咱们‘桃花社’的‘七道旋风’，才不讲究这些！谁唤谁什么名号，都是一样，计较个啥！”

雷纯悠悠地道：“那么，五哥来京城，只为了见见小妹，又对我的门户，计较个什么呢！”

“刚才，雷姑娘说过，人，应该要量才适性；”张炭有些忸怩的说，“我怕我太不度量，太不适应了。”

“那些话，我是用来镇住那个自负自大的白愁飞的，你怎么听在心里呢！”雷纯道：“好啦，好啦，小妹现在就给你赔不是，你别叫我做雷姑娘，就叫七妹或小妹子，好不好？”

“不好，”张炭坚持地道：“就算咱们义结金兰，一路上，我还是称你为雷姑娘，除了赖大姐之外，你跟我们谁都不一样。”

“随你怎么叫，”雷纯道，“我还是当你是我的五哥，你说走就走，我可依不依。”

“我也不是这就走，好歹也要等六分半堂和金风细雨楼的事有个段落，认定谁都没欺负你，我才能走得放心，”张炭自嘲地笑道，“不过，凭我这两下子，只怕真要动手时，我可护不了谁。”

雷纯满脸的不同意，但犹未来得及说话，唐宝牛已乍出春雷一般的大喝：“喂，饭桶，你这算干啥？！婆婆妈妈唠唠叨叨的自贬身价，也不拧过黑炭头脑想想，你要是那么不堪，刚才怎么能跟我天下难有敌手、无敌最是寂寞的唐宝牛巨侠几乎打成平手？！”

他把“几乎”两个字，念得特别响亮，务使任何人都听清楚并记住了这两个字，以免旁人“误会”。

就算是他在“鼓励”张炭的时候，也要明确表示，他仍是技高一筹的。

四十八 我要

张炭只苦笑一下，没有反驳。

这一来，唐宝牛心中可憋死了。平素，他与方恨少等人在一起，没事就专抬抬杠、骂骂架，时间反而易以打发，这次在京城里遇上了温柔，口里处处与她争持，心里却是挂虑她；她虽说是苏梦枕的师妹，金风细雨楼的子弟都维护她，但她啥事也不懂，夹在朝廷内争和“金风细雨楼”、“六分半堂”、“迷天七圣”的斗争中，只怕要吃亏了，说来说去，他是宁给温柔叱骂，都不愿走。

这次赴三合楼，见着张炭，真个“惊为天人”，难得有一个人能像方恨少那样，没事跟他耍嘴皮子、斗斗气，骂过了火也不记在心里，遇事时却能祸患与共，他心里直乐开了，不料，眼前见得张炭为了雷纯，如此尤精打采、心无斗志，登时感触了起来，愀然不乐。

“其实，京城也没什么可留恋的，”雷纯悠悠一叹道，“俟这儿事了，我也想跟你和‘桃花社’的兄姊们，上庐山、赴古都、买舟轻渡愁予江，那好啊。”

张炭向往地道：“那真是好……”

雷纯偏一偏首，问：“怎么了？”

张炭垂首道：“没什么。”

雷纯专注地说：“我觉得你接下去还有话要说的。”

“我总觉得你不是那样的人，”张炭摇首悠然地道：“你跟我们‘桃花社’的大姊不同，她可以退隐，既很避世，也可以很出世，你则很入世，也很能干。”

“我能干？”雷纯笑了一下，笑起来眼睛眯了一眯，皓齿像白而小的石子，仍是那未好看，但让人看了，却有一阵无奈的悽迷与心酸，“我却连武功也不会。我自幼经筋太弱，不能习武，习武不能不学内功心法，可是一学内力，我就会五脏翻腾，气脉全乱，血气逆行，走火入魔，所以，我就是成了要人照顾的废人一个。”

说到这里，她又笑了一笑，道：“其实，我活到现在，这已经算是个奇迹了。”

温柔听着听着，看着看着，忽然觉得，难怪眼前的雷纯，是这般绝世的音容，就像幽谷中的兰花，清纯得像水的柔肤，经不得一记轻弹，原来她的体质那么薄，是不是红颜都薄命呢？不薄命的红颜，是不是会化作祸水呢？身作红颜、生作红颜，如果不薄命，即要成祸水，那么，该当祸水好呢？还是薄命算了？薄命害苦了自己，祸水害苦了别人。那么，该害人好呢还是害己好？她倒觉得自己非常漂亮，可是，她的身体很健康呢，看去没啥薄命的感觉，难道自己是祸水？不过，自己没害着人，倒是给鬼见愁和小石头气得火冒三丈……既然自己不是祸水、又非薄命，难道——

——难道自己不是红颜？！

——不可能的！

——若是，这打击实在太大了！

——像我那么美丽的女子，都不能称作红颜，那么，世间溜溜的女子，至多只能算是青颜、蓝颜、白颜、朱颜了……

——当然，说什么，都得除了雷纯之外……

温柔这样胡思乱想着，但对雷纯清丽的容色，却十分的服气。她心中想：要是我是男孩子，我也一定喜欢她……却因想到这一点，而想到白愁飞，心里一阵恍惚，如掉入冰窖里，一时间，半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张炭却赶紧道：“雷姑娘，你别这么说，会不会武功，根本算不了什么，那次，记得是去年的六月初一，我要回鹰潭探亲——”

雷纯笑了，眼睛像星子一般的闪亮着，皓齿也白得令人心眩，像一个很快乐、很美丽、很单纯的小女孩，正在听大哥哥讲述有趣好玩的故事，“还说呢，五哥哥真的去探亲——鹰潭乡下订了头亲事呢！”

张炭也笑了，脸上居然红了，像他那么一张黑脸，居然也红得让人瞧得出来，这可连唐主牛也看直了眼。

可是张炭的羞怯，很快的又转为忿意。

“不过，我回到家乡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说到这里，就不说了，也可能是说不下去了。

雷纯连忙接着道：“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知道，这一年多来，我也尽可能不去想它。”张炭低沉地道，“现在我说出来，是想告诉你，那时候，你不会武功，却救了我，要不是你，我早就丧在‘肥水不流别人田’的手里了……”

雷纯笑道：“机缘巧合，所幸如此，让我有这个仙缘，结识五哥。”

唐宝牛平生为人，何其多管闲事，一听之下，有头无尾，怎生忍得？“你们说什么？是不是那个恶人田老子？”

张炭不理他。

雷纯不置可否，只说：“过去的事，还提来作啥！”

张炭却认真的道：“七妹子，你虽不谙武功，但丽质兰心，除了赖大姐之外，你比我们都强得多了。”

雷纯清清地笑了一笑，道：“我知道你的用心，我也不敢妄自菲薄，所以……不是一直活到现在么！”

唐宝牛几乎吼道：“什么事嘛！吞吞吐吐的，这算什么男子汉？！”

温柔也憋不住了，婉声哀求似的说：“你说嘛，你说嘛……”见张炭不理，立即转求为嗔，“你不说，就是不把我们当作朋友了？——”见张炭仍不为所动，即转嗔为怒，“你不说就算，你求我听，本姑娘还不要听呢！”

张炭仍是没说。

温柔正要翻脸，雷纯忙道：“柔妹，待会儿有的是时候，不如你来六分半堂玩玩逛逛，姊姊再说予你听好了。”

温柔十分听雷纯的话，只这么一句，便转忿为笑，要是旁的人，她才不依呢。

唐宝牛目定口呆好一会，才喃喃地道：“奇迹，奇迹……”

这次轮到张炭禁不住问：“什么奇迹？”他原本也是个多管闲事、惟恐天下不乱之辈，刚才只是被勾起伤心事，一时恢复不过来，而致完全变了个人似的，而今，心情已略为恢复，又“原形毕露”了起来。

唐宝牛口直心快，说：“了不起，了不起。”

这回轮到张炭发了急：“什么这样了不起？”

“女人，唉，女人，”唐宝牛叹道：“女人多变，犹胜我唐门暗器。”

张炭赫然道：“你真的是蜀中唐门的人？”

唐宝牛回过身来，一对虎目，瞪住他道：“我是不是姓唐？”

张炭一窒，只好道：“是吧。”

唐宝牛气虎虎的道，“姓唐的就一定是四川姓唐的那家伙？不能有第二家？姓唐的使暗器，就一定是川西唐家堡的暗器吗？不能有第二家么？”

张炭给他问得有些招架不住，只好囁囁地道：“有是有……不过……，不过……”

唐宝牛又吼了：“不过什么？！有话快说，有……那个快放！”他因“姑念”在场有两个女孩子，而且都云英未嫁，貌美如花，说话总算已“保留”了那么一些。

张炭说：“别的唐门，似乎没那么出名。”

“有一家，也有一个，名动天下，”唐宝牛认认真真的道，“保准比蜀中唐门有名！”

张炭嘿嘿干笑道：“该不是阁下自创的那一家吧？”

“绝对不是，有史为证，”唐宝牛光明坦荡的说：“你以为我会像你那么自大狂妄么！”

这回，温柔和张炭都自卑了起来，思前想后，怎么都想不到究竟是哪一号人物，忍不住，齐声问：

“是谁？”

“唐三藏！”唐宝牛得意洋洋的说，“他的暗器是连齐天大圣都能治得服服帖帖的金刚圈，是如来佛祖传授给他的。”

说完这句话，唐宝牛站在那儿，看他的样子，一定是以为自己是可升天的佛祖了。

要不是有雷纯，他真有点可能被张炭和温柔联手打得“升”了“天”。

“你又不说是唐明皇！”张炭叫了起来，“你飞梦都可以杀人哩！”

雷纯连忙劝阻。

“温柔是我所见过最乖的女孩子，也是我最乖的妹子，”雷纯这样说，“五哥当然也会知道，唐巨侠风趣好玩，正跟你们开了个玩笑。”

她补充了一句：“开玩笑也要向有度量的人才开的，唐巨侠慧眼识人，这次可真选对了人。”

就这几句话，一切干戈，化解于无形。

温柔要做乖女孩。

张炭只好不与唐宝牛计较。

“我们且不管唐三藏是不是姓唐的，但唐巨侠的联想力无疑十分丰富，连孙悟空都变成了武林人物，真是一种创举，”雷纯轻轻的笑着说：“也许，古代的神话故事，根本就是当代的侠义传奇，只不过再夸张了一些些，说不定，真有其人、实有其事呢！”

温柔却说：“雷姊姊怎么看我是乖孩子？”

雷纯微讶反问：“怎么？你不乖吗？”

温柔唉声叹气的道：“现在的女孩子，都不是乖了，她们都爱坏的，越坏，就越为人所接受，越会使坏，就越为人所看好，为人所崇拜。”

“是么？”雷纯悠悠游游地道：“刻下江湖上时兴这个么？”

温柔眨着星眼：“是呀，而且，我自己觉得，我一向，都不是很乖，家里给我闹得谁都怕了我，鸡飞狗跳，拜入了小寒山门下，师傅也说我：师兄姊们当中，算我最皮，最不长进，又最会捣乱……”

“你聪明呀，才顽皮，聪明人才能顽皮得起。”雷纯笑吟吟地道：“你

师父这样说，只不过是跟你闹着玩罢了……”

温柔分辩道，“不啊，我师父平日对我挺慈蔼的，但她训起人来，也够把人吓得魄散魂飞的了……”

雷纯肃然道：“尊师红袖神尼，是当今武林中最受敬重的人物之一，与世无争，避世已久，她说的话，可能是用心良苦，并非苛责，要是她不疼你，你不乖，她怎会让你不远千里，来劝你大师兄回心转意来着了……？”

温柔不听犹可，听到这里，眼圈一红，道：“就是呀，他们给我出来就好了。”

这一句话，倒把雷纯、张炭等全吓了一跳，雷纯诧然问：“你是说……”张炭道：“你出来，令师和令尊……”雷纯道：“他们都不知道？”张炭急道：“那你还敢出来！”

温柔一见他们全变了脸色，她自己嘴儿一撇，几要想哭，雷纯忙拍拍她的肩膀，抚着她的乌瀑也似的长发，柔声道：“你说过，你这次出来，是令师红袖神尼派你来找苏师哥的，而且，令尊‘嵩阳十九手’温晚温大人，也同意你来此，原来，你是自行溜出来的……”

温柔扁着嘴儿，很委屈地道：“就是呀，我要是不偷溜出来，他们这辈子只怕都不让我出来呢。要俟我学成之后才能下山……那些功夫又不好学又不好玩，学成之后吗，只怕我都眼角几十条皱纹，额角几百条皱纹，嘴角几千条皱纹，老啰，还下山干啥去！”

张炭和雷纯都听得暗捏了一把汗，想到德高望重的红袖神尼还有名重朝野的温晚温嵩阳，得知温柔失踪的消息，当何等之急！却听温柔道：“要真的是师父叫我找苏师哥回来，他哪还敢在开封府里忙着跟你爹爹闹事！”

雷纯和张炭这下总算是弄清楚了：温柔这次来京，真的是没得过红袖神尼的首肯、温晚的允可！

唐宝牛却兴高采烈地一拍大腿，可能用力太巨，自己也痛得一龇牙，道：“好啊，这样你就不必赶着回去了，咱们玩够了开封府，就可以找沈大哥闹着玩去！”

他口中的“沈大哥”，正是他所最崇仰的沈虎禅，沈虎禅和方恨少及唐宝牛，近年来被江湖上人称为“三大寇”，名义上虽是“寇”，但许多武林中的人，以及受过他们赈济的贫寒弱小，都当他们如同“四大名捕”样般崇敬的人物。

温柔破涕为笑：“好哇，”又抱住雷纯的手邀道：“姊姊也去。”

雷纯抚了抚她额前的发，这样看去，很有些奇特，因为雷纯样子很小，举措却十分成熟，温柔的样子也很娇孺，举止间更显稚嫩，两人在一起，虽然温柔谙武，雷纯不会，但明显地雷纯像是她的姊姊，反而成了照顾她的人了。

“在没有离开京城之前，不如妹妹来我处作客，”雷纯说，“姊姊有私己话要跟你谈。”

张炭一听，便道：“温女使是金风细雨楼的人，又是苏公子的师妹，这样过去六分半堂，不会有些不便吧？”

温柔没好气的道：“你忒也大顾虑了，凭六分半堂想动本姑娘？他动得起！”

一个人目睹六分半堂和金风细雨楼的好手力斗关七后，尚且还有那么大的自信，信心丝毫不受动摇，怕也只有温柔一人了。

当然还有一个人。

那人当然就是唐宝牛。

唐宝牛也兴致勃勃的道：“好啊，我也过去瞧瞧。”

雷纯仰着美丽的脸，问道：“你去干什么？”

唐宝牛一见这张幽艳的脸，登时酥了半截，晕了大半，鼻痒痒的又想打喷嚏，只道：“我……我要……我要保护她呀……”

温柔更没好气，啐道：“谁要你保护来着？”

“你……”唐宝牛这头被雷纯水灵似的笑靥，弄得骨酥心乱，再加上嘻嘻花容的温柔，更没了主意，“我……我只是要……”

温柔顿足道：“你要干什么嘛？”

雷纯温和地笑道：“我们姊妹说些体己话，你不要来。”

唐宝牛吃吃地道：“那我……在什么地方等你？”

温柔气鼓鼓地道：“你不要等好了。”

雷纯向张炭问道：“五哥要不要一道来六分半堂？”

张炭想了想，道：“我想，晚些才回去。”

雷纯有些犹疑：“五哥……”

“哦，我不走的，就算走，也会先告诉你一声，你放心，我不会不辞而别的，”张炭恍惚地道，“我只想静一静……不过，我仍是担心，温女侠她——”

“你也放心，爹知道温女侠跟金风细雨楼，实在没有太深的渊源，他要对付的是苏公子，如果得罪温妹妹，只是与红袖神尼及温晚结仇，对六分半堂一无好处，同时，也威胁不了苏公子；至于迷天七圣，已给掀翻了，在城里大致不会有人再动得起我们姊妹两人吧？”雷纯这样地道，温柔却听不出来，雷纯其实已经暗示了：温柔无足轻重，就算擒下了她，也不足以使苏梦枕就范，“如果小张你——你看我这又忘了叫五哥了。五哥担心的是其他人插手惹事，不过，六分半堂加上金风细雨楼，那是下会发生什么乱子的。”

张炭明白雷纯说的是实话。

雷损留住了豆子婆婆与林哥哥两名堂主，在街口远处等候雷纯回返六分半堂，其实，也是在执行护卫的责任。

看来，到了京城，雷纯真的己不需要自己的保护。

温柔在那边，却在忙不迭的支使苏梦枕留下来护送她的师无愧先回金风细雨楼。

唐宝牛见张炭也不走，本来有点失落的心情，一变为想打探别人的隐私，即过去用刚才拍自己大腿的力道一拍张炭肩膊豪笑道：“来！咱们不管这干孔夫子说难养的动物，哥儿俩豪情豪情点，喝酒去！”

“豪情点？”张炭苦着脸抚着自己的肩膀，“我就担心你老哥太豪情了。”

四十九 燃香

“你担心些什么？”雷损上了马车之后，就这样地向狄飞惊问。“顾盼白首无相知，天下惟有狄飞惊。”雷损惟一的知音，除了昔日的关昭弟，也许就只有狄飞惊。——狄飞惊的惟一知音，会不会也就是雷损？雷损与狄飞惊的距离，足有九尺。马车很大。十分宽敞。就算在京城里，除了皇亲国戚、达官朝贵，也很少能见着这样豪华的马车。他们两人都背靠着车篷。中间隔着一件事物。——当然是那口棺材。棺材是雷损着人小心翼翼的搬上来的。搬棺材的人，不但在六分半堂极有地位，就算手底下，也绝对是硬点子。就算是身分高、武功好，依然不能负责“抬”这一口棺材，也还要得到雷损的信任，以及他特别而严格的甄选。雷损挑选的是干净的人。

特别干净的人。

通常武功练得好的人，特别干净的实在不能算是太多，也许那 是因为一个有真材实料的人，反而不会花大多时间来修饰自己。

不过决不是没有。

雷损选的就是这种人。

——人要干净、武功要高。

而且双手还要特别干净，不准留指甲，不许有些微污垢，要是在“扛”了这副棺木才给雷损发现他的手有些许“不干净”——譬如曾挖过鼻孔、摸过女人的下部、剔过牙齿——他就会把那人的手砍下来。

他做得到。

他做得出。

因为他是雷损。

雷损要做的事，一定能做到。

近几年来，也许他惟一做不到的事，便是对付不了苏梦枕，灭不了金风细雨楼。

在六分半堂里，被选为负责“抬”这副棺材的人，是一种荣耀，也是一件随时有杀身之祸的差事，要比出去与敌人拼命，更加战战兢兢。

他们都是年轻人。

雷损喜欢年轻人。

常与年轻人在一起，才能确保自己的心情不致老化。

这些年轻人，在抬起这副棺材前，至少都已净手三次，所以，跟在他们身后，有好一些拿着洗手盘的人跟着，就连这些“托盘的人”也是特别干净的人。

故此，江湖中人盛传：得罪苏梦枕，也许罪不致死，但要是开罪了金风细雨楼的长老“一言为定”，苏梦枕就决不会放过他；同样的，你对狄飞惊不尊重，也许还有可能不发生什么，因为狄飞惊的心思，谁猜不透，包括他几时发怒、几时高兴、对谁好、对什么坏；要是激怒了雷损，或许也还会有一线生机，出为雷损在大怒的时候，可能会杀了那人全家大小，可能擢升那人，造就他前所未有的地位，因为雷损向来是一个小事急惊，遇大事沉着的人，可是决不能、万万不能、永远也不可以去“碰”雷损这口棺材。

——要是去触摸雷损这口棺材，你一定会后悔为何要生出来。

这是雷损的禁忌。

绝对的禁忌。

棺材被平平稳稳的停放在马车篷中央后，雷损才“敢”上车来，狄飞惊上车，当然在雷损之后。

——他一向最知道自己最迫切要做好的事：不是如何争先，而是如何随后。

这点他一向很懂。

所以他是狄飞惊。

一直都是六分半堂的第二号人物。

他也很清楚：要不是他一向都这样想、并且都这样做、而且也做得很好，他这个“第二把交椅”早就塌了、碎了、不复存在了，在六分半堂、武林中、江湖上、世间里完全消失于无形。

包括他这个人。

雷损很喜欢狄飞惊。

也很敬重这个人。

因为他知道狄飞惊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才是不该做的。

——刚才纯儿说到“量才适性”，狄飞惊无疑就是这种人。

有野心、有志气、有魄力争坐第一把交椅的人，俯拾皆是，在所多有，但一个有野心、有志气、有魄力的人只愿坐稳他的第二把交椅，才是万中无一、罕见罕有的人物。

狄飞惊就是这样的人物。

——可是狄飞惊怎么却忧愁起来呢？

——他担心些什么？

——后天正午的一战？

——还是另外有些隐衷？

雷损知道这是他休歇的时候，也正是狄飞惊该说话的时候了。

这许多年来，他们之所以能合作无间，便是因为他们各自能演好自己的角色，各自站好自己的岗位，各自做好自己的本分，这充分发挥和互为照应的结果，使得六分半堂，强大无比——如果不是遇上了金风细雨楼。

棺材前，烧着一炷香。藏香。

藏香很香。

马车内氤氲着悠忽的香气，实在非常好闻。

——可是为何要燃香？

——难道棺材里躺着个死人？

——如是，死人是谁，何致于雷损这般注重？为何不入土收殓？为何在跟金风细雨楼会战于三合楼时，仍然抬到战场来？

——如果不是，因何燃香？

问题永远是问题。

当我们试着解答一个问题时，如果你认真追索下去，又会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

能够有答案，尤其是正确答案的问题，其实并不多，但人生里的问题，尤其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确实是太多太多了。

狄飞惊现在所提出的，显然就是一个。

其中一个。

“你看这香。”

雷损看去。

香点着。

香烧了一截，香灰正断塌下来，掉落在瓷制的小杯炉边沿上。

雷损看不出什么来。

“马车是动着的。”狄飞惊又说了那么一句。

这仿佛是句废话。

马车当然是动着的。

而且还直奔六分半堂。

——按照这样的速度，只怕不消一个时辰，就可以回到总堂的“不动飞瀑”。

可是雷损知道狄飞惊必有所指。

所以他耐心的等下去。

等狄飞惊再说下去。

“所以风力很大，”狄飞惊果然说了下去：“风力强劲的时候，会影响香的点燃，也就是说，有风的时候，香特别快烧完。”

他顿了顿，又道：“故此，我们以一顿饭来计算时间，那便不甚精确，因为吃饭的人，有快有慢，要是由一直慕恋雷小姐的那位张炭来吃，只怕还不到他三扒两拨，就只剩下了个空碗。”

然后他补充道：“同理，用一盏茶、一炷香、一眨眼来计算时间，都不大稳定，不大确实，如果这时间不重要，那还不如如何，如果刹那间都足以到生死，那就所误极大所谬极巨矣。”

他垂着头、但眼里耀耀发光：“没有时间，就没有光阴，我们就不会衰弱，不会老、不会死，这样重要的东西，没有准确的计算，怎么可以！”

他坚定地道：“我想，日后一定会有些发明，能够计算出精确的时间，而且，也许，还能够留住光阴。”

雷损似也期许地道：“但愿能够。”

狄飞惊道：“希望能够。”

雷损接道：“可是，如果我们现在想不衰、不败、不死，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苏梦枕的问题。”

“我知道，”狄飞惊道：“这便是苏梦枕的问题。”

雷损静了下来，寻思。

“首先，我们会猜测过，苏梦枕之所以急于决战，是因为他没有时间再等下去，”狄飞惊道：“因为他病。”

雷损点首道：“时间对他而言，非常重要。”

“时间对我们而言，也非常重要；”狄飞惊道：“他甚至想要在明天决战，为了怕我们临时延期，他不惜失去地利、人和，答应带队闯入六分半堂。”

雷损嘴角似乎微微有了些笑意：“刚才，我刻意忍让，是要培养出苏梦枕的做意和盛气，就算是再精明的人，在傲慢与盛气的时候，总是容易有缺失的。”

他把双手摆在袖子深处，仿佛正在抱着自己：“我也借此辨察他的盛衰强弱。刚才，我一味谦让，而你替我处处与他争锋，我们都配合得天衣无缝。”

“‘嵩阳大九手’温晚麾下有一名强助，就叫做‘天衣有缝’，与我们的‘后会有期’，金风细雨楼的‘一言为定’，齐名江湖，你不是说这个人吧？”雷损微说地反问。

“我当然不是在说他，”狄飞惊道：“我只是在奇怪，苏梦枕实在没有

必要把他的急躁和沉不住气，表现出来，让我们知道的。”

雷损道：“他是故意表现出来的？”

狄飞惊道：“只怕是。”

“他故意让我们以为他不能等？”

“如是，也就是说，他能等；”狄飞惊道：“至少，要比我们更能等，他才会故意表现不能等。”

“要是这样，”雷损沉吟道：“我们以前的一切判断，都得要推翻了。他既然能在我们故意表现得谦退畏怯的时候，刻意盛气凌人，就是要让我们对他作出错误的估计。”

“在战场上，错误的估计，往往就等于失败。”

“也就是说，他的病，不一定那么沉重。”

“可能全不严重。”

“他腿上所藏着的暗器，也没有发作开来。”

“看来是这样的，”狄飞惊叹了一口气道：“虽然，花无错的‘绿豆’，无药可解，就算及时剜去伤处，也难制止毒力蔓延。”

“而‘一言为定’依然活着？”

“并非没有可能。”

“他故意要闯六分半堂？”

“有可能。”

“他有必胜的把握？”

“至少他现在仍没有败。”

“我们也还没有败。”

“因为我们还未曾决战。”

“我们只合力把‘迷天七圣’解决掉。”

“但关七也还没有死。”

“关七已经是个废人，他断了一臂，身受重伤，又遭雷殛，纵然能活得下来，也不足畏。”

“可是那在关七背后支持他的力量，依然是个谜；”狄飞惊慎重的说：“关七一臂被砍了下来，但那条‘天下万物，莫之能毁’的‘辟神钢链’，也等于是被这一刀砍了下来，关七是拖着他的断手走的。”

“你的意思是说？”

“他本来有两只手，因被链子扣着，只有一半的用处，现在他只有一只手，但完全恢复了功用。”狄飞惊的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华，“开封府里，虽然已没有第二个关七，但只要仍有半个关七，那也很可观了。”

“何况还来了个白愁飞和王小石。”

“苏梦枕要是没有了白愁飞和王小石，他一定不会那么有信心，那么胸有成竹，”狄飞惊道：“他幸运，此时此际，来了这两名强助。”

“他不一定幸运。”

“为什么？”这次轮到狄飞惊问。

“王小石和白愁飞，跟纯儿是朋友。”雷损道：“男女间交朋友，很容易不只是朋友。”

这次狄飞惊沉默良久，然后才道：“我看得出来。”

“王小石和白愁飞既然是苏梦枕的朋友，”雷损燃须道：“为何不能成为我的朋友？”

“可是他们之间已结为兄弟。”

“朋友、兄弟、爱情、亲情，有时候也会变质的，”雷损的眼里也充满着智慧，“只是看是什么样的威逼、和什么样的利诱。”

狄飞惊静了下来。

“你的意见？”雷损忽问，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要狄飞惊说话。

“如果这计划能成，的确能打击到苏梦枕的罩门，金风细雨楼的心脏，”狄飞惊道：“这样重大的计划、这样重要的步骤，所以，在进行的时候，应该要特别小心一些。”

“你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看到敌人的缺点的时候，很可能是敌人故意让我们看到的，当我们看到敌人的优点，很可能那才是他的破绽。”狄飞惊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道：“对付像苏梦枕这样的敌人，是丝毫错失不得的。”

“敌人可能是计？”

“可能。”

“就像以燃香来判断时间一般，很容易会有差池？”

“是。”

“差池虽然很小，但在重要关头，却足以全军覆没？”

“同时也足以致命。”狄飞惊答道：“有一件事，你可能还不知道。”

“你说。”

“苏梦枕来找过我。”

“他自己？”

“不，”狄飞惊道，“还有杨无邪。”

“那我们还算什么？提前发动攻击吧，”雷损看着他那副棺材，“我们就照苏公子的计划，来对付他自己！”

五十 红楼梦

苏梦枕、王小石、白愁飞一行人同到天泉山的“红楼”里，苏梦枕一路行，一路咳，咳声呛烈，远甚于他力战关七、与雷损对峙之时。

楼子里只剩下苏梦枕、白愁飞、王小石、杨无邪、师无愧、莫北神等几名要将。

王小石和白愁飞看着他如抽风袋般摇动着的肩背，眼中都流露出担忧之色。

杨无邪自一口白玉小瓶倒出了几颗药丸。

苏梦枕也不取水，仰首吞服，闭目养了一阵子的神。王小石低声说道：“大哥可能要先歇歇。”

白愁飞点头道：“我们晚上再来。”

苏梦枕忽然睁开了眼睛，又发出森冷寒光，忽然道：“禁忌！那是禁忌！”

众人一时都不知道苏梦枕指的是什么，一时间都现出了茫然的表情。杨无邪返身入内，白愁飞却道，“那也不一定。”

苏梦枕即问：“为什么？”

白愁飞反问道：“我们今天是不是成功地打击了迷天七圣？”

“至少重创了关七。”

“关七他为什么会来？”

“他以为‘六分半堂’正与我们互相对峙中，没想到我们竟会联手，先剪除他。”

“所以敌人给我们看到了破绽，未必是真正的破绽；”白愁飞道：“我们看不到的破绽，往往才是敌人的罩门。”

“你的意思是说……”

“同样的，敌人让我们看到的禁忌，未必是真正的禁忌。”白愁飞飞了飞眉毛，“雷损表面上对那口棺材敬若神明，可能只是故弄玄虚。”

“可能，”苏梦枕欣赏地道：“也可能不是。”

莫北神接着道：“如果万一是，我们就得要顾虑到，棺材里的是什么？”

白愁飞立刻反问道：“如果雷损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大伤脑筋、大费周章、疑神疑鬼、投鼠忌器呢？”

莫北神微微一窒。杨无邪已从室内行出，手里拿着一册宗卷，道：“根据记录，在过去八年来，六分半堂在遇到重大事件的时候，雷损都抬出了棺材，没有人知道棺材有没有开启过，因为，在场的人，后来能活着的，只有一个狄飞惊。”

苏梦枕沉思。

白愁飞蹙眉。

“还有，六分半堂的子弟，对这口棺材既敬且畏，如果是堂中小卒，冒渎了棺椁，必定就地处死，当年，有一名堂主，因为不小心把手在棺材上按了一按，雷损就着人砍掉他按在棺上的两只手指，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在得到指令之前，行前那副棺木的十丈之内。”杨无邪侃侃而道：“雷损在每个月圆之夜，总是要独对棺木一个晚上，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苏梦枕忽问：“雷损把棺木搁在哪里？”

“不动飞瀑之前。”

“不动飞瀑是六分半堂重地？”王小石问。

“是。”杨无邪道。

苏梦枕道：“后天我们正是要攻取这个地方。”

白愁飞问：“被砍掉手指的堂主是谁？”

杨无邪答：“他已被降为第十三堂主，‘独脚铁鹤’周角。”

白愁飞一皱眉，道：“六分半堂不是只有十二名堂主么？”

杨无邪道：“周角被贬。只算是‘半名’堂主，地位略高于丁瘦鹤、厉单、林示己、林己心等香主。”

白愁飞沉吟道：“哦……”

苏梦枕神眼一亮：“二弟的意思——？”

白愁飞道：“除了狄飞惊之外，周角是曾最接近及接触过那口棺材的人——”

苏梦枕道：“我们当然不能向狄飞惊求证的事——”

白愁飞接道：“却可把周角‘请’回来问问。”

苏梦枕道：“六分半堂断不会料到我们会打一名连堂主都算不上的人的主意。”

白愁飞道：“何况，周角手指被砍，心怀怨愤，就算未必会出卖六分半堂，但也对那口棺材心存嫌恶。”

苏梦枕唇边居然微微的有点笑意：“所以，有时候，看来没有用的人，却常常大有所用。”

白愁飞道：“同样，看来毫不起眼的疏忽，却往往造成致命伤。”

苏梦枕道：“但这个伤肯定是六分半堂的。”

“凡是伤，都会痛，敌人的伤处，就是自己出击的重点，”白愁飞道：“不过，像狄飞惊那种伤，实在很可能反而成为袭击他的致命伤。”

苏梦枕点点头道：“你注意到了？”

白愁飞道：“我看见了。”

苏梦枕道：“别人以为你很骄傲、很自负的时候，你却什么都留意到了。”

白愁飞道：“所以我才自大得起。”

苏梦枕一时说不下去。

王小石即道：“人们是说狄飞惊曾抬过头？”

苏梦枕道：“在闪电的刹那。”

白愁飞道：“在拦截关七夺路而逃之际。”

“狄飞惊的头骨没折断，他自然也可能有武功，可能还是绝世的武功；”王小石问：“只是他为啥要做这样的隐瞒？”

“他要人掉以轻心。”白愁飞道，“敌人注意力集中在雷损，他就可以在重大关头，助雷损一击而胜。”

“不一定。”苏梦枕忽道：“也有可能助我们一击得成。”

“哦？”白愁飞目注苏梦枕。

“雷损也不一定知道狄飞惊的颈骨没有断，”苏梦枕道：“或者，狄飞惊的颈骨的确折断过，可是现在又复原了。”

杨无邪道：“问题是在：雷损与狄飞惊合作无间、肝胆相照、并肩作战的原由，我们找出来了没有？”

王小石笑着说：“他们肝胆相照，也许是因为他们一个生有肝病，一个患有胆病。”

莫北神却正色道：“但只要找得出原由来，就可以对症下药了。”

苏梦枕微喟道：“不过，天底下没有颠扑不破的道理，也没有拆不散的关系，永不变质的感情。”

白愁飞一晒道：“所以，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永久的仇敌。”

王小石忽然大声道：“不对！”

白愁飞瞪住他道：“就算不对，也是事实。”

王小石道：“要是人生是这个样子，那还有什么好玩？”

“活着是件壮严的事，没啥好玩的；”苏梦枕淡淡地道：“现实本就不好玩的很，只有在梦中才好玩。”

“活着就算不壮严，也很无奈，因为你除了死，就是活，没有别的选择。”白愁飞道：“所以我要活得好，活得光荣，活在胜利中，那才活得过瘾，活得痛快！”

“因为这是梦想，所以我们都活在梦里，偶尔也算是会有点好玩的事儿。”苏梦枕居然笑了，他一笑，又咳嗽，眉一撮，像是什么地方刺痛了一下似的，可是他若无其事的接道，“这是红楼，我们仿佛都是活在一场红楼的梦境里。”

王小石喃喃地道：“不过，我们能在一起，共商大计，倒真似一场梦。”

“不过，到了后天，这场梦就得醒了；”苏梦枕道，“不是六分半堂惊梦，便是金风细雨楼的梦醒。”

王小石问：“所以你才故意表现得非常骄傲？”

苏梦枕道：“我要让他们都以为我骄傲。”

王小石道：“骄傲的人容易大意。”

苏梦枕道：“我就是希望他们以为我正在大意。”

王小石道：“但雷损也要你以为他懦弱。”

“所以我跟他真是天造地设，天生一对；”苏梦枕居然笑了出声，“他尽量胆小怕事，我全面趾高气昂，真正的实力谁也不知，双方都在试探虚实，我们都是演戏！”

白愁飞笑道：“人生本就像一场戏。”

王小石咕嘈道：“我宁愿像梦。”

苏梦枕对白愁飞道，“你我那一场戏，也演得很逼真。”他顿了一顿，又道：“就像真的一样。”

王小石恍然道：“你们……原来……”

苏梦枕微笑道：“我要老二当众与我冲突，让他们以为，我们军心未固、人心未稳。”

王小石苦笑道：“果真是敌人让你看得见的破绽，可能是个陷阱。”心中忽掠过一个念头：他原以为白愁飞和苏梦枕真的容不下对方，只担心一山不能藏二虎，而今得悉反而是双方当众“演一场戏”，受欺瞒的是自己，心中也真有些不是滋味。

可是他很快的便开解自己：

——大哥和二哥配合无间，为的是对敌，他俩没有真的龃龉，那是好事，自己应该高兴才是！

却听白愁飞道：“不过，对关七放虎归山，对六分半堂身闯虎穴，我还是非常反对。”

苏梦枕道：“你不明白的。”

白愁飞道：“那你就让我明白明白。”

杨无邪插口道：“楼主行事，莫测高深，不一定要事先道分明。”

白愁飞道：“事先明白，总好过事后反悔。”

师无愧忽道：“你是什么东西，公子做事，要先跟你说出原由？！”

白愁飞道：“我是副楼主，你这样对我说话，算是什么态度！”

苏梦枕低咤一声：“无愧！”

师无愧低首退后不语。

白愁飞兀自道：“关七已去，来者可追，但我们没有必要让敌人以逸待劳。”

苏梦枕脸色一变，道：“我自有分数！”

白愁飞仍寸步不让：“我们是在同一战线上，理当明白个中内情。”

王小石慌忙道：“我们才加入不久，很多事情还未拿捏到分寸，机密大事，确乎不宜太多人知晓。”

白愁飞仍道：“连我也不可以知道？！”

“如果你是六分半堂派来的人，”苏梦枕冷笑道：“我把什么都告诉你，岂不是正好入彀？”

“好，好！”白愁飞怒笑道：“我来帮你，你竟以为我是奸细！”

“这是我楼子里的事。关系到上上下下千百人的性命安危，我自然要审慎从事。”苏梦枕冷着脸色道：“再说，你来帮我，我也一样帮了你：没有金风细雨楼起用你，你又如何能逞野心、立大业？”

白愁飞忿然道：“你以为我非金风细雨楼便不能创道立业？”

“非也。”苏梦枕依然沉着地道：“我就是看得出你们两人非池中物，日后必有大成，才诚意邀你们进楼子里来。”

王小石见白愁飞和苏梦枕又过不去起来，忙圆场道：“全仗大哥的慧眼和栽培，不然，我还在路口医铁打，二哥仍在街边卖画。”他这几句话，是由衷之言，说的十分诚挚。

白愁飞静了一阵子，忽问：“你怀疑我们？”

苏梦枕一笑道：“要是怀疑，你们现在还会在这里？”

白愁飞是一个非堂坚决的人，他坚持问下去：“你若是不怀疑我们，为何在这生死关头，仍有所隐瞒？”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苏梦枕平静地道：“就算是无邪、无愧，他们跟在我身边多年，有些事，他们仍然是不知晓的。”

杨无邪即道：“但我们并没有追问。”

师无愧也道：“因为我们信任公子。”

“你既不信任我，我又为何要信任你？”白愁飞固执地道，“你既防范我们，又为何要重用我们？”

“你错了。”

苏梦枕吐出了这三个字。

他的忍耐，已到了极限。他因为太过重材，才一直没有发作。“我就算怀疑你，也会试用你，不试用你，又如何才能信任你，在暴风雨前，我们还不能同舟共济，你还不能对联手放心，那只有徒增覆舟之危了！”苏梦枕道：“任何人都不会在一开始就信任人，何况，你们出现的时机，恰好就在金风细雨楼与六分半堂决一死战之际，未免太过凑巧了。”

这次到王小石忧心忡忡的问：“你认为我们是故意潜入金风细雨楼卧底的？”

苏梦枕道：“不是。”

王小石问：“为什么？”

苏梦枕道：“因为谁也料不到我会这样的重用你们。就算你们很有本领，我也可以弃置不用，甚至着人杀了你们。但是谁也无法料定我的反应，所以不甚可能布局来卧底。”

他顿了顿，又道：“更何况，在雨中废墟里，我吃了一记‘绿豆’暗器的时候，你们就有机会在那时候杀了我，根本不需要做卧底。”

王小石目光垂注在苏梦枕的腿肚子上：“‘绿豆’很毒？”

苏梦枕道：“毒得超乎想像。”

杨无邪道：“花无错存心背叛，要取公子的命，不够毒的暗器，他也不会使出来。”

王小石担心地道：“不知……有没有妨碍？”

苏梦枕还未答话，白愁飞已道：“他不会回答的。就算答你，也未必说真话。”

苏梦枕眼里已有了笑意：“你很聪明。”

“我喜欢交聪明的朋友，最好是人又聪明，良心又好的人，”苏梦枕忽把话题移转：“正如找老婆，我喜欢人又长得漂亮，心地又好，又能干聪明的女孩子。聪明的人，大都能干。长得漂亮，固然重要，因要对着一生一世，要是不够聪明，那漂亮只是虚壳，徒增烦恼。故此，宁愿不甚美，也不可以不够聪明。美会逝去，聪明永存。可惜，人世间又美又好又聪明的女子，不可多得，纵是男子，也少之又少。”

王小石笑道：“雷姑娘美极了，人又聪明，良心又好。”

“良心我不知道，她武功却是不成；”苏梦枕也笑道：“不过她却是又美又聪敏，所以我要托你一件事。”

王小石乐得把白愁飞与苏梦枕的争执化解，忙问：“什么事？”

“在私下与你说这件事之前，我们正要面对的是后午六分半堂之会！”苏梦枕长声道：“我们现在有一些事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要有充分的歇息，然后——

“我们再聚于此地，共同孽划攻破六分半堂的大计！”

五十一 七道旋风

“我的大计就是发财！”唐宝牛喝到第三碗的时候，眼睛已经有点发了直，舌头也大了起来，“待发了大财，我就可以做我要做的事。”

“你到底想做什么事情？”张炭已喝茶十六碗，脸不红、气不喘，他饮酒要比喝茶还顺畅，但算来还是要比吃饭慢上一些。

“我需要一个如花似玉，有闭月羞花之貌的老婆，”唐宝牛眼里充满了幻想，“我要出名，成大名，让人人一听我唐宝牛，都怕了我，都吓退三步……”

“你要做到这点，不必要等到发财。”

“哦？”

“你只要去买一把刀就够了。”

“买刀干啥？”

“你只要在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有人敢笑，你就别管认不认识，一刀割下他的瓢子，如果你心中高兴的时候，有人胆敢哭丧着脸，你就一刀劈下他的脑袋。有闲之余，还可以挺刀去抢个貌若天仙的美人儿回来，这样一来，只要半年功夫，只要你还能活着，包管教你名震天下。”

“呸！我要行侠仗义，这种恶霸行径，怎适合我的作为！”

“那你还想要干什么？”

“我刚才说过了，我要成名，我要娶个漂漂亮亮的老婆。我要住得舒舒服服，过得快快乐乐。我还要一身武艺，比沈老大、苏楼主、王老石、白阿飞的武功都高，我还要人人都佩服我，侠名震天下，方恨少见着我便后悔当年为何不早些巴结我……”

“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什么？”唐宝牛诧异。

“你的愿望，说难不难，说易不易，但跟发财都全无关系；如果你有能力去做，现在就可以做到。”张炭道：“发财只可以让人活得舒服一些，或许还可以要到几个外表美貌里面草包的老婆，还有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奉承讨好你，但要想打败苏梦枕那类枭雄，要沈虎禅这些人杰佩服你，可全起不了作用。其实，一个人只要心里舒服，量才适性，不管住哪里，怎么过都一样舒服。”

唐宝牛想了想，顿时豪笑道：“好，既然银子买不到这些，我还要那么多钱来干什么！其实知足常乐，只要明白这个道理，人人都可以富甲天下。”

他拍了拍自己的脑门道：“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想要做的事，不一定要等到发达才能做，而且还要先干了才有可能发达，可惜这个道理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想不明白。”

说罢又去叫了一坛子高粱，边向张炭敬酒。张炭仰脖子一口干完，唐宝牛却只呷上一小口。

张炭初不为意，后来还是发现了。

于是他问：“怎么你喝起酒来，就像蚂蚁饮水？”

“什么蚂蚁饮水？”唐宝牛听不懂。

“少啊！”

“因为我不喝酒。”

张炭登时大笑，狂笑。

“笑什么？”唐宝牛颇感不满，他知道张炭是在笑他。

“我看你牛高马大，威武非凡，以为你有海量，原来竟如此喝不得酒，可笑，可笑！”

“有什么可笑的？一个高大威猛的人，不见得就能喝；一个短小精悍的人，不见得就不能饮。”唐宝牛大眼一翻，道，“正如高壮雄豪的人，可能心底善良；但矮小温和的人，也有可能心存恶毒，反之亦然。以形貌论心性、好恶，那是白痴才干的事。”“所以能喝酒的未必是真豪气，不善饮的未必非大勇。”“同理，能饮的不见得就是好汉，不擅饮的也不见非好汉。”“你的意思是说：喝酒归喝酒，好汉归好汉。”“酒是酒，人是人，有人以酒评人，正如以文论人，都是狗屁不通的事。”“你既不能饮，又要叫酒？”“我不善饮，你却能饮。”“所以你买酒，我喝酒？”“对！我且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说。”“我平生不喜请人喝酒，酒能乱性，一些自以为好酒量的人，不醉时已不说人话，醉了后说话一如放屁，所以我不请人饮酒……你是例外。”“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说，我听。”“我今晚才第一次喝那么多的酒。”“哦？”“因为我看不起的人请酒，我不喝；看不起我的人，自然不会请我喝酒。要我自己买酒，我宁愿花银子买饭吃；而我的好友们，都不嗜喝酒。”“那今晚你是在赏面给我了？”“这话倒也不假。”“看不出你个子小小，酒量却好。”“我自己原先不知道，现在看来倒是事实。”“所以我负责劝酒，你负责喝酒。”“如果你有心请我多喝点，为何不叫点下酒的东西？”“好，你要叫什么下酒？”“饭，当然是热辣辣香喷喷白雪雪的饭。”“好，没问题，我叫饭，给你下酒，但只要你多赏我一个脸。”

“要我多喝一罐？”

“非也。我只想多知道一件事情。”

“果然，”张炭一笑道，“你这人好奇心忒重，不问个水落石出不死心。”

“我这叫不到黄河心不死，”唐宝牛搔搔耳颊笑道，“你跟那个雷纯是怎么认识的？”

“告诉你也无妨，”张炭又一口吞掉一杯酒，唐宝牛为了要听人的故事，忙着殷勤为他倒酒，“你有没有听过‘桃花社’的‘七道旋风’？”

“是不是长安城里，由赖笑娥统御的朱大块、张叹、‘刀下留头’等六人所组成的‘七道旋风’？”

“便是。”张炭道：“你总算还有点见识。”

“我的优点很多，”唐宝牛笑嘻嘻的道，“你大可慢慢发掘。”

“‘七道旋风’里，我也是其中一个。”张炭酒兴上了，话说得更起劲了，“我跟赖大姊等生死义结、情同手足——”

“对了，就像我和沈虎禅沈大哥及方恨少一样。”唐宝牛插嘴说。

“有一年元宵节，‘杀手员外’曾在长安城花灯会上暗算方振眉，可是功败垂成，你可有听闻？”

“有。那是轰动天下的大事，我怎会不知？”唐宝牛眼睛发着亮，“方振眉是萧秋水之后最教人注目的大侠，杀手员外是‘舟子杀手’张恨守之后最有名的杀手，幸好他杀不着方振眉……”

“他也杀不了方振眉。”张炭道，“所以他迁怒于赖大姊。”

“他要杀赖大姊？”唐宝牛惊问。

“有我们在，他也杀不了赖大姊，”张炭叹道：“所以他一气之下，盗了一册赖大姊的星象真鉴秘本，一路逃到庐山去。”

“嘿，”唐宝牛眉毛一斩道，“教他得手了，你们也真差劲。”

“故此我也一路追到庐山去。”

“就你一人？你那干结义弟兄呢？”

“他们走不开，”张炭道：“因为城里忽然来了一个极厉害的神秘人物。”

“是谁？”唐宝牛奇道；“有什么人要比‘员外’更厉害？”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迄今尚不知他是敌是友，”张炭道：“只知道他又高又瘦，脸白森寒，背上肩了一个又旧又黄的包袱，任何人跟踪他，都撮不上，俟跟他动手，都胸口一个血洞，不曾有半个活着的……”

“好厉害，”唐宝牛顿时叫道：“他是谁？！”

“你没听我先前说了吗？我们也不知道。”张炭也叫道：“所以，张叹、‘刀下留头’、朱大块、齐相好等弟兄才留下来陪赖大姊，驻守长安城，我独个儿去抓‘杀手员外’。”

“你一个人，对付得来吗？”唐宝牛斜睨了他老半天，“我要是你的兄弟，也不会放心你一个人去。”

“说句实话，”张炭苦笑道：“我想独力干点扬名的事儿，是偷溜出去的，赖大姊等事先并不知情。”

“好极了！”唐宝牛拊掌道，“我也常做这种事，沈大哥时常给我气得耳朵都歪了。”

“可是我这一来，差点没送了性命！”

“性命送掉不妨，人怎可不做好玩的事？”唐宝牛这次自动喝三“大口”，“你我同一性情，当浮三大白。”

张炭一口把碗中酒干尽。“我追踪杀手员外，到了庐山，眼看逼近他时，他却失去了踪影，我知道他已发现了我，要来杀我了……”

“所以你准备给他拼了？”

“不，我逃。”

“什么？！”唐宝牛又叫了起来。

“我一逃，他才会以为我怕他，他立刻追杀我，这一现身，我们才能激战起来。”

“杀手员外身上有三十六种兵器，每一种都是用来对付有不同特长的敌手，你……怎敌得过他？”

“我敌不过。”张炭道：“所以我一上来，就偷走了他身上的三十六种兵器。”

“对，打，你不行，偷，你是行的，”唐宝牛瞪着眼道，“不然你怎么偷得了我怀里的手绢。”

张炭只横了他一眼，径自说下去：“可是，纵没有了武器，我还是敌不过员外。眼看就要丧在员外的手下，忽听松石间一个女子的声音道：‘老五，凭你身手，要独战这死人员外，还差一截呢，大姊说的，你不相信，现在自己吃着亏了。’”

“噯，你的赖大姊来了不成？！”

“我登时一怔，员外也吃了一惊，提防起来，却闻一个男子悄声的道：‘大姊，咱们何不一起做了他？’只听原先的女音如银铃般笑了起来：‘他要莽撞，让他吃点小亏也好，方公子片刻就到，到时候看员外还怎么杀人？’”，张炭坠入回意之中，“你知道，杀人员外吃过方振眉的亏，而今一听赖大姊和兄弟们来了，方公子马上就到，心中一慌，哪敢勾留，立即夺路而逃——”

“你居然给他逃了吗？”

“我即以反反神功，击了他一掌；”张炭道：“他伤得很是不轻。”

“不过仍是逃了，是么？”

“逃了，当时我也受了重伤，迫不上。”

“你那个赖大姊是怎么搞的？”

“因为来的根本不是赖大姊，”张炭摇头笑道：“那女子的笑声也很好听，但比起赖大姊来，还是差了点，我一听，便知道不是真的大姊，所以知道那女子只是要用话扰乱员外的心，我便蓄力反击，一掌击伤了他，让他胆丧而逃……”

“来的不是赖笑娥……”唐宝牛灵机一动，拍着大腿道，“一定是你姊姊！”

“啐！”张炭没好气的道：“我没有姊姊。”

“那……”唐宝牛试探着道：“敢情是你的妹妹？”

“呸！”张炭白他了一眼，“我妹妹胖得像头大象，外号大肥猫，她上得了庐山来，除非庐山高不过一匹马。”

“那么……”唐宝牛苦思半天，终于恍然道：“一定是雷纯！”

“聪明！”张炭恨恨地道。

“她是开封府六分半堂堂主雷损的独生女儿，再说，她不久之后就要嫁了，”唐宝牛居然细心起来，“她到庐山干啥？”

“她是逃出来的。”

“逃出来的？！”唐宝牛的眼珠几乎跳出眼眶之外。

“她一向都甚有志气，以前在六分半堂，曾是雷损的臂助，但雷损而今信重狄飞惊与雷媚，与金风细雨楼斗得如火如荼，她活在两块巨石之间，如受烈火寒冰煎熬，又苦无武功，无能为力。雷损要把她嫁给苏梦枕，用意是伏下一记杀着，控制金风细雨楼，雷姑娘只觉苦恼，便偷偷的溜了出来，以她的聪明智慧，摆脱了追踪的人……”张炭说到这里，不禁长叹了一口气：“这天她到庐山游玩，刚好逢着我遇危，她一见我和员外的武功，便知道我们的身分，联想起员外在花灯会上杀方振眉而功败垂成一事，她即一人装成赖大姊和弟兄们数人的声音，来吓退员外……”

“雷纯会扮作几种声调么？”唐宝牛诧异地道，“包括男声？”

“她外柔内刚，是个很有本领的女孩子；”张炭钦佩地道，“可是她的身体太羸弱。”

他顿了一顿，又道：“不过，其实员外也挺狡猾的，他没有走远，又倒了回来。”

唐宝牛跌足道：“这可糟了。”

“幸好雷姑娘一现身后，就对我以最快的时间说了几句话，这几句就是杀手员外的武功的弱点，俟他一回来发难，我就以猝不及防的一轮急攻，在他应对失措之际，又重创了他，这一下，员外可真的吃了大亏，不过，他仍死心不息，沿路上伏击我们。”张炭道，“我的偷术，跟打人的出手完全不一样。打击敌手，出手越狠、勇、猛越好，要求力大劲沉，偷术则完全不一样，讲究轻、巧、技法与快速，越是微波不现、纤尘不扬越好；故能打倒对手，跟是不是能偷着别人身上的东西，绝对是两回事。”

“所以能取得到那人的事物，不见得也能打倒对方；”唐宝牛这次作了个聪明的总结，“所以你不是我的对手。”

张炭不去理他。“那时候我不知道雷姑娘是六分半堂总堂主的掌上明珠，我还以为她武功高强，深藏不露，后来才知道，她完全不会武功，但却智能天纵，对武功博识强记，对各家各派武功都很了然。她及时让我开了窍，以几招高深的盗技，吓退了员外。”他喟然道，“故此，一路上，看似是我保护雷姑娘，其实，没有她，我早就命丧在杀人员外手上了。每次员外在什么地方设下埋伏、用什么诡计来暗算我们，雷姑娘都能事先算中，或安然回避，或授计与我准确反击，使杀人员外，每次都落空而退。她还提醒我如何运用‘八大江湖术’，使得一路上各路好汉，挺身相护，这才逃得过员外的追杀。”

唐宝牛倒有些不信了：“她有这么厉害？”

“这一路上，我们在‘愁予亭，中结义，咱们一男一女，在江湖上行走，不结拜为兄妹，总有不便。”张炭把这一段草草略过，“我带她回到长安，赖大姊也很喜欢她，也收她为七妹子……”

唐宝牛忽问：“你们原先不是有一位七妹叫做小雪衣吗？怎么……？”

“‘桃花社’的‘七道旋风’，原本是赖笑娥大姊、朱大块儿、‘刀下留头’、张叹、我、齐相好和小雪衣，可上小雪衣曾失踪了一段时期，人人都叫惯了‘七妹子’，雷姑娘来了，大家惦着小雪衣，不意也叫她七妹子起来了。”

唐宝牛又问：“那她还为何要回到开封府来？”

“她怎放得下心这儿？”张炭道，“再说。六分半堂的人也找上了桃花社，向赖大姊要人，要是雷姑娘想留，那还有得说的，但雷姑娘也想回来……”

“所以你就陪她回来了。”唐宝牛哈哈笑道：“这次可是你护送着她回来了。”

“不是，”张炭像是在自我嘲笑的道，“她也是偷偷溜出来的，只告诉了赖大姊，到了中途，又给六分半堂的人截着了，派了一大堆婢仆老妈子的跟着她……我……我是到开封府找她的。”

唐宝牛张大了口，“你……你不是要告诉我，你也是从‘桃花社’溜出来的吧？”

张炭又在大口喝酒。

唐宝牛本来想调侃几句，忽然间，他想到了温柔。

然后，他想通了。

他明白了一些事情，只咕哝了一句：“这年头，溜家的人倒特别多……”便没有再说什么，也在默默的喝酒。

张炭吞一大碗，他才喝一大口。

在他而言，已经算是尽情的喝了。

——数字上的量，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因人而异，例如在富人眼中的一两银子，比个屁都不如，落在穷人手上，则不惜为它头破额裂了。

在这样一个昏暮，外面下着连绵的雨。这时候的雨，时来时收，又似永远没有完结。

在这雨声淅沥的酒馆子里，唐宝牛却有与张炭一般的心情。

俟张炭的故事告一段落，便轮到唐宝牛诉说自己认识温柔的经过……

他们各自有骄人的往昔，那就像好汉敞着胸膛让刀客雕刻流血的痕迹，有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生死之交，当然，也有他们心坎底里梦魂牵系的人儿……

“这雨，几时才会停呢？”

“金风细雨楼和六分半堂的仗打完了，雨已下成了雪吧？”

“我们把酒带出去，淋着雨喝。”

“好！我们且把雨水送酒喝。”

“小张，我们这就散步去。”

“呃，雨中漫步？跟你？”

“跟我又怎样？难道你有别的选择？”

“对，有就不跟你了。”

“你这人，现实、冷酷、无情、无义……”

“好啦，别骂了，白天还没骂够么？”

“够了，够了，酒倒没有喝够……”

“那我们就提出到外面喝，看我们在雨中，能见到什么？”

“你真蠢！”唐宝牛不知打何时起，也喜欢学温柔一样，常骂人蠢、笨，
“雨中见到的当然是雨……”

“对，雨中见到的，这不是雨是什么……”张炭笑得几乎在雨中摔一交。

可是就算是在他们醉后的梦里，也难以梦到他们不久之后，在雨里所看到的情景……

五十二 风声雨声拔刀声声声入耳

两人说着喝着，走到门外，张炭几乎一步摔倒，唐宝牛笑得直打跌：“看你喝得脸不红、气不喘、酒呢不打一个似的，以为有多大能耐，原来走起路来已在打醉八仙！”

张炭扶着店门，气吁吁的道：“谁说！我，我走给你瞧……”勉强走了几步，只觉头发昏、脸发热、头重脚轻，唐宝牛笑他，笑没几声，忽闹内急，当下便道：“你自己闹，我到后头解手去！”

张炭挥手，把头搁回桌子上，“去，去……”

时已入黑，外面雨势不小，雷行电闪，酒馆里只亮着几盏昏灯，只有两三桌客人，掌柜和店伙见唐宝牛与张炭一个猛吞、一个小酌，但同样都醉了六、六成，虽然放浪形骸了些，不过没招惹着人，又付足了酒钱，便任由他们胡闹。

偌大的一间酒馆，只有数盏油灯，加上外面风雨凄迟，馆子里显得特别幽暗。

一般馆子里的酒客，酒酣耳热之际，大呼小叫，猜拳助兴，都属常见，但今天馆子里三五人聚在一桌，低首饮酒，都似不问世事。由于这是酒馆，在酒铺子里居然会有这样子的安静，实在可以算是个意外。张炭看着那几张桌子上的杯子，不禁有点发怔。外面轰隆一声，原来是一个惊雷。

意外的惊雷。

唐宝牛已走到后头去了。

后头是茅厕。

张炭等唐宝牛的身形自后门掩失后，才用一种平静而清楚的语调，说：“你们来了。”

没有人应他。

只有三张桌子的客人。

三张桌子，八位客人。

八位客人都在低首饮杯中酒，外面风雨凄迷，暮初浓，夜正长。

——他在跟谁说话？

外面没有人，只有一、二声隐约的马嘶，就算有路过的汉子，也仍在天涯的远方。

——张炭的话向谁而发？

难道是那位白胡子灰眉毛遮掩了面孔的老掌柜？还是那个嘴角刚长出稀疏汗毛的小店伙？

张炭又饮下一大碗酒，金刀大马的坐在那儿，沉声道：“既然来了，又何必躲着不见？”

他说完了这句话，又静了下来。

一阵寒风吹来。

店里的烛火，一齐急晃了一下，骤暗了下来。

张炭只觉得一阵寒意。

一股前所未有的悚然。

外面又是一声惊雷。

雷光一闪而没。

唐宝牛推开店里的后门，一摇三摆的，口里拉了个老不龙冬的调，往店

后的茅厕走去。

大雨滂沱。

身全湿。

唐宝牛根本不在乎。

一个喝醉了酒的人，根本不介意睡在自己所吐出来的秽物上，又怎会在乎区区一场雨？

唐宝牛仰着脸，让雨水打在脸上，他张大的口，把雨当作醇酒豪饮。

——要真的是酒，他反而不敢如此鲸吞。

他喝了几口雨水，自己没来由地笑了起来，由于天雨路滑，几乎使他摔了一交，他用手在一个矮树上扶了扶，定了定神，才往前走。大雨愈渐浓密，千点万声，使他眼前模糊一片，看不清楚。

茅厕在店后边。

那是一座用茅草搭成的棚子，只能供一人使用。唐宝牛正是要用。

他急得很。

一个人喝多了酒，总要去如厕，不然，反而不大正常，唐宝牛一向是“直肠子”，除了个性如此，消化排泄，也无不同。

他心里嘀咕：好在往茅坑的路上，两旁种了些矮树，否则，一不小心，张炭没摔个仰八叉，自己可先跌个狗抢屎！

他走上几步石阶，打开了厕所的门，臭气扑鼻，苍蝇群舞，他也顾不得那么多，走了进去，掩上了门。

就在他掩上门刹间——

轰然一声。

电光划破雨空。

大地一亮。

在这电光乍闪间，在密雨交织中的两排“矮树”，原来并不是树。

而是人。

精悍、坚忍、全身黑衣蒙头鱼皮水靠劲装的人。

可惜唐宝牛看不见。

他已进入茅厕里。

这些黑衣人，立即“动”了起来。

就算没有雨，这些人的行动，快、速、而不带一丝风声，手里都掏出着几件事物，迅疾接驳成一把锐刃长枪，分四面包围了茅厕。枪尖对准茅厕的草墙，在雨下电光中骤闪起精寒，其中两人还飞跃而上，落在茅厕顶上，枪尖抵在茅厕的顶上。没有一点声息。更何况这是雨夜。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们都在等。——他们都在等什么？又是一记惊雷，惊破了大地，惊亮了群雨。又是一声雷鸣。油灯呼地一声，其中一盏灭了，飘出一缕辛辣的黑烟。张炭的脸色微变。他自袖中掏出一盒指甲大小的铁盒，用指甲挑开了盖子，沾了一些盒内的事物在指甲上，放在鼻上索了一索，然后才道：“没有用的。八大江湖，我都精通，这‘灭灯迷魂烟’还赚不着我！”这次他收到了反应。他听见刀声。拔刀声。第一张桌子传来了一阵刀声。优美的刀声，像一串风过时的铃铛，又像一声动人的呻吟。这么好听的刀声，张炭很少听过。这种刀声，不像是在拔刀，而是像在演奏。第二张桌子也传来刀声。只有一声。

好快。他听见的时候，那人刀已在手。这种刀声，才是真正的刀声，从刀声里便可分晓：一刀出手，人命不留！第三张桌子却没有刀声。刀一在手。

已有剧烈的刀风，但连声音也没有。这人拔刀，竟然没有拔刀之声！这样子的拔刀，已经不是拔刀，而是在杀人了。“原来是你们。”张炭叹道：“真没想到，今晚我不但能听到风声雨声，还可以听到刀风刀声。”唐宝牛掩上了门扉。他很急。生老病死，就算武林高手也难免，武功练得深厚且得养身之道的，也只不过能长寿一些、少些疾病、老当益壮一些，可是，到得头来，一样要老、得病、会死。武林高手也一样畏寒怕热，只不过忍耐力要比寻常人好些，也一样要大小解、洗澡睡觉。武林高手内急起来，一样的急。唐宝牛现在就是如此。可是他一掩上了门，忽然整个人都震住了。他的人已在茅厕内。他的眼帘还留存着在未掩上门前那一霎的景象：——那些树……会动的……——不是树！——而是人！他为这一点而呆住，正要推门再看，忽然，只听得茅厕顶上“卜、卜”二声。极轻微极轻微的声响。在雨里，简直比雨声还轻。可是唐宝牛却分辨得出来：那绝对不是雨点滴落的声音！而是利器！利器抵着茅顶的声音。唐宝牛全身立即绷紧了上来。

他紧握拳头。

——如果外面那两排“树”，真的是人……

他立即就想破门而出，但蓦然惊觉，茅房的门也发出轻微“笃、笃”两声。

——敌人已到了茅厕之前！

茅厕内只尺余宽长，根本无处闪躲。

唐宝牛立即想往后冲。

他毕竟是江湖上叫得响字号的铁血汉子，长期跟沈虎禅在一起，就算是百战百败，也有“百战”的经验。

可是茅房后墙上，也响起“笃、笃、笃”三声。

这时分，他什么急都忘了，只急着要冲出去。

他也马上发现，四面都已遭人包围，这小小的一个茅厕，无论上面或左右前后，全教人用利器抵着，只要一声号令，立即就会一齐棚进来——

——他不敢想像，当这一厕上面和四周的利器都一齐戳进来的时候，他会变成怎么个样子。

外面滂沱大雨，喧哗而嚣。

外面除了雨，还有敌人。

不知是谁的敌人。

可怕的敌人。

还有雷电。

又是一响。

雷响在电闪之后。

因为距离远在天外，所以雷鸣和电闪，才分得出先后，可是那一刀只有刀风，没有刀声，张炭算来算去，在北京城里，只有一个人能发得出来。

同样的，那只有干净俐落的一响刀声，和那绵延悠长的刀声，也只有两个人可以发得出来。第一个人，拔刀无声，必是“五虎断魂刀”的顶尖儿高手彭尖。第二个人，拔刀只一声，刀声陡然而起、戛然而止，便是“惊魂刀”习家庄主习炼天。第三个人，拔刀作龙吟，比琴鸣筝响还动听，就是“相见宝刀”当代传人孟空空。张炭知道必定是他们。所以他只有长叹。趁他还能够叹出来的时候。“你们好！”张炭叹道：“在开封府里，在王小石还未来之前，最可怕的五把刀，没想到后面三把今天都到齐了。”他这句话很有效。

张炭正是要他们说话。——对方不动声色，来意便难以捉摸。果然习炼天立刻就问了下去：“还有两把？”张炭道：“而且是排第一和第二的两把。”习炼天冷哼一声。他的刀，薄如纸，突然发出厉芒。五彩的厉芒。——难道他的刀也似人一般，竟会有喜有怒？这次是彭尖问：“是谁？”他说话的声音好像是一个被人用手掐着咽喉快要窒息似的，但他整个人，又精壮得像头牯牛一般。“苏梦枕的‘红袖小刀’和雷损的‘不应宝刀’。”张炭答。张炭这样一说，那三个人的脸容都放松了下来。——本来，张炭那一句话，等于是侮辱了他们，而今，张炭一道出了那两个人的名字，反而像是恭维了他们。而且还是极高的恭维。所以三个人的心里都很舒服。“苏梦枕的‘红袖’跟雷损的‘不应’，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孟空空悠闲地道：“你认为呢？”“他们还没有比过，”张炭道，“我不知道。”孟空空优雅地道：“那你知道些什么？”张炭道：“我只知道你们来了。”孟空空悠悠地道：“你可知道我们来作什么？”张炭又叹了口气。他每次叹气都想起他的好兄弟张叹。因为“大惨侠”张叹也老爱叹气。“我不知道，”他说，“我只知道你们已拔出了刀。”孟空空笑了：“通常拔刀是要干什么的？”“杀人。”张炭只好答了。孟空空以一种悠游的眼色看他。这人无论一举手、一投足，都十分幽雅好看。“这儿有谁可杀？”张炭又想叹气。“我。”他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如果你们不想杀掉自己，好像就只有我可杀了。”“对了！”孟空空愉快地笑道：“你猜得一点也不错！”人生有些时候，对比错更痛苦。张炭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他这个答案却使张炭说什么也愉快不起来，任何一个人，只要是面对这三大刀客，谁都不可能愉快得起来。张炭也不例外。

五十三 号令

外面的雨，下得更紧密了。中午时分，开封府里的一流高手，围攻关七之际，是天地色变，风雨交加，而今，也是雷行电闪、风大雨烈！——这真是见鬼了！——竟被包围在茅坑里！唐宝牛额上、脸上，湿漉一片，本来是被雨淋湿，现在又冒起了豆大的汗珠，仿佛用刀一刮就全可以簌簌地落下来。——这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兵器已抵住茅厕四周！——他们在等什么？唐宝牛被困于茅房之中，上有敌人，四面八方都有敌人，只要他一冲出，兵器就会戳进来，扎穿他的身子，把他串成毛厕里的一只刺猬。唐宝牛可不想变成刺猬。他也不想死。——他更不想死在茅坑里。——堂堂巨侠唐宝牛，居然死在茅厕里，这算什么话？！他要活。——他可不要活在茅厕里。他想活。——生活如此美好，他为什么要死？——世上还有这许多恶人，为何他们不死，却先轮到他先死？可是他又冲不出去。在这种形势下，冲不出去就只有死。至少也任凭人宰割。——这些人在等什么？——难道是在等待号令？——一声令下，即可要了他性命的号令？！唐宝牛全身都湿了。比刚才淋雨还湿。而且也僵住了。他已忘了他为何要进茅房来了。他急极，但此急不同于刚才的急。他急着出去。他想高声大唤张炭来助，但也深知这一喊，只怕声音还未传到张炭耳里，抵住茅房的兵器已是可把他穿扎成十七、八个窟窿了。他在茅厕里急促的喘着气。他不知怎样办好。张炭苦笑道：“你们要杀我，那我该怎么办？”“我看你只有两个法子，”习炼天道，“被我们杀了，或杀了我们。”张炭滚圆的眼睛道：“我不想杀你们。”习炼天一笑道：“就算你想杀也杀不了。”张炭道：“可是你们为啥要杀我？”习炼天冷笑道：“你人都快要死了，还问来作什么？”张炭道：“因为我不想带着疑问到阎王殿去。”习炼天有些犹豫，望向孟空空。孟空空淡然道：“你问也没有用，我们也不知道，而且，知道也不会说。”

“那我倒是明白了，”张炭道，“不是你们要杀我，而是有人派你们来杀我的。”

孟空空的笑容已有一丝勉强。

“能请得动你们三位来杀我的，”张炭道，“普天之下，大概也只有方应看方小侯爷。”

孟空空笑得有些勉强：“太聪明，不见得是件好事。”他岔开了话题，“我倒想知道，你怎么会警觉到我们来了？”

“我不知道，”张炭坦白地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来了。”

“哦？”

“我只是看你们在桌上的酒杯，习庄主拢了三星向月形，意思是说：几时动手？彭门主三杯并齐，一杯覆前，是亮出暗号：现在！你则出两根筷子，交叉置于五只杯底上，表示：先等一等……”张炭笑道，“我一看便知道是道上的人来了，但不知座头上是你们，便故意装醉，先把那头大水牛支走，出语探问，以为能独个儿摆平，便出口试探，不料……”

习炼天轻弹刀锋：“你要是早知道是我们，就不会让那头大水牛离开了。”

张炭也诚实地道：“对，多一人帮手，总好过只有我一个人。”

习炼天冷哼道：“但多一个人，也一样是死。”

张炭一笑，笑里充满了自嘲：“也许，有些人觉得多一个人陪他死，比较划得来。”

孟空空斜瞄着他：“你是这样的人吗？”张炭反问道：“你看呢？”

孟空空忽道：“我们用的是江湖上极其隐秘的暗号。”

张炭道，“我知道。”

孟空空道：“但你却看得懂？”

“除非那暗号是他发明的，而且又是自己摆给自己看，”张炭一脸谦虚的神情，“否则，连我都看不懂的暗号，那也就不算是暗号了。”

“你真聪明，”孟空空的笑容很勉强，“可惜聪明人往往都是短命的。”

“可能是因为他们用脑过多，”张炭笑道，“我一向懒得用脑，只不过事事留心。”

习炼天冷冷地道：“多心的人也活不长命，容易心脏患病。”

“你也很多话。”孟空空道，“话说得太多的人也不容易长命百岁。”

“那是因为他们出气太多，”张炭的话里充满了讥诮：“所以我争取时间呼吸。”

习炼天笑道：“可惜你很快便不能够再呼吸了。”

“这不可惜，可惜的是，我再聪明，也想不透，方小侯爷为何要杀我？”张炭像在问人，又似自问：“我未曾得罪过他，他到底是为了当年我要得罪了他的同僚龙八太爷，因而杀我？或是为了我是六分半堂的人，而动杀手？还是因为我是‘桃花社’里的一员，他要下此毒手？”

“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孟空空抚刀道：“反正你问不着。”

张炭又在叹气：“这三张桌上其他几位，自然都是你们带来的人了？”

彭尖忽道：“他在拖时间。”

他的声音沙哑，出现以来，只说过两句话。

就是这句话。

这句话说中了张炭的意图。

他一开口，就道破了张炭的用意。

张炭心里一沉。

他本来就是来拖延时间。

因为他自知不是这三名刀手的对手。

他知道拖下去，仍然不是他们的敌手，不过他也只有一力拖延。

他至少要拖延到唐宝牛回来。

——如果自己在唐宝牛回到店里来之前就被杀害，唐宝牛回来之际，猝不及防，断无活命的机会！——自己说什么也得撑持到唐宝牛回来！——只是那头死牛，为何老是不回？！——他急什么急的，竟“急”了这么久？！彭尖这一叫破，张炭便不能再拖了。他只有发声大叫。他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冲破风声雨声，传入唐宝牛耳中；他也希望唐宝牛不致于太醉，茅坑也不要离得太远，务使唐宝牛听得见他的叫喊——如果大水牛立时逃走，或许还来得及。他暗里运气……正要大叫……这时候，忽然传来一阵此时此际、绝不可能也不应该听得到的声音。打更的声音，打的是三更两点。这只不过是酉时末梢，怎会有报更之声？更何况打的是三更两点？紧接着，后头透过风声雨声传来了几声狂嚎和怒吼！张炭脸色一变。他知道自己猜对了！——他们又怎会放过唐宝牛？！——这些人早在后头伏袭他了！张炭很后悔自己为何不早些发出大呼。——也许唐宝牛早一步接到自己的警示，说不定就能逃过厄运，可是现在……张炭却发现了一件事。习炼天也变了脸色，大概就跟自己的脸色一样。彭尖握刀的手紧了一紧，望向孟空空。孟空空的笑容，已变

得极之不自然起来。——要是后头的格斗是他们的安排，这些人为何一个个都变了脸色？又一声雷响。但雷响掩不过咆哮的声音。——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天晓得。唐宝牛不明白为何外面一下又来了那么多都要置他于死命的敌人，也搞不清楚他为何会被困死在此处。他喝过酒的脑袋热烘烘的，乱得找不到头绪——此一刻里，他打从心里发誓，以后再也不喝那些什么充好汉壮胆气的黄汤了！此刻他只想大喊。喊声未发，却传来打更声。三更二点。更鼓声越风破雨。清晰入耳。更声一响，号令即发。十三支长枪，枪尖一齐穿破茅厕，同一时间戳了进来！唐宝牛却在这一霎间作了决定。他不能冲向前，前有伏袭。他不能向后退，后有强敌。也不能往左右闯，枪尖正准备戳穿他的胸腹！更不能冲天而起，敌人的兵器正候着他的脑门！既然前无去路，后无可活，左右上方去路尽被塞死，他能做什么？唐宝牛记得自己曾就这点问过他的结义大哥沈虎禅。沈虎禅这样地答：“前无去路，退无死所，这样的绝好时机，我不全力反攻，还等什么？”枪尖已刺入！唐宝牛大吼一声，一拳飞出！他的拳竟照正枪尖擂了过去！“格”的一声，枪锋竟硬生生被他一拳击断！

枪尖飞折，唐宝牛一口咬住！

他狂嚎一声，一俯首，自粪穴内捞出便桶，一手高举，一手在茅厕内的一阵乱抓，跟着一抬脚，轰地踹开茅厕的门！

这一来，两柄长枪也被掀得往后扳。

唐宝牛一脚踢开厕门，风雨迎面袭来，他嗖地喷出枪尖，在雨中迎面一人应声而倒，大喝道：“唐门暗器来了！”

手腕一翻，粪桶里的屎便向在门前伏袭的几人劈头劈脑的就淋了下去！

这时，伏袭的人意在必得，不料唐宝牛就在这霎时间反攻，破门而出，陡然现身，他高头大马，加上便桶内的秽物迎头倒下，正遇着斜风急雨，伏袭的人猝不及防，又惊闻是“唐门暗器”，登时惊心动魄，只觉臭气冲鼻，凡给沾着的，都骇然急退、跳避不迭。

唐宝牛先声夺人，一步跨出茅厕。

三、四支长枪，已左右戳刺向他。

他又怒叱一声：“看打！”手掌一张，只见十数黑点，飞扑来敌。

敌人正要趁他未站定之前，将之刺杀，忽见风急雨密里十数黑点袭至，怕是唐门淬毒的暗器，连忙封架闪躲，但那些暗器竟在半空中绕飞，并嗡嗡作响，这几名杀手心惊胆跳，几曾见这么古怪的暗器？顾得不给暗器盯着，便顾不得刺杀唐宝牛。

唐宝牛形同疯虎，亦似雨中巨灵，趁此际全力猛冲，撞倒两名黑衣人，往酒馆子后门直奔，挥舞手上便桶，碰砸挡扫，一边大吼道：“挡我着死！”

他这般神威凛凛，一时甚为骇人，黑衣杀手先声尽失，阵脚大乱，拦不住他，一名杀手掩近，正要振枪便扎，却给唐宝牛把便桶往他头上一罩，只见他手挥足踢，顿失敌人所在，反而阻挠了伙伴的追击。

这时候，黑衣杀手也都已发现，唐宝牛发出的所谓暗器，原来不是粪便是苍蝇，但唐宝牛破门、冲出、泼出粪便和发出苍蝇这些“暗器”，都只在瞬息间的功夫，众人要再戳杀，已给他冲开一条血路，直奔向馆子后门！

杀手知道上当，都在雨中挺枪追杀！

唐宝牛高声大呼，挥舞双拳，他力大如牛，高大豪壮，一名杀手自门后闪出，长枪一探，却给他连人带枪扫甩出丈外！

唐宝牛已冲至后门，猛力一拉，大叫道：“黑炭头，有人要杀”

语言未完，却听有人正大呼道：“大水牛，小心这儿——”

唐宝牛已冲入酒馆内，带着风和雨，甚至还有苍蝇和粪便。

当然还有血和汗。

后面紧接着进入了五、六名枪尖闪着寒光的杀手。

唐宝牛却猛然站住。

他呆住了。

因为除了张炭之外，他还看见三个人。

以及三把刀。

习炼天手上有刀，惊梦刀，他的刀不仅碎梦，还可以断魂。

彭尖手中也有刀，五虎断魂刀，他曾一刀砍断三头老虎的脖子，当然，两头是真的金睛白额虎，一头是“雷老虎”，这“雷老虎”可比真老虎还难惹。

孟空空手里亦有刀，相见宝刀，他的刀使人别离，他为了练好他的相见宝刀，致使他所有的亲人都离开了他，而永不相见。这种刀法，在一位前辈的武林榜上，曾一再提到过。

这三大刀手，手中都有刀。

刀口闪着寒光。

他们本来正似要把张炭的头颅砍下来，忽见唐宝牛冲了进来，背后还有好些人。

挺着枪的人怔住。

持枪的人也怔住。

他们没想到这儿还有三名持着刀的人。

张炭瞥见黑衣人的眼光，然后再看见孟、彭、习三人惊疑不定的脸色，忽然笑了。

“大哥、二哥、三哥，”他向孟空空、习炼天、彭尖热烈地高声呼道：“果然有人追杀老四，你们早就料着了！”

五十四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伤心

风声、雨声、呼叫声。刀光。枪影。都在张炭这句话一出口之后发生。黑衣人大都闯了进来，一齐刺出了他们的枪。他们有的向唐宝牛下手，有的向张炭出手，有的冲向彭尖、习炼天和孟空空，施出了他们的杀手。三名刀王身边的人，都纷纷拔刀。孟空空呼道：“等一等……”可是他的话，只对持刀的人有号令的作用，对挺枪的杀手可完全起不了作用。枪舞枪花。刀荡刀风。刀客们住了手，只有习炼天突然冲了出去。然后他们就看见了梦。彩色的梦。梦是看不见的。梦只存在睡眠中。梦只可以想，但却不可触摸。但梦有时候也是可见可触的。当它通过实践，化为现实的时候。只不过，那时候，你又会有别的梦了。更美的梦。——谁会做一个完全跟现实生活里一模一样的梦？——就算会，但醒来仍是空。所以梦永远是梦，梦不是现实。习炼天的刀是现实，不是梦。他出刀，刀美如梦，彩色缤纷，尤其是血也似的鲜红色。他的刀却带出了残酷的现实。刀过处，黑里溅出厉红！然后大家才惊觉，那红色根本就是鲜血，那黑色便是杀手们的夜行服。杀手咬着牙龈，挺枪苦拼，染着血红的同伴倒了下去，都不肯向敌人发出哀呼，还没有淌血的人，眼睛也正发红。习炼天也杀红了眼。他的神魂已不在他的躯体里。而在他的刀里。每一刀挥出，他的生命凄艳亮烈，幽美如梦。——是不是梦太美，人生在世，便都爱做梦？忽传来梆声。

二更三点。——跟刚才的更鼓声，恰好相反。——刚才是三更二点。——这是什么更次，时间怎么倒了回头？杀手们本来挺着枪，明知会淌在鲜血里，都要拼命。——也许拼命是因为只有拼、才有命。所以他们都冲向那把刀，就像冲向噩梦中。虽然，这却是习炼天的美梦。通常，一个人的美梦，很可能就是另一个人的噩梦。这时候，梆声便响起了。杀手们停了下来，有的狠狠地盯着唐宝牛、张炭、习炼天、孟空空、彭尖。有的抱起地上同伴的尸首，不过，都不再冲前。而是在撤退。习炼天大喝一声：“逃不了！”挥刀而上，他身后的七位刀手，早已跃跃欲试，而今一拥而上。彭尖忽向孟空空道：“我们有没有必要打这胡涂仗。”如果说唐宝牛说话的声调，又快又响，就像一连串炸响的鞭炮，那么，他的语音，也像鞭炮——用空罐子罩着，一声声燃着闷响的鞭炮。孟空空叹了口气，道：“那也没有办法，习少庄主已经出手了。”彭尖即道：“你可以阻止的。”“阻止习炼天的刀？”孟空空道：“那除非是用我的相见宝刀。”彭尖沉吟一下，道：“如果动手，那就不宜留下活口了。”孟空空心里同意。他也很想说这句话。不过，这句话，最好还是由别人来说。现在彭尖说了。只要有人说了，他就方便做了。——不管这干人是何来头，总而言之，是习炼天先动的手，彭尖先下的决杀令。——就算万一他杀错了，追究起来，他也可以有所推诿。此际他轻弹刀锋。手指与刀锋震起仿似一种相见时喜悦的轻颤。他要杀人了。正在这时候，杀手们已倒下六、七人，另有七、八人，已被逼到后门外。酒馆的后廊，已全倒塌，斜风细雨，洒了进来，除了斜雨急风之外，仿佛还洒入了另外一道事物。一条灰影。冷。

很冷。

非常的冷。

这是一种阴寒的冷。唐宝牛张炭孟空空彭尖习炼天以及那些杀手们全是这种感觉，那是刺骨的寒意，令人战志冻结的冷冽。那七名刀手，冲在习炼

天的前面。忽然，最前面的三人倒了下去。那些黑衣杀手死的时候，宁死不肯作出痛苦的呼喊，但这三名刀手死的时候，是还来不及发出任何声音，就死了。胸口一个血洞。第一个似被剑刺的，来者一定是使剑的好手，因为一剑正中心窝，连血都不多流。第二个像是被长矛洞穿的，胸上的血孔又深又凄厉。第三个伤口更奇特，像是被奇门兵器峨嵋分水刺扎的。三个不同的血洞。三件不同的兵器。来的人只有一个。来人手上并没有兵器。他背向众人，面向屋后。外面天黑沉沉，风急雨凄。这人就像雨一般瘦。黑夜一般深不可测。风一般寒。这是个高瘦个子，穿一袭阴灰黯色长袍，肩上挂了个又老又旧又沉又重的包袱。他的右手，就搭在左肩的包袱上。——他是谁？孟空空只觉心头发毛。

习炼天只退了一步，立即又扑了上去。他毕竟是“习家庄”的少庄主。他不能在属下面前表现胆怯，而且，他一直想表现出色。表现得比孟空空、彭尖他们更出色。所以他只好向前。

当然和他的刀。惊梦的刀。可是，他的刀变了，脱手飞去。梦碎了。高瘦个子霍然回身。

仍然看不见他的出手，只瞥见他那张似终年封冰覆雪不见阳光的脸。彭尖闷哼，突窜了出去。他没有声息。他的刀也没有声息。一向以气势猛烈见长的“五虎彭门断魂刀”，能练到“无声无息”的，恐怕也只有彭尖一人而已。

刀光一闪。然后就退。

他退的时候，已救回了习炼天。

习炼天的胸襟，有一点鲜红。红点极小，仿佛只有红豆般大小。

可是习炼天整个人都崩溃了，看他的样子，像有人用刀把他的肠子切成了六段再把他的心肝各扎了八针而又把他的十指都剁了下来还要痛上十倍八倍。

彭尖人很矮小。

但他挺着身子，执着刀，像一截铁筒。

他的胸襟也溢着血。

血迅速的扩染开来，以致整件蓝色短袍，都渐渐变成紫色。

那人又背过脸去，仍然看着屋外的雨。

——雨景有什么好看？

孟空空不知道。

他一手抄住了习炼天被击飞的刀，才发现自己满手都是汗。

——这人到底是谁？

他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那一干黑衣杀手，正扶伤背死的，匆匆退出酒馆。

——面对这样可怕得接近恐怖的强敌，他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了一个声音。

一个让人感觉到悠悠从容、温和亲切、甚至可以从声音里想像出说话的会是一个肥肥胖胖、满脸笑容、没有什么事不可以解决的人。

“天下第七，习少庄主、孟先生、彭门主，你们可热闹哇，近来可好？”那人还添了一句，就像为人劝酒加茶一般，“近来可发财了？”

唐宝牛和张炭一见那人，一个舒了一口气，一个脸色越绷越紧。

这人肥肥胖胖，和祥福泰，就像他的声音一样。

他当然就是朱月明。

刑部总捕头朱月明。

他一出来，唐宝牛就知道有救了。

——这些人难道敢当着刑总大人的脸杀人不成？

张炭一见刑总就头大。

因为他吃过官衙的苦头。

不过两人都很惊奇。

惊奇的是朱月明第一句叫出来的话。

——“天下第七”！

什么是“天下第七”？

瘦长个子忽然不见了。

外面是剩下了风雨凄迟。

似乎朱月明一出现，他立就即消失。

“天下第七，天下第七……”孟空空喃喃地道，“像这种人也算是天下第七，那么天下第一岂不是……”

“他这个外号，一点也不谦虚，”朱月明笑咪咪的道，“他所认为当今的第一为本朝太祖，他自己排到第七，怎么能算谦虚。”

朱月明笑笑又说：“他眼里纵横古今，不过只有六人排名在他之上，怎么能说谦虚！”

孟空空轻吁了口气：“他真的没有谦虚，一点也不谦虚。”

“对了，”朱月明笑得一团和气地道，“他一向也都不是谦虚的人。”

唐宝牛对此人兴趣奇大，忍不住问：“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朱月明笑容一敛；“我只知道他叫‘天下第七’，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张炭看着外面淅沥不停的夜雨，忽生感叹：“也许，他也是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伤心的人。”然后压底声音向唐宝牛道，“他就是当日一入长安，便叫赖大姊头疼的人。”

“谁知道？”朱月明好像并没有注意他低声说话：“或许他是个家事国事天下事俱不关心的人。”

孟空空忽道：“难得刑总大人如此雅兴，来此饮酒？”

朱月明笑道：“当然不是，我哪有孟先生这般福命！我只听说此地有人殴斗，便过来看看，你知道，蒙皇上的恩旨，在下担这小小微职，实重若干钧，不得不尽些心力。”

孟空空看看地上只剩下自己这方面折损的三名刀手，再看看习炼天，已痛得像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至于彭尖，正闭目运气调息，便道：“是的，我们几个人，在这里喝酒，忽然间，这批人杀了进来，还杀了我们三个人。”

“你们的确是死了三个人，”朱月明道，“不过，他们好像也死了几个人。”

孟空空忙道：“对，他们也没讨着便宜。”

“人命都是一样，死了就是死了，可是活着的人便不同，当今的国法是：杀人就得偿命，”朱月明好像很苦恼似的道，“有时候，我皇命在身，的确不得不执行缉惩。”

“是是是，这个我明白，”孟空空的脸色有些稳不住了，“朱大人神目如电，明察秋毫，我们是在方侯爷帐下吃饭的，又怎么敢无故触犯朝典国法呢！”

“对了！”朱月明笑逐颜开地道：“你们是方侯爷的亲信，当然不会罔视国法，只不过嘛……”

他好像很为难似的道：“万一你们涉案，这就叫知法犯法，可是罪加一等的呀！”

孟空空自襟里掏出一叠纸，交到朱月明手中，道：“大人身上沾雨了，请用这些废纸揩揩。”

孟空空正要走近去握朱月明那只肥手的时候，朱月明身旁一直跟着的一位垂头丧气、垂目欲睡的老人，忽然双目一耸，双目绽放出兵器般的寒光来。

另外一个害臊的年轻小伙子，今天却不在朱月明身边。

朱月明却捏着那团纸，笑道：“谢谢你，我身上不湿，请拿回去。”

孟空空忙摇手道：“不不，揩一揩总是要的。”

朱月明捏着那团纸，仍笑道：“如果我身上湿了，它还不够揩，你留着自己用吧。”

孟空空会意地忙道：“要是不够，我身上还有一些，还是请刑总大人赏面……”

朱月明身旁的老人忽哑声道：“大人的意思是说：拿回去。”

孟空空涎着笑脸道：“刑总要是嫌少，我回府后再请公子送十倍的来……”

那老人一声叱喝道：“收回去！”

孟空空无奈，只有接回纸团，揣入怀中。

“你可知道我眼力为何这般好？”朱月明居然笑着问。

孟空空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是好。

“因为我年纪大了。”朱月明自问自答。

看他的样子，不过三十来四十岁，肥人特别慢老，更何况是笑态可掬的胖子，不过他现在说自己“老了”，孟空空也惟有听着。

谁叫他是朱刑总。

——世间所有“老总”说的话，总有一班不是“老总”的人恭聆。

“年纪一大，眼力便不中用了，”朱月明继续笑道，“打个比方，刚才我明明看见有七、八个黑衣人躺在地上，好像是死了，但一眨眼就不见了，一定是我看错了。”

孟空空总算有些明白朱月明的意思了。

他感激得几乎要跪下来。

——开封府城里，谁不知道朱刑总的手段。

——他要整你和他不要整你，绝对是天渊之别，即是上天宫与下地狱般的不同。

——而今朱月明这样说，便算是“表态”了。

“譬如我现在看到地上，仍有三个拿着刀的死人，可是只要转眼间他们也不见了，我也一定会以为自己是花眼！”他转首自问身边的老人，“任劳，你看我是不是有点眼花？”

老人恭声道：“如果地上真的有死人，大人又怎会看不到？”

朱月明漫声问：“所以地上根本没有死人，对不对？”

老人答：“对！”

朱月明又向孟空空笑道：“你刚才说过佩服我神目如电了吗？”

“我明白了！”孟空空心悦诚服的道：“大人只看到该看的東西！”

“对！”这次到朱月明答：“一个人要是只看到他该看到的东西，听到他该听到的事情，说他该说的话，做他该做的事，一定会活得愉快一些，也长命一些的。”

孟空空马上“收拾”了地上的死人。

他们甚至没有在酒馆留下一滴血迹。

然后他们才敢离开。

唐宝牛和张炭也想要离开。

朱月明忽道：“刚才不是有人说，这儿有人殴斗过的吗？”

老人任劳道：“是啊，这里的后门塌了，桌椅翻了，连茅厕也破了，是有打斗过的痕迹。”

朱月明眯着眼睛四顾道：“是么？是谁在打架？”

任劳一指张炭和唐宝牛：“就是他们。”

朱月明笑咪咪的看着他们，就像一个饿了很久的人看到丰盛的菜肴一般：“就是他们两人？”

然后他下令：“拿他们回去。”

唐宝牛和张炭没有逃，也没有顽抗。

他们逃不了。

酒馆外还有数十名捕役，是开封府里六扇门中的一流好手。

他们也不想逃。

因为老人任劳在锁押他们的时候，特别低声说明了：“回去只要交代清楚，便没事了，我们也只是了了公事而已。”

张炭和唐宝牛也想随着他们离去——至少这样可以免去孟空空等人的追杀或天下第七等的伏袭。

可是他们错了。

他们忘了有一种人的话是万万不可相信的。

五十五 几许风雨

“这儿打翻的东西，本来应该是由我们来赔的，”张炭临走的时候，向那吓得目定口呆的老掌柜与小伙计打着安慰似的手势来说：“现在不必了，有朱刑总在，自有公帐，你们放心好了。”

“你也放心好了，”朱月明身边的任劳道：“我们会赔的。”

他发出低沉而干涩的笑声道：“反正，又不是要我们掏腰包。”

“你说的对，”张炭也笑道：“掏自己腰包的事，不可多为；掏别人腰包的事，不妨多做。”

“咱们真是一见如故，气味相投，”任劳搭着他俩的肩膊道，“我请你们回去，坐下来好好的聊上一个痛快。”

于是张炭和唐宝牛，步出这凄寒的酒馆，往多风多雨的城里走去。

雨里，在前面提着死气风灯领路的衙役们，被手上的一点凉光映出寒脸，从俯瞰的角度看去，这一行如同尸体，被冥冥中不知名的召唤，赶尸一般地赶去他们栖止的所在。

——开封府里还有几许风雨？

风雨几许？

——这就是“痛快”？！

如果“痛快”是这样，唐宝牛和张炭这辈子，都宁可再没有“痛快”这回事。

——这不是痛快。

——而是快痛死了。

——“痛苦”极了。

他们现在明白了。

刑捕口中的所谓“只要交代清楚，便没事了”，是把他们吊了起来作“交代”，而且“交代”的话，他们认为“不清楚”，那就是“不清楚”，还要继续“交代”，“交代”到他们认为的“清楚”为止。

譬如任劳这样问张炭，而张炭这样地回答：

“你为什么来京城？”

“怎么？京城不可以来么？”

后面一名跨刀狱卒，忽然一脚蹬在他的腰眼上。

张炭痛得好一会说不出话来。

“是我在问你，不是你问我，你最好弄清楚。”

张炭是被倒吊着的，连点头也十分吃力。

“你为什么来这里？”

“是你请我来的。”

“什么？！”

“你说要我们来这儿交代清楚的啊！”

任劳叹了口气，头一点。

绳索绞盘轧轧作响，张炭手脚被拉成“一”字型，整个人成了倒“土”字型，痛苦得哭了出来。

唐宝牛怒道：“大丈夫，头可断，血可流，就是别哭！”

张炭痛得泪如雨下：“我不是大丈夫，我还没有结婚，我只是好汉！”

唐宝牛自身也不好过，他被捆吊成弧型，后脑似乎触及脚尖，绑在一大

木齿轮上，整个人都快要被撕裂开来了。

可是他仍然吼道：“是好汉，就流血不流泪！”

张炭痛得龇牙咧嘴，哼哼哎哎的道：“我……我还是宁可流泪，只要能流血！”

唐宝牛怒叱：“我呸！丢人现眼——”接下去的话，他就说出来了。

因为任劳已示意把绞盘收紧。

唐宝牛快要变成了一个圆型。

他只觉胸腔的骨骼，快要戳破胸肌而出，腰脊骨快要断裂成七、八十片，暗器一般地满布他背脊里。

“他说不出话来了。”任劳向张炭说，“我再问你一次，你来开封是干什么的？”

这次张炭马上回答。

“我是送雷纯回来的。”

“雷纯？”

“六分半堂雷总堂主的独生女儿。”

“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她是我的结拜妹妹。”

“听说你还有几个结拜兄弟，是不是？”

“是。”

“他们是‘桃花社’里的‘七道旋风’？”

“是。”

“他们现在来了京师没有。”

“没有。”

“什么？！结拜兄弟有难，他们都不来营救？！你骗谁？！”任劳一把扯住张炭的头发。

张炭感觉到自这老人枯瘦的指下，至少有近百根头发被拔了起来，而且即将有百根头发也被连根拔起，连头皮也快被撕去了。

“他们不知道我们回来开封府啊！”张炭叫道。

“你们两人是偷溜出来的？”

“是？”

任劳退后一步，凭火炬的晃动，细察张炭的脸色：“你脸上痘子真不少。”张炭仍哼哼唧唧的道：“我青春嘛。”“你皮肤也真不够白。”

“我本来就叫张炭，黑炭的炭。”

“你真的跟雷纯只是结拜兄妹而已？”任劳脸上有一个几令作呕的笑容：“这般简单？嗯？有没有不可告人的事？嗯！”

张炭这次变了脸色。

是真的变了脸色。

不是因为肉体上的痛苦。

而是因为愤怒。

然后他说话了：“你真是个精明的人。”

任劳笑道：“对，你什么事都瞒不过我。”他示意控制绞盘的人把绷紧的绳子松上一松，让张炭能喘上一口气。

张炭就真的喘了一口气。

“你也很聪明。”

“你现在才发现，”任劳们着须脚笑道：“也不算太笨，更不算太迟。”然后他问：“你现在是不是准备把你们之间的真正关系，都告诉我知道了！”

“是，”张炭悄声道，“但我只告诉你一个人知道。”他用目光横了横唐宝牛。

任劳立即会意：“来人啊，把他带下去。”

唐宝牛吼道：“黑炭头，你这个不要脸的兔崽子、龟儿子……”

然后他的叫骂变成了闷哼。

因为一个刑捕用烧红的火叉子刺进他伤口里，立即冒上一股血臭的黑烟来。

张炭道：“也不必他走，你把耳朵凑过来不就得了？”

任劳心中一盘算：这也好，让唐宝牛亲眼看见张炭出卖六分半堂的人，也是一记够狠的伏着，便把耳朵俯了过去。

“你说。”

张炭没有说。

他一口咬住了任劳的耳朵。

任劳怪叫，一掌扫了过去，张炭就是不放口，其他的狱卒也七拳八脚的，打得张炭耳、鼻、嘴一齐涌出血来，可就是不松口。

有人绞上了绳盘，把张炭扯起，可是张炭就是咬着任劳的耳朵，要把他也扯了上来。

唐宝牛看得睚眦欲裂，就是帮不上忙。

任劳痛得什么似的，只好说：“你放口，你放口！”

张炭摇了摇头。

任劳痛得耐不住，只好说：“你放口，我决不打你。”

张炭松了口，任劳忽地跳开两步，捂住耳朵，怒叱道：“动刑！”

张炭闭目嘎道：“我早知道你不会遵守信约的了，不过，我倒不饿，不想把你那一只臭耳吞到肚里，坏了我的胃口。”

说到这里，张炭也就说不下去了。

因为那些酷刑，正在扯他的皮、撕他的肉、裂他的肌、拆他的骨。

张炭仍然大呼小叫，喊爹喊娘。

唐宝牛这次却忙不迭地道：“好，好，有种，有种！”

任劳抚着耳朵，狠狠地道：“我也知道你一向有种。”

唐宝牛坦然道：“我是好汉，你是小人！”

任劳恨恨地道：“就算你是好汉，我是小人又怎样？一向都是小人折磨好汉，你痛苦，我开心。我把你整得不复人形，看你如何当好汉！好汉被整垮了，只是个死人，我这种小人却能好好的活着，看着你们这种好汉的骸骨被狗啃，墓碑生青苔！”

唐宝牛道：“死又怎样？！你迟早也不过一死！我流芳百世，你遗臭千古！”

“去你的遗臭！”任劳笑骂道：“你死了出名，不如我活着逍遥！”

唐宝牛道：“难怪。”

任劳道，“难怪什么？”

“难怪张炭不肯吃下你的耳朵；”唐宝牛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原来你好臭，臭死了。”

唐宝牛自雨中茅房冲出来，身上还残留臭气，血汗雨渍，全混杂在一起，自然难闻，可是任劳还没嫌他臭，他居然先骂起人臭来了。

任劳嘿嘿干笑了两声，“那么，我问你的话，像你这种英雄，是抵死不肯回答的了？”

唐宝牛瞪着眼摇首道：“不对。”

任劳倒是诧异：“哦？”

唐宝牛道：“那要看你问的是什么话？”

任劳防他和张炭一般使诈，但又不得不把任务完成，便道：“只要你好好回答，保准叫你在这儿吃得好、睡得好、住得好……”

唐宝牛心下一沉：“你们准备把我们关在这儿一辈子？”

任劳呵呵笑道：“要是你们是清白的，谁也留不住你，只要你肯好好的合作，这儿可不是留人过世的地方。”

“那好，”唐宝牛道：“你先叫人停手再说。”

任劳道：“你先说几句实话，我再叫人停手。”

“不行，”唐宝牛道：“我的兄弟要是受伤重了，我的心便会痛，我心痛的时候，只会语无伦次，一句实话都说不出来。”

“有道理，”任劳示意手下停止折磨张炭，张炭只在这几句对话间，已被折磨得被拆去了骨骼的狗一般，左手五指，有三只指甲被掀起，鲜血淋漓，右眼球满沾血丝，眼睑被打得翻肿了起来，左眼则又青又肿得像一枚胡桃核，鼻骨被打断，右手腕臼折断，一名狱卒正把一根七寸长的锈钉栓入他的肛门里，任劳叫停的时候，长针已没入了几近一半。

任劳摸摸伤耳：“你说吧。”

唐宝牛长吸一口气道：“你问吧。”

“你是‘五大寇’中的一员？”

“明明是五大侠，什么是五大寇！”

“你来开封府的事，你的结义兄弟沈虎禅、方恨少、狗狗、‘幸不辱命’他们都知不知道？”

“知道。”

“你为什么来开封？”

“我是来看温柔的。”

“温柔？就是苏梦枕的小师妹？”

“也就是我们大伙儿的小妹妹。”

“你是来看她的、还是来见她的师兄苏梦枕？”

“我为什么要见她的师兄？我又不认得苏梦枕！”

“现在你认得了？”

“当然。”

“有什么感想？”

“有什么不敢想。”

“你最好老老实实的回答我，不然，你的朋友可有苦子受的！”

唐宝牛闷哼一声，却听那边厢的张炭居然还能挣声叫道：“大水牛，你别担心，我痛得呼爹唤娘，但决不会叫你别管我不要回答，因为我知道我越是这样叫，你便越不忍心，少不得把为了我把祖宗十八代都出卖不迭了！”

“去你的！”唐宝牛啐道。

任劳这下可按捺不住了，疾叱道：“听着，他再胡说半句，先把舌头割

下来！”

狱卒们一声齐应，煞气更甚，像随时都准备把张炭活生生宰杀掉。

张炭这下可吓得伸了伸舌头，噤住了声。

任劳这才向唐宝牛问道：“到底是不是沈虎禅叫你联络苏梦枕的？”

“不是。”

“你知不知道，他，”任劳一指被几名大汉强力按住的张炭，道：“是不是‘桃花社’的赖笑娥派来跟雷损勾结的？”

“当然不是。”

“为什么？”

“因为他刚才说不是。”

“他说不是就不是？”任劳怒道：“你是牛？不长人脑？”

唐宝牛居然没有动怒：“因为我信得过他。”他反问：“我们犯了什么罪，你有什么权来拷问我？”

任劳道：“你们跟城里的黑帮往来，就是犯法！”

唐宝牛道：“那你们又为何不去抓他们，却来抓我们！”

“好，你们哥俩儿，倒是一对活宝！”任劳嘿声道：“你们别以为不说，那就能脱罪，不管是‘五大寇’还是‘桃花社’，全都是贼党，我们有一千个理由可以让你们在牢里过一辈子，也有一百个理由可以让你们砍掉脑袋瓜子。不是我心狠手辣，是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那施刑的大汉正把烧红的火钳子压在唐宝牛的伤口上，又是兹的一声响，随而一阵焦臭的气味。

唐宝牛全身都痛得抖了起来。

“别以为你们嘴硬，这地方，要算我最手软；”任劳冷笑着，似乎很欣赏唐宝牛现在的表情：“我给你们一天的时间，好好反省反省，省得后天晚上由任怨来问你们，那时候，嘿……”

“他要是出手，”任劳衷心地道：“连你们自己都不能再弄得清楚，究竟谁才是张炭，谁才是唐宝牛。”

五十六 垃圾

他们两人被丢进牢房来的时候，就像两堆垃圾。

人有时候也像垃圾，只不过“垃圾”这两个字，有时候是指他的人，有时候系指他们脑子里所想的東西。

对唐宝牛、张炭而言，“垃圾”是指他们现在的“外形”。

以外形来说，唐宝牛就像一堆“大垃圾”，张炭则像一堆“小垃圾”。

因为唐宝牛的块头较大。

可能也因是这个缘故，两人手腕、脚踝都铐上了铁链，垂着铅球，但唐宝牛的脖子上，还加了一副铁枷。

铁枷重七十三斤，若非唐宝牛，别人恐怕连走都走不动了。

张炭之所以不必套枷，也许是因为他比唐宝牛不具威胁性之外，他的确已被“修理”得“不似人形。”

唐宝牛望着张炭，望了半晌，才透出一口气，道：“没想到我们两个，今晚都变成了垃圾。”

“你比较像，”张炭居然仍能开玩笑——唐宝牛本来以为他还能说话已属奇迹，“你又臭又脏，比我像垃圾。”

“我还以为你已快不久于人世，”唐宝牛讶然道：“没想到你已死了七八成但那张口还生龙活虎。”

“对，我一向都是‘舌在故我在’的。舌在人在，舌断人亡。你没发现刚才那个痨病鬼一说要割我舌根，我就不说话了吗？”张炭说，“没有了舌头，怎么活？我有个结义兄弟张叹，便是少了舌根，我可不想像他那样子活着！”

唐宝牛点头道：“我明白了。”

张炭问：“你又明白了什么？”

唐宝牛道：“好人一向都不长命，像你这种无情无义、无法无天、自私自利、自大自负的东西，只怕一时三刻都死不去。”

“你说对了，所以，你死了我都没死。”张炭笑道，“我还等着替你发丧呢！你没听说过吗？有一种人，平时很脆弱，动辄呼天抢地，但活得比许多强人都更有韧性、更加长寿。”

唐宝牛怪眼一翻道：“我们身在此地，处于此际，是谈情说爱的时候么？”

“谈情说爱？”张炭扬着他那条被烙去半片的眉毛，歪着扭伤的脖子：“我们？”

唐宝牛道：“我们比谈情说爱还不如，我们正在等死，在讨论谁先死。”

张炭苦笑道：“不谈这些谈什么？难道说逃亡？你以为被关在这里还能逃出去？”

这时，两个巡逻的狱卒走过，一个粗眉横眼，伸腿进来就往张炭背部踢一脚，一面怒骂道：“死孬种！谈什么逃亡，看我踢死你！”

他还没缩回腿，唐宝牛已大吼一声，扑了过去，因行动不便，受伤不轻，手脚上铐镣又太重，无法扣拿对方，只全身大力的压了下去。只听格勒一声，那狱卒的腿敢情是折了。

狱卒痛得哇哇大喊。

另外一个暴眼麻皮的狱卒，连忙把水火棍擗进牢来，往唐宝牛头上、背上使劲的打，张炭手脚并施，扑抓住棍子，大叫：“两位大爷，饶了我们吧！”

狱卒打了一会，才告气消，叱道：“还不放手，讨打么？！”

张炭连忙停手，那狱卒趁势把棍首一掬，在张炭胸口顶了一下，张炭只觉胸口发闷，喉头发甜，几乎吐出一口鲜血来。

唐宝牛一见，吼着又要上前，那麻皮狱卒连忙收棍退后，隔着铁牢，唐宝牛也无用武之地，那麻脸狱卒恨恨地道：“看你爷爷日后怎么收拾你！”

这时候，喧闹早吸引了几名狱卒，都过来把原先那名粗眉横目而被唐宝牛折伤了脚的狱卒托走，一个牢头过来劝那名麻子狱卒道：“猪皮蛋，算了吧，这两人还是朱老总提审的人哩，待任大爷审得他只剩血肉，你再把他们连皮带骨哽下肚里，也没人管了！”

说着就把他拉走了，狱卒们对二人加倍戒备，在远处虎视眈眈。

唐宝牛经这一折腾，也累得气喘吁吁；在刚才与狱卒纠缠的时候，其他牢里的囚犯也引起一阵骚动，现在都平息下来了。

张炭倒有兴致，用手上的铁铐轻捶打着石壁，一名爆牙的狱卒光起火来，抄哨棍就要进来毒打，那猥琐的牢头却止住了他：“由他们去吧！挨拷完了，自有你止痒的。”

张炭这样有一下、没一下的敲着，唐宝牛可忍无可忍了，骂道：“死兔崽子！敲丧乐呀？你要死，就拿头壳去敲，别吵烦了老子，也要你好看！”

张炭笑了一笑，摸着脖子的伤处，低声道：“听！”

唐宝牛啥也没听见，只听到隔几室的囚犯镣铐轧轧和低声呻吟。

“听？”唐宝牛低吼道：“听个屁！”

张炭噤声道：“别嚷！你没听清楚么？”

唐宝牛见他煞有其事的样子，也只好倾耳细听，才发觉也有敲打石墙的声音。

他冷哼道：“见鬼了！发疯也会传染！”

张炭道：“你可知道我刚才的说话一直都在胡扯一通，言不及义的理由么？”

唐宝牛不情不愿地答：“你说话一向如此！”

“废话！那是因为刚才有人在隔壁囚室里偷听咱们说话。”

“你怎会知道！”唐宝牛将信将疑。

“因为人偷听的时候，如果内力不高，必定耳贴墙壁，屏息细聆，就像你刚刚那样。”

“这样又怎样！你听得出来有人偷听不成？！”

“可是，耳紧贴墙壁，血液流动的声音，血脉震动的声音，同样也透过墙壁，传了过来……”

“难怪你对那痨病鬼的耳朵那么有兴趣，”唐宝牛依然不服气，“原来你对耳朵素有研究。”

张炭不理他说的，“一个人屏息之时，呼吸法自然与常人不同，只要仔细分辨，很容易便能辨别得出来。”

唐宝牛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偷听？”

“经过刚才这一闹，他们都以为我们胡说八道，现在又被揍得荤七八素的，就算能说得出口，也准像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

“你是狗嘴，我是象牙。”

“对，你还有象鼻哪，反正认不认随你，不过，他们倒把人暂时撤掉了，不然，怎么刚才那么一纠缠，就跑出那么多名狱卒来！”

“难怪，原来就是从隔壁牢里钻出来的！朱胖子这么做是啥意思？”

“他没意思。”

“他无缘无故的把我们抓来这儿，平白毒打了一顿，还说没有意思？！”

“他没毒打我们，动手的只是任劳。任劳在刑捕班里可没有司职。”

“那算什么？”

“至少他可以脱罪，矢口否认，不关他的事。他把我们抓起来，看来至少有三个目的。”

“什么目的？”唐宝牛这回可兴味盎然了。

“第一、他想凭借我们，知道更多一些六分半堂和金风细雨楼的事。”

“呸！他想知道六分半堂和金风细雨楼的事，不会去问雷损和苏梦枕么！”

“嘿，雷损和苏梦枕可会回答么！”“那他也可以随便抓几个六分半堂和金风细雨楼的人来问呀！”“抓不相干的喽啰，可啥都问不着。要抓重要角色，雷损和苏梦枕一定会有所警惕、有所行动，你知道，金风细雨楼与六分半堂跟朝廷都有挂钩，朱月明这样做，划得来吗？”“要不是朝廷的旨意，朱月明又何需冒这趟混水，去起六分半堂和金风细雨楼的底？”“说得好！看来，朱月明有他的打算。”“说不定，是那个什么方小侯爷下的命令。”

“这倒不会。方应看看来也跟这件事有关，但不见得就与朱月明同路，不然，他们就不会在酒馆里跟孟空空等人有所争持。”

“嘿嘿。”

“嘿嘿是什么意思。”

“嘿嘿有两个意思。”

“那两个？”

“第一个嘿是现在在外面还是黑天暗地的意思。”

“第二个呢？”

“就是人心隔肚皮，黑得很的意思。”

“你说的是谁？”

“这里还有谁？”

“你说我？”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是张炭，一向皮黑心不黑。”“你心不黑？把朋友当猪当牛般卖出去还不知道的还算不上黑？！”

“你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你才没意思！几时跟孟空空、彭尖、习炼天这一些耍刀的宝贝哥们结拜起来了！像老子这样等人物居然才当老四！哼！”

张炭笑得脖子都痛了。唐宝牛几乎立即就要翻脸。“我管你有几个耍刀子的结义兄弟，你再笑，信不信我把你门牙都拆下来镶到眉毛上去？！”

“你请便。不过，刚才在酒馆里，我为了让他们鬼打鬼，才叫出那么几个名目，你这位四肢发达的，居然听了就信，哎呀真是……”

唐宝牛窘红了脸。“那班在茅房外暗算老子的又是谁？！”

“你问我、我问谁？”

“那他们抓我和你来问金风细雨楼和六分半堂的事，也问不出道理来呀！”

“可是如果朱月明要知道的是金风细雨楼和六分半堂跟桃花社及五大寇

的关系，抓我们就很有道理了。”

“我们五大侠跟金风细雨楼有啥瓜葛？！”

“我们桃花社与六分半堂也没有牵连啊！不过，朱月明可不是这样想法。”

“所以他就把我们抓来这里？”

“我担心的是他们不只是把我们抓来这里。”张炭眼有郁色。

“你的意思是说，要把其他的人也引来……？”

“或者可以用你我来威吓我们的兄弟。”

“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你问我？”

“我问谁！”唐宝牛抢着说，“这就是他们把我和你抓起来和第二个目的？”

“敢情是。”

“第三个目的呢？”

“他一定有第三个目的。”

“什么目的？”

“我……现在还没有想到。”

“你……！你又说有三个目的？！”

“是呀！只不过有一个目的还未曾想出来罢了。反正，多说一两个也有备无患呀！”

那击墙声依然断断续续，张炭两手铁链忽在唐宝牛的头枷上敲了几下，发出岗琅的响声。唐宝牛怒道：“你又要讨打？”

张炭低声道：“你这还没发现？”

唐宝牛诧道：“发现什么？”

张炭的样子冲动得像要跳起来，对唐宝牛戟指大骂，但其实所说的话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咱们假装是在骂架，彼此恶言恶语，但说的是正经事儿，这就比较不受人注意。”

唐宝牛本就生得高大威猛、凶神恶煞，装腕作势本亦是他所长，两人看来真是像在争执、吵架。

“那敲击声是暗号。”张炭一面说，一面装得好像很激愤的样子，“在牢里，一定有同道中人，按照江湖规矩，他们理应要做营救工作。”

“你是说他们会救你？”

“至少他们会设法。”

“他们要是能救人，为何不先救自己！”

“每一行有每一行的行规，每一帮有每一帮的帮规，每一家有每一家的家法，每一门有一门的门禁。他们进来这里，就不一定能够自救，但不等于说他们全没了势力。事实上，在监牢里，也立山开寨，有时候一座牢里，有十几个大阿哥哩！”

“他们为啥要救你？”

“因为我大。”

“你……大？”

“我辈份大。”

“在江湖上。你的辈份……”

“很高。日后他们出来，需要我照应，而且，盗亦有道，这些人特别讲

义气，江湖救急，他们比谁都热心。”

“所以那暗号是告诉你——”

“不，是问我。”

“问你什么？”

“问我走不走。”

“走，怎么不走！”

“这可不一定。”

“为什么？”

“可不止是犯人那帮人问我，刚才那些狱卒中，也有我们的朋友，我也跟他打了手势。”

“难怪你刚才那个窝囊样子……原来在唱戏！”

“没想到我们被关进来的事，会传得那么快，朱月明也始料非及。”

“谁传的？那个天下第七？还是你那三个大哥二哥三哥？”

“都不是。”张炭说，“酒馆里的老店主和小伙计。”

“啊！”唐宝牛叫道：“那两个怕得要死的人！”

“怕？一个人怕，怎么会外表怕得要死，但眼瞳如常，既不放大也不收缩呢？”张炭又摸着伤脖子道，“他们两人，一老一少，在江湖上从来只有人怕他们，他们从不怕人，也不必怕任何人。”

“那好极了，”唐宝牛奋亢地道，“那就叫他们助我们逃出这鬼地方吧！”他好高兴的道：“没想到，认识你这种一无是处的朋友，到如今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居然还有这点小用，喂，这可是你报答我一向对你照顾有加的时候了。走吧！”

“走？”

“走！怎么？你还不想走哪？！”

“不是不想走，而是不能这样就走。”

这次唐宝牛是真的跳起来要破口大骂了：“你不想这样走？难道要八人大轿吹吹打打你才愿走不成？！”

“不是，我只是不想连累别人。”张炭苦恼地道：“我这样走掉，会连累朋友的。”

唐宝牛看着他，好像看到了一个在大白天里突然冒出来的鬼一般。

五十七 回头就见刀光

“我是不是人？”

“是。”

“我是不是你的朋友？”

“是。”

“那你怕连累别人，连累朋友，却由得我陪你在此地活受罪，”唐宝牛这次已不用“演戏”，他是真的火了：“难道你自己不是人？！难道我不是你的朋友？！”

张炭垂下了头，低声道：“你并不是陪我。他们要抓我，也要抓你。”

唐宝牛火冒三千丈：“既然我们能逃，为啥不逃？！”

张炭几乎哀求地道：“你别那么大声好不好！”

唐宝牛的声音虽大，但语音却十分含混，此际居然向张炭眨了眨眼睛，浊声道：“蠢蛋加十级！我们越骂得响，他们越是不加注意；越是小声说话，别人就越思疑；”唐宝牛声音时大时小、嗓门忽高忽低，纵是在他面前三步之远的张炭，也听得颇为费事，“你不相信？我就算骂他们是龟孙子王八蛋驴屁股虱碴儿，他们都一样充耳不闻。”

张炭叹了一口气。“我现在真的有些佩服你起来了。”

唐宝牛咧嘴笑道：“我一向都很值得佩服，所以我这种人实在不该丧在这里，而且，要是我死了，谁来保护温柔？”

张炭喃喃地道：“对，谁来保护雷纯？”

唐宝牛乘机劝道：“六分半堂和金风细雨楼后天就要决一死战，你要是在，可以护住雷纯，我要是在，决不让人加害温柔，要是我们都不在那儿，谁知道雷纯、温柔会怎样？”

张炭猛抬头：“对。”这时候，他全身的伤都作痛起来，痛得冷汗直冒，哼嘿有声：“我们一定得要离开这儿。”

“这才是了，”唐宝牛一副“孺子可教”的神情，道，“朋友是交来互相利用的，赶快给机会你的朋友有可用之处吧！”

张炭犹豫地道：“可是，我又听人说过：朋友是交来互相帮助，而不是利用的。”

唐宝牛没好气地道：“其实帮助和利用，到头来还不是一样？只不过，一个好听点儿，一个直接点儿。”

“可是我又听一位前辈说过，如果以交朋友对自己有什么利益的态度去交朋友，那就永远交不到真正的朋友……”

“我说你读书，只读懂一半；听话，只听懂一截！那位前辈话里真义，你懂个屁！”唐宝牛懊恼了：“朋友在埋头苦干、岌岌可危，你却逍遥自在，书中自有颜如玉、黄金屋，这算什么朋友？交根木头还可以拿来当拐杖哩！朋友在水深火热，急需援手，你却百般借口万般推搪；热闹必至，共事免谈，富贵照享，患难割席，这算捞什子朋友？交个屁还有点气！朋友当然不应也不是为利用而交，但真正的朋友，遇有祸患，自动出现，不须你三催四请，便冒死共进退遇事不前，推三搪四的，这不叫朋友，叫猪朋狗友，酒肉朋友！”然后唐宝牛问：“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朋友几时才可以把我们救走了吧？”

“不可以。”张炭老实不客气地道：“因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唐宝牛几乎想立即扼死张炭，幸好张炭已及时说了下去：“只有他们知

道。”

唐宝牛强忍怒气问：“他们是谁？”

“就是要救我们的人。”

“他们会不会救我们？”

“这连他们也不知道。”

这一次，唐宝牛就真的扑了过去，跟张炭扭打在一起，俟狱卒过来打砸踢踹的把他们分了开来之际，当然，谁都不知道：唐宝牛手腕上的重枷，已被张炭妙手开启。

——要不是他的手指受刑在先，就连唐宝牛腕踝上的锁链，他也可以将之卸下。

唐宝牛终于安静了下来。

他在等。

因为张炭已趁乱在他耳畔说了一句：“明晚。”

——既然是明晚，今天就得要尽量使自己恢复精力，以应付明晚的逃亡。

唐宝牛只有等。

其实人生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等。除了做，就是等。做，不一定做得成功；等，不一定等得到；但不能因此不做、因而不等。

天色将明。

破晓。

——再一个昼夜，就是开封府里两大帮派决一存亡的时刻。

王小石在金风细雨楼的“红楼”前勤练。

王小石每天早上，都要练功。

一个人武功要好，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练功。

不过，不是“勤”就可以练成绝世武功，这一定要“悟”。

可是并非人人能“悟”。

人人能“悟”的，也许那就不是“悟”了。

人要能悟，必须要有天分。

天分是与生俱来，不能强求的。

所以历来习武者不绝如缕，但高手、大宗师万中无一。

勤能补拙，但只能成为高手，不能因而成为宗师，可是，一个聪明的人既能勤又能妙悟，那就易有超凡卓越的成就了。

王小石就是这种人。

他每天都练刀、练剑、练气、练功、练神。

由于人每天都会发生许多事情，往往身不由己，不一定能够抽出时间来专心练武，王小石便要自己在每天起来后，都得练武。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风雨不改。

不过这天清晨，无风无雨。

昨夜一晚凄风苦雨。地上残红如赭。

王小石望着将升未升的旭阳，心中有很多感触，像他的创意一般，将发未发，也似他的刀势一般，将杀未杀。

——是不是一刀杀下去较好呢？

——杀对了，是除魔；杀错了，也只不过是弑神！

——是不是一剑刺出去会好一些呢？

——刺中了，是得手；刺不着，也只不过是失手。

刺或者不刺，杀或者不杀，都是一件事；一件事做了，就有对错，可判是非，可论好坏，可定成败，但将刺未刺、将杀未杀、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时候，最是痛苦。

——也许自己不能成为天下第一的剑手刀客，便是因为出手，不够坚定和坚决之故！

王小石这样地想。

——明儿便要跟苏大哥、白二哥赴六分半堂不动瀑布，但自己却仍无必杀必胜之心！

他发现白愁飞却斗志昂扬。

他们在京城半年了，很清楚地知道：金风细雨楼和六分半堂，都是黑道帮会。只不过，金风细雨楼“盗亦有道”、有所不为。嫖、赌、盗、劫都严令禁绝，而且，在抗外寇侵略上，曾纠结天下义士，以尽一己之力。六分半堂便无原则可言，但依旧是不失大节、共除外贼的。至于“迷天七圣”，则勾结金辽、奸淫烧杀、无所不为，尤其在关七神智失常之后，更像一头脱辔于市的疯马，难以控制。

开封府里，已乱了这么多年了，无论黑、白道，都希望有些平静的日子过。

——要是金风细雨楼能够一统京师，看来比较可以和可能达到“邪不胜正，昌大侠道”的局面。

可是要达到一统的局面，真的要透过杀戮吗？难道不能经过民心上的抉择、比较，以理性与和平的手段来达成这件好事么？王小石这样想的时候，越是无法释然。

只是，正如苏梦枕昨夜所言：“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非拼不能求存。”

王小石知道自己没有选择。

他是站在金风细雨楼这一面，去对抗六分半堂。

无论结果怎样，后果如何，他在情在理，都必须这样做。

——明天一役，能攻取得下六分半堂吗？

——攻取了之后又如何？

——金风细雨楼一统京城，会是件好事吗？

——自己的取向呢？

——去、还是留？

正在这时候，王小石蓦然感到震怖。

不是杀气。

真正的高手，出手的时候是没有杀气的，有杀气的，还好防范。很多人以为杀气越大武功越高，其实正好相反。真正的高手杀人不带杀气。

这是比杀气更可怕的感觉。

要是别人，一定感觉不出来。

幸而他是王小石。

他及时回身。

一回身，就见刀光——

绝美的刀光。

绝世的刀法。

绝情的刀！当他看见刀芒的时候，这把刀已砍杀了他——如果不是他已及时出刀的话。因为没有退路！因为不能闪躲！因为无法招架！王小石只有

反攻！他全力出刀，全力出手。出手一刀！刀迎着刀，惊艳遇着风华，在晨曦的长空中，化作两道灿烂的精虹。就在这时，一缕急风，突破并透过了刀气和刀风，直取王小石脸门！王小石震惊！——单凭那一刀，已是他平生未逢之高手！——而今这一道劲风，更是平生罕遇之劲敌！——究竟是什么人，竟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形下，全都攻入了金风细雨楼？！他心震神荡，情急之下，那剑带着三分惊艳三分潇洒三分惆怅一分不可一世的发了出去——三道人影倏分。王小石急促的喘着气。交手仅一招，他已气喘吁吁。可是他没有叫喊。——有敌来犯，怎能不叫金风细雨楼的人出来应敌迎战！？王小石脸上充满了惊疑。因为来的人左右分立。左边的是苏梦枕，他已收回了刀，脸色发寒。

右边的是白愁飞，他已缩回了中指，脸色煞白。

王小石讶然道：“你们……？”

苏梦枕道：“我们来试一试你。”

王小石奇道：“试我？”

“我一直都认为，以你的刀剑合璧，假如悉力以赴，全面发挥，威力决不在我的红袖刀下。”

“所以你和二哥……”

“我发出了‘破煞’一指，你挥剑封杀；大哥砍出一记‘细雨黄昏’，你也横刀封架了。”白愁飞接着道，“这证明了你的武功，还大有发挥余地，你就坏在举棋不定、遇事犹豫，在生死相搏、悉力以赴之时，无疑自掘坟墓。”

王小石怔忡了一阵子。忽道：“多谢大哥、二哥予我启迪……”

苏梦枕嘴角牵了牵，实际上他并没有笑，可是不知怎的，他的眼神忽然温和了，使你感觉到他有在微笑：“你最好记住我们的话。”他说：“因为我们已没多少时候。”

王小石望望初升的朝阳：“我们至少还有一天时间来部署。”

苏梦枕道：“我们已部署好了，而且也没有一天的时间。”他顿了顿道：“我们只剩下了一个时辰。”

王小石一惊道：“什么！？”

苏梦枕冷冷的道：“我们要提前发动总攻击令！”

王小石变色道：“可是，我们不是说过，约好在明天正午才”

苏梦枕打断道：“错了，我们已接到薛西神叫人十万火急捎回来的情报，六分半堂拟提前在今晚偷袭我们。”

他顿了一顿，才一字一句地道：“既然他们不守信约在先，我就以牙还牙，攻它个措手不及！”

五十八 大进击

“我有几句话要问。”白愁飞在一旁忽道。“有什么事情要问，”苏梦枕道，“就趁这个时候。”“你的‘红袖刀’，是不是雷损的‘快慢九字诀法，之敌？”“不知道。”“雷损的‘不应宝刀’是不是正好克制你的‘红袖刀法’？”“这个答案今天就会分晓。”“雷损的棺材里有些什么？”“我到现在还不能确定。”“你有没有发现温柔并没有回来？”“听说雷纯也不曾回到六分半堂。”“在京城里，似乎除了关七之外，仍暗潮汹涌，还隐伏了别的厉害势力，你可有所知？”“我和雷损都感觉到了，所以才急于决一高下，再来收拾残局。”“唐宝牛和张炭似乎也失踪了。”“他们要是真的出事，只怕‘五大寇’，和‘桃花社’，都得要赶来开封。”“狄飞惊到底会不会武功？”“我只知道狄飞惊的脖子原来没有断。”“‘一言为定’究竟是谁？”“你问来干什么？”“决战在即，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你连郭东神也不知道是何人，又何需知道‘一言为定’是谁人？”

“因为我想知道有没有人能制得住六分半堂的‘后会有期’，”白愁飞侃侃的道，“我怀疑金风细雨楼里，根本已没有了‘一言为定’这个人。”

“要是并无‘一言为定’此人，”苏梦枕神色不变，“那么六分半堂也不一定有‘后会有期’此人，纵有，也不一定保准有作战能力，所以你不需担心。”

“很好。”

“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还有一句话要问。”

“请问。”

“假如在攻打六分半堂这一役里，你死了，金风细雨楼由谁统管？”

“集体领导：包括‘四大神煞’、‘一言为定’、‘无邪无愧’，以及你和老三；”苏梦枕毫不愠怒地道：“你问的好。你放心，我相信我是死不了的。”

他脸色慢慢转向阴霾，王小石发现他站在晨光中，有一种不调和的奇诡：“除非，在我所信任的人里，有人出卖了我……”

语音一顿，忽问王小石：“你呢？你又有什么话要问？”

王小石道：“我们双方，曾经当众相约，难道，这就毁约掩扑六分半堂？”

苏梦枕看了王小石一眼，正色道：“三弟，你错了。你这种个性，独善其身尚可，若要照顾朋友兄弟，在江湖上混，就准得要吃亏了。”

他冷静像刀浸在水中：“对方毁约在先，我们就不算是毁约，而我答应他后天午时直赴六分半堂，便是料定他们会先行妄动，让我们抓住先发制人的借口。”

王小石倒吸了一口气：“你料定他们不会坐以待敌，所以才故意贸然答应他们所指定的时间地点？”

苏梦枕一笑道：“当然。”

王小石道：“那么，他们意图夺得先机，反而是错误的举措了。”

苏梦枕坦然道：“正是。所以世间很多约定，就算一再承诺，白纸黑字，也难保不变。约是死的，话是人说的，人到一定要变的时候，自有变通的办法，这便是人的适应能力，也是人的可怕之处。”

他傲然一笑道：“现在你明白了没有？”

王小石摇了摇头：“我还是有一样事情不明白。”

苏梦枕目光闪动：“那必定是件有趣的事儿。”

王小石道：“你的腿伤明明还没有痊愈，为什么那么急着要去六分半堂？”

苏梦枕脸色沉了沉，好一会，才沉声道：“也许就是因为我的腿伤，我才急着要去解决六分半堂的事。”

王小石听了，心头更沉重。

苏梦枕负手，看了黄绿红白四座楼宇一眼，流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眷意，再横明白愁飞、王小石一瞥，道：“你们还有没有问题？”

王小石望定苏梦枕。

白愁飞作深深长长的呼吸。

苏梦枕冷峻地道：“你们没有问题，我倒有问题要问你们。”

“问题只有一个。”

“你们愿不愿意，为金风细雨楼，消灭六分半堂？”

答案是：“我不为了这个，又何必站在这里？况且我们若不是为了这事，早已不能在这里站着了。”（白愁飞）

答案是：“不愿意。我不愿意为金风细雨楼效命，因为楼是死的，人才是活的。我们是为大哥而效命。”（王小石）

苏梦枕也有回话。

他的“回话”是伸出了一只手。

白愁飞和王小石也伸出了他们的手。

六只手握在一起。

紧紧的。

在出发往六分半堂的时候，王小石悄悄地问了白愁飞一句话：“大哥有没有抓到周角？”

“抓到了，”白愁飞若有所思地道，“苏大哥便是在抓到周角之后，才下令提前攻打六分半堂的。六分半堂提前发动攻击的事，很可能便是从他那儿得知。”

然后白愁飞也回问王小石一句话：“你看今天的局面，雷损会接受谈判，还是会演变成血战？”

“如果雷老总是要谈和，他就不必发动突袭了；”王小石说，“你看今天的群相，人人都带杀气，流血已是免不了的事。”

“那很好。”白愁飞奋慨地道。

“为什么？”王小石很诧异。

“因为我喜欢杀人；”白愁飞道，“杀人像写诗，都是很优美的感觉。”

“我不同意，”王小石皱着眉道，“杀人像生吃活剥的田鸡，我不喜欢那种感觉。”

“所以我和你是两个人，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白愁飞微微笑道：“个性不同的人反而能合作成大事。”

“幸好，我们不止是两个人。”王小石道：“还有大哥，以及楼里的一众兄弟。”

“但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白愁飞的神色很奇特：“我总觉得，有一天，我们就只剩下了两个人，在一个铁笼子里，还是在一条狭道上，也不知是非分个你死我活不可，或是必须要相濡以沫。”

王小石猛然站住。

白愁飞别过了脸，继续前行：“希望这只是个感觉。”

王小石长吸一口气道：“这当然是个错误的感觉。”

“金风细雨楼”部队赴六分半总堂的时候，有一万八千多人，分批出发，但如常山之蛇，首尾呼应，配合无间。

他们能通过守卫森严的京城，主要是因为军队的协助掩护。

刀南神是京城里禁军的将领之一，就凭着这一点，金风细雨楼的人有极大的方便。

苏梦枕出发的时候，随后跟着两顶轿子，一大一小，谁都不知道这两顶轿子到底是从金风细雨总坛里抬出来的，还是自外面抬回来的。

——当然更不知道轿子里有的是什么人？

不过，在大轿子旁倒有两个人，王小石和白愁飞是见过的。

一个是老人，又老、又倦、无精打采像负载不起他背后驼峰的一个老人，一个看去像三天三夜未曾好好瞌睡过眼皮的老人。

一个是少年，害臊而又怕羞，温温文文、十只手指像春葱一样的年轻人，一个看似那种早睡早起三餐准时的年轻人。

王小石和白愁飞看到这两个人就想起一个人。

朱月明。

——难道大轿子内是朱月明？

——朱月明为什么会来？

——他跟苏梦枕又是什么关系？

——小轿子里的又是什么人？

轿子停放在六分半堂的总堂上。

六分半堂总堂的气象恢宏，犹胜金风细雨楼，难得的是，雷损已在极位多年，六分半堂仍保留了一份江湖人的气派。

雷损并不是在“不动瀑布”守候，他反而迎苏梦枕一行人于六分半堂总堂。

金风细雨楼的人，在往六分半堂的途中，并没有受到阻碍，直至苏梦枕抵达六分半堂的势力范围中心的时候，才接连收到三道密报：

“雷媚的手下在大刀砧截断了我们的部队。”

“叫莫北神率‘无法无天，打散她们。’“是。”“薛西神要在六分半堂发动的内哄，但受到雷动天的牵制。”“派郭东神助他突破危局。”

“是。”

“刀南神的军队不能移前开动，滞留在七贤桥附近。”

“为什么？”

“朝廷里一支力量已牵制住他们，其中包括相爷府龙八太爷的近身侍卫。”

“传令下去，先行忍让，不可贸然起冲突。”“是。”

这三道密报，一道比一道紧急，苏梦枕连接失利的消息，连下三道命令，脸不改容。

——只是，金风细雨楼的“四大神煞”，一齐受困，难道他真的匕鬯不惊，不为所动？

他握拳于唇边，轻轻咳着，咳声似乎没有加重，也没有减轻，但这咳嗽声似非来自喉管，而是来自心脏肺腑。

他冷然走入六分半总堂。

王小石在他左边。

白愁飞在他右边。

他们三人走在一起，仿佛世上再也没有什么事，能教他们害怕的。

雷损含笑出迎。

他既然提早发动攻击，也自有防备，别人会更早发动攻势。

进入六分半总堂的金风细雨楼的人并不多，除了那两顶轿子，便是老人和少年，还有便是师无愧，就连抬轿人也退了出去。

六分半堂的人进入这大堂的也不多。

只有雷损和狄飞惊，另外便是一口棺材、一个人。

这个人负手走了进去，一面含笑与苏梦枕打招呼，一副事不关己、己不关心的样子。

王小石和白愁飞也认得这个人。

就算记不清他的容貌，也忘不了他的气派。

——一种将相王侯的气派！

“小侯爷”方应看。

——他怎么会在这里出现？

——难道他和六分半堂是同一伙的？

王小石和白愁飞都没有问。

可是他们也不能问。

因为这不是发问的时候。

而是决战的时候。

他们不能问，方应看却问了出来。

他是向着那顶大轿子笑问：“朱老总，你既然来了，何不现身相见？”

轿里的人笑得连轿子都颤动了起来，这样看去，仿佛整座轿子都在抽噎着、喘着气一般，这样听去，仿佛这人的笑，跟苏梦枕的咳嗽一般辛苦。

“原来是方小侯爷也来了，小侯爷要朱老胖子出来，老朱就出吧。”

他一出来，笑成一团和气，仿佛此际六分半堂的总坛里，不是在分生死、定存亡，而是在摆喜宴、庆祝会一般。

这样的一个人，当然是朱月明。

方应看微微看着，他的一举一动都显露了他的风度和教养，然而还留着几分要装成熟的孩子气：“你来了，那最好，可是，今天没有咱们的事。”

朱月明忙道：“对，对，这是苏楼主和总堂主的事。咱们是做见证的。”

他们两人说着，分两旁坐下；朱月明满脸笑容，眼睛眯成一线，却盯住方应看腰间的剑，那一柄剑，古鞘厚套，却隐然透漾着血红，一如人体里的血脉一般流动。

“你来早了一天。”俟朱月明和方应看坐定，雷损才向苏梦枕道：“你把朱刑总请来，这样最好不过。”

“你要提前出袭，六分半堂里有我的人，你的行动，瞒不过我。”苏梦枕冷冷道：“你一样请来了小侯爷。”

雷损道：“我们之间，无论谁胜谁败，都需要有人作证。”

苏梦枕道：“听你的口气，似乎还执迷不悟。”

雷损叹了一口气，道：“我是六分半堂总堂主，我没有退路，你叫我怎么悟？”

苏梦枕道：“其实你只要退一步，就能悟了；一味往前拔步，自疑前无去路。”

雷损苦笑道：“那么，你又何不先退一步？”

苏梦枕脸色一沉，咳嗽，良久才道：“看来，我们也言尽于此了。”

忽然，一个人疾走了进来，到了苏梦枕身边，低声说了几句话。

来者是杨无邪。

“邓苍生和任鬼神率众包抄了六分半堂的所有出口。”

“调朱小腰和颜鹤发去瓦解他们，等我命令，立即发动。”

“是。”杨无邪立刻就要走出去。

雷损忽道：“这是六分半堂和金风细雨楼的事，也就是你的事和我的心事。”

苏梦枕淡淡地道：“这根本就是你和我的心事。”

“如果没有必要，”雷损道：“我们可以私下解决，不必惊动太多的人。”

“我也不想要血流成河，”苏梦枕道：“只要我们之间有一个仍然活着就行了。”

“很好，”雷损的目光闪烁着一股奇异的狡狴：“你的‘一言为定’呢？就在轿子里？”

“你的‘后会有期’呢？”苏梦枕反问：“他总不会连这个时候也不出来吧？”

“他已经来了，”雷损诡异地笑道，“你不知道？”

这时候，大堂上忽然发动一种奇异的啸声，这股啸声，竟是来自那口棺材里。

五十九 黄昏细雨红袖刀

“轰”地一声，棺盖忽被震开，一道人影，尖啸掠起，已到了那顶轿子上，略一盘旋，突然间，他的头、手、脚都分了开来。

这儿说“分了开来”，是一个非常诡异的景象，因为谁都知道，人的头颅、双脚与双手，是连在一起的，自然不会无缘无故的“分了开来”。

当然，被人砍断是例外。

不过，那人的头顶和四肢，并没有断，可是，他的四肢的确都像忽然都分成前后左右四个角度折裂，又似骤然“长”了起来，姿势可以说是十分诡异，人还在半空，一拿一拳一踢一蹴，同时击中轿子！

木轿“蓬”的一声，承受不起这么巨大的力道，碎裂开来。

木屑飞溅中，尘烟冒起，轿子塌了。

轿内无人！

轿子坐垫上似有一张纸。

那人冷哼一声，身形一颤，已闪电般抓起了那张纸，他的头、手、脚全又“缩”回原状，飞掠到雷损的身旁，站定。

只见那人是一个面容矍铄的老者，一脸暴戾之色，但看去又像正以强大的耐力，把自己的戾气强忍不发。

只听他忿笑道：“‘一言为定’果然没有来！他和我斗过七次，终于着了了我的‘兵解神功’，就算不死，也成残废！他怎敢来？！”

苏梦枕淡淡地笑道：“不过阁下当年也着了‘一言为定’的‘舞鹤神指’。”

那老者怒道：“他那几下兰花指，焉能伤得了我？！”

苏梦枕道：“可是指力已渗入你的五脏六腑，你只是匿伏在棺椁里修习‘不见天日’内功，来镇制指力割裂之苦。”

老者白眉耸动，双目凶光暴现，又强忍压下，一时却没有说出话来，狄飞惊忽道：“咱们六分半堂的‘后会有期’已经来了，你们的‘一言为定’呢？是躲着，不敢见人？还是死了？金风细雨楼已没有了长老？”

苏梦枕神色不变，只淡淡地道：“你何不看看那张字条。”

“后会有期”已经在看那张纸条。

那张纸里只有几行字。

他一眼就看完。

然后他脸色发白、口唇震颤，全身也抖哆嗦了起来，手里的纸条，也被内劲激成了飞灰。

接着他尖啸了一声，转身便走。

他走的时候比出现之时更快疾。

他甚至没有跟雷损交代一声就走了。

他掠出去的时候，四肢和脖子，似被拆了线的木偶，失了骨架的恐龙，几乎是“残缺不全”般的掠了出去。

“后会有期，”苏梦枕对惊疑不定的雷损道：“‘一言为定’是着了他的‘兵解神功’，但他在轿子里布下的‘诡丽八尺门’的‘藕粉’，恰好可以把他强压下的‘舞鹤神指’潜劲，引发了开来。”

“所以，”苏梦枕一反手，掣出了红袖刀，刀光腾起一阵凌厉而且艳丽的杀意，“今天仍是你和我的工作。”话才说完，刀光已叮向雷损的咽喉。

刀光绰约。

像一抹夕晖。
像一场细雨。
其实只是刀。
一把刀。
红袖刀。
绝世的刀法。
绝情的刀锋。
雷损大喝一声，发了一招，似雷霆一震。

他的“快慢九字诀法”，每发一招，俱大喝一声，大喝之际，天地似为之寂灭。

苏梦枕的刀则如电光。

刀光自雷鸣里刺入、戳入、割入、卷入！雷损的出手快慢不定，时缓时急，骤然间，他把“临兵斗者皆阵裂在前”一招九式全都发了出去。

苏梦枕刀光纷飞，似银雨千道，如果说雷损所发出去的劲道一如一张天罗地网，万灭漩涡，那么他的刀就是一张专切罗网的利器，专破漩涡的神桨。

在“后会有期”急退，苏梦枕拔刀攻向雷损的时候，狄飞惊蓦地抬头。

他这一抬头，王小石与他四目相接，心头一震，狄飞惊双肩一晃，似要有所行动，可是雷损的“九字诀法”已发了出去。

“九字诀法”不但拦住了苏梦枕，也同时截住了狄飞惊和白愁飞的动意。

白愁飞原要攻向狄飞惊。

王小石被狄飞惊盯了一眼，好像迎面着了一拳，狄飞惊如果在此际攻杀他，无疑是最好的时机。

可是在他攻向王小石的时候，也同时是白愁飞攻杀他的最佳时机。

就这么一犹豫间，三人交手的“去路”已被雷损的内劲和苏梦枕的刀光所封锁，切断！

王小石这才回过神来，见苏梦枕在狂飚劲下，尚可断切自如，进退有度，心头方才一喜，忽尔就听见了呛咳声。咳嗽声。苏梦枕一面咳嗽着，鼻下、唇边，都溢出血来。很快的，连耳际、眼角，也流出了血迹。王小石同时发现，苏梦枕的身形，似已慢了下来。这种缓慢，不是一流高手，是绝不可能觉察的，那就好像是喝声与叫声的速度比较哪一种快入耳一般。其实就算是王小石，也分不出来。但他却能清楚地辨析到：苏梦枕的身法，确不如先前潇洒。主要是双腿的步法，已不那么从容自若。——腿伤！王小石一念及此，心中一沉。这时候，场中残局倏然大变！雷损骤而收招，疾掠至棺旁。苏梦枕脸色一变，不顾调息回气，正待还击，狄飞惊和另一人已同时出手！

“另一人”是朱月明。朱月明腾身截住了狄飞惊。狄飞惊双手一按棺盖，凌空掠起之际，身法极之迅疾，雷损遽然收回劲气，苏梦枕急起追袭。刀网顿撤，狄飞惊一动，白愁飞已然出指。白愁飞出指“破煞”，但他的指劲攻到之际，狄飞惊已经不见。他飞掠即起。朱月明却在这时候滚了出来。他的人圆滚滚的，他整个人也像是一粒球般滚了出来。他这种姿势，就像是有人一脚把他“踢了起来”似的。但他却能及时在半空中截住了狄飞惊，一拳飞击狄飞惊的鼻梁。他这一拳，极之突兀，看来只是“少林神拳”之类的基础功夫，但这一拳却像有人在他的臂肘一拒，使他突然出袭似的。就是这一点“突然”，这一招已和天下千百高手名家所使的迥然不同了。

可是狄飞惊更突然。

他冲天而起，就像孤鹜飞向落霞。

“隆”的一声，他穿破了屋顶。

朱月明身形疾沉，就在这时候，他又做了一件极之“突兀”的事。

他的双手“突然”扣向苏梦枕的咽喉！

这一下出手之“突然”，就像那一双手根本不是他的。

苏梦枕正在全力对付雷损。

雷损闪过他一刀，已到了棺材前，忽然俯身，抽出一把刀来。

这是一个不应抽刀的时候。

那是一个不应有刀的所在。

雷损却在这时候抽出了他的宝刀“不应”。

“不应”一出，整个大堂的人，都觉得被一种奇彩所充满；然而这刀却无颜色，黯淡无光，但瞧在每一个人眼里，都有不同的颜色，有的发出亮烈的黑光，有的如青电，有的如赭血，有的竟是五彩光华，目为之眩。

雷损一刀在乎，整个人的战志都似被带动，发出疯狂似的攻击，杀力只怕犹在关七之上。

这已不是宝刀。

而是魔刀。

苏梦枕并没有退。

他的红袖刀，漾起一种凄美的颜色，像落花一般无依，甚至有些顺从。

但可怕就在它的顺从。

雷损的魔刀力量强得不可思议，但苏梦枕的红袖刀依然如被翻红浪、晨峦点翠一般的缠住了对方。

究竟“红袖”挽不挽得住“不应”？

——“不应”是否割舍得了“红袖”？

谁也不知。

因为朱月明的攻袭已到。

苏梦枕大翻车、斜倒坡、旋身巨泼风，居然在“不应”刺目的刀光里，还能躲开朱月明这突如其来的一击！

朱月明骤然变招！

这变招突然得不像是在变招，而似本来这一招突被人在肘上一托，方向理应不同一般！

朱月明布槌一般的，屈指，扣向苏梦枕双肩！

同一刹那，雷损的魔刀展开了猛烈的攻势，比疯狂更疯狂，比骤雨更骤雨，比惊雷更惊雷！

苏梦枕一面抵挡不应刀的攻击，一面急退，他退的时候，右手刀仍是七攻一守，左手五指却似弹琴似的，挥、送、点、戳、按、捺、拍、推、拿、揉、撚、捏、挑，屈伸吞吐，招架抵挡着朱月明的攻势。

就在他速退的时候，左腿略为有些不妥。

这不妥也许只是一丝微的，甚至连肉眼都瞧不见的，但朱月明已“盯”住了它！

他的双手，已突然转扣在苏梦枕腿上。

——左手扣大腿，右手扣小腿！

不过他还没有发力，有三道攻击同时集中在他身前、身后、双手！

那是王小石的刀和剑，以及白愁飞的惊神指。

朱月明在这霎间就决定一件事：

——放手，还是不放？

要是放手，苏梦枕会不会放过他？

要是不放手，他应不应付得了这一刀一剑一指？

他要是先毁了苏梦枕一条腿才放手，白愁飞和王小石的攻击会不会先毁了他？

就在这时候，又同时发生了两件事。

比朱月明出手更“突然”的事。

方应看突然拔剑。

剑作龙吟，清脆悦耳。

可是那把剑，却十分难看。严格来说，根本不配称为一柄剑。剑身凹凸不平、剑锋奇钝无比，剑脊弯曲，剑尖歪斜，如果说有出色之处，便是这把剑隐隐透出红光。

一种乍看已令人心动，细看足以让人心血贲动的红光。

他拔剑、出剑，一剑震开白愁飞、王小石、朱月明三人。

真的是“震开”。

他自己也被“震飞”。

他借人真气互激之力，安然的“飞”回自己原来的座椅上。

看他的神情，仿佛大局已定。

——大局本就变异无常，怎会安定下来？

朱月明已拿不住苏梦枕的腿，他扯动着白愁飞和王小石二人的刀剑指的攻势，斜落一旁，三人正不知要打下去好，还是不打下去好，忽听场中一声闷哼。

狄飞惊已穿瓦而入，准确地落在雷损背后。

雷损本正全力抢攻苏梦枕，此刻突然一颤，然后他就艰苦地垂下了刀，嘴角溢血，痛苦地道：“是你，没想到……会是你！”

然后他就做了一件事。

他蓦然一跃向棺材！

狄飞惊一击得手，脸上正浮现一种诡异的神色，忽见雷损投向棺槨，脸色大变，叫道：“大家小心——！”

他呼喊的时候，已在急退。

他退得如斯之快，带着极深巨的恐惧，一下子已越过了朱月明、王小石和白愁飞。

场中的人，无不被他所流露出来的惊恐而带动，不由自主的往后退去。

只有两个人不退。

方应看不退。

他冲天而起，贴在屋顶上，俯视棺材。

苏梦枕也不退。

他不退反进，一面大叫道：“你不必死，我可以让你——”

就在这时候，爆炸已然发生。

爆炸不是很剧烈。

但是很可怕。

待尘埃落定，瓦砾沉地之后，那口棺材已炸成碎片，原先的地上，也炸成了一个大洞。

爆炸发生的时候，方应看借炸力倒飞上了屋顶。

苏梦枕站得最近。

他身上炸伤了好几处。

他整个人似失了魂、落了魄。

他是胜利者。

——可是为什么一个战胜了的人会出现这种神情呢？

一种似是被骗了，带点自嘲、十分无奈、一点悲哀的神情。

“你不需要死的；”苏梦枕喃喃地道，“你死了，就剩下我，和我的寂寞……”

方应看却似蝙蝠一般地“滑”到屋角梁上，此际又似壁虎一般“游”了下来：“他既然抱着必死之心，何不把我们也一齐炸死，同归于尽呢？”

“你猜得对。”狄飞惊道。

“哦？”

“他是想要跟大家玉石俱焚，可是在棺材外的炸药线，全给我清除了。”狄飞惊正式地抬起了头，眼睛发亮：“我只不能碰他的棺材。”

方应看笑了，笑意也带着讥诮：“假使他让你碰他的棺材，只怕他连想死也死不了。”

狄飞惊似全没听懂他的讽嘲之意：“他不让我沾他的棺材，结果他也死无葬身之地。”

方应看耸了耸剑，挂起了剑，懒洋洋的道：“他信对了人！”

“狄飞惊不是雷损的朋友；”苏梦枕忽然说话了：“他原来是雷损夫人关昭弟一手栽培出来的高手，雷损吞食了‘迷天七圣’的势力后，逐走关昭弟，把狄飞惊吸纳为用。”

狄飞惊淡淡地接道：“所以，我有理由报复。”

王小石恍然道：“原来大哥已找出狄飞惊和雷损的真正关系了。”

“正如解决问题一样，找到问题的症结点，就似找对了锁匙开锁一般。”苏梦枕道，“这都是杨无邪及时要朱小腰、颜鹤发引他入‘七圣盟’总坛收集关七资料的功劳。”

白愁飞冷笑道：“所以我们只是来一演场戏，无关轻重的角色……”

苏梦枕道：“可是没有你和老三敌住朱刑总，只怕现在炸成飞灰的，不是雷损，而是我……”

朱月明马上接着话题：“我跟雷老总一场朋友，答应过要助他一臂，而今恩断义绝，人鬼殊途，京城里黑白二道，已是苏公子掌里乾坤，我朱大胖子第一个没有异议，并愿效犬马之劳……”他笑得一团和气、两团恭敬、三团高兴似的道：“苏楼主不在乎多交一位朋友吧？”

“天子脚下，谁愿意得罪刑部朱大人的？”苏梦枕走过去，拍拍狄飞惊的肩膀道：“可是你若要交朋友，就得多交几位。”

“朋友不妨多交，”朱月明笑颜逐开地道，“不知道还有哪几位朋友？”

“老二白愁飞。”

“老三王小石。”

“老四狄飞惊。”

苏梦枕一口气说了这三个名字，然后对狄飞惊道：“从今以后，你可以仰脸抬头做人了。”

狄飞惊眼里隐漾泪光：“是。自从我背弃关大姊，投向雷老总，我就不

曾再抬过头。”

“当今京师王畿里，已没有雷老总，只有狄大堂主。当日在三合楼上，只因雷损匿伏在场，你不便答允我所提来的条件。”苏梦枕望定狄飞惊，道：“但我说的话一样生效。从今天起，你替我好好管理六分半堂。”

狄飞惊身子震动了一下，咬住下唇，半晌才吐出一个字：“是。”

苏梦枕仍盯着他，似看入他的深心里：“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

狄飞惊仰脸，缓缓吐出一口气，道：“我要收回六分半堂发出的命令，撤回部署，不让六分半堂与金风细雨楼厮拼。”

“很好。”苏梦枕眼里已似有了笑意，这似把原先剑锋般的语言，变得风吹花开一般温暖，“雷纯和温柔，到底给你们安排到了哪里？”

“我不愿见她们目睹今天一战的情境；”狄飞惊道，“我已派人把她们送到林哥哥、林示己、林己心那儿去，她们随时都可以回来。”

“若没有你，薛西神的身分早就教雷损识穿了；”苏梦枕眼里露出关切之色，“你掌管六分半堂，小心雷家的人不服你。”

“我知道。”狄飞惊道：“雷媚、雷动天、雷滚都是人才，我能用就用，到了真不能用之时，我也自有解决之法。”

“那我放心了。”苏梦枕忽然一阵搐颤，师无愧急忙扶住他，王小石和白愁飞也围护了上来，只听苏梦枕低声道：“我腿上的毒伤，除非切除一腿，否则不能清除毒力……这几天一直用内力逼住，刚才交手运劲，又引发了毒气蔓延……先扶我回楼子里再说。”说到此处，已咬紧牙关，几闭过了气。

苏梦枕在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方应看正面对狄飞惊漠然笑道：“恭喜，恭喜。”

朱月明也向狄飞惊笑得天花乱坠的道：“佩服，佩服。”

狄飞惊眼角瞥向那炸成残屑的棺木，隐有一股落寞之意，口里应道：“岂敢，岂敢。”

六十 温柔的这一刀

当晚，雷纯和温柔就千方百计地“逃”了出来。

原本，温柔到六分半堂去。与雷纯剪烛谈心，温柔看雷纯柔弱可怜，顿生起保护她之心，大谈她闯荡江湖的轶事，又说自己如何英武，如何把恶霸巨寇，都吓得闻风丧胆云云。雷纯只是温柔地听着，俟她说得渴了，便捧了盅冰糖莲子百合糖水，两人一羹一羹的吃，一夜秋雨到天明。

温柔说得累了，便睡着了。

雷纯看着她面颊似熟透了的桃子，恬睡里漾着春意，忍不住轻轻的用手在温柔的嘴边抚了抚，拂了拂她那在睡梦中兀自不平的发丝，忽见，温柔叫了一声：“死阿飞，我不理你了！”迎空打了两拳，逼得烛火一吐，却又睡了过去。

雷纯瞧在眼里，心里叹了口气，正想灭烛，忽见门缝有黑影一闪。

雷纯心忖：在六分半堂重地里，有谁敢闯进来？当下只低声喝道：“是谁？”

只听那人应道：“小姐，是我。”

雷纯打开了门，只见门口站着的是白衣狄飞惊，眼里似有一种复杂的神色。

雷纯一怔，奇道：“狄兄，夜深了，有何见教？”

狄飞惊往里面张了张，见温柔在桌前睡着了，身上还披着雷纯替她盖的被子，于是道：“大小姐，惊扰了，总堂主要请你过去一趟。”

雷纯侧了侧首，隐隐感觉到有些不对劲：“到哪儿去？”

狄飞惊嘴角牵动一下，只道：“先避一避再说。”

雷纯拗然道：“避？我为什么要避？”

狄飞惊用手往里一指，道：“不止你要避一避，连她也要回避。”

雷纯随他手指往内一看，狄飞惊已趁此点了她的穴道，雷纯只来得及惊呼半声，就软软踉倒。

温柔被这半声惊呼惊醒，见雷纯跌在地上，抄刀就要上前维护，忽觉人影一闪，急风卷面，睡眼惺忪中不及招架，已给狄飞惊自后制住了穴道。

狄飞惊点倒二人，向门外伏着的林哥哥、林示己、林己心等道：“把她们先送到破板门里，好好招待。”

雷纯和温柔就这样，被送到破板门的大宅子里。林哥哥是六分半堂的分堂堂主，与金风细雨楼决战这等大事，自然要全力参与。林示己和林己心都是六分半堂的香主，由他们来负责监视雷纯和温柔。

雷纯和温柔的穴道被解开了之后，心中的疑团，却怎么也解不开。

“那王八羔子为啥要点我们的穴道？”

“那小兔崽子干吗要把我们关在这里？”

“我……不知道。”

“那死东西究竟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你是六分半堂总堂主的宝贝女儿，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只怕不是你我不知道；”雷纯幽幽地叹了口气道，“恐怕连爹也不一定知道。”

“不行，明天就是大师兄和你爹决一胜负的时候了；”温柔急得直跺脚，

“我们不能赖在这里，该在外头主持大局才是。”

她虽然这样说了，但到了晚上初更时分，还是逃不出去。

囚禁她们的人，除了不让她们出去之外，对她们还是非常礼待，毕恭毕敬，准备的菜肴也都非常讲究，甚至还送来了沐浴用的衣物，梳刷簪钗、胭脂水粉、笔墨书籍。这使得雷纯越发不明白：——到底用意何在？——看来还要她自己留在这儿一段时日。不过，监视的人这般诚惶诚恐，反而使雷纯想到了“逃走”的方法。——明天是六分半堂与金风细雨楼决一死生之际，自己决不能穷耗在这里，尤要提醒爹爹好作防范。于是雷纯问温柔：“你想到办法了没有？”温柔一愣。“什么办法？”“逃走的方法呀！”“这个……”温柔苦思地道，“我正在想，差一些些就想到了。”“能不能逃走，就靠你了。”“这个当然。我一定会保护你的，你放心好了。”“其实也没什么不放心的，他们对我们还蛮客气的。”“谁知道他们安什么心眼！”“只要他们对我们仍注重，假如我们有什么不妥，他们可是责任重大……”“对！本姑娘万一有个什么，他们都脱不了干系！”“你肚子疼不疼？”“什么？”“我肚子有点疼。”“你肚有点疼？这怎么得了！”“如果我的肚子突然疼起来……”“你别吓我，怎么会呢？”“假如饭菜里下了毒，就会了。”“他们竟敢下毒！？我——”“我就装作中了毒，引他们进来，你——”

“不错！”温柔喜孜孜地跳了起来，一副磨拳擦掌的样子，“这正是我想到的法子之一：你装死，我来一一打发他们。”

“好，”雷纯也笑了，“还是你聪明。”

“看我的吧！”温柔兴致高昂，“教他们知道本姑娘的厉害！”

“不过，他们一直没对我们怎样。你虽武功绝顶，但还是别下重手，”雷纯小心翼翼的说：“万一不成，还有个余地。”

“你也太顾虑了！”温柔不当一回事。“本姑娘出手，没有不成的事！”

于是雷纯佯装哀呼，温柔凄声怒骂，果有人冲了进来，温柔正要动手，忽然一看见进来那三人的脸色。

温柔登时打不下去了，还是叫了起来。

雷纯也耸然动容。

这三人脸脸上已呈紫黑色。眼白现出了银灰色，三人恍似不知，见温柔如此惊呼，才互望了一眼，脸上也都出现惊骇莫已的神色来，互指对方颜脸，吃惊地道：“你……你……”却都倒了下去，抽搐几下，已然气绝。

雷纯与温柔惊魂未定，往外闯去，却都见地上横七竖八，倒了十几名六分半堂隶属于狄飞惊的手下，全是五官溢出紫血，舌头吐伸、瞳孔放大，中毒身亡的。

温柔从一名死者的身上，抽回自己的星星刀，两人一路逃出破板门，因怕被人发现，潜过肮脏阴暗的巷角，温柔护在雷纯身前，心惊胆颤地领路，但又不识得路，全靠雷纯出语指示。

忽听雷纯低声道：“慢着。”

温柔吓了一跳，正要回头问她，忽听雷纯低声疾道：“别动！”

温柔不小心滑了一下，发出了一些微的声响，只见在巷口前，有一条人影，像一直在等候什么似的，此际忽然回头，直往这龌龊的巷子里走来，远处街角门庭前的灯笼，只照在这人的背肩上，使他的轮廓漾出一层镀边似的死色的光芒。

完全看不清楚脸容。灯火的余光却略可照见雷纯和温柔的脸色，不知怎

的，两人都感觉到一股奇诡的煞气。

不是杀气。

而是煞气。

十分邪冶的煞气。

于是她们开始想退走，但发现那是一个死巷，三面是壁，高莫可攀，正是“破板门”三条街后墙的死角，地上全是秽物，污糟透了，气味十分难闻。

那人冷寞，一座邪山般的走了过来。

雷纯微微颤抖着，温柔见退无可退，起身护住雷纯，娇叱道：“呔！你是谁？！胆敢——”说着想要拔刀。

那人闪电般出手，掴了温柔一巴掌。

温柔被掴得金星直冒，牙龈冒出了血。

那人一起膝，顶在温柔小腹间，这样子的出手，不但不当她是一个娇柔的女孩子，同时也不当是女人，甚至不当她是一个人。

温柔弯下了身子，那人双手一握，扳起温柔，直贴近墙，温柔背脊顶在冷墙上，痛得哭了起来。那人低着头，避开灯光，一手撕开她的衣襟。

温柔惊叫一声，那人左手扣住她脉门，略一运力。温柔登时全身瘫软。

那人再一撕，连她的内衣也告撕破，那人喉咙里发出一声几近野兽般的低嘶，一手握住她如小鸽般柔软的乳房。

温柔的身子，至此剧烈的震颤起来。

那人的身子，依旧顶压着温柔的身子，温柔忽觉那人一支冰冷的手，已摸自己到的下体来，温柔想要挣扎，可是发觉四肢百骸，已全不由她使唤，她只能发出小动物濒死前的低鸣来。

暗黄的酸臭味掺和着那人的体味，使温柔在惊骇莫已中，只想到这是噩梦快点惊醒。

那人又来扯她的下裳。

她用手紧紧拉着，那人又劈脸给她一记耳光，温柔完全软了下来，只能饮泣，秀小的柔肩益见可怜。

“嘶”的一声，下裳被剥去，忽听“叮”的一响，那人回手一格，已挡开雷纯自后刺来的一钗，针钗已落到地上。

那人一回看，似怕见灯光，忙又垂下了头，雷纯迎灯光一站，眼里充满了挑衅，神情充满了不屑：“你要女人是不是？怎不来找我？她只是个孩子！”

那人只看了一眼，被雷纯幽灵若梦的眼光吸住，发出一声低吼，双手已箍住雷纯，把她逼到了墙边，不忘一脚回蹬，把温柔踢得痛蹲了下来，一面用手扯掉雷纯的下裳。

雷纯全身都冰冻了。

她的血却在燃烧，一路随到耳根去。

那是因为耻辱。

极度的耻辱。

那人一手捧起她的脸，一手倒劈着雷纯的双手，然后略矮了矮身子，雷纯只感觉到一阵炙热。那像烧红了的铁棒戳进体内的感觉，只听一个扭曲的声音吼道：“好，真好……”然后便是温柔惊恐已极的低泣声。

雷纯没有哭。她的脸靛略映着灯色，极清灵和美，眼光略起一种不忿的水色。那人抽动着、抽搐着，还一把吻住了她，把唾液吐到她的小嘴里。

雷纯双手倒抓在墙上，在湿泥墙上抓出了十道爪痕。极痛，和难闻的气

味，以及受辱的悲愤，使雷纯有一种亟欲死去的感觉。

然后那家伙忽然大声的喘起气来。身子也抖动了起来，他倒似想起了什么似的，急急想要离开雷纯的身体，回头望向温柔。温柔这时正吃力地爬起来，破碎的衣衫掩不住白晰而瘦小的胴体。

雷纯一咬牙，忽然抱住了那人，也夹紧了。

那人一时不能离开，接着，他也舍不得离开了。他看着雷纯的脸，冲动似山洪般爆发，雷纯紧紧的皱着双眉，感觉到像打翻了的沸粥，炙痛了她伤痛的秘处，可是她不作任一声告饶。

在温柔惊诧莫已的眼眸里，那人已软倒了下来，就趴在雷纯的身子上，直把她压在墙边。

然后他突然推开雷纯，忿然道：“好，你要我不能再跟她——”

话还没说完，忽然，有一条人影自巷口闪过，温柔大叫：“救救我们——”

那人影“咦”了一声，失声道：“原来有人——”

刚奸污了雷纯的汉子冷哼一声，遽而掠了出去，一掌切向巷口那人右颈的大动脉。

雷纯挣得一口气，及时叫了一声：“小心——”

巷口那人及时往后一跳，避开一掌，可是因为身上多伤未愈，差点摔了一交，他这一跳，到了灯光照得着的地方，不过因他的肤色太黑，灯光映照下五官轮廓依然教人看不清楚。

那淫徒又待进击，痛下杀手，突然街角跃出一名高大汉子，雷鸣一般喝道：“他奶奶的！兀那小丑！俺是无敌巨侠唐宝牛，阁下何在，暗里偷袭，算什么英雄好汉——”他嘴里说着，手下可不留情，已打了三拳，踢出四脚，只听原先那肤色甚黑的汉子嚷道：“别啰嗦了，我听得是雷姑娘的声音——”高大威猛的汉子道：“好像还有温柔小妹的声音——”

但就这几句话的功夫，两人联手，已感不敌，若不是那人不想给灯光照着颜面，只怕两人都得要伤在那人手下。

正在此时，那黑个儿突然发出几声怪异的尖嘶，忽似狗吠，忽似鼠鸣，如此发了几声，街头巷尾，都此起彼落，有了响应。

原来在那一带丐帮的人，还有一些摸黑里的宵小，一听是江湖道上自己人的紧急号令，忙聚拢过来。其中包括了污衣、湿衣、静衣、锦衣、无衣五派人马，那人一见情势不妙，既怕无法一一尽数收拾这干人，又不想败露行藏，手上一紧，急攻几招，飞跃而起。

不意温柔却在此时掩了过来，羞忿出刀，她的刀法本就是武林绝技，只不过运用不得当而已，温柔的这一刀，攻其无备的在那人背上划了一下，那人闷哼一声，回头狠盯了温柔一眼，温柔立觉那是对幽绿色的眼光，不禁打了一个冷颤，那人已穿墙越脊而去。

那高大个儿一见温柔，喜而叫道：“是你，果然是你，怎么会在这里？！”

温柔一见是他，不顾衣衫破烂，扑了过去，哇的一声哭了出来。高个儿听得心都碎了。

高大个儿正是唐宝牛。

皮肤黝黑的自是张炭。

——两人借着张炭跟囚犯、狱卒、刑捕的关系，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其中一个“辈分最高”的牢头向他们叹道：“我们救你俩出来，多少也

得冒上一些罪名，他们日后自会严加防范，你们再要被逮进来，可谁都保不住了。”

张炭、唐宝牛辞谢了这一干凭义气相救的江湖人，正想偷偷潜回六分半堂和金风细雨楼，好参与明天之役，正在破板门三条街口要分手之际，忽闻呼救之声，就遇上这回子的事。

这时，雷纯也整理好了衣衫，缓缓的走了出来，灯火映照下，脸色有一？出奇的白，但两颊又烧起两片绯红，令人不知道那是艳色，还是恨意。

温柔只哭道：“纯姐，纯姐……”却不敢过去沾她。张炭见雷纯也在，自是喜悦，又见巷子里外人多而杂，便道：“雷姑娘，咱们不如先回六分半堂，跟雷总堂主聚议再说……”

忽听一个污衣乞丐咕嗜道：“雷总堂主？他早已死了，当今已是狄大堂主的天下了。”

雷纯一震。张炭一把揪住了那名乞丐，“你……你说什么！？”那乞丐倒唬得一时说不出来，但其他的人都七口八舌的说：六分半堂与金风细雨楼已提前在今晨决过胜负，雷损已歿，狄大堂主掌权，金风细雨楼得胜，今后“天下太平。”

雷纯听了，长睫毛终于滚落了两滴晶莹的泪，落到脸上，她没有用手去揩它，也没有再落泪。

张炭怔了怔，喃喃地道：“怎么我们才被关了一夜，怎么世界就会变了样？”

“管它的！”唐宝牛想了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便说：“它怎么变咱们就怎么活吧！”

六十一 大好头颅，谁刀砍之

以唐宝牛和张炭的“罪名”，自天牢里“脱身”，本来可以说是没有可能的事。一直等到第二天的傍晚。他们仍在樊笼里，不过，也不知怎的，任劳并没有再来审问他们。

唐宝牛早已失去了耐性，烦躁极了。

张炭想到明天金风细雨楼与六分半堂的决战，心中也很悬念雷纯的安危。

到了晚间，狱卒送饭，唐宝牛一见又是自一个肮脏至极的大木桶里匀出一羹猪糠似的“食物”，注入他们的破碗里，忍不住叫道：“这不是人吃的！”

那狱卒冷哼一声：“怎么？你在外面是皇帝，到了这儿也只是王八！这里多少人吃了个三五十年，也从没有这等怨说！”

唐宝牛又待发作，张炭一闪身，到了栅边，只沉声道：“千叶荷花千叶树，千枝万叶本一家，不知往天涯的怎么走？往你家怎么去？”

那狱卒也不敢怠慢，道：“天涯路远天涯近，天下虽大此吾家。家中有五豹、一磴、十话梅，上不了天、下不了地，牧童遥指处，此路不通行。”

唐宝牛一愣，问：“你们说些什么？”

张炭赶忙道：“老哥，请高抬贵手，予以放行。”

狱卒瞪了唐宝牛一眼，但对张炭的态度倒还不错：“我早听他们说了，大家也在设法了，可是你是朱月明下令拘拿的人，又是任劳负责的要犯，只怕难行。如果拖上十天八天，倒好办事。”

张炭诚挚地道：“红花十七瓣，咱是桃花老五，你就行个方便，我们实有非在今晚出去不可的苦衷。”

“这样……”那狱卒沉吟了半晌。又瞪了侧首睁眼望着他们的唐宝牛一眼，“你一定要两个一齐出去？”

“咱俩一起进来，就一起出去。”张炭十分坚持。

“要是只走一人，倒好办事……”狱卒用木杓敲敲木桶边沿，下定决心似的道：“没法子了，只好请动……他了。”

张炭道：“他？”

狱卒道：“悲欢离合门外事，不见天日凄凉玉。”说着便神色恍然的走了。

张炭呆在那里，半晌作不得声。

唐宝牛问：“那是什么东西？”

张炭忽叱道：“胡说！”

张炭很少对唐宝牛那么凶，唐宝牛倒是不气，反而更奇，只改口道：“那是个人？”

张炭喃喃地道：“原来……他也在这里。”

唐宝牛趁机问：“谁？”

张炭道：“凄凉王。”

唐宝牛奇道：“凄凉王？”张炭便不说下去了。

到了入夜，忽听牢门依呀打开，两个狱卒走了进来，然后走入一名白发苍苍脸色苍白、又干又矮又瘦，但脸上的肌肉偏松弛得全成了赘肉的老头子，向张炭问：“你是桃花社的张老五？”

张炭抱拳躬身道：“点字龙尾，晴字龙头，小弟只是从虎的风，拜见从

龙的青云。”

那老人道：“天大地大，无分彼此。很好，你一定要走？”

又问：“两个人走？”唐宝牛插口道：“你是谁？凄凉王？”

老人脸上陡然显出极其惊惧的神色来，退了一步：“我……你别乱说！我只是这里的死囚而已！”

张炭连忙喝止唐宝牛：“他是这儿不见天日的弟兄里的大阿哥，人称郭九爷。”一面向老人赔礼道：“我这位兄弟，不懂事，请九爷不要见怪。”

那老人这才回过神来，道：“我也不是什么九爷，我姓郭，叫九诚，江湖上的人给我一个浑号，叫‘恶九成’，来到这儿二十多年，也没变，还是恶不了全！”

唐宝牛顿觉这老人十分好玩，大合他的脾胃。郭九成道：“凄凉王遣我来问你们：是不是今晚一定要出去？”

张炭斩钉截铁道：“是。”

恶九成又问：“出去以后是不是即刻就找苏梦枕？”

唐宝牛道：“要是温柔还留在姓苏的那处，我自然先去找他。”

张炭沉吟了一下，才道：“我先找雷纯。雷纯是雷老总的女儿。”

老人恶九成反问：“要是雷纯不在呢？”

张炭一怔，道：“那么，雷损总会知道她的下落吧？”

恶九成笑道：“要你也找不到雷损呢？”

唐宝牛却说：“慢着，你自己也出不了此地，又怎么救得了我们？”张炭忙捏了他一把。

恶九成也不以为忤，只说：“我不能，但是凄凉王能，不过，他要你们先答应他一个条件。”

那条件就是要他们在“破板门”附近，带走一个四肢都像打断了似的老人，要求唐宝牛透过温柔的关系，把这个老人引荐苏梦枕——至于苏梦枕要不要用这个人，则是不干他们的事，不必负上责任。

遇上这种事情，唐宝牛自是大拍胸膛：“没问题，都包在我的身上。”

张炭和唐宝牛都不知道凄凉王此举是何用意，因着急出去，就不加细析了。临“越狱”前，那有意放行的牢头还叮嘱他们“千万不要再进来”。不意到破板门，却遇上了温柔与雷纯，并闻得金风细雨楼和六分半堂已定出了胜负，颇感突兀。

他们两人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雷纯没有说，温柔不敢说，刚才的事，只有她们两人知道，那委屈也只有她们自己承受。唐宝牛和张炭把外衣让两个衣衫不整的女子披上，心上疑窦，嘴里激愤，但却碍不敢问。

乍闻雷损丧命的消息，雷纯自是伤心，忽听一名净衣丐道，“雷损是自己跳入棺材炸死的，听说苏梦枕今天在天泉山金风细雨楼里摆庆功宴，恐怕现在就要开筵了。”

雷纯听得心头一震，立刻在紊乱中整理出一个头绪来，转首望去，只见一个脸无表情的高大乞丐，手脚关节都似软绵绵似的，像给跌打郎中接驳过，并且接驳得并不高明，从语音和鬓发，倒可以断定是一个老人，很老很老的人。

却听张炭失声道：“是不是你？”

那老丐道：“是我。”他说：“是凄凉王叫我跟你一道的。”

雷纯小心翼翼的问：“你说苏公子他们在金风细雨楼摆庆功宴？”

老丐道：“正是，你想不想去？”

温柔仍觉悲愤难抑，不知为何雷纯竟能忍得下来：“我要找大师兄，把那……人扯出来剁一千刀！”她一向骂惯了人，但因对那人心恶痛绝到了顶点，反而不知道用什么言词来骂他的好。

唐宝牛笑得嗤啦一声：“好哇，我这就带你们去。”

老丐道：“这样正好。”回首望雷纯。

雷纯赧然道：“也好。”

唐宝牛在赴天泉山的路上闷声问张炭：“‘凄凉王’到底是谁，你要再不说，我可跟你翻脸。”

“我也弄不清楚他的身分，只知道他曾任刑部主事，官拜三品，后来失势，自囚天牢，但在牢狱里，如同王爷一般，听说他的身分特殊，除非是天子亲下处决令，否则，谁也治不了他的罪。”张炭给他缠得没法子，只好说了，“这人跟道上朋友很有往来，很镇得住窑子里的弟兄，不管在明在暗，都敬他三分，怕他七分。”

唐宝牛的兴致可又来了，“有这样的人物么？我倒要见识见识。”

忽听一声冷哼，发自那净衣老丐。唐宝牛又要寻衅，张炭忙道：“难道你又想锁入笼子里去么？别大言不惭！”

在赴金风细雨楼的路上，一向爱热闹的温柔，却一直守在雷纯身边，眼圈更红红的，却又不敢上前，不敢走近，不敢相问。

俟到了天泉山，金风细雨楼的杨无邪走报还在绿楼里的苏梦枕：“温姑娘回来了。”

王小石喜溢于色。原先他们早听狄飞惊遣人来告：守护温柔和雷纯的林哥哥被人引走，调虎离山，其他侍候她们的人全遭毒毙，已失去雷、温二人影踪，苏梦枕等人正在纳闷谁敢在得意正春风的金风细雨楼上动脑筋之际，便听到了温柔回来的讯息。

苏梦枕问：“只她一个人回来？”

杨无邪道：“还有雷小姐、唐宝牛、张炭，以及……”白愁飞听得眉毛一剔。

苏梦枕动容道：“雷小姐也来了么？”

杨无邪还是把话说下去：“还有一名城里的净衣丐。”

苏梦枕一愣道：“净衣丐？”

杨无邪道：“我已遣人去查他们的来历了。不过，张炭在江湖黑白二道上，辈分颇高，刚有消息说他和唐宝牛被朱月明抓进了天牢里，张炭依然能凭借他的关系，逃了出来，看来，这净衣丐正是与他同一道上的人。”

苏梦枕微讶道：“朱月明动手了么？他把唐宝牛和张炭抓起来，这算什么？”

杨无邪道：“以属下的看法：朱月明是想在金风细雨楼与六分半堂力拼之际，引动桃花社和五大寇的弟兄入京，把局面越搅越乱，他可坐收渔人之利。”

王小石不禁问：“局面愈乱，他这个刑总岂不愈难混，有什么利益可言呢？”

杨无邪一笑道：“利益可多着呢！第一，他可以借此把朝廷急欲消灭的‘桃花社’和‘五大寇’人马，一举歼灭；第二，唐宝牛和张炭失踪，足以使雷纯和温柔误解交恶，让金风细雨楼和六分半堂的仇隙更难以化解；第三，

如果他受人所托，或有第三个潜伏的势力，他此举则是隔山观虎斗，点火烧山。”

王小石道：“第三势力？你是说关七？”

杨无邪道：“关七的迷天七圣已被击溃，不足以畏。”

苏梦枕道：“我倒认为不可掉以轻心。”杨无邪心中一凛，即道：“是。”从来不轻视人是苏梦枕最大的优点，杨无邪一向深谋远虑，但在武功修为和处事用人上，他自知不能与苏梦枕相比。

王小石道：“大哥要不要下去？”说这句话的时候，眼里流露出关怀之色。

“绿楼”本是金风细雨楼头领们寝卧之地，苏梦枕在六分半堂把雷损逼得自杀身亡、纵控了大局之后，已感毒病齐发，若不是白愁飞和王小石匡护，当场就有可能不支。苏梦枕这下回到绿楼顶层，秘密的经由树大夫仔细诊治过后，认为毒气已然上侵，纵压得住病情的恶化，也制不住毒力的蔓延，或疗得了毒，便镇不住病，而且，若要医治苏梦枕一身的病，除非他立即卸下一切重任，闭门养病，以他本身精湛的内力，或还有五成生机，而如果要拔除毒性，则恐怕先要把左腿切除。

树大夫十分忧虑，因而把情况直接向苏梦枕说出来。

他知道苏梦枕是一个坚强的人。

所谓坚强的人，其实就等于说明了这个人曾接受过严重的煎熬与打击，仍以过人的心志一一克服。

苏梦枕也是一个成功的领袖。

成功的领袖是应该负得起重任的，也就是说，他所遇到的问题和克服问题的能力，都要比常人艰巨和强韧。

所以苏梦枕对自己的病情，知道得一清二楚。

苏梦枕听完了之后，只苦笑说：“你知道我最近为什么要吸收这么多新近的好手因由吗？”

树大夫说：“因为你要跟六分半堂决一死战。”当然，这答案他有一半是故意猜错的。他是很好的大夫，一个成功的医者，必定读了很多古籍，除了对病人的身体了解之外，也对病人的心情有所了解才行。

苏梦枕是楼子里的领袖，也曾有恩于他，所以树大夫愿为金风细雨楼效命，六分半堂千方百计，都挖不走这个人物。

——领袖的问话，你不须要次次猜对、答对，总要把道理让对方说说，这才有意思，而且，这也不是什么曲意阿谀，只不过是使宾主间相处得更愉悦而已。

“对了一半。我建立了金风细雨楼，希望能找到很好的继承者，所以我才急于消灭六分半堂，因为我不愿有一日不在的时候，金风细雨楼便被六分半堂并吞，也不希望我撒手之后，金风细雨楼欲振乏力、烟消云散；”苏梦枕摇首笑道：“一个创举，有人接得下去才会有永远的价值，否则成了古董，那就没意思了。我不怕被超越，只怕没有人想超越。”

树大夫眼中流露出钦佩：“是。”

苏梦枕笑说：“其实你也不必故意答错，你和无邪，都是大智慧的人，可惜没有开创、承接的魄力和手腕，以后还得借重你俩好好辅助接任的人。”

树大夫道：“可是，你只需要好好歇一段日子，就可以……”

苏梦枕笑道：“你看我在此时此际，可以休息么？”

树大夫道：“六分半堂已经完了啊。”

“六分半堂并没有亡；”苏梦枕更正道：“只不过是雷损个人败北，我如果在此时一歇，便如同错失了时机，六分半堂仍然足以成为可怕的威胁，或有新的敌手借此趁虚而入。我们最好未雨绸缪，不然也得要亡羊补牢，否则必追悔莫及。”

树大夫坚持地道：“那你至少今晚也得要歇一歇……”

“我们击败了雷损，是大伙的功劳，今晚一定要开庆功宴；”苏梦枕说：“假如我不出席，别人就会认为我们也没讨着便宜，一直伺机而动的势力，很可能便会乘机窜起了。很多人都以为酬酢是最无用的，殊不知酬酢之用处可是大到看不见，摸不着的。”

树大夫大声道：“可是你今晚再要是不急治，这一条腿只怕就要保不住了。”

“不过，如果我没有出席今晚在红楼所设的筵宴，我们胜利的成果，也要难保了；”苏梦枕洒然笑道：“这事他日再论，今晚，我是非下去主持大局不可的。”

“反正这么多风险都冒过了，也不在乎再冒这一次险；”苏梦枕一面要树大夫扶下楼，一面讥俏地笑道：“大好头颅，谁刀砍之？我倒要看看，到头来谁的头硬、谁的刀利？”

这当然也不像一个已经大获全胜的人所说的话。

王小石有这一问，是因为他也精通医理，看得出来，苏梦枕是决不该再强撑下去了的。

苏梦枕只说：“除了刀南神今晚为急令所召，仍要在京畿布防之后，其他建功的弟兄全部会来，我怎能不去敬大家一杯？”

王小石道：“酒是可以慢慢再喝。”

苏梦枕道：“酒还是要趁热时喝。”

王小石道：“只要血仍是热的，酒热不热又何妨？”

苏梦枕道：“既然今天众兄弟有热血，咱们又怎能少了这一份热心！”

王小石还待说话，白愁飞忽道：“大哥既然要去，就让他去吧，反正他执意要去，谁也阻不了他。”

王小石道：“你的意思是……？”

白愁飞淡淡地道：“人生里，有些约会，是非去不可的。只不过，待一会儿，我们有个人，必须面对。”

王小石道：“你是说……雷姑娘？”

“我们逼死了她的父亲，她居然还找上门来，这不是很说不过去吗？”

白愁飞道：“今天红楼的筵宴，究竟是由什么人负责布防？”

“莫北神，还有他的‘无法无天’，”杨无邪满怀信心的道：“有他的部队在，金风细雨楼固若金汤、天衣无缝。”这时候，就听到莫北神遣人来报，方应看、龙八太爷、朱月明都派人送来了贺礼。厚礼。他们都没有来。礼却是送来了。方应看的礼物是一座屏风。——据说这是当年七十二水道总瓢把子朱大天王的大寨里那只雕着红飞金龙玉屏风！方应看送这座“地上天王”的屏风，用意甚为昭明。送礼来的人是一个玲珑剔透的少年人。朱月明送来的听说是一个娇艳可人的女子，还坐在轿子里，直接进入大堂来。这个礼物很可笑。——大概朱月明是把自己所嗜当作了苏梦枕所好了。龙八太爷是当今权相的手边红人，他送的礼十分令人震动。那是一副棺材。这副棺材

十分特别，做得跟六分半堂总堂主雷损的那一副，十分近似，只不过，雷损炸毁的那副，是漆黑的，这副则是白棺。白木棺材。龙八托人带来的口讯也很扼要：“你本来只有一座楼，现在，连雷损的棺材都是你的了。”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是：天子脚下的八臂哪咤城，从现在开始，也是苏梦枕的了。没有人会送一副棺材作为贺礼。龙八能。因为苏梦枕曾跟他半开玩笑的说过：“假使有一天我击败了雷损，你就把他的棺材送来，作为贺礼吧。”

雷损的棺材已随同他的身体一般，炸毁了。

于是龙八送了一副崭新的棺材来。

六十二 一切平安

筵席。

筵宴里宾客不算太多，却都不凡。

他们都是开封府里，各路“说得了话”的好汉，也有来自各地帮派骇世惊城的代表人物，他们有的原是支持“六分半堂”的，有的本是支持“金风细雨楼”的，今晚都齐聚这里，等候一个新的局面。

一百六十儿人，有的武功出众，有人精于谋略，有的会做生意，有的擅搞组织，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长：在江湖风浪里创惯了，懂得怎么乘风转舵。

——局面怎样变，他们就怎样转向。

这种人不足以成大事，可是，要定大局，却又不能缺少这种人。本来天下各路明暗干湿正偏生意，六分半堂抽三成半，而今，金风细雨楼独步天下，两日之内，把京城里足以与之对垒的势力：“六分半堂”与“迷天七圣”，遭苏梦枕控制或击溃，金风细雨楼的地位，已达到了前所未有、无与伦比的地步。正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这种人，一方面明哲保身，一方面伺机而动，谁也不明白当真正变局来临的时候，他们会站在哪一方。不过，而今金风细雨楼强盛无比，他们都到来祝贺恭喜，在这种重要场面里，他们自然不肯无故缺席，更懂得及时表态。

苏梦枕步入红楼“跨海飞天”堂的时候，这一干江湖豪侠，尽皆站了起来。能够得到这些来自四面八方来的各路领袖的尊崇、甚或是敬畏，就算只是一种伪饰，也足以自豪，饶是苏梦枕见多识博，也不免有一点自满的感动。

杨无邪正在主持大局。

苏梦枕走进来的时候，左边是白愁飞，右边是王小石。

莫北神负责今晚金风细雨楼的戍防，他一见苏梦枕出现于长廊，已趋近说了一句：“踏雪无痕。”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一切平安。

苏梦枕点了点头。其实他此际正感觉到心血翻涌，只要真气一泄，很可能就会吐血不止。他强忍着，强自振作；在两旁的王小石与白愁飞互觑一眼，眼里已有担忧之色。

狄飞惊没有来。

现下六分半堂正当大乱之际，他要坐镇六分半总堂，以安人心。

况且，要收服那一千只效忠雷损的精英，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万一搞个不好，还会赔掉性命。

对这种事，苏梦枕懂得退身一旁，让别人来解决他们自己的“家事”。

赵铁冷却来了。

他当然就是薛西神。今天京城里发生的事，城里负责戍防大员早有警惕，急召刀南神回宫镇守，故不能列席。

薛西神却带了两个人来。

一个是周角。

一个是雷娇。

他们是代表狄飞惊来此的。

——非常明显，六分半堂派这两名大将来，就像是弱国向强邦派节使求封赐的用意近似。

这不仅是示弱。

简直就是投降。

不过苏梦枕也注意到：来的只是周角和雷娇。

周角和雷娇只是六分半堂的第七和第十四把交椅的人马。

除了已经丧命在郭东神之手的雷恨之外，排行第三和第四的雷动天和雷媚都没有来。

这也就是说：狄飞惊显然还未能控制全局。

雷娇一见苏梦枕出现，即朗声道：“我们代表六分半堂和狄大堂主，恭贺金风细雨楼和苏公子，一统黑白两道，昌大武林声威。”

投降的人如果要苟全，一定要尽快表示自己死尽忠心、痛改前非。

放弃抵抗的人不能有尊严，只可以委曲求全。

——有时候，甚至委曲了也不能求全。

——当你把刀柄授于人手的时候，是不是能全躯，这决定乃在别人的一念之间，决不是由自己来掌握的。

这叫做生不如死。

但却有人宁可这样活着。

所以雷娇抢着说话，其实是忙着表态。

她这一开口，方应看派来的少年人也说话了：“方公子遣在下来恭贺公子，前程锦绣，福寿安康。”

苏梦枕见那少年长得十分俊俏，眉宇间有一服清奇至极的妩媚，在众多英雄豪侠里，仍可一眼又瞧出他来，正要回话，但群雄已七嘴八舌，纷纷恭贺了起来。一时贺词如排山倒海、纷至沓来，苏梦枕也应接不暇。

白愁飞在此时向王小石道：“你觉得怎样？”

王小石道：“很替大哥高兴。”

“他当日是见龙在田，今天是飞龙在天。但龙还是龙，事实上他本来就是，”白愁飞道：“他是英雄，可是没有我们这些豪杰为开荆劈棘，恐怕他今天仍然潜龙勿用，所以，当人豪杰，不如自己当英雄。”

王小石不甚同意，“人生在世，各有位分，各有机缘，何必强求？人人都去当英雄，世上能容几个英雄？不错，豪杰为英雄卖命，但世间好汉、死士，也为豪杰效力，这样大家才能有所作为。说到头来，我们谁都不是英雄，只是我们在人生里有所执著，有所选择，所以才显得特别凄厉一些而已。在时局大势里，起落浮沉，冲激成浪，或幻化为泡沫，有谁能作得了主？”

他笑笑又道：“曹操煮酒论英雄，说过：‘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人多以为英雄强勇霸道，其实惟大英雄能屈能伸，有谋有勇，而且高瞻远瞩、善机变应对，自有天机，自得妙趣，行事如神龙见首，一无定迹，思虑如行云流水，一无滞碍，但都自有逼人光彩，懂得顺时应世，伺机出击，成者天风海雨，波澜壮阔，败亦扶风带雨，顾盼生姿，这才是英雄。”

“或者，你是，我不是，”王小石笑着说：“所以我不当英雄，我只愿能助真英雄者成英雄，识英雄者重英雄。”

白愁飞瞪了他半晌，才道：“能看透世间事，是智慧；能看透自己，是哲人。你看得清楚又出得入得，是个了不起的人。但人生在世，为啥要看得那么透？看得那么远？功名富贵，纵是白云苍狗，只要人生来这么一遭，便当应该抓住浮华，不让它溜走。为啥有的人一生下来就大富大贵，簇拥聚呼？

为何你我却只是凡人一个，呱呱的来，默默的活，匆匆的去？总要做出一点事来，才不负大志，不枉这一生。”

王小石慌忙道：“怀有壮志，是件好事，不过这丝毫勉强不得，着意不得，否则，恐怕为福者少，为祸者大。”

白愁飞昂然负手，道：“管它为福为祸，人要自己快活便好！”

王小石小心翼翼地道：“那跟恶霸暴徒，又有何区分？”

白愁飞即道：“其实又有何分别？枭雄飞扬一生，英雄亦是这般一辈子；平凡人庸庸碌碌的过，大奸大恶之徒不也一样的活？多少人一任自身好恶，凭权仗势，纵恣一生，到头来不也寿终正寝？虽说善恶到头终有报，但谁看见报过了？”

王小石被白愁飞的神情吓了一跳，只说：“既是人生百年，匆匆便过，何必步步为营，处处争锋？自由自在，五湖四海，心自逍遥，不也快活？”

“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拿得到的才算是快活，失去了便是悲哀，成王败寇，你看雷损的下场如何！”白愁飞憬然道：“便是因为万事云烟忽过，率性而为，有何不可？千秋功过谁论断？人都死了，管它流芳，还是遗臭！”

王小石抗声道：“既然百年一瞬，何不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足可无枉此生，亦不负大志？”

白愁飞冷然道：“就是因为如此，人生一世，要做些足以称快之事，才能在有限的生命里享有最大的快乐。”

王小石明白他的“快事”，与他心中的看法不一。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王小石本也不想影响白愁飞，可是他不由得忧虑起来：“不过……”正待说下去，就瞥见了唐宝牛、张炭、温柔、雷纯和一名老丐走了进来。

王小石一见他们，就很高兴的走了过去，说：“你们来了，大家都为你们捏一把汗。”

温柔眼圈一红，正待说话，忽听张炭叹了一口气道：“你们这算是庆功宴？”

王小石一愣，不知如何回答，张炭又道：“你们打胜了，开的是庆功宴，他们打败的，不知开什么宴？”

雷纯的嘴角忽然有一丝笑意。这笑意的美丽，令人感到震怖。笑意和震怖本就是两无相干的事，何况是那么美好的笑意，但就如摘花一样，摘花的人是存情怀的，花朵是美丽的，但摘花的手跟美丽的花朵配在一起，就成了一种美丽的摧残。或许雷纯的笑意里正透露着这种讯息。那件事过后，雷纯仿佛全身流露这股残酷的美，美得分外残酷。

苏梦枕这时正说：“……可是，在这大喜庆的场合里，送这玩意来，不大煞风景了些么？”他微笑着往棺材走去，众人为他让出条路来。

莫北神即道：“但这棺木是八太爷送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苏梦枕用手指抚娑着透雕棺材，俯视着棺板上的彩绘漆案和混金银加工绘饰的云龙凤翔图，“雷损败亡，他的权力地位，也就是我的了，要是我败了，我也需要一口棺材，八太爷送这口棺材来，实在很够意思。”

他很少笑，可是此际却得保持着一个森寒的笑容，转向那扇屏风，说：“方侯爷送到的屏风，也很有意思，俗语说，大树好遮荫，以此为屏，可以无忧，万一教人失望，也可以遮遮羞。”至于对那个朱月明送来的轿子，却只淡淡望上一眼，什么话都没有说。

众人知道苏梦枕在开玩笑，都笑开了，忽见一人匆匆而入，正是杨无邪。杨无邪是个从来都不匆忙的人。

如今他这般惶急，必然是发生了重大事故。

“雷动天率领五堂子弟，杀入金风细雨楼来！”

众皆动容。

“六分半堂”共有十三堂子弟，而今已有五堂徒众掠扑过来，显然局面并不受狄飞惊控制。

——雷动天是六分半堂里，除了雷损和狄飞惊之外，最棘手的人物。

——雷动天是雷损的死士。

——雷动天果然不服狄飞惊的指令。

苏梦枕神色不变，只道：“他来得好。不知道他过不过得了‘无法无天’？”杨无邪趋近一步，低声道：“他来得太快了，颜鹤发、朱小腰他们恐怕敌不住……”

忽听楼前一阵骚动，喊杀声四起，有人叫道：“雷动天来了。”声音戛然而止，砰地一声，一人飞掠进来，那是条精悍瘦汉，浑身浴血，但精锐如一把新出鞘的钢刀。

堂上有数百十人，而且都是各路雄豪，但这瘦汉昂然而入，似乎毫不把这些人放在眼里。

他身上受了七八处伤，还流着血，可是看他的神态，仿佛这伤是别人的、血也是别人的，与他全无瓜葛一般。

他的眼神很冷静。

人也很定。

但这样看去，却觉得他很愤怒，强烈的怒忿使他反而镇静了下来，深仇大恨，是要用血洗的，血海深仇，是要用生命换取的，愤恨反而成了甚不重要、极之微末的事。

众人又浪分涛裂似的分开一条路，让苏梦枕和他直接面对。

苏梦枕说：“很好，你……”他却不去看雷动天，目光搜寻，瞥见了雷纯，和注意到留在她嘴边一丝美丽残酷的笑意，他怔了一怔，突然大喝一声。

刀光出，自他袖中乍现。

突如一个艳遇。

棺裂为二。

血光暴现。

棺内的人闷哼一声。

人也被斩为二。

棺里的人是师无愧。

雷纯失声惊呼。

六十三 刀一在手人便狂

棺里的人是师无愧，连雷纯也感到震愕。

她绝没有想到苏梦枕会警觉得那么快。

她更没料到棺里的人竟不是自己的父亲！

苏梦枕的眼却红了，一向稳定的手，也震颤起来，他的人也变得摇摇欲坠，但出手仍快如电。

他解开了师无愧被封的穴道。

师无愧的下身已被砍去。

他憋住了一口气，说了一句：“不关你事，为我报仇——”

就在这时候，屏风裂开，一人飞射而出，全场都似骤然黯了下来。

这人右手急扣苏梦枕背后七处要穴，他的手指伸缩吞吐，苏梦枕霍然回身，刀光如雪花飞起，那人一伸手，就扣住苏梦枕的红袖刀，那只扣刀的手，只剩下一支中指、一支拇指，拇指上还戴着一只碧眼绿丽的翡翠戒指！

天下没有人能一出手就扣得住苏梦枕的刀。

（但这只手是例外。）

谁的手挨上他的刀，纵不断臂也得断指。

（但这只手只有两只手指。）

只剩下两只手指的手，无疑要比五指齐全都可怕，更难以对付。

那人一招扣住了刀，迎着苏梦枕，暴雷似的大喝一声：

“临兵斗者皆阵裂在前！”

苏梦枕似被迎脸击中一拳。

这一声断喝，犹如一道符咒，一针扎进了他的心窝，把他有的隐疾，都引发了出来。

苏梦枕立即就弃刀。有的刀客，刀在人在，刀亡人亡。苏梦枕却不是。刀是刀。没有了性命，刀又有何用？

——一刀砍落，对是对，错是错。

——一刀砍下去，不过是美丽的头颅！

可惜他砍错了。

（他砍杀了自己的兄弟。）

（他错以为敌人匿伏在棺中！）

这一个打击。比重伤还使他心乱。

雷损的惊现，他并不震愕，但雷损的断指所发挥的功效，却足以令他心惊。

他弃刀，并急退。

他只求缓得一口气。

（缓得一口气就可以作出反击。）

他背后有人。

薛西神。

薛西神立即如一个铁甲武士，就要迎击雷损，但莫北神倏地一反手，黑桐油伞尖弹出利刃，全入薛西神背脊的命门穴里，那是薛西神“铁布衫”的惟一罩门。

苏梦枕是一个从不怀疑自己兄弟的人。

所以他能先雷损而争取到王小石和白愁飞，这是金风细雨楼在近日激烈

的斗争中获取上风的主因之一。

但任何人都难免会犯上错误。

苏梦枕也不例外。

他把亲信手下薛西神安排在敌方阵营里，对手一样把心腹派到金风细雨楼卧底，那一在苦水铺，虽然格杀了古董和花无错，但更重要的“内奸”，并没有被揪出来。

他就是莫北伸。

莫北伸一招得手，那送屏风来的少年人也动了手。

他的手一抖，拔出了剑。

剑仍在他腰畔，他掌中却无剑。

——明明是没有剑，可是他的手一挥，刺出七八式剑招，把前来抢救的杨无邪逼退。

杨无邪额前的发全部散披，壮甚狼狈，怒叱道：“雷媚——！？”

那少年发出一阵清如银铃的脆笑，大堂上至少有一半的“来宾”相继发动，拔出兵器，剩下的乱作一团，不知道该帮哪一边是好。

杨无邪一眼就看得出来：这大堂上的人，至少，有一半是雷媚带来的高手，他们只听命于雷媚，而负责守卫金风细雨楼的“无法无天”部队，也正倒戈相向。

他现在看出来了。

他痛悔刚才却并没有发觉这危机潜伏。

——事实上，许多危机的可怕就是潜在的时候难以察觉，一旦发生，已无可补救。

杨无邪一面发出紧急号令，召集风雨楼的高手来援，一面尽力营救苏梦枕。

杨无邪一连八次抢攻，都被对方的“剑气”逼回，这种“无剑之剑”，除了“无剑神剑手”雷媚天下还有谁？

——雷媚来了！

——雷媚还与莫北伸联上了手！

杨无邪连中三剑，血流如注，他只剩下两个寄望：

（王小石和白愁飞，这两个新加入金风细雨楼的强助！）

（还有轿子里的人，这位多年来一直暗中匡护金风细雨楼的人！）王小石和白愁飞本来正与温柔和雷纯谈话，大变就猝然发生！王小石立即回援。背后急风陡至，那气势有如排山倒海。王小石曾经感受过一次那种压力。他决不敢怠慢的压力。那是雷动天的“五雷天心”！五雷一出，天崩地裂。王小石刀剑齐出，往雷心刺去。——他坚信：敢应战的，不死于战争。他希望凭自己敌住雷动天，而由白愁飞去救苏梦枕。可是他又马上发现了一件事。白愁飞似乎并没有出手之意。一点都没有。他只是凝神聚精，盯住场中一样事物：那顶轿子！——听说里面有朱月明送来的一名美女的轿子！（难道白愁飞也是敌方的人，所以他才不出手相助？还是他发现了轿子里有更可怕的敌人，才保持实力、蓄势以待？）王小石一面苦斗雷动天，一面困思着。由于他心念场中变故，未能专心应敌，所以很快的便落了下风。就在这时候，“砰”的一声，轿子裂开，掠出一位古服高冠、神容清癯的老人，长空一闪，已到了雷损身前。这人的目的，显然是要让苏梦枕缓一口气，要敌住雷损的攻势。以这人的身手，绝对不在雷动天之下，雷损要以“快慢九字诀”取下

他，只怕也非要在一百回合后不可。所以雷损拔出了他的刀。刀一在手人便狂。苏梦枕已退到王小石处身之地，唐宝牛和张炭乍逢奇变，两人都要动手，唐宝牛忽一愣，道：“我是金风细雨楼的人，我帮温柔。”张炭苦笑道：“我是雷纯的朋友，我帮六分半堂。”唐宝牛搔搔头皮道：“难道……我要跟你们打起来么？”张炭叹道：“不然又如何！”

忽然，他们两人背后的穴道都已受制。

出手的人是那老乞丐。

老丐突然往脸上一抹，登时现出了他那忍怒含忿的神情，雷纯一惊叫道：“‘后会有期’。”

他叫出这四个字的时候，别人完全听不见。

因为“后会有期”已大吼一声：

“一言为定！”

他如大鹏一般扑了过去，那古衣高冠的老人神容一震，现出了绝望的表情。

他迎击而起，如鹤舞中天，两人半空交手，落地时已抱在一起，“一言为定”五官溢血，染红了花白的胡子，“后会有期”却脸呈死灰，浑身的骨节似都碎了，整个躯体的骨骼似完全拆散了开来。

只听雷损怒声吼道：“我叫你不要来！六分半堂还要你来主持大局——！”

“后会有期”惨笑着，一边笑，嘴角一边淌着血，向“一言为定”道：“没什么的，六分半堂有这样的大事，怎能缺了我！我着了你的舞鹤神指，生不如死，不是躲在棺材里运功相抗，就得在不见天日的牢狱当凄凉王！我跟你是不死不休的！”

“一言为定”大口大口的喘着气、勉力道：“没想到……你着了我的‘藕粉’，还能聚此全力一击，‘兵解神功’，果然高明！”

“后会有期”也道：“……既然是死，我就是知道你今晚一定会来，果然给我等到了，咱们就一齐死……”

“一言为定”脸容已因痛楚而扭曲：“咱们斗了数十年，结果……还不是……一起……”声音已愈渐微弱。

“一言为定”没有及时拦阻雷损。

雷损已趁这一轮急攻要立杀苏梦枕。

苏梦枕的病毒和腿伤已全被引发，手上已无刀，王小石又为雷动天所困，杨无邪仍逃不过雷媚的剑网。

就在此际，白影一闪。

白愁飞出手了。

他攻向雷损。

王小石几乎喜得叫出了声。

精神一来，雷动天的雷劲便制他不住了，连苏梦枕也神威抖擞起来。

可是白愁飞也没有成功地解苏梦枕之危。

因为雷媚的“剑”，已向他“攻”了过来。

——这“无剑”之“剑”，无疑要比真刀真剑还要凶险，更加难以应付。

同时间，雷娇已敌住杨无邪。

雷损的进攻更加疯狂了。

他手上的刀，本来就是魔刀。

这十几年来，他绝少用刀，便是因为刀一出手，人就狂乱，功力倍增，

但所作所为，连自己也难以控制。

但他今天一定要杀苏梦枕。

——他的一切牺牲，一切忍辱，都是为求在“死里求生、败中求胜”，在极度劣势下作出起死回生的反击。

——他要狄飞惊假装向苏梦枕投靠，让苏梦枕亲眼见他兵败人亡，在胜利中掉以轻心，他便在金风细雨楼的庆功宴上，发动一切布在敌方的兵力，一举歼灭金风细雨楼！

——尤其格杀苏梦枕！

这就是为什么雷纯一听是狄飞惊出卖老父，而在传言中雷损是死在那口棺材里，雷纯便立即明白：狄飞惊并没有背叛自己父亲，雷损也并没有死，金风细雨楼危甚矣！

因为雷损的棺材，便是他的退路，也是他的活路！棺材底下，即是隧道，这也就是雷损把跟苏梦枕决战的地点从不动瀑布而改为总堂的主因，雷损不想炸死他自己和狄飞惊，炸力便不可以太猛烈！

这秘密当然只有狄飞惊和雷纯知道。

雷损却要求狄飞惊不要来。

他不许狄飞惊参与此役。

他也不通知“后会有期”。

——那是因为他怕万一失手，六分半堂的狄飞惊和“后会有期”尚在，六分半堂还可以暂时抵抗金风细雨楼的侵蚀。

——他一向懂得如何为自己准备后路，也晓得为他自己所宠爱的人留后着。

——他这样信重狄飞惊，狄飞惊当然不会叛他。

（可是狄飞惊却背上了叛逆之名。）

（这在狄飞惊心中，决不好受，而且，要比战死来得不痛快、不荣誉太多太多了。）

——雷损一向谨慎，他怕苏梦枕及时发觉，先下毒手，于是暗中使莫北神擒下师无愧，置于棺中，暗自潜身入龙八和方应看的礼物里，然后适时发动了空袭！

——这次他把亲信的雷动天和雷媚也带了出来。

（虽然他事先不知道“后会有期”也暗中转折地透过唐宝牛与方恨少，混了进风雨楼，而苏梦枕也为安全起见，请动了“一言为定”，把轿里的“美女”掉了包。）

——这一战已不能败！

——不能再败！

雷损招招都是杀着！

刀刀都是抢攻。

——只要再一刀，再一刀就能杀掉苏梦枕……

——杀掉苏梦枕，这个头号大敌，只要他在，六分半堂就不能卵存，永无宁日……

他急于要杀苏梦枕。

因为这是杀死苏梦枕的良机。

良机稍纵即逝。

所以他造成了别人杀他的良机。

雷媚忽地拔出了一把“剑”，突然刺入了雷损的背门。

——要不是雷媚，谁可以贴近雷损背后而不使他防范？

——何况雷媚手中的木剑，比任何利剑更锐利、而且出剑不带锐风！

雷损中剑，突往前一冲，脸上出现了一种悲酸的神情，可是他手中的刀，并没有停下来，而且正发威力最大的一招。

苏梦枕手上无刀。

他接不下这一刀。

但温柔刚好就在他身边。

他趁雷损因骤觉背后中剑的一震间，已闪电般夺过了温柔手中的“星星刀”，迎着“不应刀”一架。

没有声响。

只有星火。

两把刀一齐碎裂。

雷损的攻势崩溃了。苏梦枕也捂着心，皱着眉，一条腿已形同废去，颜鹤发及时扶着他。

雷损倚着柱子，他胸襟的血渍正在迅速扩散开来，雷纯过来扶他，叫道：“爹——！”

他向雷媚吃力地道：“我一向待你不薄！”

雷媚居然点头，诚挚的说：“是。”

雷损惨然道：“你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你夺去我爹的一切，又夺走了我的一切，我原是六分半堂的继承人，现在只做了你见不得光的情妇，你待我再好也补偿不了，从你拿了原属于我的一切后，我便立誓要对付你了，”雷媚说，她原是上任六分半堂总堂主雷震雷的女儿，“何况，我一早已加入金风细雨楼，我就是郭东神。”

“好个郭东神。”雷损痛苦地用手抓住胸襟，“不过，你终究还是六分半堂的人，我毕竟并没有死在他人之手。我只奇怪一件事……”

郭东神道：“什么事？”

雷损道：“你好好的雷字不姓，却把去姓郭？你好好的六分半堂不跟，却去跟苏梦枕？”

“那时我还没长大，你没看得上我，便对我下了决杀令，要不是天牢里郭九诚收留我，我早已在黄泉路上喝饱吃醉了。我姓郭便是这个缘故。”郭东神道：“人说雷损身边的三个女子，都很忠于他，但你先逼走了大夫人，也对不起过我，你只剩下你的女儿……如果你不是发兵得太突然，我早就通知苏公子加以防范了。”

“不过，”雷损忽向苏梦枕道：“我还是败了。”

苏梦枕惨笑道：“我也胜得很艰苦。”

雷损道：“我是败者，我求你一件事。”

苏梦枕道：“你说。”

雷损抚摸着雷纯的秀发，道：“不要杀我女儿。”

苏梦枕点头。

雷损道：“你答应了？”

苏梦枕道：“我答应你。”

雷损吁了一口气：“那我就放心了。这几年来，与你这样的人为敌，是一种愉快的感觉。我想，不管你死还是我死，都会很不舍得对方。你说是不

是？”

苏梦枕点头道：“是的。没有你，将会是件很寂寞的事。那次你跳入棺里立刻就死了，我总是觉得很很不真实，所以一直警惕着，但还是大意疏失，差些儿就被你撂倒了。”

“你还是没有倒，”雷损道，“不过，你有新的好对手了。”

“你是说狄飞惊？”

“除了他，还有谁？”

“他根本没有背弃你？”

“他怎会背叛我？”

“果如我所料，”苏梦枕淡淡地道：“我本来就没准备让他活着。”

“你——！”

“如果他没背叛你，就会对付我；如果他背弃了你，有一天也会背弃我的，因为他不像雷媚一样，具有报仇雪恨的理由，”苏梦枕道，“所以，我不会留着这个人的！”

雷损一阵急喘，忽对雷纯道：“纯儿——”他叫这声的时候，洋溢着浓烈的父性，嘴里溢出血来，眼里也翻着泪光。

雷纯悲声道：“爹！”

“如果你不替我报仇，远走高飞去，我不恨你——”雷损喘息着道：“假如你要替爹爹报仇……”

忽凑近雷纯耳边，说了几句话，声音压得很底，雷纯听着，流着泪，忘了揩拭，只点着头，忽觉没了声息，雷损的头已垂压在她肩上，一点力量也无，雷纯推了推，叫：“爹。”又推了推，不信地唤：“爹！”然后再推了推，发觉雷损已没了呼吸，全身都僵硬了，第三声“爹”，就在喉头里，没叫得出来。

雷损一死，场里的六分半堂弟子，全失去了斗志，只求速退，雷动天大吼道：“你们走！”谁也不知他是神威斗发，独自断后，还是雷损死了，他便也不打算活了。

苏梦枕见雷损死了，心中一宽，也不知怎的，仿佛心里一下子被抽空了，人也失去了气力，体内的恶疾，忽又翻涌上来，心头一阵悲凉，他勉力不去想事情，振声叫道：“给我留下莫北神，其他的人，放他们走——”

忽觉眼前一黑，咕咚一声栽倒，幸而颜鹤发、朱小腰二人，一左一右搀扶住。

雷动天则仍死守退路，只让六分半堂的人过去，不许金风细雨楼的人追袭，他身上又多了七八道血痕，但仍凛然不退。莫北神遭受到金风细雨楼杨无邪等全力围攻，受伤不轻，退至雷动天身旁，“总堂主死了！”他大叫道：“我们走！”

“你走！”雷动天仍在苦战，“我不走！”

“我们还有狄大堂主！”莫北神狼狽地道，“我们还有另一场战争！”

“雷总堂主死了，我活来干啥？！”雷动天以一人力拒王小石与白愁飞的合击，已险象环生、岌岌可危，可是他还是扬声叱道：“你走吧！”

六十四 缝衣的汉子继续缝衣

在离金风细雨楼十数里之外的苦水铺，有一个潇洒出尘的青年，负手望着向风雨楼的天际，月渐西沉，他脸上的神情，却是越来越孤漠。

他身旁有两个人。

一个是雷滚。

一个是林哥哥。

他们都不敢惊扰他，他已站在那儿很久了，很久很久了，脸上悲哀的神情，也随着时间越来越浓。夜色愈浓，晓色愈近。他的愁色就越深切。

在这苦水铺的废墟一角，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眉清目俊的白衣书生，居然在此驿旅间，面对明月清风吟哦不已，既多愁善感，又悠然自得；另一名薄唇细目，身子也十分瘦削、单薄，却在缝着衣服，一面微微笑着。看来，这两名年轻人是相识的。

他们也没有去理会在破垣前的那三个人。

“ 上香。 ”

狄飞惊下令。

已经接近寅初时分了，狄飞惊已经知道他的等待，是毫无结果的了，只剩下的一线希望，也如落月般下沉，而且即将消尽漠漠的苍穹里。

林哥哥和雷滚早已备好香案。

林哥哥点燃了一束檀香，递给雷滚。

雷滚一皱眉，恭恭敬敬的双手奉给狄飞惊。残墟里一时烟雾迷漫。

狄飞惊捧着香，拜了三拜，跪了下来，向天禀道：“ 总堂主，你不让我跟你一道去攻打金风细雨楼，我是明白你的心意的，现在已过了丑时，还不见你的旗花讯号，我把六分半堂重兵留在破板门，驻守不动瀑布，不会胡乱出袭的，你放心吧…… ”

说到这里，停了半晌，声音有些哽咽，只听他又道：“ 你说过，今晚的突袭，不成功，便成仁，我本来只是六分半堂关大姊部下的一名小将，全仗您的培育，才致有今日……这次你带雷二哥孤身犯险，我不能相随左右，我…… ”

好一会，他才能接下去：“ 你在天……要安心，我一定会忍辱负重，伺机再起，重振六分半堂，摧毁金风细雨楼，给您报仇的！ ”

他徐徐站起，正要把香插到炉上，蓦地，身子一阵摇晃，忙用手扶着墙边，闷哼一声，目光还是非常锐利而好看，迅速地向林哥哥和雷滚扫了一眼。

“ 你们！？ ”

林哥哥与雷滚也不过来搀扶，一个点了点头，一个却说，“ 这是‘一言为定’从‘诡丽八尺门’学来而加以新配制的‘藕粉’，此外当然还有‘迷魂烟’。 ”

“ 很好， ” 狄飞惊的眼中充满了一种认命的悲哀，他向林哥哥道：“ 是你干的，我不奇怪，你毕竟是个外姓人…… ”

他转过去，用一种悲凉而不屑的眼神盯着雷滚：“ 你是雷家的子弟，大家都厚待你，你这样做，我很失望。 ”

雷滚也不知怎的，明知对方已不能动弹，他心里头还是有点发毛，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道：“ 你不是雷家子弟，总堂主待你不是更好！ ”

狄飞惊一笑。笑意里有几许凄凉孤寂。“ 你说对了！我狄飞惊今天居然

落到你手上，我是辜负了总堂主的厚望，他的确是不该待我这么好的！”

“是你先背叛总堂主，对苏公子也立意不诚，”雷滚肯定狄飞惊已失去抵抗能力，而自己也先服下解药，不怕迷烟，便壮着胆子，叱道：“你这种人，怎不该死！？”

“我是六分半堂的人，干啥要对苏梦枕意诚！？”狄飞惊讥诮地道：“假使你是为了我背叛总堂主而杀我，我现在还是要整顿六分半堂，与金风细雨楼斗下去，你什么理由杀我？要是为了苏梦枕，那你便是六分半堂的叛徒，你一生尽受六分半堂的恩，却在生死关头，倒戈相向，你还有面子站在这儿说话？！”

雷滚怒极，想要过去给狄飞惊几记耳光，可是又有点投鼠忌器。

“你还口硬……”他发狠地解开腰上缠的水火双流星，怒道：“我杀了你！”

在一旁的林哥哥忽对狄飞惊道：“苏公子知道你不会对他忠心效命的，所以在今晚庆功宴前，已下令我们，杀了你。”他顿了顿，补充道：“你是人才，他不能用你，只有杀了；他不想拿下你，因为，他怕见到你，便不忍心下手。”

狄飞惊笑了：“所以你们便就地处决。”

林哥哥沉声道：“你把部属留在不动瀑布和破板门，人却到苦水铺来行险守望，实在是不智之举。”

狄飞惊点点头道：“你说的对，我以为万一总堂主发出火箭号令，我可以提早赶到……没想到却让你们有机可乘。”

林哥哥道：“雷五哥曾被薛西神和白愁飞制服过，他知道六分半堂已垮定了，所以转而向我们投诚。”

狄飞惊宁定地望着他，道：“你呢？”

林哥哥拔出匕首，道：“我一早已是金风细雨楼的人了。”

狄飞惊长吸了一口气，但见他四肢发软，功力似一时无法恢复，叹道：“难怪你私下放了雷纯和温柔，还毒死了看守的兄弟。”

林哥哥一震道：“你猜的对，不过下毒的不是我！”

“可惜对得太迟了！”狄飞惊一手扶住残垣，吃力地伸出了手，艰苦地道：“你把匕首给我，我自己了断。”

林哥哥一阵犹豫。

“在六分半堂，我待你一向不薄；”狄飞惊道，“这是我临死前，最后一个要求，也是我惟一的一个要求。”

雷滚吼道：“让我杀了他——”挥舞双流星，便要击出。

“不。”林哥哥动容地递出了匕首，制止道：“让他自刎吧！”

忽听一个声音道：“你说，自杀好还是被人杀好？”

另外一个声音说：“两样都不好。”

第一个清朗文雅的语音道：“都不好？”

第二个冷冷沉沉的语音说：“我看杀人最好。”林哥哥瞳孔收缩。

他明白有人要插手这件事。

——他们仍选择在此处杀掉狄飞惊，好处是不愁狄飞惊的手下来救，但坏处也一样：万一他们失利，也无人来援。雷滚已按捺不住。

他率先发动。

林哥哥当然也不阻止他发动。

——他也要看一看来人的身手如何？

（何况，他自己最是清楚，以武功论，他还远远不如雷滚呢！）雷滚的“水火双流星”，水流星急打那白衣书生。

白衣书生身形一闪，潇洒俐落，那流星锤便落了空。

狄飞惊说道：“好个‘白驹过隙’身法！”却见雷滚原先似攻向那缝衣服的人的火流星，突如奇来的一折，又攻向那白衣书生！

只听白衣书生大叫一声：“我的妈呀！可真要杀人不成！”手中扇子，突然展开，一开一合间，已夹住了流星锤。这次到林哥哥失声叫道：“‘晴方好’！一扇日月晴方好！”

一面叫着，手上匕首炸出寒芒。雷滚的火流星虽被扣住，但水流星又兜了回来，他居然不攻白衣书生，转而飞击那缝衣服的汉子。

这一方面他勇悍之处，另一方面，他这也是攻魏救赵，假如这缝衣汉子不会武功，那白衣书生就得先来救他，要救他便得先放了火流星；假如这缝衣汉子会武功，必为对方强助，不如先一步杀了！

可是，他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

那缝衣汉子不闪，也不避。

汉子继续缝衣。

当水流星挟雷霆之威击到的时候，他忽然以折花般的手一抄，挑线般的指一挟，咬针线头般的皓齿一切，喀的一声，水流星的铁链串子，立即就断了。

雷滚大喝一声，似要拼命，却忽然连火流星都放了手，飞掠而起，没命的飞逃。

林哥哥手上精芒一闪，飞刺狄飞惊！“狄飞惊的身形倏然动了。

一动，迅疾无比。

他一手夺过林哥哥手上的匕首，飞掠而出，同时连封林哥哥身上七处穴道。再看时，那匕首已将半空中的雷滚贯胸而过。

雷滚大声惨嚎，跌落地下。

缝衣汉子兀自缝衣。

白衣书生却看得眼花缭乱：“你……原来你没给那迷魂香……”

“今晚我在这儿，除了要等候总堂主号令，或是拜祭他在天之灵外，至少也弄清楚了，谁才是最后一批六分半堂的心腹大患；”狄飞惊冷冷地道：“雷滚吃里扒外，猪狗不如，这人却留着有用。”他一指瘫痪在地上的林哥哥。

白衣书生伸了伸舌头，道，“看来，所谓京城名都的斗争，恐怕要比江湖上更厉害。”

狄飞惊恭恭敬敬的道：“敢请两位不是城里的人，请教高姓大名。”

“我叫方恨少，我是来这里找义兄唐宝牛的；”他笑嘻嘻的道，“我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六分半大堂主狄飞惊。”

那缝衣汉子却没开口。

狄飞惊上前一步，长揖道：“请教。”

那汉子还是专心的缝着衣服，好一会，忽尔抬头，微微一笑，狄飞惊灵光一现，忽然想起了一个传说中的人，道：“阁下就是‘天衣有缝’？”

那汉子依旧带一点呆气的笑着，但终于开了口：“是温大人派我来京找小姐的。”

狄飞惊心忖：莫非是总堂主英灵保佑，让我得此强助，早日雪恨报仇么！当下诚恳地道：“两位，我们今日虽是初见，但两位在狄某危殆时出手相助，想必是侠义中人，狄某有一个不情之请——”

方恨少奇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你贵为当今六分半堂领袖，却有求于我们这两个初到贵境，又穷又饿又倒楣的人？却不知为的是啥事？”

狄飞惊正色道：“两位义名侠风，我久已仰仪。我求二位助我六分半堂，早日收回覆地，对抗金风细雨楼，今日安危相仗，他年甘苦共尝。”

“只要我的兄弟不反对，那也是好玩的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义所当为。”方恨少笑了：“你说话也真动听。”

缝衣服的汉子眯了眯眼，道：“你忘了一件事。”

他近乎木讷地笑了笑，又道：“温大人本来就是雷总堂主的至交，当年曾共过患难，这次他听说温小姐到京城来助她的大师兄苏梦枕，便是要我把她请回去。”

狄飞惊喜道：“那你们是答应了？”

三人一齐步出废墟的时候，不知怎么，都升起了一种壮烈的感觉，仿佛有大事要做，有大事可为。

狄飞惊心依然悬念，不知他陷于“金风细雨楼”的总堂主和兄弟们如何了？扭头只见西沉消残的一钩银月，心中立下重誓：有朝一日，一定要打倒金风细雨楼，杀死苏梦枕，为雷损报仇！

他们却不知道，这时候他们自苦水铺的废墟里走出来，联袂一起，心里的感觉，跟三天前，王小石和白愁飞初遇苏梦枕，其实是非常近似。

非常的近似。

（全书完）

